

彭

公

案

清 袁梦道人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武侠小说精选

武

侠

小

说

精

选

3



彭公案

第三卷

(清) 贪梦道人 著

目 录

- 第一四一回 焚山寨玉龙归山 丢钦差群雄私访 (690)
- 第一四二回 杨香武细说隐情 霍秉龄探访机关 (695)
- 第一四三回 探虎穴险遭不测 入水牢英雄被擒 (699)
- 第一四四回 石铸水牢见钦差 刘芳再探红龙涧 (704)
- 第一四五回 诉前情求放钦差 暗设计刺杀大人 (708)
- 第一四六回 刘芳怒杀宋起凤 周庄水牢请英雄 (713)
- 第一四七回 见书信群雄定计 谢家沟贼人遇贼 (718)
- 第一四八回 蔡庆一怒抢寨主 窦氏翻脸战马忠 (723)
- 第一四九回 请侠义红龙涧要镖 见钦差马玉龙拿贼 (728)
- 第一五〇回 捉山贼魏国安出世 灵宝县苏永福被杀 (733)
- 第一五一回 访刺客误入福承寺 飞云僧行刺报前仇 (737)
- 第一五二回 识破机关捉刺客 武杰三人被贼擒 (741)
- 第一五三回 英雄夜探福承寺 三杰大闹孝义庄 (746)
- 第一五四回 孔寿赵勇双中计 钦差恩收二英雄 (751)
- 第一五五回 访贼人避雨葵花观 迷魂酒豪杰被贼擒 (756)
- 第一五六回 马道元大战武杰 乱石岗逢凶化吉 (761)
- 第一五七回 葵花观一棒会清风 灵宝县僧道双行刺 (765)
- 第一五八回 受毒镖石铸讨药 私逃走胜奎追孙 (769)
- 第一五九回 胜玉环千里寻夫 小神童大闹旅店 (773)
- 第一六〇回 罗家店小儿戏老叟 黄花铺双棒会清风 (778)
- 第一六一回 碧眼蝉独战四寇 小神童智斗清风 (782)

- 第一六二回 胜奎公馆见钦差 石铸古庙逢贼寇 (787)
- 第一六三回 纪逢春初试风流椅 胜玉环误入玉圣庵 (792)
- 第一六四回 众差官败走头英山 赛瘟神怒摆四门阵 (796)
- 第一六五回 邱成威名惊群寇 徐胜剿灭荒草营 (800)
- 第一六六回 升总镇荣任宁夏府 救玉环夜遇众英雄 (805)
- 第一六七回 群雄大闹周家集 飞云擂台险被擒 (810)
- 第一六八回 结秦晋周家识英雄 追刺客群雄皆被获 (814)
- 第一六九回 盗解药豪杰救友 吓群贼英雄成名 (819)
- 第一七〇回 苏小山搬灵回故里 赵文亮谋产害胞兄 (824)
- 第一七一回 丢龙衣钦差见字柬 说旧理大闹于家庄 (829)
- 第一七二回 旅店巧遇分水兽 双杰夜探清水滩 (834)
- 第一七三回 三杰水寨战群贼 石铸设计出虎穴 (838)
- 第一七四回 探水寨马德接义弟 半山坡金花见才郎 (843)
- 第一七五回 小丙灵镖打群寇 镇江龙救友联姻 (848)
- 第一七六回 赵友义献策请族兄 纪逢春打虎遇豪杰 (853)
- 第一七七回 小火祖谈古激婶母 赛专诸携友投军营 (858)
- 第一七八回 段文龙杀妻助友 水龙神兵困孤山 (862)
- 第一七九回 众水手拐船逃走 清水滩大战群贼 (867)
- 第一八〇回 镇江龙率众劫差官 碧眼蝉冲围救众友 (872)
- 第一八一回 马玉龙调兵下龙山 水龙神赌赛众英雄 (876)
- 第一八二回 破竹城豪杰入虎穴 盗龙衣侠义出龙潭 (882)
- 第一八三回 马玉花坠城几乎死 赵友义献计破竹城 (886)
- 第一八四回 小火祖火器烧竹城 水龙神水寨战官兵 (891)
- 第一八五回 卧龙湖差官中计 清水滩一律清平 (896)
- 第一八六回 余金凤智斗忠义侠 马玉龙招亲卧龙湖 (900)
- 第一八七回 飞云暗探机密事 玉龙私访遇贼人 (905)
- 第一八八回 清风暗用迷魂酒 英雄识破巧机关 (910)

- 第一八九回 余化龙泄机佟家坞 众差官卧底邪教中 (914)
- 第一九〇回 马玉龙改名诈降 谢自成奉令查店 (919)
- 第一九一回 赛霸王力胜五杰 马玉龙单臂举鼎 (923)
- 第一九二回 胜官保误言泄机 余化龙夜探帅府 (927)
- 第一九三回 杨堃疑心访玉龙 神童数语露机关 (931)
- 第一九四回 施熏香制服侠义 设妙计杀害贼人 (935)
- 第一九五回 请教主卜算决疑事 许婚姻收买英雄心 (940)
- 第一九六回 挑先锋二次选豪杰 报父仇舍命刺反叛 (944)
- 第一九七回 问情由义侠救孝子 刺反叛舍死射贼人 (948)
- 第一九八回 讲古迹哄信佟金柱 收义子巧入三教堂 (953)
- 第一九九回 拜教主细访妖异事 见纸豆方知邪术精 (958)
- 第二〇〇回 金眼雕头探佟家坞 马玉龙率众见师兄 (962)
- 第二〇一回 说情由放走二班头 断魂山巧遇独行侠 (966)
- 第二〇二回 邓飞雄访友走天涯 黄花铺救人打恶棍 (971)
- 第二〇三回 英雄奋勇斗群贼 恶霸安心施诡计 (975)
- 第二〇四回 郑华雄慷慨救友 恶匪棍见色起心 (979)
- 第二〇五回 定巧计曹先生受赃 嘱贼人恶家奴弄权 (984)
- 第二〇六回 义兄仁心酬知己 英雄杀人报友仇 (989)
- 第二〇七回 侠义躲祸归邪教 英雄报国访知音 (993)
- 第二〇八回 练火炮英雄收义子 断魂山双侠见老雕 (997)
- 第二〇九回 双侠结义吐真情 定计夜破纸人马 (1001)
- 第二一〇回 徐总镇二打佟家坞 刘德太改扮马玉龙 (1006)

第一四一回 焚山寨玉龙归山 丢钦差群雄私访

话说马玉龙拿剑劈开寨门，率众进了山寨。刘得勇摆枪战住班山，刘得猛战住班海。那班立娥到马玉龙的面前一看，见他生得面如傅粉^①，双眉带煞，二目有神，鼻如玉柱，四方海口，俊俏人物；就向前一凑，用刀一指说：“呦！来者那位，你是何人？先别动手，姑娘有话和你说。”马玉龙抬头一看，见迎面站定一个女子，长得十分美丽，雪青洋纱绉手帕包头，上身穿一件蓝洋绸短汗衫，系着一条银红色汗巾，葱心绿洋绉的中衣，足下南宫缎红鞋，月白裹脚，鞋帮绣的挑梁四季花。面似桃花，眉舒柳叶，唇绽樱桃，杏眼含情，香腮带笑，拦住马玉龙并无动怒之心，笑嘻嘻惟有爱慕之容。马玉龙用剑一指说：“那女子闪开，我乃龙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，皆因班山、班海不知事务，撕我的镖旗，劫下了镖，我今特意前来要镖。你这女子快闪开，叫班山、班海过来跟我动手，我乃堂堂英雄，岂肯跟你这三绺梳头，两截穿衣之辈动手！”班立娥一听并不嗔怪，还是笑嘻嘻地说：“原来是马寨主，寨主有几位压寨夫人，你今多大年纪，镖是我们劫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如数还你。”马玉龙说道：“放屁！哪有这些闲

^① 傅粉——搽粉。

话，还不与我闪开。”班立娥一听，恼羞成怒，照定马玉龙就是一刀。马玉龙见她举刀砍来，即往旁边一走，并不还手，一连让她三刀，班立娥见马玉龙不还手，疑是爱她，可算有情意之人，还是笑嘻嘻的眉来眼去。马玉龙气往上冲说：“你这丫头真不要脸！”摆手中宝剑，跟进就是一剑，呛啷一声，把班立娥的刀削为两段。班立娥一闪身，马玉龙用拨草寻蛇式，跟进又是一剑，班立娥立即人头落地。正是：

可怜红粉多姣女，化作南柯一梦中。

那边班山一瞧他的妹子被马玉龙杀死，勃然大怒，摆刀直奔马玉龙，恶狠狠地泰山压顶般劈头剁来。马玉龙一闪身，用宝剑一挑刀，呛啷一响，又把班山的刀分为两段。班山往圈外一跳，不免心中着慌，到兵器架边又拿一条三股渗金叉，照定马玉龙的肚腹刺来。马玉龙让过叉头，宝剑一盖，呛啷一响，叉头落地，只吓得班山一身冷汗，赶紧又拿了一口刀上来，三两个照面，即被马玉龙将他劈为两半。

此时三鬼已被伍氏三雄摔得晕头转向。二太保双战班海，正不分上下。三鬼一瞧班山已死，这马玉龙之剑又神出鬼没，比石铸、伍氏三雄还要厉害，真有万夫难敌之势。三鬼拉着三截棍就跑，伍氏三雄和马玉龙往外追去。追至河沿，三鬼跳下水去，说道：“你们哪个再来战三百合。”马玉龙一拱手，跳下水去说：“你们哪个来？”霹雳鬼将棍交与了地理鬼，拉出刀来，照马玉龙头上就剁。马玉龙的水性，乃是海底捞月叶得明的亲传，如今在龙山又常常操演水兵，今天与霹雳鬼动手，两个人绕来绕去，约有十几个照面，宝剑一挥，就将霹雳鬼焦义斩为两段。独角鬼、地理鬼一瞧，吓得魂魄皆冒，

踏水逃命去了。

马玉龙同伍氏三雄复返出寨一瞧，见二太保已将班海拿住，众喽兵跪在就地，大家只求饶命。马玉龙问道：“先拿的那两位办差官现在哪里？”喽兵说：“现在西跨院空房内捆着呢。”喽兵到西跨院把武杰、纪逢春放出来，又把镖照旧交出，送到山口，插了镖旗，客人雇车走了。马玉龙叫众喽兵拿过花名册子，按名一点，共四百二十名。伍氏三雄说：“马贤弟，你有这能为，何必在绿林？现在彭钦差查办西夏，不如弃暗投明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久有此心，恨不得其门而入。”武国兴说：“我回去禀明大人，这份功劳多是你一人的。你拿笔把旗子分半拉开，写清楚你立的功军，求大人递折子申说明白。”马玉龙拿笔写了一张条，交与武国兴。大家吃完了饭，武国兴二人同伍氏三雄和二太保，有喽兵摆渡过河。马玉龙放火烧了山寨，将所有细软金银，连喽兵一起带回龙山。

单说武国兴、纪逢春走在路上说：“我二人也不上三仙庄瞧石大爷去了。我等回公馆交差，二太保自回仇桑店。”伍氏三雄说：“武老爷、纪老爷回到公馆，替我等给大人请安。”武国兴答应。二人回到嵩阴县，到了公馆，见大人已把何天赐、李泰来之案办理清楚。

苏永福、苏永禄二人在先回来时，提到石铸累病，他媳妇已被三鬼勾串贼人背去了，大人甚不放心。今见武国兴、纪逢春二人回来，大人便问石铸之妻可曾救回？贼人拿住没有？武国兴把经过之事述说了一遍，大人这才放心。次日给石铸写了一封信送去，叫他病好时即速前来当差。

大人在路无话。这一天来到永城地面，永城副将多臂膀

刘芳，同着本地文武官员，前来迎接大人进城。打下公馆，文武官又齐来参见。大人把刘芳叫上来说：“刘芳，你自到这里，管着多少兵，你每日伺候何事？”刘芳说：“卑职统带六营，四营马队、二营步队，共三千人。三六九日是本营操演，初一十五是卑职看操，操演布阵，查拿盗贼。”大人说：“是了，这也不负皇上俸禄^①之恩，理应如是。”说罢，有在公馆伺候的人，已给大人预备了上等的酒筵。刘芳又上来给大人请安说：“卑职有下情告禀，跟大人当差的人，都是卑职的故友，卑职想在大人跟前讨个脸，邀请众位到卑职衙门吃杯酒，只求大人开恩。”大人说：“这是你们交友之道，我在这公馆也没事，你同他们去吧。”

纪逢春过来说：“姊夫，我正想上衙门瞧瞧我姊姊去，你来请我们喝酒，这倒巧了。你这几年做副将，剩了多少钱啦？”刘芳瞪他一眼，纪逢春还说：“我们这样的亲戚，你还不说实话。如今做官的，除了咱们中堂，哪个不爱银子，我就爱钱。”刘芳也不理他，同着李环、李珮、武国兴、苏永福、苏永禄等人，在大人跟前告辞。来到副将衙门，进了客厅，纪逢春又到后院面见了姊姊，再来至大厅，同大家落座吃茶。刘芳吩咐摆酒，手下人擦抹桌案，立刻把酒菜摆上，大家开怀畅饮。刘芳说：“咱们今天尽醉方休，我得出个酒令。”纪逢春说：“你趁早不必咬文嚼字，我是不懂。”刘芳只得说：“就这么喝着也好。”内中就是苏永福老成经事，喝了十几杯酒，便站起来告辞说：“你们几位喝着，我回公馆瞧瞧去。”刘芳说：

① 俸禄——官吏的薪水。

“苏大哥何必这样忙？”苏永福说：“我去去还回来。”

此时天有二鼓以后，苏永福到了公馆，只见北上房东里间的窗户掀开了，就知道不好！连忙叫彭兴、彭禄来点上灯，把外间屋门打开，苏永福同着众管家到东里间一瞧，钦差大人已踪迹不见，不知被何人盗去了！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二回 杨香武细说隐情 霍秉龄探访机关

话说苏永福一瞧大人不见了，在床下还搁着一双鞋，就问彭兴：“大人何时安歇？”彭兴说：“大人吃了晚饭，看了两本书就安歇了，我等才去睡觉，不知大人哪里了？”苏永福说：“赶紧到外头找找，你等先不用声张。”苏永福到了外头，拿刀蹿上房去，在各处都寻找不见，渺无踪迹。彭兴等人不敢睡觉，等了有二刻功夫，见苏永福回来说：“了不得了！大人要一丢，奏明圣上，我们多是刚罪。”彭兴说：“我也免不了呀！”苏永福说：“赶紧打发人到副将衙门去送信，叫他们几位别喝酒啦！”

那里纪逢春已醉的动不了，正趴在桌上睡觉，苏永禄也醉了。送信的来到副将衙门说：“刘大人，了不得啦！公馆里钦差大人丢了。”刘芳一闻此言，立即把酒菜搬去，众人的酒也吓醒了，跟着来到公馆。众人落座一问，彭兴又说了一遍。武国兴说：“好！你我这些能人保着大人查办事件，走在这里会把大人丢了。”彭兴等都在那里发愣。苏永福说：“此时急也无用，少时天亮，纪逢春兄弟，你与我弟兄三人去城里城外各处查访，武老爷同二位李兄长到各处庵观寺院，查访行迹可疑之人，寻找大人下落。”大家答应。少时天光已亮，各换便衣，暗带兵刃，又嘱咐彭兴不可声张，要有文武官员前

来参见回事，只说大人欠安，等大人精神复原再见。”

纪逢春同苏大爷、苏二爷私访不表。单说武国兴、李环、李珮三人出了公馆，信步前行，来至北门以外，只见人烟稠密，买卖热闹，路西那里挂着的大酒幌，是个大葫芦。武国兴看罢，一拉李氏兄弟，来到了这座酒馆。跑堂的过来问道：“三位要些什么酒菜？”武国兴要了两壶酒，两样现成小菜，三人慢慢饮酒叙谈。武国兴心中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说：“李大人，我在千佛山真武顶向老和尚学会了扶乩，回头我就沐浴净身。”李珮说：“甚好！你我事不宜迟，回头就买香烛纸镲。”正在说着话，跑堂的又过来续上几碟菜。李环问：“伙计贵姓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姓李。”武国兴说：“哪边有吕祖庙？”李伙计说：“就由我们铺子往北，不过一箭之地，往东有条胡同，东头路北就是吕祖庙。这吕祖爷的签，勿论什么事，只要诚心诚意的求，烧一炷香，那签就能说得清清楚楚，灵得很。”武杰说：“我何必扶乩，我就烧炷香，念念扶乩的咒，求一支签，只求吕祖指一条明路，大人是死是活，大人要死了，我也不等文书来调，定我的罪，先找棵树去上吊。”李环、李珮说：“小姑老爷，你发什么愣？大人没下落，我们也是不活了。”武杰吃了几杯酒，给了钱，又掏出一块银子，叫伙计去买一份香烛，剩的钱也给了他。李伙计笑嘻嘻地接过银子，请了一份香供、元宝、黄钱。

武国兴同李环、李珮拿着香烛，出了酒馆，一直往北，进了东胡同，走到吕祖庙，见当中的门和两边的角门都关着。武杰来到东角门拍了两下，里面出来一位老道，穿着月白道袍，月白中衣，白袜僧鞋，面皮微紫，细眉虎眼，三山得配，准

头丰隆，年有七旬以外。武杰一瞧，这老道的两眼灼灼有光，暗道：“这老道必不安分，准是贼人，大人被他背了也未可知。”老道一瞧这三人，就知道是“鹦爪孙”，说：“三位施主烧香么？”武国兴说：“正是！你把殿门开了，我等前来烧香。”老道开开门，武国兴一瞧，正面是吕祖神殿，头前一堂五供，两个签筒，一个是问事签，一个是问病签。武杰把香点着，暗暗祷告，心中说：“吕祖爷爷在上，信士弟子武杰乃江南人氏，跟随钦差彭大人当差，来至河南永城地面，昨夜在公馆把大人丢失，不知落在何方？因知吕祖爷乃有灵有圣之神，只求吕祖爷指示是吉是凶？若有灵验，弟子愿重修古庙，再塑金身。”李环，李珮一旁跪着，也在心中祷告，烧完了香，便向老道要签筒。老道说：“是问事还是问病？”武杰就说问事。老道把签筒递了过来，武杰接过手中摇了两摇，落下一支签来，一看是中下。老道接过来，按着号子一找，抽出这张签来，上面写道：“此人病体虚弱，乃大凶之兆，须用人参茯苓汤补气健神为妙。”武杰接过一看，说：“我问事的，你却递给我问病的签筒，人都丢了，我把药给谁吃？”拿起签筒就照老道打去，老道往旁边一闪，签筒打在了墙上。老道把眼睛一瞪，说：“好个无名小辈，擅敢来太岁头上动土，今天你三人休想再出我这吕祖庙。”

老道翻身蹿到外面，把长大衣服甩去，进西厢房拿出一把刀来。武杰告诉李环、李珮，快拉兵刃拿贼。二人正解包裹拉单刀，只听西厢房一声喊“何处来的小辈，竟敢在我这里搅扰？”武国兴一瞧，出来的这人也有七十岁，面皮微黄，寿眉金眼，身穿蓝袍，白袜云鞋，微有花白胡须。武国兴一

瞧不是外人，赶紧把刀扔下，过去行礼。原来这位老道，正是赛毛遂杨香武。武国兴行了礼，杨香武说：“别打了，不是外人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，快过来给你们引见引见。”

那杨香武自从当年在保定府收了八臂哪吒万君兆，又给万君兆定了亲，说的是猴儿李佩之女。后来杨香武就洗了手，来到河南永城找霍秉龄。他当年也是绿林中人，在这庙中出家。杨武香从此就在这里当老道。二人在此庙内，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，很是奉公守法。今天武杰要跟霍秉龄动手，杨香武由西房出来，一见却是故旧之人。武国兴扔刀行礼，杨香武给霍秉龄一引见，捡起刀来，一同进了西厢房落坐。杨香武说：“武杰！你此时还在绿林哪？”武杰说：“不是！此时我跟彭钦差彭大人当差，奉旨查办西夏，来到永城。昨晚公馆有贼人来把大人背去，我今天出来各处寻找，遇到二位就好办了。你们二人在此住久了，大概有什么窝子、坑子，谅必知道，只求二位指引。”杨香武二人一听，低头思想。霍秉龄向杨香武伸出了四个手指头，说：“贤弟，也许是他！”杨香武点头说：“不错！”武杰就问是谁？杨香武不慌不忙，说出这件事来，武杰才如梦方醒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三回 探虎穴险遭不测 入水牢英雄被擒

话说武杰在吕祖庙巧遇杨香武，细说丢失大人这事，问杨香武知不知道此地有贼匪窝藏的地方。二人想了半天，杨香武说：“此地正北有一红龙涧，四边是水，当中有座山寨，里头招聚有四五百喽兵，为首的大王叫四头太岁戴魁章，二寨主叫铁面大王朱义，三寨主叫混江鱼马忠。他那里招军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时常有绿林在那里窝藏。提起这人，你也该认得，河南汝宁府宋家堡赛沈万三宋士奎之子宋起凤，他现在红龙涧，是戴魁章的门婿。戴魁章之女已死，他就山寨住着。后来他定要出家，戴魁章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庙来，我们哥俩跟戴老四有些交情，不能不收，就把他收下了。焉想到宋起凤不守本分，住在这庙里，却招些烟花妓女，时常到庙里来找他。我瞧着不好，把宋起凤责打了几下，他夜晚便偷了一盘熏香，竟自回红龙涧去了。他到了红龙涧，在岳父那里去不敢胡作非为。彭大人做河南巡抚时，剿灭宋家堡，你师父收你不是就在那里吧？”武杰说：“你老人家既然知道这回事，这红龙涧我们也不认识，何妨求二位老前辈前去探听探听。”杨武香说：“霍大哥，你去探探吧。你到红龙涧如此这般，可以探出真情实话，我们在此等候。”

霍秉龄穿上衣服，暗带单刀，出了吕祖庙，一直往北走

了二十多里，便到了红龙涧。这个地势是：一道河从正西到了红龙涧，便分为两股，一股奔东北，一股奔东南，把红龙涧夹在当中。一直到了红龙涧正东，两股仍归一道，往正东直通黄河。红龙涧里头，方圆有四十里，一道山涧水由西北直通东南，里头有水牢，在山前河的北岸，有二百只兵船，扎了一座水师营。霍秉龄到了南岸，那边的喽兵一瞧，认得是霍道爷，赶紧放过船来，打发人往山寨送信。此时戴魁章正在大厅同宋起凤谈心，只见喽兵报道：“外面霍道爷前来拜见。”

书中交代：宋起凤那天在永城街上闲游，听说要备办公馆，迎接钦差大人。他一打听，正是做过河南巡抚的彭大人。他想到：“当初在宋家堡要不是赃官彭大人，何至闹得我家破人亡，把我几百万家私都抄没入官？今天他既到此地，夜晚我到公馆，将他背到红龙涧来千刀万剐。”自己找了酒馆，一喝喝至二更，来到无人之处收拾停当，飞身上房，到了大人的公馆，先在各房窃听。此时北上房西里间，彭兴尚未睡着，正跟彭禄说：“他们也自在。大人此时睡了，众位办差的老爷还不回来，天也不早了。”彭禄说：“他们也许住在副将衙门，不定回来呢。”宋起凤知道公馆没人，他便放心扑奔东里间，把熏香盒子点着，由窗户中送了进去。有两刻工夫，瞧瞧四外并无动静，这才蹿进屋中，把上下窗户下了，将大人背起，蹿上房去。回到红龙涧，已是天光大亮。

他把大人背到分赃厅，等他岳父戴魁章起来。此时二寨主、三寨主并不在山寨，带着喽兵下山劫镖去了。戴魁章起来后，到了分赃厅，宋起凤过来说：“小婿把我的仇人背来了。”

戴魁章说：“你的仇人是谁？”宋起凤说：“就是那奉旨查办的钦差彭朋，我今由永城公馆中把他背来了。”戴魁章一听此言，不觉一愣说道：“一个钦差大人，你怎么背来了？你要把他杀了，情知反叛，皇上岂能跟你善罢甘休？依我之见，不可粗鲁，先把他搁在水牢，听听外面消息，然后再作道理。”宋起凤不敢违抗岳父，就把大人背在水牢里，又回来在大厅一同吃饭。

戴魁章正在为难之际，喽兵来报说：“霍道爷来了。”宋起凤说：“岳父别叫他进来，多半是彭大人那边的奸细。”戴魁章说：“你这孩子胡说乱道，霍大爷跟我是故旧之交，焉能反向彭大人，我得亲身出去迎接。”带着亲随人等出了大寨门，霍秉龄已到近前。戴魁章连忙过去行礼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戴魁章不知，接待来迟，兄长这向可好？”霍秉龄连忙说：“四弟，你我至交，何必客套。”说着，霍道爷在前头走，戴魁章在后跟随，到三道寨门，方一迈步，宋起凤从门后蹿出来，抡刀照定霍秉龄就剁。戴魁章在后面看的真切，飞起腿来，照定宋起凤身上踢去，将他踢了一个筋斗，摔在就地。霍秉龄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杀起我来了。”戴魁章啐了宋起凤一脸唾沫说：“你霍大爷是我的知己好友，你为什么无故暗算？”霍老道忙闪在一旁说：“戴老四，我和你都是知己之交，这孩子不知好歹。”戴魁章说：“大哥跟我到大厅之上，我有话说。”霍秉龄说：“我今来此，非为别事。我和杨老五都输了，今天有人传言说，由京都来了一伙客人，有二三十万两银子，我约你带着喽兵下山，做个买卖，给我二人补补亏空。”戴魁章说，那倒容易，二位哥哥要用个三千两五千两的，只管言语，

小弟这里有钱。霍秉龄问道：“刚才我一进来，宋起凤拿刀就要杀我，说我是奸细，这是怎么一段事情？”戴魁章说：“霍大哥，你也不是外人。”方才要说，只见宋起凤又摇头摆手。戴魁章说：“你这孩子真乃无知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知己的朋友，你还是不信。这件事即使我告诉你霍大爷，也坏不了事。”宋起凤见实在拦不住，只得说：“你要说就说吧！”

戴魁章说：“有个奉旨查办的钦差彭大人，昨天来到永城，霍大哥你知道不知道？”霍秉龄说：“我知道，杨老五也认识，当年他三盗九龙玉杯之时，多亏这位大人之力，他很喜爱咱们绿林中人。”戴魁章说：“这位彭大人，因和宋起凤有杀父之仇，昨日晚间，他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到了公馆，把彭朋背到我这红龙涧来，正闹得我进退两难。有心杀了他，他是奉旨的钦差，皇上焉能善罢甘休？我这里正没主意。大哥你来了，要代我想个法子。”霍秉龄一听，心中说：“敢情钦差大人真在这里。”

宋起凤一言不发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霍大爷，我有几句话要在你老人家跟前请教！”霍秉龄说：“不如何事，快请说来。”宋起凤便说：“大人现已背来，是杀了好还是放了好？”霍秉龄带笑说：“据我想来，是杀不得的，彭大人官居一品，奉旨查办的钦差，位显爵尊^①，咱们要把他一杀，他手下能人甚多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倘若被他们知道，奏明圣上，调遣官兵把红龙涧一围，谅咱们这弹丸之地，焉能抗敌天兵。”宋起凤说：“依你这样说，把他放了

① 位显爵尊——地位显赫。

吧。”霍秉龄说：“放不得，俗话说，擒虎容易放虎难，斩草不除根，终为丧身之本；纵虎归山，长出爪牙定要伤人。你要把他放回去，他记起前仇，调官兵到红龙涧来，那时岂不反受他人之治。”戴魁章说：“宋起凤你听，还是上年岁的人有见识。”宋起凤说：“杀不得，放不得，这怎么办哪？我倒要请教有何高明的主意。”霍秉章说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你们爷两个商议商议，如若好，就依着我说的办，如不好，咱们再想。”戴魁章说：“大哥你说吧。”霍爷问道：“现把彭大人搁在哪里？”宋起凤说：“在水牢里。”霍秉龄说：“你且把彭朋搁一个月四十天的，打听他的办差官都找不着了，散了伙了，皇上家也不追寻了，那时你再把他一杀，这件事够多干净。”戴秉龄说：“兄长说的对，你离永城甚近，若有什么消息，给我送个信来。”霍爷说：“就是吧！”

喝了几杯酒，霍爷告辞，离了红龙涧，坐船过了河。回到吕祖庙，见了杨香武、武国兴等人，把红龙涧之事细细说了一遍。大家设谋定计，要搭救钦差彭大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四回 石铸水牢见钦差 刘芳再探红龙涧

话说霍秉龄回至吕祖庙，见了武杰、杨香武。武杰说：“你老人家到红龙涧，可曾探着大人的下落？”霍秉龄把红龙涧之事细述了一遍。武杰说：“这件事可不好办，此时公馆之内没有会水的人。”杨香武说：“高通海呢？”武杰说：“他现在官至提督之职，早就高升了。公馆倒有一位会水的，比高通海水性还好，家住嵩阴县三杰村，名叫石铸，绰号人称碧眼金蝉，盗过皇上的九点桃花玉马。”杨香武说：“不错，我也听说有这么一个人。”武杰说：“二位老爷，如今出了这个岔事，还求你二位到公馆去帮着办理办理。”杨香武同霍秉龄一听武杰的约请，便慨然应允，把吕祖庙一锁，即同武杰来到公馆。彭兴是认得杨香武的，今朝在此地相见，共叙寒温，提说当年之事。

正说着，纪逢春同苏永福、苏永禄回来了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武国兴问道：“你等出去访拿，可有什么消息？”苏永福说：“我三人出去访查了一天，未知下落。”武杰将他三人向杨香武二位引见，又把前事说了一遍，三人这才明白。正在商议之际，外面有人进来禀报说：“碧眼金蝉石铸来给大人请安。”众人说：“他来就好办了。”

石铸自从追赶三鬼，累得吐了血，回到三仙庄，才请先

生调治好了，伍氏三雄又把他送回三杰村。这一天，他内兄刘得勇也把刘氏送回，在家里刚住了一天，门外有一位道长来访石铸。此人就是他的师你父，是教他水性与暗器的，姓董名叫妙清，外号人称银须道。今由北海回来，一瞧石铸，给了他一粒百草金丹，才把吐血治好了。他师父走后，石铸把家中事情明天要去追赶钦差，家中事就靠你料理。我受大人知遇之恩，我当舍死相报。刘氏说：“我把家中安排好了，上仇桑店去住着。你这一去，为的图个功名富贵，我也不能拦你。”石铸说：“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总要落一个千古芳名。”夫妻谈了几句话，天晚安歇。

次日石铸起来，收拾停当，带上盘川，拿了杆棒，辞别妻子，便起身走了。听说钦差公馆在永城，石铸来到门首，便叫差人进去回话，就说石铸前来给大人请安。里面办差官迎接出来，把石铸接进公馆，大家见礼。苏永福说：“石贤弟，你的吐血病好了？”石铸说：“多承兄长惦念，小弟遇见师父，给我一粒百草仙丹，已将病治好。我在家接到了一封书信，故此不敢耽延。”武国兴说：“石大爷，我给你引见位朋友。”用手一指说：“这位是人称赛毛遂的杨香武，这位是霍秉龄，这位就是盗玉马的碧眼金蝉石铸，你们三位多多亲近。”石铸说：“这就是盗九龙玉杯的杨五爷，久仰大名，今天得会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求老英雄多多照应！”杨香武说：“英雄无岁，江湖无辈，你我不必说这些闲话，现有一件为难的大事！”石铸说：“大事小事，倒不要紧，我既来了，要先给大人请安。”彭兴和武杰说：“大人昨天在公馆丢了。”石铸听了就是一愣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大人会丢了？”武杰说：“大人来到永城，副将

刘芳请我等前去喝酒，当时公馆没人，大人就丢了；苏大哥先回来的，给我等送信，我等这才知道。今天我出去私访，遇见杨五爷，才知彭大人被宋起凤背到红龙涧，现放在水牢，虽然未死，但恐山贼不定几时就杀了大人，你我要赶快设法搭救。”石铸说：“你们众位不必害怕，虽然红龙涧四面是水，我能进去把大人救出虎穴龙潭。”接着又对众人说：“这红龙涧的地势如何，那水牢由哪边进得去，哪位知道？”霍秉龄说：“这山涧是由西北直奔东南，里头水深两丈有余，浅地方也够七八尺。南边有闸板，水要落下去，就把闸板放下，截起水来，水牢就在这沟涧之内。戴魁章乃鲁莽之夫，里头也没有埋伏，你要会水，由水路进去，倒可以救出大人。若由旱路进去，那三道寨门防守很严，甚不容易，总由水路进去是为上策。”石铸说：“就是我由水路进去，你们几位也不必嘱咐了。”

石铸收拾停当，带上截肘镰刀和紧背低头锥，便起身顺大路直奔红龙涧。到了那里抬头一看，见北岸有许多船只，明分八卦，暗按五行，上面号灯齐明。他飞身便跳下水去，正行在水师营东边，浮有一里之遥，一瞧这道山涧，必有一股流归大河。仰面往上一瞧，东西山头上俱有房屋，里面灯光闪烁。石铸明白，这必是红龙涧了。他浮水就奔这山涧来，见里面宽处有两丈，窄处七八尺，两旁石头上尽是青苔。石铸又往前浮，见闸板提在半空，水由闸板下直流。进了头道闸板，浮了五里地，又见一处闸板，铁叶子包着，也提上去了。往上一瞧，有二十余丈高，当中似一条线路。石铸钻过二道闸板，一直往里浮，又有四五里才到水牢。

这座水牢在水面上，原是山石掏出的一个大窟窿。从北边有一道台阶上去，有十间房，四十名喽兵围在那里该班昼夜巡查。石铸看罢，用手一按，钻到水牢，一瞧大人正在那里闭目盘膝，坐着睡觉。墙上有一个黄沙碗，有半碗油，点着不明不暗的灯。石铸过来说：“大人受惊了！民子石铸营救来迟，大人急速跟民子归回公馆，再调遣官兵来捉拿这伙贼人。”大人睁眼一瞧，见石铸穿着水衣水靠，便说：“石铸，你怎么知道贼人的下落？”石铸说：“民子在家养病，一接着大人的信，就赶到公馆来了。有人已探访明白，知大人在此遇难，民子故连夜前来。”彭大人说：“你怎么把我救出去呢？”石铸伸手摸出一块油绸来，长有四尺，宽有四尺五六，说：“大人把这块绸子包着七窍，能挡住水，我背大人由水内回归公馆。”大人说：“好！”石铸就把大人背了起来，大人把绸子往头上一罩，拿手拢住了。石铸出了水牢，刚刚来到闸板，说：“大人把眼闭着，拢住绸子，我要钻出水去。”刚一拱身，当的正撞着脑袋。石铸赶紧往上冒，换了一口气，仰面睁眼一瞧，只听得上头正有人说话：“这个会水的，胆子真是不小，打算要把赃官彭朋救走。你回去吧！就在这水牢内住上两天。”石铸一听此言，便知中了人家的诡计，只吓得惊魂千里！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五回 诉前情求放钦差 暗设计刺杀大人

话说石铸中了计策，闹在水牢之内不能出去，只得在石穴之内把大人放下，气得一言不发，大人说：“这个水牢，由北边往上有条路。”石铸出去往上登着石头台阶，到上面一瞧，见有铁叶子上着锁，也不能出去。石铸无奈，回来见了大人，说：“上面不能出去。”大人说：“你我二人暂在这里，等候饿死了吧。”

杨香武等人一夜不见石铸回来，天光已亮，便把副将刘芳请来，有话要与他商议。手下听差之人，奔副将衙门把刘芳请来，到了公馆与众人见面。刘芳问大人的下落，杨香武说：“石铸昨天奔红龙涧，暗进水牢，至今未回。我这里想出一个主意，跟你商议。当初你父亲的拜兄弟四人，你都还记得记不得？”刘芳说：“我记得头一位大爷，是神偷王伯燕，第二位是金翅大鹏周应龙，第三位就是我父亲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，第四位是四头太岁戴魁章。”杨香武说：“你这个四叔就是红龙涧的大寨主。你且穿上官衣，我同霍秉龄跟着你去面见戴魁章，求他把钦差放出来，并且叫你四叔洗手，跟你上衙门，他无儿无女，你就养老送他的终。我想戴魁章不能不依从这件事情。”刘芳一想这个主意很好，说：“我去换衣服，吃完了饭，你我三人就去，也不用带跟人。”

公馆摆上饭来，大家吃完了，刘芳备上三匹马，三人便骑马起身。霍秉龄、杨香武暗带兵刃，出北门顺路走了二十里之遥，来到红龙涧。船上喽兵一瞧，见刘芳头戴纬帽，三品顶戴花翎，身穿官服，外罩红青八团马褂，肋下佩带太平刀。往常杨香武要来，不用回禀就放过船来，今天却不敢自准，先进去回禀。

戴魁章这时正在大厅，宋起凤说：“岳父，昨夜水牢上拿住一人，我说霍老道是奸细，你还不信，刚走就有人来探水牢。今天吩咐外头喽兵，若霍老道来，先回禀我知道，不准放他进来。”故此喽兵先进去回禀说：“回禀大王爷知道，外面现有杨香武、霍秉龄，同着永城的副将刘芳来在南岸，要拜见寨主。”戴魁章一听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须亲身出去迎接。”宋起凤说：“岳父且慢，今天这来者必有情节，依我之见，还是不叫他进来为妙。”戴魁章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这乃是我的两个老哥哥，既同着本地的官长前来，必有要紧之事。”戴魁章亲身列队，迎出寨门，摆渡直到对岸，见了杨香武，过去说：“大哥在上，小弟戴魁章行礼，霍大哥昨天见过了。”又用手一指刘芳说：“此位是谁？”杨香武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刘芳过来，给你戴四叔行礼。”戴魁章连忙说：“大哥不可，英雄无岁，江湖无辈，肩膀齐为弟兄，哪有这么称呼的？”杨香武说：“老四，你休这样客套，他并不是外人，乃是河南内黄县野马川花刀无羽箭刘世昌之子，名叫刘芳，字德太，绰号人称多臂膀，现做永城副将。他父亲与你是八拜之交，这还是外人么？”戴魁章说：“你就是刘芳，这可不是外人。”方才同着上船，过了河，来到寨门。戴魁章说：“杨大哥、霍大哥

是常来的，刘芳却是初次到这红龙涧，且让他头里走。”刘芳不肯，说：“三位都是我长辈，小侄焉能头里走？”戴魁章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刘芳说：“即是叔父伯父吩咐，小侄就在前头引路。”进了寨门一瞧，两旁都是排队的喽兵。

宋起凤自戴魁章出去迎接，他就拿了一把刀在门后等着，只要他三人进来，便将他等杀死，以除后患。他瞧刘芳进来，照刘芳的脖颈抢刀就剁，刘芳手捷眼快，转身一抬腿，将宋起凤的刀踢飞，又进一步把宋起凤踢倒在地。戴魁章说：“好孽障，我来了个朋友，你就想暗害；我的盟侄来了，你又抢刀就砍，若不是他手捷眼快，竟要死在你手里，你也太不知事务了。”说的那宋起凤闭口无言，半天才说：“岳父有所不知，我跟他仇深似海，当年破宋家堡之时，就有他在内，我跟他有杀父冤仇，不能不报。”戴魁章说：“他是本地的副将，既与你有仇，你本该夜晚背刀，到他衙门内去杀他，你在我这里不能如此。从今以后，再不准你二人记仇。刘芳过来，这是你大姊丈宋起凤。”刘芳过来行礼，宋起凤只好答礼相还。

众人一同来到分赃厅落座，杨香武先开言说：“老四！我等今天前来，内有一段隐情。要是别人之事，我也不管。刘芳他是本地的副将，是你的盟侄，他今天上庙里去找我们哥俩，说钦差大人一丢，他等即要革职拿问，不知道是哪路英雄办的这事？我二人因知他是你的盟侄，故此把实话告诉了他，今天同他来见你，求你将钦差大人放出来，当面给大人请罪，即可两罢无事。还有一节，刘芳在此做官，你在此地占山，叫别人瞧着也不相宜，打算请你上永城衙门，你又无儿无女，他愿供奉你老人家，送终也有他。人生在世，也无

非就是这样。四弟，你想想这件事，我办得算不算粗鲁。”戴魁章听了这一片话，就是一愣。刘芳在旁也说：“四叔，你老人家要这样办理，小侄男就接你老人家去到永城，我单给你老找一处房，叫人伺候。”戴魁章一听此话，心中犹疑^①。

宋起凤一听，却怕戴魁章应允此事，放了彭大人。他心中暗想：“有了！我且去到水牢之内，先把脏官杀死，他便答应也晚啦！”宋起凤把主意定了，又一想：“不好！昨日水牢之内，还拿了一个，打算饿他十天八天，再下去拿住他。也罢！凭我这一身能为，也算行的了，我去杀他两个。”想罢，由兵器架上拿了一口刀，转身下去，方要往东拐，刘芳早已看见，就知道宋起凤是不怀好意，要去杀害大人。刘芳追了上去，伸手拉出太平刀一口，一语不发，手起刀落，就把宋起凤杀死。

前边喽兵一齐呐喊，戴魁章站起来往外一瞧，见刘芳已把宋起凤杀死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刘芳！你胆大真大！”刘芳恼羞成怒，一声喊嚷说：“戴魁章，我已将狗子杀死，你要替他报仇么！”刘芳总是年轻，伸手由兜囊掏出石子，照戴魁章头上打去。那戴魁章头上有三个粉瘤，故此人称四头太岁，今天被刘芳一石子打在粉瘤之上，打的哇呀直嚷，伸手抄起双戟，吩咐喽兵鸣锣聚众，连杨香武、霍秉龄一齐拿住。戴魁章把双戟一摆，直奔刘芳。众喽兵把霍秉龄、杨香武围上，各执刀枪棍棒，齐声喊嚷。

正在这个景况，只见山后来了金花、银花，金瓶、银瓶

① 心中犹疑——心中犹豫。

四位压寨夫人，人称四美，各摆兵刃来至前厅，一齐上前围住了杨香武和霍秉龄。杨香武说：“好戴老四，你真翻脸不认人，我自来没栽过筋斗，今天老哥哥的命不要了，跟你拼啦！”两下动手，正在不分上下之时，只听喽兵说：“姑娘来了。”刘芳动着手，留神一看，见由后院出来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年有十七八岁，身穿桃红色短绸衫，外套镶金边的坎肩，腰系雪青汗巾，葱绿绉绸的中衣，南江宫缎花鞋，瑶池仙子，月殿嫦娥也不如她。这女子一到，刘芳他三人要想逃走，势比登天还难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六回 刘芳怒杀宋起凤 周庄水牢请英雄

话说刘芳与戴魁章动手，正杀得难解难分。戴魁章虽然勇猛，因瘤子一破，痛得心虚发慌。听到姑娘来了，只见她摆刀直奔刘芳。刘芳本不是戴魁章的对手，又来了一个帮手，便想逃回永城，调官兵来围困红龙涧。刚蹿上房去，那姑娘抖手一飞爪，便将刘芳抓下房来，叫喽兵捆上了。姑娘又奔杨香武、霍秉龄而来，来至近前，掏出墨羽飞篁石子，先把杨香武打倒，霍秉龄亦被她的绊腿绳绊倒。二位老英雄上了几岁年纪，都是力尽精乏，被他们拿住。戴魁章吩咐暂将他们搁在空房之内，等我歇息之后，将他们碎尸万段。众喽兵把三人捆好，抬着扑奔东跨院。在搁大人的水牢北边，上面也有铁叶子，把他三人搁在荆条筐内送下去，两个喽兵也顺着台阶下去，把三个人捆在木桩上，再出来将铁叶子盖上，用锁锁好。那上面有三间房屋，由五个喽兵昼夜看守。喽兵回到前寨，早有人把宋起凤的死尸装殓起来。金花给戴魁章上了刀疮药，四个美人把他送往后寨，给他压惊解闷。

刘芳在水牢内说：“戴魁章翻脸无情，我死了不要紧，连累他们二位跟我受罪。”杨香武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是洗手的人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虽然咱们爷们死了，也落个忠义之名。”刘芳说：“你我不要紧，还有个钦差大人，要是死在这里，皇

上焉能不调兵剿他！”天有初鼓，刘芳心想：“我这个副将得来也不容易，要是死在这里真冤！”他越想越烦，只听铁叶子哗啦一响，下来一人，手中拿着红纸灯笼。霍秉龄只当是戴魁章派人来杀他们，仔细一看，这人已有六十余岁，花白胡须，身穿蓝缎裤袄，白袜青鞋。他来在刘芳面前，用灯笼一照，说：“这是刘大人么？”刘芳说：“不错！你要做什么？”那老丈说：“我奉家主之命，前来请你到上头有事。”刘芳问道：“你家主人是戴魁章么？我二人是仇人了，请我做什么？”那老人说：“我家主人并不是戴魁章，大人上去，到我们那里就知道了。”他把刘芳的绳扣解开说：“大人可不能走，这红龙涧如同铁壁铜墙，天罗地网，外头巡查的人甚多，大人走也走不了。”刘芳说：“是了！我且跟你前去，见你家主人，你前带路。”

那老汉打着灯笼，刘芳跟随在后，顺台阶出了水牢。一直拐过两层院子，便是座大花园，内有北方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三间，北房中灯烛辉煌。那老丈把帘栊一掀，刘芳进了屋中一瞧，屋内倒也干净，靠北墙有一张花梨木条案，东边摆着乳泉窑大瓷瓶，西边摆着文王百子图的果盘，上有佛手、木瓜，当中金鱼缸内，养着龙睛凤尾的淡黄金鱼，两边有两架盆景，墙上挂的四条屏，画着杏林春燕，有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

业能养身须着意，事不关己莫劳心。

头前一张八仙桌，两张太师椅，桌上用斑竹攒成一只笔桶，旁边有一块端砚及文房四宝。东里间挂着落地幔帐，西里间围屏床帐俱全，屋内并无一人。刘芳在椅子上坐下，那老丈把

蜡花夹了一夹，去了不大的工夫，端进一个茶盘来，有小茶碗两个，小瓷壶一把，倒了一碗茶，说：“大人在此少坐，我去请我家主人。”刘芳说：“你去吧，急速快来。”老人家便转身出去了。

刘芳在屋中等候多时，听大寨已交二鼓，才见那老丈回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人饿了，我给大人预备点饭，我家主人少时就来。”刘芳本来在公馆就吃的不多，此时火也下去，又喝了两碗茶，肚内发空，听老丈说要预备饭，便说：“甚好。”老丈转出去端了几样菜，拿了一壶绍酒来，刘芳也不做假，自斟自饮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刘芳说：“老人家，饭若是还有，到水牢给我们两个难友送一份去，还有我们钦差大人那里，也求你费费心。”那老丈说：“有我去办理，少时就回来。”刘芳说：“你去吧！”

老丈先给杨香武送去两份饭，又来到钦差大人的水牢，见那些看水牢之人俱已睡着，便私自把钥匙盗了，出来把铁叶打开，将一壶酒和几样点心搁在小筐内送下去，蹲在上面说道：“钦差大人，这筐内有几样点心，暂为充饥，等半天就来救大人出这龙潭虎穴。”石铸过来把小筐接下去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上面答言说：“小人姓周名庄。”说完了话，把下面的筐再拉上来，照旧把铁叶子锁上，把钥匙仍放在原处，转身回到后面，一瞧刘芳还在那里吃茶。

刘芳一见他进来，说：“这般时候，你家主人还不来，是什么情节？”老丈说：“我家主人正同压寨夫人在那里说话。”正说着，听外面有脚步响，老丈说：“我家主人来了！”帘栊一起，进来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怎见得，有词为证：

只见香风阵阵，行动百媚千姣。巧笔丹青难画描，周身上下堆俏。身穿蓝衫可体，金钗轻拢鬓梢。销金扇子手中摇，粉面香腮带笑。

仔细一瞧，却是白天拿他的姑娘，进来跪在地下说：“难女白天冒犯虎威，冲撞大人，望乞恕罪！”刘芳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见我有什么事？”那老丈也在一旁跪下，二目落泪，痛苦地说：“大人要问，内中有一段不白之冤。我家主人姓王，原籍顺天府大兴县人，名叫王文贵，在陕西做二府同知。只因夜晚出去办案，把腿摔坏了，告了终养，回归原籍。路过此地时，寨主戴魁章的两个拜弟，铁面大王朱义、混江鱼马忠，带领喽兵下山，把主人主母杀死，几个家人也都跑了。我家姑娘那时才九岁，是我苦苦给山贼磕头，才把我的主仆二人带进山寨，留我当家人，伺候众位寨主。戴魁章喜爱我家姑娘，他夫妻两个教我家姑娘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。前年梁氏一死，那戴魁章行同禽兽，竟要收我家姑娘做压寨小夫人。多亏二寨主苦苦劝他，才未成事。我家姑娘因为此事，还上了一回吊。后来我把从前之事告诉了她，我家姑娘就惦念着替父亲报仇。今天白昼动手，我家姑娘把大人拿住，回到后面，我对她说，来的都是跟钦差大人的差官，我家姑娘才派我到水牢把大人请出来，打算商议商议，救出大人，里应外合，倒反红龙涧，捉拿戴魁章。”刘芳说：“你们可有什么主意？”周庄说：“有！打算求大人写封信，我亲身送到公馆，去调官兵前来。我把水牢铁叶子打开，把钦差和众位救出来，外头官兵往里杀，里头往外杀。只要出去时，大人给我姑娘安置个地方。”刘芳说：“姑娘请起，你拿笔来，我给你写信。”王媚娘起来，在旁边

一站。刘芳说：“这信我写了，你明天送到永城十字街前公馆，有一位武老爷，是江南人，你把信交给他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家姑娘出去，可到我衙门住着，我给他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。你二人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我刘芳不能不报。”周庄说：“只求大人收我家姑娘为侍妾。”刘芳点头。周庄把刘芳送回水牢，次日送书信，请群雄大破红龙涧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七回 见书信群雄定计 谢家沟贼人遇贼

话说刘芳写好了书信，交给周庄，仍回到水牢之内。次日，周庄把书信拿到公馆，对听差的人说：“这公馆有位武老爷，我要见见他，有机密之事。”听差人问他名姓，周庄说：“我姓周名庄，有紧要书信面交。”听差人进去回禀了，出来说：“武老爷叫你进去，跟我来。”周庄便跟着到了里边。

众位英雄正因杨香武、霍秉龄、刘芳上红龙涧，至今未见回来，甚是着急。听到有人来看武老爷，下机密书信，众人忙说：“把他带进来。”周庄进来后，武国兴说：“我就姓武，有书信拿来我看。”周庄把书信呈上，武杰打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国兴贤弟如晤：昨日同杨、霍二位由公馆起身，来到红龙涧。不料戴魁章翻脸无情，彼此动手，怎奈寡不敌众，我三人被获遭擒，困在水牢之中。幸有周庄主仆，原是良善之人，系被贼人抢掠进山为寇，晚间由水牢将兄救出，告诉前情，愿为内应，捉拿贼寇，以报前仇。务望贤弟约请众位英雄，攻打红龙涧，你我里应外合，可以救出钦差，幸^①无迟误为盼！此请

① 幸——希望。

兄刘芳手缄

武杰看罢，与大众诉说此事，然后又问周庄：“你是哪里人？你家主人是怎么一段情节？”周庄说：“小人叫周庄，因我家主人卸任归家，被贼杀死，小人苦苦哀告，才将小人并我家姑娘带进山去。那时我家姑娘九岁，戴魁章夫妇甚是疼爱，教练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。前年他原配之妻一死，戴魁章就起禽兽之心，要收我家姑娘为妾。多亏二寨主苦苦劝他，始得保住我家姑娘的名节。是我把前情向姑娘说明，我家姑娘想报父母之仇，又怕贼人心怀不良，落在贼人之手。故此请出刘大人，定下计谋，情愿里应外合，逃出火坑，捉拿贼人，倒反红龙涧。”

正说之际，又有听差人进来禀报说：“河南上蔡县葵花寨的铁幡杆蔡庆前来给大人请安，现在门口下车。”武国兴与纪逢春、苏永福、苏永禄、李环、李珮一齐迎接出去。只见一辆太平车，套着两匹黑骡，赶车的人有二十多岁，甚是雄壮。一看蔡庆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面皮微黑，身穿青洋绉大褂，足下青缎快靴，花白胡须，二目神光满足。车上坐着金头蜈蚣窦氏。这夫妇两个，由上蔡县葵花寨起身，要奔大同府去看女儿蔡金花。因听说大人在永城，故绕道前来，给大人请安。武国兴过去见礼，说：“老爷、姥姥在上，外甥男行礼。”纪逢春过去就说：“蔡大爷好呀！”武国兴瞪了傻小子一眼，心里说：“混账东西！讨我的便宜。”李环等行礼，把蔡庆、窦氏让进公馆。武国兴已叫听差人等给周庄备饭，此时正在那里吃饭。

蔡庆进来，彭兴等过去行礼，都知道是大人的亲家。大

家行完了礼，蔡庆说：“大人在哪里？我给大人请安。”彭兴说：“大人你见不着了，我们这里正为难呢！大人夜晚被宋起凤偷着背到了红龙涧。那里的山大王叫四头太岁戴魁章，把大人搁在水牢之内。石铸去救大人，也被他擒了。昨日刘芳同杨香武、霍秉龄前去，也被他人拿住。现时这周庄刚送信来。”蔡庆一听，叫人把信拿来一阅，又把周庄叫过来说：“周庄，你先回去，天至正午时，你把众人救出来，把兵刃给预备好了，我们就到。我与戴魁章素有旧交，我先去说合此事，他如应允，两罢甘休，如不应允，再动手拿他。你先救出众人要紧。”周庄转身告辞走了。

蔡庆说：“我与戴魁章从前相好，武国兴、纪逢春，你二人就说是我的徒弟，李环、李珮就说是绿林的朋友，前去拜望他。苏永福、苏永禄调本处官兵接应。我先跟他说合，他如依从，把大人请出来，两罢甘休；如不依从，再行拿他。”大家商议好了，武国兴请蔡庆用过早饭，再由公馆起身。蔡庆说：“已经吃过。”武国兴说：“既然吃过，你我就走。”

众人暗带兵刃，连金头蜈蚣窦氏一齐上了车。赶车的秃子刘亮，一摇鞭出了北门，二十里地，展眼工夫就到了红龙涧。来到河沿，秃子刘亮捏嘴一吹呼哨，那边放过两只船来，船上喽兵问道：“是哪路的英雄？来此何干？”蔡庆说：“我乃河南上蔡县葵花寨的寨主铁幡杆蔡庆，前来拜望你家寨主。”喽兵便进去通报。

戴魁章坐在大厅，思想拿住了这些人怎么办，正不得主意，打算等二弟朱义、三弟马忠回来，再行商议，见有喽兵进来禀报说：“铁幡杆蔡庆夫妇，带着朋友前来拜访。”戴魁

章想：“这是我知己的朋友，须要出去迎接。”便吩咐喽兵摆队，大开寨门，亲身出来迎接。到了河岸，见蔡庆已下了车。戴魁章说：“蔡庆大哥在上，小弟有礼。我时刻想念哥哥，今日得见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又赶过去给嫂嫂行礼。蔡庆说：“贤弟久违。”窦氏说：“戴老四，几年不见，你发福了，一向可好？”戴魁章说：“托福！”蔡庆说：“戴老四，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二位是江湖绿林中人，李大爷和李二爷。”用手一指武杰说：“这是我二徒弟。”又指着纪逢春说：“这是我大徒弟，他是哑巴。”原来他们在路上，嘱咐纪逢春不要说话，怕他说漏了，等到动手时再说，“就说他是哑巴。众人彼此见了礼，一同上船过河，来至大寨，只见众喽兵虎视眈眈，排队站立。

到了分赃厅，分宾主落座，刚要说话，又见喽兵慌慌张张跑进来说：“二寨主、三寨主劫镖回头，在河岸下马，禀报大寨主知道。”

书中交代：二寨主朱义，三寨主马忠劫的是山西红旗李煜的镖。李煜打发徒弟蓝猛头一次保着三十万银子入都，沿路各山寨都送去了信。戴魁章跟李煜是故旧之交，蓝猛走在这里，把书信送到红龙涧，戴魁章不好意思去劫，故此打发朱义、马忠改扮行装，跟出去两站再劫。

这一天，蓝猛正往前走，来到四野无人之处，只见由对面树林之内，一声呼哨，放出几枝冷箭。从里面出来四五十喽兵，都是花布手巾包头，身穿蓝布裤褂，白袜子，花绑腿，手中使四尺多长的斩马刀。为首的朱义、使三股烈焰托天叉；马忠使三尺青铜蛾眉刺，把镖车一拦，大家齐声嚷：“不种桑来不种麻，全凭利刃作生涯。若要不信从此走，一刀一个尽

皆杀。”蓝猛一瞧说声“不好！”客人又没跟着，就是他一人，说：“二位合字请了，在下姓蓝名猛，我师父是红旗李煜。”朱义、马忠说：“不认得你，也不用道字号，留下镖来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蓝猛一听，知不是行中的人，抖手中枪分心就刺，朱义用叉往外一叉，马忠又摆蛾眉刺扎来，蓝猛敌住二人，并无半点惧色。斗够多时，蓝猛终是寡不敌众，只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自己虚札一枪，拍马败将下来。

朱义、马忠告诉赶车的往回走，喽兵押着，走有三十里之遥，天色已晚，来到了谢家沟。路东有座大店，写着“谢家老店，安寓客商”。车辆进店，他二人住在上房，喽兵住在东西配房。两个人要了一桌上等海味席，喽兵是六人一桌的便席，吃喝完毕，叫伙计算帐。只听一声锣响，有人要在谢家店抢镖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八回 蔡庆一怒抢寨主 窦氏翻脸战马忠

话说朱义、马忠打了店中伙计。伙计说：“你们真不睁眼，寨主爷今天就在院中。老掌柜的，快出来，这两个不讲礼。”只听东院中说：“哪里来的无知小辈，敢在这里撒野？小子们鸣锣聚众！”只听当啷啷的大锣一响，由东院中出来有五六十名打手。为首的两个人，头一个身高八尺，面皮微紫，粗眉大眼，准头端正，花白胡子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足下青缎快靴，手中擎着一条铁棍。后跟那人，身躯矮小，项短脖粗，身穿青绸裤褂，足下青缎快靴，手使一对虬龙^①棒。他们来在院中，一声喊嚷说：“你两个睁错眼了，在我这店中，谁敢打我的伙计，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今天你两个且留下！”朱义拧手中枪，马忠摆青铜蛾眉刺，跳在院中。

书中交代：这开店的人姓谢，人称金头太岁谢自成；使虬龙棒的是他师弟，叫矮金刚公孙虎。他们在店中也有几十名打手。今天看见朱义带着喽兵，各拿兵刃进店来，就知道他不是好人，这镖必是抢来的，故此带着打手，要把镖留下。朱义、马忠摆兵刃正要动手，只见从房上蹿下一人，跳在院中，说：“大家且慢动手，幸亏我来了，都是自己人，我要来

^① 虬（qiú，音求）龙——古代传说中有角的小龙。

迟就坏了。”朱义一看不是外人，原来是拜弟一枝桃谢虎，今年十七岁，跟他叔爷练了一身好功夫，到后套《施公案》里捉拿一枝桃，就是此人。他赶过来说：“叔爷在上，这是我两个拜兄，红龙涧的二寨主、三寨主；这是我叔父，这是我叔叔公孙虎。”朱义、马忠见礼，谢自成说：“原来是二位贤侄。”一同进了上房。谢虎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哪里做的买卖？”朱义把劫蓝猛的事说了一遍，天晚各自安歇。

次日朱义、马忠告辞，店里也没要他们的饭钱。他二人回到红龙涧，派喽兵先进去回禀，他二人看守镖车。戴魁章一听，吩咐有请。朱义、马忠进来说：“蔡大哥！你老人家原来在此。”蔡庆说：“二位贤弟！我一来瞧瞧你等，二来还有一件小事，要与你等商议。”朱义说：“蔡大哥从哪里来的？”蔡庆说：“我由葵花寨起身，来至永城瞧一位朋友，顺便看望你等。”戴魁章吩咐献茶，喽兵端上茶来。蔡庆说：“四弟，今天我有件事跟你商议。我来到永城，听说钦差大人被你的亲戚宋起凤背到这里来了。我想你是明白人，怎么做这糊涂事？他是奉旨的钦差，你要害了他，皇上焉能善罢！依我之见，你把钦差彭大人请出来，当面请罪，我把大人带走，兄弟你还占你的红龙涧，两罢甘休，你看好不好？”戴魁章把眼一翻说：“蔡大哥！我只当你来瞧我，原来也是为脏官彭朋，你们都是他一党。”

这个时光，金头蜈蚣窦氏早已下了分赃厅，周庄点头，叫她跟着到了后面，把那里的喽兵全皆杀死，将铁叶子的锁拧开，把刘芳、杨香武、霍秉龄放了出来。那边石铸也把大人背了出来。周庄早已把各人的兵刃预备好了，大家齐抄兵刃，

杨香武说：“我跟着霍大哥到前头帮忙。”刘芳说：“我保大人。”石铸说：“我背大人。”窦氏才要过来行礼，只听那边一声喊嚷，说：“伙计拿奸细，今天你等休想走一个。”马忠摆青铜蛾眉刺，带着四十名喽兵，早把金头蜈蚣的去路挡住。

原来，前面蔡庆跟戴魁章一句话说翻了，蔡庆一脚把桌子踢倒，众人齐抄兵刃动手。马忠想先把钦差大人杀了，然后再把蔡庆等俱皆杀死，这个红龙涧也不要了，只带着喽兵奔潼关去。那里有他的好友，正在招军买马，聚草屯粮，以图大事，早已有人送信前来，应许封他等为一字并肩王。想罢，用手中蛾眉刺一指，带着四十名喽兵，直奔东跨院来。到了水牢一瞧，见窦氏正在放人，便叫喽兵摆开，一声喊嚷说：“窦氏贱婢，你敢在此多事。”窦氏一瞧，说：“马忠，好猴儿崽子，你也不知道老太太的厉害，今天我要管教管教你。”一摆虎头钩，马忠摆青铜蛾眉刺，二人杀在一处。杨香武、霍秉龄蹿房越脊，奔分赃厅去了。刘德太说：“我来开路！石大哥，你我先将大人背出红龙涧，抢到贼人的船只，先把大人渡过河去。”石铸说：“很好！”这时，马忠一刺把窦氏的裤子撕了一个洞，羞得窦氏蹿房就跑。马忠又摆蛾眉刺扑向刘芳。石铸顾不得刘芳，背着大人就蹿上矮墙。只听外面锣声震耳，喽兵越聚越多，展眼有二百多人，已把刘芳围住。

这时马忠蹿至分赃厅，一瞧戴魁章敌住蔡庆，四位压寨夫人敌住武杰，纪逢春，朱义战住杨香武、霍秉龄，外有喽兵三百多人帮着动手。他带一百多喽兵，就往外去追赶石铸。石铸背着大人，沿路有喽兵阻挡，他又要动手，又要保护大人，十分费事。马忠一声喊嚷，说：“小辈！你趁早把赃官放

下，饶你不死。”石铸背着大人跑出寨门，一直奔命似地往前走，快到河沿，又见水师营的锣响，出来有二百余喽兵，当中有两个头目。石铸扑奔正东，躲开贼人的水队，边走边说：“大人不要害怕，只要浮水过去，就不怕了。”来到河沿，就跳下水去。后面马忠喊嚷，说：“水师营的水手，张蛟、张鳌赶紧齐队，那边就是赃官彭朋，若要拿住，赏赐一千两。”张蛟、张鳌一听，呛啷啷一棒锣，出来了二十只飞虎船，往日一船四个水手，今天用了八人，多加一倍。马忠跳下船去，船分两队，双龙出水似地追赶石铸。石铸在水中背着一个人，不大得力，又见前面两边有人，也不知道是何人？只听后面喊杀连天，回头一看，见船由东西两路追下来，东西一碰，便将石铸围在当中。马忠在船上喊嚷，说：“众喽兵听真，你等大家齐心努力，快把赃官彭朋拿住。此时赃官有如笼中之鸟，釜中之鱼；若叫他逃了，就如同纵鱼入海，放虎归山。”大家齐声答应说：“寨主不必嘱咐，我等必要努力。”

大人在石铸背上一瞧，见贼党甚众，便说：“石铸，我看你顾前不能顾后，顾右不能顾左，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背着我焉能打仗？你快把我放下，你由水中逃命去吧！我虽死在水中，倒落个整尸首，免被贼人擒去。你逃到公馆，再告知地方官，调兵来给我报仇。”石铸一听此言，如万把钢刀刺心，甚是难过，便在水中涕泣说：“民子受大人之恩，既然从龙潭虎穴背出大人，来到此处，焉能舍了大人，我去逃命？活着我跟大人活，要死我跟大人死。”大人一听石铸这话，心中也甚是难过。

只见在那飞舟之上，马忠一声喊嚷，说：“背大人的那个

小辈，你可有名姓？”石铸浮着水，把眼一翻说：“大太爷家住河南嵩阴县三杰村，姓石名铸，人称碧眼金蝉，盗过玉马，已改邪归正，保了彭大人。你等要知大太爷的厉害，叫我把大人背走。大人有好生之德，饶你不死。”马忠一听，原来你就是石铸，今天我也不跟你动手，只吩咐手下喽兵，响梆子放箭，把赃官射死。石铸一瞧不好，自己能拿兵刃拨挡箭枝，后面却不能护庇大人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只听水面哗啦一响，由贼人船缝中挤进一只浪里钻的船来。船上有杆大红旗在空中飘摆，蜈蚣走穗，焰火掐边，坠脚铜铃被风一吹，哗啦啦地在响。船头站立一人，身穿麒麟宝铠，怀中抱定宝剑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四九回 请侠义红龙涧要镖 见钦差马玉龙拿贼

话说石铸背着钦差大人，被马忠所困；正在危急之际，见西北来了一只浪里钻，船上站立的正是马玉龙。

只因蓝猛在漫山洼丢了镖，自己正要上吊，又一想说：“且慢！临来之时，我师父说过，在河南地面上，要有紧急为难之事，到龙山请那公道寨主帮你。我今在此正自为难，何不亲身到那里去，请他给我寻找三十万银两的镖。”想罢，立刻催马走了一夜，到次日早饭后，便来到龙山。

一进山口，有巡路人拦住，说：“你往哪里走？前面就是山寨。”蓝猛跳下马来，一瞧此人年有二十余岁，头戴老虎帽，身穿月白裤褂，套着号衣，上面写着“龙山练勇余德胜。”蓝猛说：“我乃山西保镖的，保着三十万两银子的镖，在离此不远之处被人劫去。久闻龙山寨主是侠义英雄，特来拜求寨主，给我寻找。”那喽兵说：“你跟我走吧！”就带着蓝猛进山，来到了寨门的号房，说：“你这里等着，我进去回禀一声，见与不见，听我的回话。”喽兵转身进去，不多时，从里面出来说：“我家大王有请。”

蓝猛进寨门一瞧，两边排着的都是老虎兵。马玉龙在当中站定，面色微白，白中透润，鼻如玉柱，唇似涂脂，身穿蓝绸衫，足登官靴，年有二十余岁，精神满足。蓝猛过去行

礼说：“久仰大王威名，今得见尊颜，真乃三生有幸，小人蓝猛有礼。”马玉龙答礼相还，让进大厅，分宾主落座。马玉龙说：“蓝大哥，方才我听手下说，是你把镖丢了，不知丢在何处？劫镖之人使什么兵刃？有几个人？是什么样？”蓝猛说：“我这镖丢在漫山洼，劫镖的有五六十人，一个黄脸的使蛾眉刺，一个黑脸的使三股叉。”

马玉龙一听就明白，吩咐预备船，船上插一枝号令，又叫手下人备饭，陪着蓝猛吃完了，即一同上船。马玉龙身穿麒麟宝铠，怀抱湛卢剑，吩咐开船。离红龙涧还有四五十里之遥，船只靠了岸，吩咐众喽兵下水。马玉龙带蓝猛坐着一只船，那些喽兵就在水里跟随。来到红龙涧，一听梆子直响，不知何人正在打仗？马玉龙这只船挤进船缝，只听得红龙涧的水兵直嚷说：“赃官彭朋，你与石铸二人今天死在乱箭之下，休想逃活命。”马玉龙在船上一听，心想：“原来是盗玉马的石铸在此。我久仰此人，恨不能见面，焉想今天在此奇遇？”见他背着钦差大人，便在船头嚷道：“石大哥，快把大人背到这里来。”石铸一瞧，知是龙山的马玉龙，急奔过来上船。

混江鱼马忠一瞧，气得颜色更改，说：“对面来者，你我是连山的街，为何干预我的事情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钦差大人乃是忠良，为国为民的清官，你为何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？”大人在后面问石铸说：“你可认识此人？”石铸说：“久闻此人侠义英雄，乃是龙山的马玉龙。”大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吩咐马玉龙即将这伙贼人并贼首戴魁章拿获，不准一人漏网。”石铸站在船头说：“马贤弟！大人有谕，命你赶紧拿贼。”

马玉龙怀抱宝剑直奔马忠。马忠在船头用手中青铜蛾眉刺一指说：“马玉龙，你太不知自爱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这山贼草寇，不知国法王章，任意胡为！谅你这无名小辈，胆敢发威。今天我为蓝猛要镖，扫灭你这伙贼寇。”马忠往水中一跳，说：“来，你我在水内战几合，你若能够赢得了我这蛾眉刺，饶你不死。”马玉龙一听，也蹿在水内，二人各摆兵刃，来往恶斗。原来马玉龙深通水性，水内战斗最是他的能处。他在水中能看三丈远，马忠也能看三丈，两人走了十几个照面，不分输赢。马玉龙一剑将马忠的水衣划破，马忠只吓得惊魂千里，顺水逃上船去。

马玉龙又吩咐响梆子放箭。诸葛鼓一响，由水内上来二百飞虎兵，露出半身，各人身穿油绸号衣，手使三截钩连枪，背着竹炮。马忠一瞧，就是一愣！由水内出来的二百水兵，人人踊跃当先。马玉龙二次诸葛鼓一响，二百水兵一字排开，俱把竹炮换在头里。三次诸葛鼓一响，一阵连珠炮，竟把马忠的船打翻十只，马忠落在水内蹿跳。马玉龙先带蓝猛来到南岸，查点镖银，分毫不短。蓝猛叩谢了马玉龙，仍然保镖去了。

这时只见正南尘沙滚滚，土雨翻飞，又来了一千马步军队，打着永城副将的旗号，带官兵的是苏永福，苏永禄，本城的参将、游击、都守也来了。队后抬一大轿，是大人管家彭福、彭禄，预备官服来此迎接。钦差大人上了马玉龙的船，苏永福和众文武等过来参见大人。大人吩咐马玉龙带着水队，同石铸浮过水去捉拿贼寇。

马玉龙带着二百飞虎兵，同石铸浮过水去，来到了大寨。

此时铁幡杆蔡庆正累得热汗直流，口中带喘，难以敌挡。戴魁章的几百喽兵把武杰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珮、杨香武、霍秉龄、刘芳围在当中，正杀得难解难分。只听得外面一阵大乱，马忠由前面败了进来，一见朱义就说：“二哥，大事不好了。现有龙山马玉龙率领他本山的二百喽兵，杀进了红龙涧，二哥要早做准备。”朱义把叉一摆，带亲随百十人来到寨门，吩咐把寨门开放，只见马玉龙同着碧眼金蝉石铸来至近前。朱义用手中叉一指，说：“马玉龙，你胆敢前来送死，我来替你三弟报仇吧！”摆手中叉照马玉龙分心就刺，马玉龙用宝剑往上一迎，呛啷啷一响，便把叉头削为两段。朱义拨头就跑。马忠在旁边说：“二哥，你看大事不好了！这都是戴魁章宠信宋起凤，把你我铁壁般的一座大寨，闹得冰消瓦解。你我二人趁此走吧，不必跟他在此捣乱！”二人由后寨逃走，直至后来在大狼山二次出世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马玉龙来至大厅前，一瞧众喽兵把差官困在当中，那铁幡杆蔡庆与戴魁章正杀得难分难解。马玉龙正要过去相助，见那边跳过来一个年轻的少妇，粉面朱唇，约有二十余岁。头上绢帕包头，身穿银红色短汗衫，足下红缎宫鞋，腰系蓝绸汗巾，来至马玉龙面前，用刀一指说：“呔，小辈你是何人？胆敢在这里撒野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乃龙山公道大王，奉钦差大人之命，特来剿灭你这伙山贼。你这妇人趁早闪开，叫戴魁章过来送死。”那妇人说：“我乃压寨夫人金花是也，你既是龙山大王，为何帮着彭大人？依我之见，你我都是连山的街坊，何必帮着外人，与我等为仇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贼婢！皆因戴魁章目无王法，私把钦差彭大人抢掠上山，现有官兵前来，竟敢拒捕！”金花听罢，照定马玉龙抡刀就砍。马玉龙往

旁边一闪，说：“你这小妇人，还不急速退去，我有心结果你的性命，恐污了我的宝剑。”金花对马玉龙颇有爱慕之心，虽然动手，却眉眼传情，言语勾挑。马玉龙乃是烈性的男子，一瞧这妇人举止轻薄，气往上冲说：“你这妇人着实讨厌，待我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宝剑一摆，三五个照面，竟将金花一剑挥为两段。银花一瞧姊姊被杀，并不答话，摆手中双刀照马玉龙砍来。马玉龙用拨草寻蛇式把双刀削断，举起宝剑又将银花杀死。金瓶一瞧二位姊姊被马玉龙杀死，勃然大怒，赶奔前来。书要简短，四个美人一连俱被马玉龙杀死了。

戴魁章一瞧这事情不好，只气得哇呀呀直喊！再一瞧喽兵俱已逃走，朱义、马忠也踪迹不见。龙山的飞虎兵遇人便杀。马玉龙摆宝剑跳过来，石铸在后面喊嚷，说：“众位办差的老爷听真，这位乃是龙山马玉龙，奉钦差大人之命，前来捉拿戴魁章。”蔡庆往旁边一闪，马玉龙一摆宝剑，扑奔戴魁章。戴魁章不敢交锋，拧身跳出圈外，扑奔寨门，往外逃走。此时马玉龙等在背后紧追不舍。戴魁章打算今天逃出潼关，奔庆阳府连环寨，以图后来报仇雪恨。后边马玉龙喊嚷，说：“戴魁章你休想逃走，我奉大人堂谕，定要拿你。”戴魁章跳下水去，马玉龙和石铸也跟着下去，相离不过两箭地，眼看就要追上。戴魁章急急忙忙，回头一瞧，见马玉龙相离有一丈远，说：“马玉龙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生平未会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何苦苦追赶于我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与你虽无冤仇，但奉大人之命，要拿住你交与钦差。”戴魁章当下并不多言，仍然浮水逃命，正往前走，只见对面哗啦一声水响，又出来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，手使一对子母鸳鸯锤，把他的去路挡住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〇回 捉山贼魏国安出世 灵宝县苏永福被杀

话说戴魁章正往前面浮水逃走，只见对面水中出来一个人，手中摆子母鸳鸯锤挡住去路。戴魁章看那人有三十以外，是个秃子，身穿水衣水靠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亮。石铸在后面一看，认得是师兄追云太保魏国安。

书中交代：来者这位，家住在天津卫河东水碓子。自幼拜银须道董妙清为师，练就水上功夫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样样精通。他与石铸是师兄弟，在绿林中偷富济贫，杀贪官，斩恶霸，到处剪恶安良。只因他在家中，为朋友打伤人命，到案打官司，又从监狱逃出，流落到了河南。今天看见红龙涧有无数官兵前来剿贼，他意欲帮着拿贼，到树林中换上水衣，入水正遇戴魁章。他一见戴魁章就是一锤。戴魁章正要往岔路逃走，即被后面马玉龙施展鸚爪力的功夫，将他抓住，不能脱身。马玉龙将他拉至南岸捆好，一瞧山寨已经起火。周庄同王媚娘收拾细软金银，出山直奔永城，先找店住下，静候刘芳的消息。里面剩下的喽兵还有三百五十余名，抄出贼人财物二百车，贼船二十五只。刘芳先把火扑灭，派本地官兵看守红龙涧。

马玉龙参见大人，大人说：“前者武杰拿回的履历条，说你在二山营拿贼有功，本部院就要保举你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托

大人洪福。旗人本是镶黄旗满洲二甲养余兵，因为在京师打伤恶霸，逃走在外，流落数年。现占龙山，以保镖为生。今天是受人所托，前来要镖，奉大人之命拿贼。大人若肯开恩递折，把旗人圈回本旗，旗人愿效犬马之劳。”大人说：“你且回去，把龙山众人散伙，我在前站等你。”马玉龙答应下来，与石铸等人相见。石铸说：“兄弟，你把龙山散了伙，千万可要回来，这是万年不遇的机会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。勿劳大哥嘱咐，我这就告辞。”说罢，跳上船去，带着喽兵竟自去了。

大众押解着戴魁章，大人坐着大轿，来至公馆下轿。众人道：“大人受惊了。”大人即把永城的官人叫来，立刻升堂。众人呐喊，把戴魁章带上来跪下。大人说：“戴魁章，你可认识本部院？你今年多大年岁？哪里人氏？在红龙涧有几年？”戴魁章说：“我原籍是河南内黄县戴家屯的人，由二十八岁起，同我两个拜弟朱义、马忠，招聚了五百多名亡命之徒，我跟大人并无冤仇。”大人说：“你在红龙涧打劫客商，拒捕官兵，情同反叛，你俱皆招实，不必往下再说。”大人吩咐把戴魁章钉镣入狱。大人又叫把杨香武、霍秉龄请上来，赏给一百两银子。杨、霍二人执意不要，便告辞回庙。蔡庆上来给大人请安，道了受惊，彼此询问别后之事。蔡庆把要看女儿之事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因听说大人到此，故绕道前来给大人请安！”大人吩咐款待蔡庆，又叫石铸把帮助捉拿戴魁章的那人叫上来。听差人说：“石铸送他师兄走了，尚未回来。”正说着，石铸已从外面回来，过来给大人请安。大人说：“石铸，你上哪里去了？”石铸说：“我师兄魏国安要上庆阳府找我师父去，我苦苦留他，他不肯在此，因此我给他十两银子川资，送出西

门之外。”大人说：“可惜！我看此人水旱两路艺业极好，我要栽培他，他却走了。”石铸说：“这是他命小福薄。”

大人在这里把诸事办理完毕，即把戴魁章就地正法，派刘芳监斩。蔡庆已然告辞，奔大同府瞧看女儿去了。这里刘芳点齐了二百名兵了，还有公馆众人护决，恐怕戴魁章余党来劫法场。知道红龙涧寨主问斩，瞧看热闹的人甚多。戴魁章来到法场，自己说：“想不到我戴魁章落到这步田地。”说了几句，刽子手把戴魁章一杀，人头号令，红龙涧抄产。大人按公事公办，参奏刘芳身为副将，地面不靖^①，竟有贼党聚众成群，占山落草为寇，究属捕务废弛^②。圣上旨意下：刘芳理应革职，开恩着降二级，随彭朋当差，带罪立功。马玉龙着准回劳当差，石铸着赦罪立功，以把总用，均赏加一级。众人谢恩。大人歇息数日，刘芳把家眷并王媚娘留在永城，买所房屋居住。

大人带着刘芳起身，下一站到了灵宝县。本地面知县龚文煜^③在十字街迎接钦差大人，进了公馆，参见已毕，即归本衙，众办差官各归配房。大人用完晚饭，在灯下看书，又把苏永福叫了上来。大人喜爱苏永福，见他虽已年过半百，但老成历练，公事熟习。大人问他：“现在你跟我当差这几年，你家还有什么人？”苏永福说：“家中就是结发之妻，另有一小子，在家拉弓练武。”大人说：“这一次回来，你等多要得

①（靖 jìng，音静）——平安，没有变故或动乱。

② 废弛——政令因不执行或不被重视而失去约束作用。

③ 煜（yù，玉）。

些好处。再者，你也年过半百，为人练达，我很喜爱你。我这衣箱和要紧的东西，都在里头，你不必在下面睡，搬在这东里间来，给我看着。”苏永福答应，便下去把铺盖搬来了。

刘芳说：“咱们分前后值夜，走路又不乏。”石铸也说：“咱们八个人，四人一天。今天我跟刘老爷、武老爷、纪老爷，明天换二位苏老爷和李珮、李环四人。”刘芳说：“石大爷，今天咱两人前夜，你们没事就睡觉去。”武杰说：“吾跟纪老爷后夜。”刘芳说：“三更天换班，谁该值的时候出事，就是谁的事，各要小心，不准推诿。”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咱们两个睡觉去。”两个人走后，天刚起更，石铸说：“刘大人！咱们一同出去绕弯，大人此时还没睡觉呢。”刘芳说：“石大爷！你明天再别这么刘大人、刘大人的，咱们这样的交情，不用这么客套，往后你就叫我刘大哥，我称呼你石贤弟。”石铸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从今以后，倒是兄弟相称为是。”

正说着话，听外面梆响起更，公馆以外，有本地城守营的官兵巡更走夜。石铸到院中一瞧，满天星头，皓月当空，看看上房大人已经安歇，西配房是彭兴、彭福等人，东配房南里间是武杰二人。石铸瞧瞧没有动静，翻身蹿下房去，四顾无人，这才蹿下房来，进了东配房北里间，见刘芳正在那里吃茶。石铸坐到二更，刘芳又出去一趟，不知不觉已到三更。石铸说：“我上那屋叫他们去。”石铸进去先把武杰叫醒，又叫纪逢春，叫够多时，纪逢春仍在酣睡，鼾声如雷。武杰拧他一把，方把傻小子拧醒了。武杰说：“换班了。”纪逢春一醒，抓锤转身就出了东厢房，只见上房屋蹿出一人，手中拿着血淋淋的一个人头。纪逢春就嚷：“了不得了，大人叫贼给杀了！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一回 访刺客误入福承寺 飞云僧行刺报前仇

话说纪逢春由东房出来，见上房蹿出一人，手拿一个头。他说：“呦！了不得了！刺客把大人杀了。”刘芳与石铸尚未睡着，蹿到院中，苏永禄也醒了。石铸问纪逢春，他用手一指说：“你瞧，上房门开了，有一个手提人头，蹿上房去，往东北跑了。”石铸蹿身上房，见影影绰绰有一人在前；低头在房上一瞧，见有鲜血滴下。石铸顺黑影追去，一声喊嚷，说：“刺客休走！你好大胆量，竟敢刺杀彭大人，任凭你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你拿住。”后面刘芳也追赶下来，直追至正东的一片树林，听那边有狗直吠，及至身临切近，再找贼人已踪迹不见。刘芳说：“石贤弟，可曾看见贼人往哪边去了？”石铸说：“我追到此处，就看不见了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众人由原路回到公馆，只见上房隔扇已开，灯光明亮，彭公在椅上坐着，彭兴等两旁伺候。石铸等这才放心，过来给大人请安，说：“大人受惊了。”原来大人正在睡梦里，忽听外面一嚷，起来急叫彭兴。彭兴过来点灯，在各处将灯一照，说：“大人，了不得了！苏大老爷被人杀了。”大人站在东里间门口一瞧，见人躺在床上，人头已没，血流满地。石铸等回来，大人说：“昨天我把苏永福叫进来，我喜他老成练达，叫他给我看东西，不想被贼人所刺。”苏永禄放声大哭，说：

“我哥哥一世忠厚，不像我机灵，怎么会遭这样报应。”大家劝他说：“苏二哥不必哭了，凡人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大家想个主意，替苏大哥报仇。”大人说：“我明天不走了，这贼人胆子甚大，必是戴魁章余党来刺杀本部院，误伤苏永福，明天谁出去访访这案。”纪逢春过来说：“大人不必着急，明天我去访刺客，准可以把他拿来。”大人说：“你一个粗鲁人，焉能办这事，不必要你前去。”随唤武杰说：“你明天吃完早饭，带着李环、李珮，换了便服出去明察暗访，访查明白，回来禀我知道。”武杰答应。大人说：“你等下去歇息。”天尚未亮，大家恐贼人去而复来，各人留神，这叫贼走关门。

大人回到西里间睡了一觉，天光大亮，本地知县龚大老爷已把车辆马匹预备好了，来请大人起马。大人说：“昨日我这公馆闹刺客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龚文煜说：“卑职不知。”大人说：“今天本部院不走了，等把刺客拿获再走。”正说之际，听得外边有人喊冤！大人说：“把喊冤之人带来。”不多时，只见石铸带进一人，年纪约在三十以外，面皮微紫，粗眉大眼，身高七尺，身穿蓝布裤褂，手中拿着一个包裹，来至上房。刘芳一看，说：“这人二目神光满足，莫非是刺客来至这里，以喊冤为名，要看看大人是死是活。”众办差官手拿兵刃，见那人跪在地下说：“小人姓骆名文莲，在灵宝县东门外住，家中人就是我生身的父母和结发妻子。我在本营技艺队上当差。只因昨晚三鼓以后，我母亲有一宗病症，非吃我妻子之乳不好。我妻子跟我母亲在东屋，小人在西屋睡，听外面有人叫娘子开门，小人知道我妻子素来安分，并无外心，出去把门一开，这贼人拿着包袱照我面门打来，打了我一个筋斗。贼人是两

个，把我妻子背了就走。我母亲七十多岁的人，牙齿多落完，非吃我妻子之乳不能饱。”说着，把包袱递上来，打开一瞧，还有一张油纸，再把油纸打开，原来却是苏永福的人头。大人说：“你不必虑！本营听差人，你们可认得他是本营的人。”听差人上来回禀说：“不错，他是本营技艺教习，他会把式。”大人问明白了，叫骆文莲下去。用完早饭，叫小蝎子武杰和李氏兄弟改扮行装，包裹单刀，暗带镖囊，出外查访。

三个人出了公馆，顺着道路走出西门，打算到各村庄和庵观寺院访查。刚走了不远，只见男男女女手捧香烛，仿佛要去烧香的样子。武杰过来问一位老者说：“请问今天是去哪个庙烧香还愿？”那人说：“离这里六里之遥，有一座福承寺，寺中有一位肉胎和尚，名叫法缘，他是一位肉胎活佛，在寺施医，故此我们都上那庙里烧香还愿。”武杰一想：“世界上哪有肉胎活佛，这明明是妖言惑众，我到那里看看再作道理。”带着李氏兄弟往前又走了约有四五里之遥，方才走到跟前，只见人山人海，这座庙宇并不靠着村庄，门口有两根旗杆，山门关闭，只走东角门。武杰来至山门，就要朝里走。门口小和尚把武杰拦住说：“要进里面看病，必须挂号，每天只看一百个人。如不挂号，不准进去。”武杰说：“吾也不烧香，吾也不还愿，吾也不看病，吾是到这里游玩的。”拦门的小和尚把武杰一看，穿的衣服甚是鲜明，品貌不俗，想必是一位世家子弟，便说：“老爷你贵姓？跟我进来，我带你各处看看。”武杰说：“我姓干。”小和尚说：“原来是干爷，你是谁干爷？”武杰说：“吾没有让你叫我干爷。”

小和尚前头带路，一直往里走，过了大殿，来到西跨院

一瞧，是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武杰到至上房一瞧，屋中靠北墙有一张八仙桌，两边有太师椅，墙上挂一轴条幅，上面画的山水之物，旁边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“名教中有乐地”；下联是：“风月外无多谈”。武杰看罢，沉吟半天，坐在东边椅上问小和尚的法名叫什么？小和尚说：“我叫兰月，我给施主倒茶去。”转身就出去了。武杰掀起帘栊一看，屋中围屏床帐俱全，靠北墙有一张小琴桌，放着一卷经，一个钟架子，上头挂着磨铜的钟。武杰拿起铜锤，将钟打了一下，只听墙里头咯吱咯吱连声响，当中往上一卷，露出一个门来，听得里面说话是江南的口音，有脚步之声。他往门旁一闪，从里面出来五个妇人，都是花枝招展的，有二十来岁，走出了夹壁墙来。墙门一关，字画又放下了。小和尚进来一看，武杰正在那里发愣，小和尚说：“不叫你进来，你偏要往里间屋去，无故你又打钟，若是我师父知道，定要打我。”武杰说：“你们这个庙里私造夹壁墙，容着妇人美女。”

小和尚转身要走，被武杰踢倒，按在当中，叫李环、李珮找绳子把他捆上。李环正在捆人，东阁门又来了一个小和尚，看见捆他师弟，拨头就跑。武杰拉刀追去，刚跑到大雄宝殿，见和尚正在替人看病，一群男女都在那里焚香。武杰追小和尚来到大殿以下，又蹿出一个和尚来，手拿一口单刀，把他的去路挡住，吩咐手下僧人鸣锣聚众，把山门关好，不准放这男子逃走。只听钟声一响，众僧各拿兵刃，来在大殿前把武杰围在当中。武杰一看，连叫李环、李珮各拉兵刃动手，捉拿贼人。李环、李珮由西院出来，拉手中朴刀，跳在当中，与这一伙僧人动起手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二回 识破机关捉刺客 武杰三人被贼擒

话说这座福承寺，先前本来是个十方善地，后来来了一个游方的和尚，名叫法缘，把方丈害死，另招些和尚，练得一身硬功夫，外号人称金眼头陀。法缘有个师弟，叫玉面如来法空，在京北漾墩东头老爷庙。彭大人北巡大同府时，他拦路行刺，被欧阳德追走，逃在此处，找着他师兄法缘，就在这里住着。他本是采花的淫贼，终日在外寻花问柳。后来看些医书，配些丸散膏丹，每逢初一十五，派人在外贴报子，就说佛祖显圣，在此施舍丸散膏丹。初一十五看病舍药时，见有年轻少妇和貌美的女子，就跟着她，知道了她的住处，晚上前去采花。前一个多月，又来了一个朋友，乃是飞云僧尹明，他从二山营逃走，无处投奔，故来到福承寺找玉面如来法空。法空说：“你就在这里吧！我这里看病舍药，有几个对眼的女子，就搁在夹壁墙地窖子里。”飞云就在这庙里居住，有十几个徒弟，养着二十多名打手，尽做些伤天害理之事。

这一天，飞云同法空上灵宝县闲走，来至东门外，有一随墙门楼，见一妇女在门口卖菜。飞云瞧这妇人二十余岁，虽是乡妇村姑，却长得十分美貌。飞云站住，目不转睛地从头至下看够多时，回头对法空说：“合字并肩，调羹儿，招露把

哈，里衫头盘尖，晕天汪攒，越马撬箔^①入窑儿，肘着急复留扯活地。”他怕人听见，说的这片话，乃是江湖黑话：“合字并肩”是自己哥们；“调羹儿”是回头，“招露”是眼睛，“把哈”是瞧，“里衫头”是个妇人，“盘尖”是长得好，“晕天”是夜里，“汪攒”是三更天，“越马”是飞墙，“撬箔”是拨门，“入窑儿”是进去，“肘着急复留扯活地”是带着走。

二人进了城，找个酒铺喝酒，正喝的高兴，听说公馆预备好了，今天要接钦差彭中堂。飞云听见，心中一动，说：“彭大人今天来到这里，我要不趁此报仇，等待何时？”给了酒帐，到公馆探了四面通路，二人便往回走。刚到东门，只见对面来了报马说：“闲人站开，钦差大人到了！”飞云同法空往人群里一扎，只见大人坐着八抬大轿，头前顶马是刘芳，众办差官在马上虎视眈眈。飞云在暗中一瞧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。见钦差大轿过去，他二人才出了东门。飞云说：“师弟，你要有胆子，今天晚上前去报仇。”法空说：“胆子我比你更大，晚上我帮你忙儿。”二人说着话，回到庙中。

等到晚上，二人换了夜行衣，背插单刀，直奔灵宝县公馆，瞧见东厢北里间隐隐射出灯光，北上房东里间有人睡着。飞云撬门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进了东里间，手起刀落，把苏永福杀死，提着人头跳了出来，被纪逢春看见一嚷，众人就来追赶。飞云来到东城根以外，拿油纸包袱把人头包好，来到白天看见的那妇人的门口，二人跳进墙去，在院中一使诈语，骆文莲起来把门一开，被飞云用人头打去。法空进到屋中，把

① 箔（bó，音搏）——这里指用苇子或秫秸编成的帘子。

骆文莲之妻背起来，二人蹿房越脊回到庙内，暂把周氏搁在夹壁墙，派几个妇人去劝她。飞云把事情办完，说：“我去看望朋友，今天又是舍药的日子，诸事你要小心，赃官手下能人甚多，怕的是差官前来私访。”话说完，飞云就走了。

法空仍然上座，给人看病。天至正午之时，只见武杰追赶小和尚，那夹壁地窖子已被他识破。法空跳下座位，吩咐鸣钟聚众，知是彭大人的办差官，要关山门，把众烧香的吓得往外直跑。众僧人把武杰三人围上，法空拉出单刀，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敢在这庙中吵闹。”武杰说：“我乃江南人氏，跟随彭大人当差，出来办案；你们是出家的和尚，竟有夹壁墙地窖子。”法空摆手中刀，与武杰杀在一处，棋逢对手，不分胜负。走了十几个照面，法空对小和尚说：“赶紧至后楼上把你师太爷叫来，这三个小辈甚是扎手，叫你师太爷来把他们拿住。”

小和尚回头就跑，一直来到后楼，金眼头陀法缘正睡着。小和尚过去叫醒他说：“师太爷，了不得了！外头来了一个蛮子，带着二人到这里来办案。”法缘一伸手，把那月牙方便铲一擎，下得楼来，直奔前院。走至大雄宝殿前，瞧见众人交手，他一声喊嚷说：“尔等闪开了！”武杰抬头一看，见这和尚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面似乌金，黑中透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环眼，灼灼有光，准头端正，四方海口，头披散发，打着一道金箍，身穿半截青僧衣，高腰袜子，护膝青僧鞋，手使一把月牙方便铲。李环一见，摆刀过来说：“凶僧，你胆敢拒捕，李大老爷拿你。”照定和尚就是一刀。和尚将铲往外一崩，李环的朴刀出手飞起，震得虎口崩裂，被和尚一

脚踢倒，吩咐手下捆缚起来。李珮一瞧哥哥被擒，说：“好小辈！胆敢拿我兄长。”摆手中朴刀，分心就刺，三五个照面，亦被和尚拿住。武杰一瞧，撇下法空奔向法缘说：“唔呀好混账王八羔子！你不要走。”摆手中刀，变着招数，闪展腾挪，与和尚走了有七八个照面，一刀砍在和尚脖颈之上，看是一道白印，和尚不以为然。武杰大吃一惊，知道和尚有金钟罩、铁布衫护身，善避刀枪，自己兵刃不能赢他。武杰知道和尚的金钟罩有三路练不到，上面是非门的嘴练不到，前身肚脐眼练不到，后面屁股眼练不到，非得拿刀扎这三处，才能破得了。武杰变别方向，用刀扎这三处，跟他动手，直累得浑身是汗，口中唔呀喇呀地直嚷！正在危急之急，见墙上跳下一人，口中说：“呦，小蝎子！你在这里哪！”武杰一瞧是纪逢春，说：“快来帮吾拿他。”

书中交代：大人派武杰走后，纪逢春上来告假，要出去私访。大人怕傻小子出来惹事，把他交给石铸看着，不叫他出屋。这里派人买一口棺材，把苏永福装殓起来。吃完早饭，石铸看着纪逢春，在东厢房和大家说着闲话。纪逢春说：“石大哥，我上茅房出恭^①，你要不要跟我蹲着去。”石铸说：“废话，你上茅房，我就在外头看着，大人有话，我反正不能叫你走了。”纪逢春站起来往外就走。这茅房在后面西北角上，纪逢春本不想出恭，进了茅房就跳过墙去，撒腿跑出了灵宝县西门。走了有二里之遥，一瞧无数的男男女女往西直跑，纪逢春就问：“你们上哪里去？”内中有爱说话的，说：“我们上

① 出恭——大便。

福承寺烧香，有活佛舍药，去了个蛮子，扰了活佛，下来动了刀啦。”纪逢春知是武杰，连忙顺路找到福承寺，见山门紧闭，里面有锣声。纪逢春往西绕了不远，蹿上墙头，见武杰正被围住。纪逢春跳在院中说：“小蝎子，你不必害怕，我帮着你拿这群贼和尚。”纪逢春摆锤照定法缘打去。这一路锤，把法缘闹的不知该当如何。法缘只仗着有金钟罩，皮粗肉厚。此时武杰跟法空动手，被小和尚拿挠钩钩倒，吩咐将他乱刀分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三回 英雄夜探福承寺 三杰大闹孝义庄

话说武杰被挠钩钩倒，玉面如来法空吩咐把他乱刀分尸。金眼头陀法缘说：“且慢！暂把他捆上，要细细问他。”法空说：“师兄言之有理，既然如是，孩子们把他捆了。”纪逢春一瞧他三人都叫人家拿住，傻小子一想：“不好，剩我一个人，焉能打出围去！”自己正在犹疑，被法缘一方便铲拍在背上，拍了他一个筋斗。法缘吩咐手下人把他捆上，叫小和尚搭在后面空房之内，等到今晚二更，审问明白，再结果他等的性命。

手下人答应，把他几个搭起，直奔后面。走过了两层院子，小和尚把南房一开，通连五间无隔扇，里面埋着十二根木桩，靠西头还捆着一个人，就把四人一排，也捆在木桩上，靠西首一个李环，一个李珮，武杰第三，第四个就是纪逢春。小和尚出去把门关上，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你我四个人叫秃驴拿住，我问问你为什么？你们滚起来！”武杰说：“这个庙里的和尚，就是行刺的贼人，他屋中有夹壁墙地窖子，藏着五六个妇人。”纪逢春说：“是了！这个秃头和尚，真是厉害不过，你我也拿不住他。这回和尚把你我一害，我陪着你受冤。你倒是做了守备，娶了媳妇，我纪逢春还是童男子。”

正说着，天已日落，这屋对面不见人。少时，进来了一

个小和尚，在墙上用黄沙碗点了一个灯笼。纪逢春往对面一瞧，靠西头原来捆着一个妇人，在那里有呻吟之声，年约二十以外。纪逢春就问那妇人：“你是哪里的人？因为什么被和尚捆住这里？”那妇人说：“小妇人周氏，丈夫骆文莲，家在灵宝县东门外。昨夜被和尚把我背来，要行无礼之事。我骂了和尚一顿，他把我送在窖子里，叫那些妇人来劝我，我把那些妇人骂了一番，和尚打我一顿，把我捆在这里。你们几位因何也叫和尚捆上？”纪逢春就把办差之事述说一遍。

此时天已交三鼓，那玉面如来法空和法缘自拿住这几人之后，归到住房，正在喝酒。法空说：“师兄，这件事不好办。今天拿住的这几个都是办差官，有心把他们杀了，又怕钦差大人手下能人甚多，必派官兵前来，有心把他们放了，又怕纵虎归山，长出牙爪，定要伤人。师兄，你有什么高明主意？”法缘本是粗鲁人，除了练武，别无所好，听见问他，就说：“这件事据我想来，还是把他杀了，捉虎容易放虎难。”正在说话之际，听外面说：“师弟师兄，你们喝上了，我一步来迟，罚酒三杯。”飞云从外面进来了。他一早出去，离这八里地有座孝义庄，他有两个朋友，时常去那里练习武艺。今天在那里一天，因惦念庙中有事，急速回来。到了院中，看见小和尚正端菜，他便说：“一步来迟，当罚酒三杯。”

一进屋中，法空说：“师兄你来了！好，我正在等你，有件为难的事。”法弟，这件事非你不能成功。”飞云说：“二位有什么大事？”法空说：“你坐下再说。”叫小和尚拿来杯筷，给飞云斟了一杯酒，法空说：“师兄，你要问这件事，自你走后，小弟上座瞧病，天有巳刻时候，来了一个野蛮子，自称

名叫武杰，带着两个大汉，叫李珮、李环，都是彭大人的办差官，直嚷拿贼！我和师兄跟他等动手，又来个雷公崽子，自称叫纪逢春。这四个人皆被我弟兄拿住，现在捆在空房木桩之上，我们正没主意，怎么办，你出个主意。”飞云说：“把他捆绑过来，咱们喝着酒问问他们，拿他几个人解闷。问完了，我再杀了他们，也不为晚。”法空就叫小和尚点起灯笼火把，拿着绳杠去到后面带人。

此时天有二鼓，自从起更，墙上灯越来越暗，纪逢春就害怕起来。他素常怕鬼，一回头跟武杰说：“小蝎子，我心里直哆嗦！这屋里怪害怕的。”正说着，窗纸哗啦哗啦一响，响了三遍，只听锁一响，门往外一分，纪逢春一瞧，却一人没有，心中正在害怕，只见门外站着半截白塔似的一个影子冲他直嚎，好似呼哨的声音。傻小子仔细一瞧，这个身影高有八尺，帽子就有二尺，面似黑炭，两眼如灯，舌头一尺长，手拿一根哭丧棒，堵着墙门一站，冲他几人嚎了两声！纪逢身叫人家捆着，跑又跑不了，只得说：“你是神归庙，是鬼归坟，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别在这里吓唬我们。”只听那鬼口吐人言，说：“我是屈死的，死有三年了，孤孤单单，冷冷清清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今天该我找替身之人，你可来了！”冲着纪逢春点头。纪逢春一听，说：“鬼呀！要拿替身，那边有一个妇女，你且把她拿去。”那鬼说：“不成！我是男的怨鬼，不要妇人，今天我这替身，是个雷公嘴，黑脸膛，我过去一闻，就知道他。”一瞧这鬼晃悠悠进来，纪逢春说：“我的妈呀！奔我来了。”那鬼来至近前，用凉舌头一舔，纪逢春“哎哟”一声，真魂出窍，竟至吓死。

有两刻工夫，纪逢春才醒过来，一见捆着的人一个都没有了，连捆着的那个妇人也不见了。他想：“鬼一舔我，一糊涂，他们都没了，叫鬼吃了。是嫌我模样不好，再不然，是我有造化，他不敢吃我，就把他们吃了。我要有造化，就应该把我放开，怎么还捆着我呢？”正在胡思乱想，瞧那鬼又回来了。纪逢春心想：“我叫他放开我一跑，倒也不错。”想罢，说：“你这鬼怎么又来了？”鬼说：“你是我的替身，今日必须跟我上吊去。”纪逢春说：“我跟你上吊去，你先把解开。”那鬼过来把绳儿解开，又拿绳子把纪逢春套上，拉着往外就走。纪逢春直往回拽，闹了一脖子麻刀刺。想要跑又跑不了，无奈只好跟着人家前去。纪逢春说：“鬼！你先把解开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”那鬼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不行！我要把你放开，你上房跑了呀。”纪逢春心中说：“好厉害的鬼！他知道我会上房。”

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两个人，纱灯引路，后跟七八个小和尚，拿着绳杠棍子，奉飞云之命来提这五个人。他们走到后院，一看对面有个大鬼，穿着白衣，紫脸膛，舌间搭拉着。那几个小和尚说：“你是神趁早归庙，是鬼趁早归坟。我这庙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不必在我这里吵闹。”纪逢春听那边有人来，自己胆子也放大了，用力往回一抽，那鬼一撒手，把纪逢春跌了个大筋斗。纪逢春爬起来，一拧身就蹿上房去。那鬼拿着哭丧棒，奔小和尚打来，小和尚回头就跑。

那三个和尚正在喝酒，看见徒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：“师父！咱们后头院子有一个大鬼，你三位快瞧瞧。”三人一听，气往上撞，拿起兵刃，带着众僧掌起灯球火把，亮子油

松正往前走，只见对面站定一个穿白的大鬼，迎面把众人挡住，把头上帽子一摘，抖丹田^①之气，一声喊嚷：“好秃驴，大太爷特来拿你！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 丹田——穴位名，指人体脐下一寸半或三寸的地方。

第一五四回 孔寿赵勇双中计 钦差恩收二英雄

话说众僧人见前面那鬼把帽子一摘，衣服一脱，伸手拉出杆棒，正是碧眼金蝉石铸。石铸因纪逢春由茅房逃去，他等了半天还不见出来，就回到前面。苏永禄问纪逢春哪里去了？石铸说：“他由茅房逃去了。大人把他交给了我，他竟私自出了公馆。”又说：“我去找他回来，不然他在外头闹出事情，大人必要说我。”

他把公馆托付众人照应，自己带上杆棒，出了公馆，各处去寻找纪逢春，直找到日落时，还无踪迹。又到了一个小镇，离北门有五十里，地名叫北乡镇，是南北大街，路东有个饭店，石铸进去找了个清静地方，要了几样菜，一壶酒，自斟自饮。吃完饭、给了饭钱，天已黑了。

石铸出了这镇店，一直往南，信步往前行走。天有起更，眼前有一带树林，只见由林中出来一个大鬼，嗷的一声，把他的去路挡住。石铸吓了一跳！一声喊嚷：“好贼崽子，你把石太爷当做何人？你当我不认识你。”抖杆棒过去，把他捺了个筋斗，就听那鬼哎呀一声，说：“爷爷饶命，小子我瞎了眼。”跪在地下哀求饶命。石铸说：“我不杀你，你姓甚名谁，在此做鬼害了多少人？说出实话，饶你不死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姓赖名磨，外号叫狗尿苔。今年二十四岁，家有七旬老母，我

肩不能挑，手不能做，一无所指，故此想出这个主意。今天头一天就遇见你老人家，你要去我的命，我母亲就会饿死。今天饶了我，你积德了，我也再不做这个了。只要你把我放了，我背着母亲沿门乞讨，要一碗吃一碗，把我母亲养着。爷爷把我杀了，我母亲就要上吊。”石铸说：“你既是孝子，我也不杀你，你把这衣裳脱下来给我，我给你十两银子去做小买卖。”赖磨说：“好！你积德了，救了我母子的性命。”石铸掏出十几两银子来给了他，赖磨磕了头走了。

石铸把衣裳卷起，在他后面跟随有二里之遥，见一带村庄，三间土房，外有篱笆院。那赖磨在门前连连叫门，里面有女的声音，骂着出来说：“贼兔子，你别嚷了，等着老娘给你开门。”石铸在外面见她提着灯笼往前走，借灯光一看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妇人，一脸的粉，浓妆艳抹。又听赖磨说：“别开玩笑，咱该走运气，今天遇见一个冤大脑袋，给我一个筋斗，十几两银子，终日间你叫我打锄子，今天可巧了。”石铸在暗中一听，心想：“好小子，我花十两银子，卖了个冤脑袋，我跟他进去，听听他两个到屋中说些什么话。”石铸绕到后面，蹿上房去，一飘身跳进院中，来到窗棂以外，把窗纸舔破，一瞧里面是顺檐的炕，赖磨把银子掏出，放在炕上，说：“明日我花二三两银子给你打副锄子，再打点酒来一喝，我倒养着个孝顺儿子。”石铸一听：“好呀！我给了他银子，他还骂我！我到屋中细细问他两个。”石铸推门到了屋中，赖磨正说的高兴，见石铸进来，吓的颜色更变，跪在地下说：“大太爷别生气，小孙子我是热病，好说胡话呢？”石铸说：“你两个人是怎么一段事情，说实话饶你不死；不说实话，我立刻结果你

二人性命。”赖磨说：“此人跟我本不是夫妻，他是拜兄刁虎之妻。我先跟刁虎打杠子，因他好吃酒赌钱，我跟他媳妇商议，把他勒死了。大太爷别生气，你愿意要，我让与你。”石铸一听是奸夫淫妇，伸手把刀拉出来说：“我本想饶你的性命，但你两个是奸夫淫妇，就是送到当官，也要抵偿性命。”说罢，举刀就把赖磨杀死。那妇女跪倒哀告！石铸一踢，手起刀落，又将那妇女杀死，转身放起火来。

他往前又走，只见前面有一座庙，灯光隐隐未熄。石铸来至近前，拧身跳上墙去，在各处窃听。这时法缘同玉面如来法空正喝酒谈心，商议拿住公馆办差官之事，怎么办？石铸一听，便在各处寻找，来至后面，见南房有灯光隐隐，房门锁着，听里面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我心里觉着怪害怕的！”石铸说：“好小子，今天偷着跑了，叫我找了一天，今天吓唬吓唬你！”便把赖磨那鬼衣服穿上，抓一把沙土往窗户上一甩，把锁拧开进去，把纪逢春当下吓死。他把武杰、李环、李珮连那妇人都放开了，因知李环、李珮年长老成，叫他们把这妇人背送到骆文莲家中，到公馆调兵前来拿贼。武杰盗回了兵刃，交给李环、李珮，两人带着周氏先走了。

石铸又进去把傻小子拉出来，正遇着几个小和尚，拿着绳杠前来。石铸把纪逢春放下，把小和尚赶去。法空、法缘、飞云三人各执兵刃，带领众僧来到了后面。石铸脱去鬼衣，一声喊嚷！拉出杆棒说：“你这群贼和尚，石大太爷今天来拿你。”武杰由房上跳下来，把纪逢春的锤也递给了他。”石铸一抖杆棒、就把法空捺个筋斗。纪逢春过去把他捆上，拿着铲说：“小和尚，你们谁敢过来，我一铲就打死你。”法缘摆着那月

牙铲，照石铸喉咽就是一下。石铸往旁边一闪，抖杆棒又把法缘捺倒。法缘一滚身爬起来，瞧着石铸发愣，不认得他使的叫什么兵刃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使的是什么兵刃？”石铸道：“僧人，你要问我的姓名，大号石铸，绰号人称碧眼金蝉。我使的这兵刃叫摔蛋棒。”过去又把法缘一连捺了十几个筋斗，只摔得法缘晕天转地，力尽筋舒，被纪逢春将他捆好。外面李环、李珮已带着官兵进庙，把小和尚俱皆捆好。飞云瞧事不好，师兄师弟俱皆被擒，便飞身蹿上房去，奔出庙外逃走。石铸说：“李环、李珮、你们带着官兵，将法空、法缘并庙中众僧，解回灵宝县。我同武老爷、纪老爷去追赶飞云。”

说罢，三人摆兵刃蹿上房去，跟随在后，出了福承寺，往西追赶。飞云日千里脚程，正往西赶不远，只见由树林中出来无数的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。石铸越走越近，一瞧有二百人，打着灯笼，上写着“团练乡勇，守望相助”。为首是两个骑马的：头前这人，有二十一二岁，面皮微黄，粗眉大眼，准头丰隆，四方海口，绢帕包头，身穿蓝绸裤褂，足登白底快靴，手中擎着一条花枪，在马上威风凛凛；后面这人，有十八九岁，手拿一口宝剑。这两个带着有二百多人，把石铸三人围住。

原来飞云时常到这里来，这村庄有两家大财主，是福承寺的会首，那黄脸膛姓孔名寿，绰号人称金锤将；白脸膛姓赵名勇，绰号人称银锤将，他们与飞云素有来往。孔寿的父亲是个文状元，做过一任知府，已然故去；赵勇的父亲是个武状元，做过参将，也故去了。这二人自幼是师兄弟，又是结义兄弟。孝义庄有二百团练乡勇，为的是防守盗贼，奉本

地知县堂谕，归他二人管理。今天孔寿、赵勇正在闲谈，飞云逃在这里，到了会所，他说庙中闹了明火，叫几个贼人追了下来。孔寿、赵勇这才点起庄兵出来，把石铸等围住，惹出来一场大祸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五回 访贼人避雨葵花观 迷魂酒豪杰被贼擒

话说孔寿、赵勇二人带着二百名团练乡勇，听飞云一面之词，要往福承寺拿贼。走在半路之上，正遇石铸三人，孔寿疑这些人是贼，传令把他们围上。那纪逢春就要动手，石铸说：“且慢动手，待我向他们一问。你们都是做什么的？”说：“明白再动手。”孔寿说：“我等是孝义庄状元屯的，我叫黄面金锤将孔寿，那是我拜弟白面秀士银锤将赵勇。我二人带着庄兵，上福承寺去拿明火执仗的贼人，是飞云和尚来请的。”石铸听了这几句话，心中已经明白，说：“你别动手，我们三人是奉旨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，飞云和尚是奉旨严拿的要犯。你们别把飞云放走了，我跟你们到孝义庄去。”

孔寿、赵勇一听，问明这三人的姓名，一同来到孝义庄，到了门首下马，把三个人让进去，问道：“飞云师父在屋里么？”大众说：“和尚走了！”石铸说：“我告诉你，飞云走了不成！你们带领庄兵把我们截住，私自把严拿的要犯放走了。”孔寿、赵勇说：“并不是我放的，是他自己走的。”石铸说：“你们不截我们，他不会走了。你们跟我到公馆去回话，我们不好交代。”孔寿、赵勇说：“明天我们跟你到公馆。”石铸就在这里等至天光大亮，孔寿、赵勇套上马车，叫他三人坐着，二人骑马，带差两个侍候人，同奔灵宝县而来。

到公馆门首，众人下马，马寿、赵勇、石铸三人进去回话。此时大人刚审完法空、法缘及众僧，交本县钉镣入狱，按律治罪。石铸上来给大人请安，说：“我三人追赶飞云，到孝义庄村头，被团练会首孔寿、赵勇带领二百庄兵，将我三人围住，把飞云放走。”大人说：“飞云乃奉旨严拿的要犯，竟敢放走！把他二人带上来。”二人口称：“生员^①孔寿、赵勇，参见钦差大人！”大人一看，这两个人五官纯厚，不像行凶作恶之人，问道：“你二人既是本处乡绅，又是生员，为何将奉旨捉拿的要犯飞云放走了？”孔寿说：“大人在上，生员乃是福承寺会首，并不知飞云是贼。他在福承寺住着，常到生员家去，因生员好练武，常与他练习武艺，今天晚上他到我会所，说他庙中闹明火，要生员同赵勇领着庄中团练乡勇去救。走至半路上，正遇大人的差官石老爷三人，见他们各带兵刃，口音不对，又是夜间，我等盘问完了，把他三人带至庄中，飞云已走。他三人说是大人这里的差官，我等实不知飞云是贼，故此同众位老爷们前来回话。”钦差一听这话，知道孔寿、赵勇是好人，中了飞云之计，又问道：“你二人与飞云认识，可知道他是哪个庙中之人，俗家姓什么？”孔寿说：“原籍庆阳府，姓尹名明，在罗家店三皇庙出家。他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徒弟，还有一个兄弟，叫一枝花尹庆，他胞弟采花蜂尹亮早已身受国法。”彭公说：“你等纵贼脱逃，我理应按律治罪，今格外施恩，派你二人带差官去寻找飞云僧，如拿住之时，我赏你二人。”孔寿、赵勇二人叩头说：“求大人收留

① 生员——秀才。

台下，生员愿效犬马之劳。”彭公立刻派纪逢春、武国兴、李珮、李环四人，跟孔寿、赵勇走捉拿飞云。六人叩头下来。大人又把苏永禄叫上来，说：“本阁已给你审问明白，你兄长被飞云曾、法空二人所杀；我今已把法空、法缘拿住，明日先斩这二人，给你兄长祭灵。你把你兄长之灵，暂寄关帝庙内，叫本庙僧人照应。”苏永禄答应下去。大人必须把此事办理清楚，方才能走。

且说纪逢春等六人一同出了公馆，孔寿先把家人打发回去。这六人出灵宝县西门，一直往西。武杰说：“孔老爷，你知道飞云往哪里去了？”孔寿说：“我时常见他由我们孝义庄往西过去，我不知是哪个村庄，咱们往西北山里慢慢访问。”武杰说：“也好，就是这样办理吧。”六人说说讲讲，一直往西北走了有十里之遥，只见眼前就是山口，靠山口有几十户人家，路北是个野茶馆，搭着天棚。纪逢春要在这里喝茶，武国兴说：“咱们进山找个山庄喝茶吧，顺便访问飞云的下落。这里冲路北是一个要地，焉能访事？就是飞云也不能在此处喝茶。”

六个人进了山口，走了四五里之遥，只见西北阴云密布，少时下起雨来。武国兴说：“这里前不靠村，后不靠店，你我衣服都湿了，哪里避雨去呢。”孔寿说：“离这里三里有座庙，那老道我们倒也认识，就到那里去避风雨吧。”武国兴说：“很好！既是有你认识的地方，你我赶紧快走。”六个人快快走去，只见在那半山有一座庙，坐北向南，外头是一片树林。来到山门前，见上面有一块泥金匾，写的是“敕建葵花观”，两边有角门，一叩门，从里面出来一个道童，说：“孔

爷、赵爷，这么大的雨天，你们两位还来游山？”孔寿说：“我们到山里找人，下起雨来了，到这里避避雨，你师父可在家？”道童说：“我师父出去访友，两天没回来，我师太爷在这里照应着，他姓马，你们也认识的。”孔寿说：“也好！我们先到鹤轩坐坐，你把马道爷请来。”童儿把门关上。这是大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。童儿把东配房帘栊掀起，众人进了鹤轩一瞧，这屋倒也清雅，迎面有一张八仙桌，两边有椅子，挂着一张画，画的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两边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只恨仙人丹药少”，下联是：“不叫酒满洞庭高”，写得丰姿秀硬。南里间屋内，围屏床帐俱全，北里间垂着帘子。众人把湿衣脱下，搭在绳上。小道出去倒茶，不多时捧进茶来说：“我师太爷就来，孔爷在此等候片时。”

道童又出去不多时，外面有脚步声音，帘栊一起，进来一位老道，年有六十以外，身高八尺，背厚腰圆，面皮微黑，头戴道冠，身穿浅月白布道袍，连须落腮；由外面进来，合掌当胸，打一稽首说：“孔爷、赵爷，二位少见。”孔寿说：“马道爷请坐，我来给你们引见。”众人各通姓名，马老道说：“你们同这几位差官，来此何干？孔寿打了一个咳嗽，说道：“马道爷，提起这个人，你也认识。他就是同我们在一处的那福承寺的飞云和尚。昨夜三更时分，他去到我们会所，只说他庙中闹了明火，让人追下来了。我们两个一想，彼此素日相好，他庙中闹了明火，焉能不管？我二人点起二百庄兵，要上他庙中拿贼。半路上遇见三位办差官。我们误认作贼了。后来他们把我二人带到公馆，蒙钦差大人开恩，给了三天限，叫我们拿住云飞，将功折罪。我二人带四位老爷出来访拿飞云，

到这里就下起雨来，这是已往从前之事。”马老道说：“可惜出家之人，竟做这非理之事。”孔寿说：“马道爷，天下大雨，若有酒拿来我们喝点。”马老道一听，连声说有，即叫道童拿来了一壶酒，几样菜，把八仙桌搭在当中，摆上六份杯筷。老道说：“你们几位喝着，我可不陪了。”这六个人擎杯吃酒，刚喝了三五杯，只觉着头晕眼眩，扑通翻身栽倒，俱皆被获遭擒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六回 马道元大战武杰 乱石岗逢凶化吉

话说孔寿、赵勇同着四位办差官，在葵花观鹤轩喝酒，俱皆晕倒在地。

书中交代：这个马老道，原来与本庙老道是知己之交。那老道姓于名长业，道号清风，手使滚珠刀一口，削铁如泥，练的金钟罩护身，自生人以来，未遇见敌手，头两天出潼关，访友去了，留下马道元看庙。飞云今天一早来到庙里，说：“马道爷，了不得，乱惹大了！”马道元说：“你惹了什么事？何必这么惊慌？”飞云说：“我跟法空到灵宝县闲游，听说咱们的仇人赃官彭朋西下查办，便想夜晚到公馆把他杀了，不料却错杀了苏永福。我把人头带到东门外，那里有骆文莲之妻子，长得有几分姿色。我一使诈语，骆文莲走了出来，法空就将那妇人背回庙中，捆在空房。昨天来了几个办差官，已被我拿住。夜晚又来了个姓石的，手使杆棒，把法空、法缘拿住。我跑在状元屯，叫孔寿、赵勇替我挡一阵，就跑到这里来了。马大哥，你要替我出个主意。”马道元道：“师弟，你不必害怕。据我想，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，俱是无名小辈，他不来找你，算他万幸，他要到这里，愚兄抖起精神，把他等全皆拿住，剪草除根，报仇雪恨。师弟你先别睡，你我二人下一盘棋。”两个人正在下棋，忽听外面打门，就叫童儿看看

去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？禀我知道。”童儿出来，把众人让了进去，又回来说：“是孝义庄的孔寿、越勇，同着数人前来避雨。”飞云说：“了不得了！是找我来了。”连忙问童儿：“都是什么样儿？”童儿说：“一个江南人，一个雷公样。”飞云说：“那江南人是欧阳德的徒弟武国兴，那雷公样的是纪有德的儿子纪逢春。另外两个人是李环、李珮。马大哥，你想个主意，该怎么办？”马道元说：“兄弟你只管放心，我出去管保拿住他们。”

飞云在后面等着，马道元出去说了几句话，这才预备酒，暗下了蒙汗药。一见众人皆倒了，老道哈哈大笑说：“你等真是放着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却自找寻，我到后面叫出飞云来，结果你等的性命。”到了院中，一看雨已住了，叫道：“飞云师弟，你急速出来，杀这几个该死的囚徒。”飞云僧从后面拿出两口刀来，给了马道元一口，说：“师兄，你跟我来，先杀办差官，然后再结果孔寿、赵勇的性命。”来到东配房门口，把帘子掀起，只见武杰由地下站起来了。

原来武杰知道其中有诈，他喝酒之时，暗中把酒吐在手巾之上，一见众人躺下，他就说：“唔呀，了不得了！要了我的命了。”他也假装栽倒在地。见老道出去之时，他听老道口中叫飞云师弟，就知道飞云现在在这里，吾何不动手拿他？现在见老道由外面进来，武杰说：“唔呀，你这混账东西，跟飞云和尚是一党。出家人应该吃斋念佛烧香，做这杀人放火之事，早晚必遭天报。”马道元往外一跳，在院中把刀一举说：“蛮子你出来，祖师爷告诉你几句话。”武杰往院中一蹿，只听老道说：“我幼年在绿林独霸为首，杀男掠女无所不为。前

番彭大人下河南之时，我在圆通观已将他拿住，却又被河南都司镗铁^①塔常继祖把我拿住，入了开封府监狱。是紫金山的朋友金翅大鹏周应龙，带着绿林劫牢反狱，才将我抢出，来到这里。你小小年岁，哪知祖师爷的来历。”武杰一听说：“老道你不要逞能，咱两个来分个强存弱死。”抡刀照老道就砍，老道用刀相迎，二人杀在一处。”飞云掏出一只镖来，打算暗打武杰。武杰把刀一摆，往圈外一跳，说道：“老道，我要失陪了，你是好的别走。”说着，往墙外一跳。飞云及时抖手一镖，武杰身体灵便，微一闪身躯开了。飞云说：“师兄，千万别放走他！放走了他，这事就要坏了。”马道元说：“师弟只管放心，料他也难逃走。”

一僧一道随后就追。武杰因穿着厚底鞋，山道又滑，不能快跑，看看老道就要追上。武杰见前面有几棵树说：“树后的朋友，你不要藏着，快快出来。”马道元在后面哈哈大笑说：“小辈子，你不必使诈语，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你拿住。”武杰跑进树林之中，回过头来，又恶狠狠地照老道头上就是一刀。老道往外一蹦，武杰把刀抽回来，分心就扎，又战了儿八个照面，只累得武杰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^②，一不留神，被老道把刀磕飞。武杰赤手空拳，拨头逃走，走了几步，因脚下不甚得力，便伸手把两只鞋脱下来，回头照老道面门就是一下，说：“唔呀！着宝贝！”只见黑糊糊一宗物件，直奔老道：“把马道元吓了一跳！老道一瞧，原来是一只鞋，不由得

① 镗（bin，音宾）铁——精炼的铁。

② 津——“汗”的意思。

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你这小辈，就是这样能为，今天休想逃走！依我之见，你还是趁早站住，叫祖师爷把你拿住。”武杰把两只鞋都扔出去了，实在累得不行，口中直嚷：“唔呀！救人哪！吾是钦差大人那里的办差官，六个人叫他拿住五个，他还要斩草除根。这个老道是越狱脱逃的反叛，那个和尚是奉旨严拿的要犯。”往前一踉，脚底下一滑，扑通翻身栽倒。后面马道元一阵大笑，说：“小辈，你还往哪里去！待祖师爷来结果你的性命。武杰把眼闭，只等一死。老道往前一蹿，方要抡刀，又听得石岗之下，有人喊道：“好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胆敢在这里杀人？我先把你拿住，呈送当官，再问你二人所因何故？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七回 葵花观一棒会清风 灵宝县僧道双行刺

话说恶法师马道元，刚要举刀杀死武杰，只听有人喊说：“好！！老道你敢在此杀人，待我来拿你。”说着拉出杆棒，即把老道阻住。武杰爬起来，一瞧是石铸，这才放了心。

原来是赵勇、孔寿带着四位差官走后，大人不放心，又把石铸叫上来说：“公馆现在刘芳、苏永禄可以照料，你去暗中访拿飞云，给苏永福报仇。”石铸奉命下来，换上便衣，带了十余两散碎银子，腰围杆棒，暗带兵刃。只见他身穿绸大褂，内衬青洋绉裤褂，青缎抓地虎靴子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手拿全棕竹的折扇，出了公馆，一直往西，料想贼人必是奔潼关大路。石铸每逢进了山庄，必要打听有庙没有？有新来的和尚没有？细细的访问一回。走至山口，天下起雨来，见路北有座茶馆，石铸进去要了一壶清茶喝着。雨住了，石铸给了茶钱，打算等道路干干再走。

正在这般时候，忽听山口内武杰喊嚷着来了。石铸把外面衣裳脱下来折好，拉出杆棒，上了石岗一瞧，正赶上马道元要杀武杰。石铸一声喊嚷：“好！老道你为何杀人？我先拿住你。”说着就蹿过去，把老道挡住。老道一瞧，就是一愣！见石大爷淡黄脸面，黑真真的两道眉毛，一双碧眼，蛤蟆嘴。马道元看罢，说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何拦住我的去路？”石铸说：

“老道，你不认识大太爷。我姓石名铸，绰号人称碧眼金蝉。”武杰起来说：“别放走了他，他是河南越狱逃脱的贼犯，跟奉旨捉拿的飞云僧合谋一党，他们五个人现在业已被擒。”石铸过去就把老道捺了一个大筋斗。老道蹶起来，在一旁发愣，也不认识这兵刃叫什么？好像有九尺长，头上有铁球，过来一缠腿就把他摔倒了。他问道：“你使的这叫什么兵刃？”石铸说：“叫摔蛋不漏黄。”马道元拨头就跑，说：“好厉害的摔蛋不漏黄。”飞云一瞧石铸把马道元摔倒，掏出镖来抖手就是一镖。石铸手急眼快，竟自躲开，说：“好贼和尚，石大爷也有暗器，这是你招出来的，你们暗器伤人不算英雄，明器伤人才是豪杰，石大爷这是明器，你留神吧！”飞云竟往前走，一听石铸说：“招打。”一回头却什么也没有，拨头又跑。这时，石铸把紧背低头锥上好，又说：“招打！”飞云竟连头也不回，这一锥正好打在幽门上。飞云终日采花，今日才招了报，遇见铁家伙了，自己伸手给拨了出来，撒腿就跑。直追到葵花观门首，马道元只得止住脚步，大骂石铸：“今天道爷跟你一命相拼，分个上下。”把朴刀一摆，直奔石铸，飞云在旁也摆动单刀，二人一齐奔上。石铸哈哈大笑说：“量你两个该死的囚徒，有何能为！慢说你两个人，就是十个人，石大爷也不在乎。”这二人过来，如恶虎相似，抡刀就剁。石铸先把飞云扔倒，抖杆棒又把老道捺了个筋斗。二人爬起来仍奔石铸，左一个，右一个这两个人被石铸摔得头晕眼花。

正在动手，纪逢春等由庙内出来了。原来是武杰先进庙中，用凉水把五个人灌醒，各摆兵刃出来，帮着石铸动手。飞云、马道元二人累得热汗直流，口中带喘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

无还手之力，看看就要被获遭擒。石铸等人正洋洋得意，料想今天必能拿住这两个贼人，他们一个奉旨捉拿的要犯，一个是越狱脱逃之贼，拿回公馆，可算得奇功一件。正在这番光景，只见由西面来了一个老道，口念：“无量寿佛，好大胆的贼人，竟敢在此搅闹。”

石铸正在动手，只听那边有人喊嚷，跳出圈外一瞧，由正西来了一个老道，身高八尺以外，细腰窄背，面色微黄，浓眉阔目，燕尾胡须，手中拿定一把拂尘，年有四十以外，来至切近说：“马大哥所因何故，与这些人动手？讲说明白再动手不迟。”马道元一瞧，是本庙主人清风道于常业来了，心中知道清风的能为武艺，定能赢得了石铸，便说：“清风兄快来，这几个都是钦差大人的办差官。”清风道于常业本是绿林贼人，受过高人的传授，有金钟罩、铁布衫护身，手使一口滚珠宝刀，一听飞云、马道元之言，说：“你二人闪开，待我拿住这些小辈，细细审问于他。”说道，摆刀直奔石铸，劈头就砍。石铸往旁边一闪，抖杆棒要把老道捺一个筋斗，焉想杆棒一缠，老道往下一蹲，他会一趟地滚刀，兵刃向外，石铸的杆棒一到，老道往外用刀一削，就把石铸的杆棒上头削去，趁势又往前一进，就把石铸的胳膊削下一条肉来。石铸说声“不好！”鲜血淋漓地拨头就跑。孔寿等五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也不过去动手。老道随后追出山口，见众人去远，这才回来。

石铸跑着，因伤痕太重，疼痛难忍，扑通栽倒在地。孔寿将他背了起来，众人跟随着直奔灵宝县。大家向石铸说：“老道砍的刀伤，可伤着筋骨么？”石铸说：“没有，若再下一

寸，胳膊就截了。你们背着我回到公馆内，一上金枪散就好了。”说着话，来到灵宝县西门，天也晴了，雨也住了，一轮红日即将西沉。

到了公馆门首，众差人说：“众位老爷回来了，大人方才还问了两回，你们快见大人去吧！”孔寿背着石铸，来到里面放下。武杰打起帘子，扶着石铸进了上房。大人正在东边椅子上坐着看书。石铸说：“回禀大人！武杰等跟随赵勇、孔寿去到葵花观，遇见贼盗马道元，把他等用迷魂药酒灌倒。我把飞云、老道打败，武杰把众人救了出来。我等正在动手，有葵花观本庙的老道于常业，一照面就把我的杆棒削去，把我的肩头削下一块肉来。”大人说：“这恶道实在厉害，明天我派官兵前去拿他。”石铸说：“拿他倒是小事，只怕今晚老道前来行刺。他不来便罢，他要来时，全公馆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刘芳过来给石大爷上了止痛药，将杆棒拿出去，叫人修理好了。大人说：“你等先下去吃饭，少时再说。”

众人吃完了饭，天已黄昏时候。大人叫刘芳下去，把灵宝县城守营的官兵一齐调来，在公馆外面扎住，说：“你等都带上兵刃，如老道来时，定要将他拿住。”众人安排好了。天有五鼓之时，只听见上房一声呼哨！西房上是飞云僧在巡风，北房上是清风恶道于常业。老道来到北房，正听见屋中有人说话，他一声喊嚷：“赃官彭朋和众小子，祖师爷今天来结果你等的性命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八回 受毒镖石铸讨药 私逃走胜奎追孙

话说清风道于常业来到上房，听到屋中讲话，他一声喊嚷：“脏官彭朋，还有你手下这些无知的匹夫，今天我为朋友前来报仇。”屋中刘芳一听，先把灯吹灭。石铸在大人跟前，因身带重伤不能出去。众人静等老道下来，打算叫他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飞云一瞧上房把灯吹灭，他就知道公馆没有能人，说：“道兄不用说了，下去结果他等的性命。”老道拉出宝刀，方要往下蹿，不想后面有人照他腿上一踢，说：“妖道，你滚下去吧！”一脚就把老道踹下房来。老道一翻身，两脚落地，站在院中往上观看。房上站立一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正是龙山公道大王马玉龙。他自红龙涧拜辞大人，回到龙山，自己有心要散众，带着铁臂猿胡元豹去投奔大人，又怕大人只给个微末的前程，万岁爷再不准圈回本旗，就有许多不便，莫如先去暗中探听消息，看大人是如何办法？他日间找店住下，一一探问。原来大人公馆里闹刺客，差官苏大老爷被杀，人头扔在东门外骆家，把骆文莲的妻子背走了。大人公馆真有能人，第二天就把贼人访着，乃是这里西门外福承寺的和尚，他装活佛舍药，瞧见有美貌的年少美女，晚上就去采花。大人的差官把和尚拿住，只跑了一个飞云，把骆家媳妇也找回来了。现在大人要把飞云拿住，给苏差官报仇才走呢。马

玉龙对伙计说：“不许人来叫我，一叫我就犯病。我叫你时，你再来。”伙计连声答应。马玉龙因为怕夜里出去被店中人看见，露出形迹，故诸事多加小心。伙计转身出去，马玉龙便把灯一吹，盘膝而坐，息气养神。天交初鼓，马玉龙把衣服换好，隔着窗棂一听，店中俱皆睡熟。马玉龙出来，把门伸手倒插，在墙下见四外无人，拧身蹿至房上，蹿房越脊，往前直奔公馆。到了公馆的后房坡一趴，有片刻工夫，就见两道黑影，一个奔西房，一个奔北房，看是一僧一道。那老道在北房上站住，和尚在西房上一趴，马玉龙在后一掣身，怕叫二贼瞧见。大人同众人所说之话，马玉龙早听明白。听了老道说要刺杀大人，马玉龙很快绕到北房后坡，一脚把他踹了下去。

马玉龙随即蹿下房来说：“钦差大人，请放宽心！现在马玉龙前来捉拿贼盗。”于常业被马玉龙踢下来，气得二目圆睁，他自生人以来，还没吃过这个亏，便把滚珠刀一顺，说：“来的小辈，你是何人？胆敢暗算我祖师爷。”飞云僧在西房上喊嚷说：“道兄留神！”马玉龙道：“你要问，我姓马名玉龙，在龙山人称公道大王。你是何人？不守本分，胆敢前来刺杀钦差。”老道说：“小辈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姓于名常业，道号清风。我与赃官彭朋无仇，他不该派人到我庙中来搅闹。”石铸听见说：“马贤弟！这个老道白天破了我的杆棒。大人有谕，叫你把他拿住。”马玉龙遵命，摆宝剑剁去，老道用宝刀往上相迎。石铸在屋中说：“马贤弟留神，老道使的是宝刀！”飞云在房上也说：“道兄留神，他使的宝剑。”二人说完，马玉龙与老道彼此留神，互避兵刃，马玉龙怕刀伤了宝剑，老道

怕宝剑伤了宝刀。二人斗够多时，老道一刀照马玉龙劈头砍下来，马玉龙不能闪开，用宝剑往上一迎，呛啷一响，火光迸裂，吓得老道往旁边一闪，口念无量佛，一瞧宝刀丝毫未动。马玉龙跳出圈外一看，宝剑也并无伤痕。二人重新又战，马玉龙把宝剑施展开来，使的是八仙剑，怎见得有诗为证：

拐李先生剑法高，洞宾先生实难描。

钟离背剑清风客，果老跨驴削凤毛。

国舅走动神鬼惧，彩和四门放光毫。

仙姑摆了八仙阵，湘子归魂命难逃。

话说马玉龙这宝剑分八八六十四路，剑法精通，把老道围在其中。此时屋中把火点上了，彭大人要瞧马玉龙战清风，把帘子高卷起来，在门前站立，众办差官在两旁侍立，只见马玉龙把老道围住，甚是好看。

飞云在西房上瞧老道赢不了马玉龙，便把镖拨出来，一抖手，白亮亮的直奔大人刺来。只听扑通一声！红光迸溅，鲜血直流。众办差官说：“不好！房上有贼人暗算！”众人各摆兵刃，蹿上房去。和尚喊嚷，说：“老道兄风紧，扯活吧！”老道把刀一顺，蹿上房去，与飞云逃走。马玉龙一瞧众差官多追出去了，他不敢再追，怕贼人用调虎离山之计，回来刺杀钦差彭大人。马玉龙过来一瞧，镖打的不是钦差大人，却是一位差官，有二十多岁，黄脸膛，正是黄面金刚孔寿。

马玉龙过去给大人请安，大人说：“你来了，本阁正盼想你。今日若非你来，老道定要大肆横行。”马玉龙过来把孔寿扶起来一瞧，镖正打在肩上，说：“这镖是毒药镖。”此时石铸等也回来了，与马玉龙彼此见礼。马玉龙说：“这位差官被

毒药镖打了，还不在致命处，但是过三十六个时辰准死。”石铸说：“不错，我也知道他这镖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传授。要让这镖打上了，别人的药还解不了，非得胜家寨的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才能救回。此地到胜家寨，往返有一千六百多里，须日行千里的脚程，三天赶了回来，才能救得了这个人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可走得了，无奈我跟胜家寨不认识，再说那是人家传的宝贝，焉能要得来？”武杰说：“我们倒是亲戚，但我的脚程只可走五六百里，来回要五六天。”大家一看，就是石铸能行，说：“石大爷，你去走这一回，好吧？”石铸说：“可以。孔爷也不错，昨天我受伤，他背了我十几里地，君子人知恩报德。”他回头告诉赵勇说：“你千万别去告诉孔爷家中，也别请人调治，只等我回来。”

说罢，石铸带上盘川，出了公馆，这一夜行有千里，次日早饭后就来到胜家寨。庄客往里禀告，胜奎亲迎出来。石铸上前请安，二人携手进了庄门，到大厅落座，家人送上茶来。石铸刚要说话，见帘子一响，进来一位小英雄，这又生出了岔事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九回 胜玉环千里寻夫 小神童大闹旅店

话说石铸来到胜家寨，银头皓首胜奎接至客厅，落座吃茶。石铸刚要说求药之事，只见帘子一响，进来一个小学生，有十二三岁，梳着双歪辫，扎着红头绳，穿着蓝绸大褂，刚才下学。胜奎说：“官保，你过来见礼，这是你石爷爷。”小孩过来行礼。石铸一瞧这小孩长得清秀，问道：“胜三哥，他多大年岁了，念什么书呢？”胜奎说：“他今年十三岁，因他伶俐，人送外号小神童。当初我儿在日，家传的八卦追魂夺命连环刀，一生爱在镖行走镖，后来被仇人所害。那时胜官保的母亲正怀着他。人家怀胎十月，他是十二个月。自生养下来，他就伶俐。到六岁上，这孩子爱闹病，这天来了一个化缘老道，化了一天，别的都不要，却要化这孩子。你想，我能给么？我儿不在了，就守着他一个，我焉能舍得？老道说，叫他跟我三年，我再把他送回来。我问他在哪个庙里？你既然要他，我送了他去，我也放心。老道说他就在万松山接云岭青竹观，复姓诸葛，双名山真，人称龙雅仙师铁牌道人。我一听这老道不是外人，原来是金眼雕的师父，这才把他送去。他在庙里整五年，前年才回来，跟老道练的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。临回来时，老道给了他一宗宝贝，叫龙头棒，专破金钟罩、铁布衫，里头有根鹿筋绳，绳上按着闷心钉。”

胜官保在家又跟他爷爷练了二年，能为大长，连自己也不知有多大的本领了。他今天下学，听说来了一个碧眼金蝉石铸，当年盗过九点桃花玉马，这人能为甚大。胜官保一听，心中不服，来到大厅，先给他爷爷行礼，便上下打量石铸。他爷爷给他一引见，又对石铸夸了半天。石铸忍不住说：“三哥！你把话说完了！我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现在我们的亲戚武杰，叫飞云的毒镖打了，看看要死。我想咱们老哥们这样的交情，冲着你我，不能不管。现在来跟你要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，你趁早拿出两份来，我赶紧回去。大人现在灵宝县里。”胜奎一听就吓愣了！说：“石老大，你且坐着，我赶紧到后面去拿。若非你有日行千里的脚程，真了不得了。好个飞云，打起我们爷们来了。连他师父打镖，还是胜家的传授呢。”说着话，胜奎就到后面拿药去了。

胜官保在这里站着说：“石爷爷，你使什么兵刃？”石铸说：“我使杆棒。”官保说：“给我瞧瞧。”石铸解下来说：“给你瞧。”官保说：“就是这个，你练一趟。”石铸说：“怎么练，小孩儿你懂什么？”胜官保说：“略知一二，你拿杆棒捺我个筋斗，我立刻跪下给你磕三个头。”石铸拿杆棒到了外头，想要轻轻一缠，把他摔倒。谁想这小孩一个旱地拔葱，蹿在石铸身后。石铸一连几个照面，并未把胜官保捺倒，就站住说：“行了，冲你能躲我这几手杆棒，就算行了。”胜官保说：“不行！我这里也有兵刃，你瞧瞧，叫疤拉硬。”说着打腰中解了下来。石铸一瞧，像条大长虫，上有龙头，后有龙尾，长够九尺九寸九，按天地人三才置造，龙头一张嘴，把子午钉打出来，专打金钟罩、铁布衫。石铸说：“好孩子！这条杆棒你

会使么？”官保说：“我刚练，还没有练好呢。石爷爷！你站着瞧我练练。”石铸说：“可以。”官保一抖手，石铸没有防备，就被官保捺了个筋斗。石铸说：“好孩子，摔起爷爷来了。”心里说：“这孩子要到公馆，能为在我以上，准能做官。既有这样的能为武艺，为何还在家中？”想罢，说：“胜官保，愿意不愿意跟我去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早就愿意去找我姊夫，就是没人带我去。”石铸说：“我愿意带你去，就怕你爷爷不叫你去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爷爷不叫我去，我偷着去，咱们俩再见吧！”石铸说：“我先把药送回去，救了那个人，回头在黄花铺会友楼等你，不见不散。”

说着话，胜奎从后面出来，拿了两贴膏药，两包药，说：“石贤弟，你回去时，不怕人死了，可以把牙关撬开，把药灌下半包，剩半包敷在伤处，把膏药剪个小窟窿贴上。”石铸说：“是了！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胜奎往外送出大门，石铸一抱拳，竟自去了。

胜官保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说：“我这一去，投奔钦差彭大人，倘有人中了飞云的毒药镖，那时千里迢迢，谁来我家要药？莫若我先偷着带上几包。这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的药箱子，就在我姐姐房中，我不免使个调虎离山之计。”想罢，到了他姐姐屋中，行礼已毕，胜玉环说：“弟弟你回来了，你爷爷给何人取药？”胜官保说：“姐姐你不知道呀？我姐夫被贼人毒药暗器打的甚重，现在在外面书房，你快去看吧！”胜玉环一听，吓了一跳，连忙带着仆妇、丫环，往外直奔书房。胜官保把锁打开，抓了几包药，拿了几贴膏药，偷了几十两碎银子，就由后门出去。

到了外面，不敢走大路，尽走小路。他心急似箭，恨不能一步赶上石大爷。头一天走在一个乡镇，地名窦家集。胜官保到了一座店门首，说：“店家，你这里可有上房没有？”店中的伙计说：“我们这店，不准住小孩。”胜官保说：“你们这店要不让我住，我就往别处去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往别处甚好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们大人在后面，驮轿车辆，共四十多位，我先来打店，你敢说不让住！”掌柜的一听，连忙跑出来：“小爷先别走，我们伙计不会说话，你老人家要住几间屋？”胜官保说：“上房三间，东西配房也预备十间，你们还得多预备酒菜，我们来到就要吃。我先定下十桌，赶紧叫灶上预备，先给我要菜，叫点酒。”伙计们把他带到上房，抹了桌案，倒上一壶茶来。胜官保在这里吃着茶，伙计又把酒菜摆上。此时厨房灶上忙了起来，预备干鲜果品，水菜海味先用开水泡上，刀勺乱响，预备了十点燕菜上等席。胜官保吃了个酒足饭饱，天已三更，掌柜的进来说：“小太爷，怎么到这时候，你们大人还不来？”胜官保说：“你派伙计上大路接去，我是抄道来的，横竖也就快到了。”掌柜的出去告诉伙计：“你们打上灯笼，往南边大路接去。”两个伙计打着灯笼竟自去了。

胜官保吃饭已毕，心中说：“小子，你不愿意住小孩！今天这一回，我就要把你治过来。”他在炕当中出了一回恭，竟自越墙去了。掌柜的等伙计回来，说是大道上人影都没有，来到上房一瞧，小孩已形迹不见。桌上的菜也没有了，在屋中一闻却臭的很，一看是炕上有粪。掌柜的埋怨伙计不该得罪他，既得罪了他，就该留神。伙计说：“这也无法，叫他冤了。天气又热，咱们大家过节吧。”掌柜的对伙计说：“这罚你一

年的工钱也不够。”彼此争论不表。

单说胜官保连夜往下一走，天光大亮，来到的这座镇叫罗家店。心想找个饭店，吃点什么，再问问离黄花铺还有多远？正往前走，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。胜官保一瞧，正是大同府玄豹山的金眼雕，他赶紧往人群中一藏，心中说：“要叫邱老爷子瞧见，准把我送回家去，莫若我暗暗跟他，瞧他干什么来的？”

书中交代：金眼雕邱成因生了一场病，三四个月都不见好。这天飞云路过玄豹山，前去行刺，砍了几下却砍不动。邱明月回来，一看他父亲病得甚重，便想起一个人来，若得父亲病好，非此人不可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〇回

罗家店小儿戏老叟 黄花铺双棒会清风

话说邱明月从外边进来，刚一进屋，见飞云手举蒺藜锤，照邱成头上就打。邱明月一声喊叫，说：“好贼！胆敢前来行刺！飞云一听，回头照邱明月就是一锤。邱明月一闪身，飞云蹿出院中，拧身上房逃走。邱明月也不追贼，赶紧看他父亲，幸邱成有善避刀枪的功夫，未曾受伤。邱成昏迷不醒，明月请人百般医治，并不见好，急中忽然想起一个人了。他收拾收拾，带了盘川，嘱咐家中小心服侍，自己出了玄豹山，直奔千佛山真武顶来。

一路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日来到千佛山，到了真武顶山门，邱明月扑奔东角门叩门。不大工夫。只见里面出来了一个小和尚，问他找谁？邱明月说：“我是玄豹山姓邱的，来找欧阳叔父。”小和尚随去通禀，欧阳德亲身迎了出来。邱明月一见，上前请安。欧阳德把邱明月让了进去，过了两层院子，来至客堂落坐。小和尚倒了茶，邱明月说：“欧阳叔父！今天小侄前来，非因别故，只因我父亲染病甚重，名医请遍，服药无效，我特来请叔父前去看病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唔呀！明月你等等，我回禀老和尚去。”说着话，欧阳德直奔后面，见了红莲和尚，把邱明月来请看病之事说了一遍。老和尚乃是修善之人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吧。”欧阳德转身出来，到

了前面，说：“明月，你用过饭么？”邱明月说“已吃过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你既吃过饭，我奉老和尚之命，下山同你前去。”邱明月喜出望外。二人即刻起身，下了真武顶，顺大路径奔大同府来。

到玄豹山，进了屋中，欧阳德一见邱成病体沉重，便把老和尚赐的灵丹妙药拿了出来，划了一道符，用水送下去。邱成顿觉神清气爽，明白过来，认得是欧阳德，说：“贤弟你一向可好，从哪里来？”邱明月说：“是孩儿去把欧阳叔父请来给你治病的。”邱成说：“好贤弟！你要把病给我治好。我病着时常糊涂，叫飞云这猴儿崽子打我几锤、砍我几刀，我好了前去找他，把他叉坏了；找不到他，就找他师父禅弹子火龙驹戴胜其，死了我刨他的坟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唔呀！人死不结冤，你要这么办，那我就走，你这病才好一半，我不给你治了。”金眼雕说：“别走，我不去找就是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不成！你得起誓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我要去，就叫人把我杀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那不算，你有一力浑元气，童子身，杀不了你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我要刨了他坟，叫人把我活埋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上天有神，起誓应誓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治好。”隔两天给他吃一帖药，整二十一天，邱成好得亦复如初，欧阳德便告辞回山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金眼雕已精神百倍，想起飞云打他之事，便带上二十多两银子，换上便服下山了。他日行千里的脚程，那一天来到罗家店，天刚出太阳。胜官保一见，赶紧躲开。只听金眼雕说：“好一个罗家店，倒也热闹，我先找个饭店，吃点什么再走。”他找钱店换了五两银子，要了两吊钱，余者要

票带好，来到羊肉铺，买了一吊钱的羊肉。金眼雕转身又往前走，把钱帖掏出来，见前面鱼盆内有几条鲤鱼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这鱼倒也不错。”便问卖鱼的说：“大约要多少钱？”卖鱼的说：“别人要一吊五百钱，你给一吊钱，别还价。”金眼雕说：“先放在盆里，给你两吊，拿帖换去。”卖鱼的接过来就换钱去了。邱成等着，一瞧卖鱼的换钱回来，再瞧鱼却没有了。邱成气的两眼发直，心想：“我自生人以来，今天是我栽筋斗的日子，真有人偷我，有心不答应，卖鱼的是小本营生，也不与他相干。”又想：“我先买镐去，好刨戴胜其的坟，可别把银子再丢了。”来到一家铁匠店，店中代卖各种铁器。金眼雕说：“给我拿个钢镐，该多少钱，我给你。”那伙计从里面拿出来放在柜上。邱成问了分量多重，连挑了七八根才挑好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收银子吧。”伙计说：“银子在哪里？”金眼雕一瞧，桌上的银子又没有了，心想：“这贼好快手！”气得他发愣说：“这镐搁这里吧，回头再来买。我刚掏出银子放在柜上的，一下没有了，回头来取吧。”

邱成还没吃早饭呢，现在银子没有了，他又是说面子话的人，吃完饭焉能不给钱？自己一想：“我只得把青洋绸大褂当了，好去吃饭。”路西就有当铺，他当了五吊钱，把钱票和当票往腰中一带，进了路东的饭店，一进门就说：“拿你们柜上的钱，给我去买一斤羊肉，省得我去。该给多少钱，吃完了算。”他要了两壶酒，一边喝着，一边生气。

这时，只见胜官保由外面乐嘻嘻、跳跳蹦蹦地跑进来，金眼雕说：“官保，你这孩子打哪里来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跟我爷爷上这儿来取租子，住在王升的店中，我出来上街买东西，听

到像你说话，过来瞧瞧。”邱成一听胜奎来了，想拜弟家中是财主，既来收租子，不定收回多少去呢！便说：“官保，你去把爷爷请来，说我等他。”胜官保手里拿着的几个钱，掉在地上，滚到八仙桌底下了。他便钻在桌底下，把钱捡了出来。胜官保走后，金眼雕怕胜奎来了菜不够吃，又把跑堂的叫过来说：“我这有票子，你给我去买鱼。”一伸手，钱票、当票又踪迹不见。金眼雕只气得两眼发直，跑堂的也在一旁发愣！金眼雕说：“不买了，等我的朋友来，再拿钱买吧。”跑堂的下去，金眼雕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自己刚要吃饭，跑堂的却端上一盘焖羊肉，两条鲤鱼来。金眼雕说：“谁要的，我没要。”跑堂的说：“这是外敬，不能算钱。”邱爷吃完饭，还不见胜奎来。”跑堂的过来说：“老爷子还要什么？”邱爷说：“不要了，你算帐吧。”

伙计把家伙收下去，算了一吊六百文。那邱爷手内分文皆无，跑堂的倒先送来一包银子、票子，连洋绸大褂都给他赎出来了。还有一张字柬，写的是：“胜官保孝敬”。连饭钱也给了。邱爷一看，又是气，又是乐，乐的是绿林接续，又出了一辈英雄。

不说邱成自己归山。且说胜官保自罗家店又走了有三十里之遥，来到黄花铺十字街一看，路西有座会友楼，便进去上楼坐下，要了几壶酒，几样菜。方要吃酒，只听楼梯一响，有人说话：“合字并肩，招露把哈，悬窑上坐的鹦爪孙对了盘，急复溜扯活。”他说的是江湖黑话。胜官保一瞧，进来两个江洋大盗，小英雄就要在此拿贼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一回 碧眼蝉独战四寇 小神童智斗清风

话说胜官保听见楼下有人翻着江湖黑话上楼，他仔细一看，这人身高八尺，面皮微黑，黑中透紫，粗眉大眼，天灵盖有一个大肉疙瘩，身穿青洋绉大衫，青缎抓地虎靴子，手拿着大包袱。后面那人，身高六尺，面皮微黑，也是浓眉阔目，鸚鵡鼻子，咧腮嘴，身穿蓝布大褂，青洋绉褂裤，手拿大包袱。上得楼来，见楼上就是胜官保一人喝酒，这小孩倒也有趣，靠着楼窗。这两人也靠楼窗坐下，说：“伙计，你捡好吃的炸炒几样，不怕多花费钱。”胜官保一瞧，是剑峰山在案的逃军贼犯独角鬼焦礼、地理鬼焦智。胜官保认识他们两人，他们却不认识胜官保。胜官保心想：“这两贼由西安府逃军，我常听我爷爷说，要把他两个拿住，去见彭钦差。”想罢，就要拉杆棒动手。又一想：“我是个小孩子，他们两个人，我摔倒一个，那个过来，这个又起来，我能拿一个，不能拿两个，莫如到本地面带官兵前来，可以剪草除根。”想罢，胜官保把伙计叫过来说：“我这个小包裹，你给我看着，我下楼去去就来。”伙计说：“小爷，你交给我吧。”

胜官保出了会友楼，见对面来了一老者，便过去行礼，说：“借问老丈，这黄花铺哪里有武职衙门？本地有多少官兵？”老丈说：“这里就有千总衙门，学生你找衙门做什么？”胜官保

说：“找人。”那老丈说：“你由此往南走两箭地，往东进小胡同，朝北有座关帝庙，隔壁贴着斗封告条，那就是千总衙门。”胜官保问明白了，与老丈拱了拱手，一直往南去，走了有两箭之地，见东边有一条胡同，进去往北走，果然就是千总衙门。胜官保来到衙门门口说：“辛苦，哪位老爷该班”里面出来一位门讯头，年有四十多岁，说：“学生你找谁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找你们千总大老爷，调本处官兵，帮我去办案。”门讯头说：“你有什么凭据拿来，我给你去回一声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没有办案的文凭。”门讯头说：“但凭口说，怕我们老爷怪罪下来。”胜官保没法，只好回来，又一想：“凭我这身能为，也拿得住他了。”这叫艺高人胆大。他刚到会友楼门口，见对面来了一人。胜官保一瞧，正是碧眼金蝉石铸。

石铸自前日在胜家寨得了五福化毒散，八宝拔毒膏，连夜赶回灵宝县，见孔寿看看要死，浑身冰凉。他把化毒散用酒灌了一半，在镖伤口上用了一半，再用拔毒膏给他贴好。石铸说：“我告半天假。”公馆中的众办差官，这两天都在访拿飞云和清风。石铸来到黄花铺，天交正午，正遇胜官保站在会友楼门口发愁。

石铸说：“你早来了，为什么在这里发愣？”胜官保一见石铸，喜不自胜，说：“石爷爷！你别嚷，我告诉你一点事。”石铸说：“有什么事，你说吧。”胜官保把石铸拉在无人之处说：“刚才我到了会友楼，靠了楼窗，要了两样菜、一壶酒。我正在喝酒，听见楼下有人说江湖黑话，上来了两个人。我一瞧是剑峰山的独角鬼焦礼、地理鬼焦智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认识我。我常听我爷爷说，他们是西安府的逃军，我想

要动手把他们拿住，又怕摔倒这个，那个过来，我没捆的工夫，这才下楼去找本地面的千总衙门，调官兵来帮着我拿。谁想他们说办案没文凭，他们不管，我无奈回来，正在发愁。石爷爷你来了甚好，此时二鬼在酒楼上吃酒，你我一人拿一个。”石铸一听，甚为喜悦，拉出杆棒进了酒楼，胜官保就在外面等候。

石铸上了楼梯一看，二鬼正在吃酒。他发一声喊说：“好贼崽子，石大爷找遍天下，不想今天在此遇着，你们还跑得了么？”二鬼急忙打开包裹，取出虎尾三截棍，不敢与石铸交手，便跳下楼去。石铸说：“我把你这两个无知的小辈拿了，石大爷与你们仇深似海。”二鬼跳在当街，又见胜官保举杆棒过来，便撒腿就跑。石铸由楼上跳下来，同胜官保往北就追。追出北村口，有两条岔路，一条奔西北，一条奔正西，却不知二鬼往哪条路上去了。石铸说：“我往正西路，你往西北追，十五里地为止，追不上回头到会友楼见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是！”就往西北追去。

石铸往正西追出四五里地，见二鬼在对面树林中，手拉三截棍，正在那里站着，独角鬼焦礼说：“四弟，你我不用混了，要讲在剑峰山，谁不知焦家五鬼，今天叫石铸追得望影而逃，你我拉出虎尾三截棍，莫如跟他一死相拼。”二人见石铸追上来了，焦礼说：“姓石的！今天咱们一死相拼！”石铸说：“你两个该死的囚徒，我跟你们仇深似海。你兄弟不该串通班山、班立娥，盗去我的家口。我拿住你们，生食你二人之肉。”说着，抖杆棒扑向焦礼。焦礼摆三截棍照石铸头上就抡，石铸往旁边一闪，一杆棒就把焦礼捺了个筋斗。焦智赶

了上来，石铸一回身，又把焦智捺倒。两个人哥哥起来，兄弟躺下，有十几个筋斗，摔的头昏转向，要跑也跑不了。这时，只见打正西树林之内，又跑出来一个和尚。石铸留心一看，正是飞云，拉手中刀说：“焦家二位兄弟不必害怕，我来帮你二人拿住石铸。”石铸心想：“这二鬼还拿不住，又来了一个和尚。”飞云摆手中蒺藜锤，照石铸就打，石铸一闪身，把飞云捺倒。石铸一人敌三人，着实累了，口中带喘，这三个贼人一瞧，喜出望外。

书中交代：飞云从何处来得这样巧呢？内有一段隐情。只因灵宝县双行刺，被众差官赶跑。飞云也不敢回葵花观，自己落荒逃走，在灵宝县附近的一个所在，住了两天，听了听风声。他想：葵花观是去不得的了，莫若投奔黄花铺的静街太岁黄永，那里是绿林的窝子。今天走在这里，正遇二鬼跟石铸动手。他与焦家二鬼平素相识，就问：“三哥、四哥从哪里来”为何跟石铸动手？”焦礼说：“兄弟你不知道，我与石铸仇深似海，你帮我把他拿住，碎尸万段，方出我胸中恶气？”石铸一想：“三个贼人并力相拼，也不好办，胜官保这孩子又不知往哪里去了？”石铸正在盼念胜官保，自己眼看累得不行，有心跑吧，怪丢人的；要是不跑，工夫大了，就得死在他三人之手！

石铸心中正在盘算，又听见正西念无量佛，这来者并非别人，正是清风恶道于常业。他从公馆被马玉龙追踪，逃出城来，因找不着飞云，自己连夜回到葵花观，见着马道玄说：“大哥趁早逃走吧！我同飞云这个乱子惹得不小。”马道玄说：“留两个道童在庙里看守，我去云游四方，过一年半载再回来。

“师弟你上哪里去？”于常业说：“我上黄花铺，找我拜兄静街太岁黄永，暂避两三个月。”清风走到这里，见飞云三人正与石铸动手，要立斩石铸。不知石铸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二回 胜奎公馆见钦差 石铸古庙逢贼寇

话说石铸正与飞云和二鬼动手，只见从正西来了一个老道，口念无量佛，正是清风恶道于常业，摆滚珠宝刀，上前就要动手。石铸说：“了不得！我一人敌他三人，就累乏了。老道一来。我只得甘拜下风。”老道把宝刀一顺说：“飞云贤弟！焦氏弟兄！你等闪开，待我过去将他拿住。”

石铸往圈外一跳，老道刚要上来，只见由正东跑来一个小孩子，说：“石大爷，你在这里，我找你半天了。”石铸说：“你来吧，这个老道交给你拿，他是到公馆行刺的刺客，手中使的宝刀，你要留神。”胜官保说：“知道。”拉出龙头杆棒就扑奔老道。老道一瞧：这小孩子有十二三岁，拉着一条杆棒，其形像条长虫，上有蓝鳞，不知是什么所造，便把手中刀一顺，说：“你这小娃娃叫什么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姓胜，叫胜官保，外号人称小神童。你叫什么东西？通上名来！”清风道说了名姓，摆刀往下就刺，胜官保用杆棒往外一崩，只听得猛地一声响，金光迸现，吓得胜官保往旁边一闪，老道往圈外一跳，各看各的兵刃，彼此均无损伤。老道就知道这条杆棒厉害。胜官保一变招数，三五个照面，便把老道摔了个筋斗。老道爬起来，气得哇呀呀乱嚷：“山人自生人以来，未遇敌手，今天被你这小娃娃把山人摔倒，我跟你一死相拼！”胜官保说：

“老道不要发威，小太爷不拿住你，誓不为人。”两个人就在这里大战一场。老道被胜官保的子午闷心钉打得痛苦难挨，见事情不好，只得甘拜下风了。他冲着和尚一使暗语，说：“合字急复溜扯活吧！”

清风、飞云同二鬼往西就跑，官保要去追赶，石铸说：“得了，不必去追，即便追上也拿不了。今天你要不来，我得死在他等之手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先往西北追了有十五里，不见二鬼，就回到了黄花铺，见你还没有回去，我才追来。”石铸说：“咱们同回酒楼喝酒去吧。”二人回到黄花铺会友楼，跑堂的说：“小爷，你的酒和菜都凉了。”石铸说：“给我们煎炒烹炸四个碟来，要两壶酒。”二人吃完饭，石铸给了钱，一同出了会友楼，直奔灵宝县。

到了公馆，听差人说：“石大爷回来了，你这个乱子惹大了。”石铸说：“什么事？莫非是孔寿死了？”听差人说：“不是。孔爷倒好了，是胜家寨胜奎老丈来了，说你把他一家人闹得五零四散。”石铸说：“不对呀，我怎么会把他一家子闹的五零四散？我见见他去。”石铸到了里面，见胜奎正与大人说话。

书中交代：自从胜官保走后，胜玉环到前面来说：“老爷子！刚才我兄弟说他姊夫被毒药镖打了，送到家来，你到后面拿药，怎么不跟我说？”胜奎说：“不错，小姑爷是受了毒镖伤，现在灵宝县，石铸来此讨药，一千多里路程，谁能送得来？胜官保这孩子学坏了，说的瞎话，你到后头把他叫来。”派家人到后头各处找寻，胜官保却没了。胜奎一想：“了不得，这孩子必是叫石铸给拐去了。”派家人向四路追寻，到晚上回

来，都说踪迹全无。胜奎埋怨胜玉环说：“你不该走出来，这必是官保偷了药，跟着石铸去了，明天我前去追他。”晚上又找了一夜。胜玉环便改扮成道姑，暗带单刀、镖囊和盘费，一早起身，寻找胜官保去了。

次日，胜奎听说胜玉环又走了，更加着急，带上盘费和金背刀，赶紧起程。一路上打听胜官保、胜玉环，并无下落。这天来到公馆，往里回禀，大人吩咐请进去。胜奎来到里面给大人行礼。大人赐了座位，胜奎便把石铸讨药时把胜官保诓骗出来，胜玉环听见武杰受了镖伤，也改扮私自出了胜家寨，至今并无音信的话说了一遍。大人叫把石铸叫上来，众人说：“石铸上黄花铺接胜官保去了。”

正在说着，石铸同胜官保进来了。官保见了胜奎，给他爷爷行了礼，石铸亦来见过胜三。大人说：“石铸，你到胜家寨去讨药，怎么说武杰被毒药镖打了？胜玉环私自出了胜家寨，皆因你多言之故。明天你带着胜官保、武杰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珮、孔寿，赵勇七个人，出去访问玉环的下落。”这八个人领命去了。天色已晚，各自安歇。次日吃过早饭，石铸带七个人出了公馆。彭兴追出来说：“大人吩咐，你们众位办差老爷出去访问，晚上大人在下站潼关等候。”石铸说：“是了。”

他带着七个人出了灵宝县，问武杰往哪里走？武杰说：“咱们还是往西去。”这几人进了山口，走有十几里地，夏令天时，忽然下起小雨来了。石铸说：“这山道一沾雨真滑，访问事情，该找村庄镇店，进山口十几里，连村庄都没有一个。”胜官保用手一指说：“石大爷，前面树林里也许有村庄，咱们

去避避雨。”众人赶紧向前奔去，只见切近是座高山，半山中有—带松林，露出红墙。众人到跟前一瞧，原来是座寺庙，正山门有块泥金匾，上写着“敕建玉圣庵”。众人到东角门打了几下，门里头没有人应。雨越下越大了，胜官保说：“叫也听不见，我跳进去开门吧。”胜官保跳进去把门开了，众人进去，又把门关上。众人往西—看是韦陀殿，韦陀的站像坐南向北，再过去是大肚弥勒佛，坐北向南，这殿倒也干净，就是黑点。石铸说：“别嚷！咱们就在这里避避雨。这庙是个尼姑庙，叫人瞧见了，不许咱们在这里。”

纪逢春闲不住，趴着供桌—瞧，有五碗饽饽，他这透骨饿，拿起来就吃。石铸坐着一想：“自己把胜官保带出来，胜玉环又跟着出来了，年轻的小媳妇，倘若有点岔，—来对不起胜三，二则对不起武杰。”纪逢春这里吃够了，来到北边，把大殿门上的窗户撒破。这时正下着毛毛雨，只见从大殿旁边的角门出来两个小尼姑，打着雨伞，纪逢春—瞧，眼就直了，头—个有十七八岁，刚剃了头，面似桃花，蛾眉皓齿，身穿鸡心白夏布小汗褂，品蓝中衣，漂白袜子，青缎子僧鞋，脖子上是银项链，渡金钩。两个人—样的打扮。听那尼姑说：“师弟，咱们当家的派人去请庄大爷了，活该这个道姑倒运，咱们师父把她治住，回头叫她陪庄大爷喝酒，如不依从，就把她搁在逍遥自在风流椅。”这小尼姑把二层大殿开开，进去，工夫不大，又出来往里院去了。

纪逢春见院中无人，慢慢把隔扇开开出去，到了院中，—直奔二层殿，把隔扇—推，进殿—瞧，也不知是什么佛爷？供桌上五供俱全，供桌头有—把罗圈椅。纪逢春过去往—坐，

只听走弦一响，就将他抱住，两把钢钩把腿往左右一分，打屁股底下出来一个大活蛤蟆，往上一颠，咯吱咯吱直响！纪逢春不认得这是逍遥风流椅，按西洋削器制造，无论什么贞节烈妇，坐上就要失节，厉害无比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三回 纪逢春初试风流椅 胜玉环误入玉圣庵

话说纪逢春误上风流椅，便惊动了本庙主人。这玉圣庵原来不是什么清静禅寺，佛门善地。庙里当家的姓乌，叫乌赛花，是个绿林女贼，记名在这庙里带发修行。暗中勾引凤凰山的什么小孔雀吴通，在她庙中常来住宿。她收了两个徒弟，乃是良家姑娘，被她诓哄来的，年有十六七岁，长的十成人材，起名叫妙清、妙静，在庙中终日教以歌舞，并不拜佛念经。庙中还养着七八个婆子，八九打手。

昨日晚间，乌赛花正在庙中闲坐，外面有人打门。婆子出来问明，进去回禀说：“来了个道姑投宿。”乌赛花吩咐有请。这来者正是胜玉环，她自胜家寨出来，沿路找尼姑庵投宿，或者找大店自己包房住，一边找寻胜官保，一边访问大人公馆的下落。她要打听丈夫被何人的毒镖打伤，伤痕好了没有？今天走岔了路，赶不到镇店，来到玉圣庵叫门，里面把门打开了，过了二层殿，走东边屏门进去。胜玉环念声无量佛，与乌赛花彼此见礼。乌赛花让她落座，胜玉环说：“庵主贵姓？出家多少年了？”乌赛花说：“我姓乌，道号叫慈云。未领教道友仙乡何地，尊姓大名？”胜玉环说：“我姓胜，出家名字叫修真。”二人互问经卷，胜玉环都对答如流。胜玉环在家没事，本来熟读经卷，故此今日能对答如流。两个人越

谈越近，吃完了晚饭，各自安息。

次日早晨，玉环要走，乌赛花苦苦相留。摆上早饭，乌寨花就在酒内下了蒙汗药。胜玉环喝了两杯，只觉得昏昏沉沉，迷糊过去。乌寨花叫把她推在空房，又在后头的打手中把一个姓何的叫来。原来这个人姓何叫苦来，也是绿林中的毛贼，在庙中吃碗闲饭，跑跑道儿。他常到吴家堡来，给乌赛花去请吴通。今天叫他来，要他到吴家堡去把大老爷请来。

何苦来出了玉圣庵，径奔吴家堡。小孔雀吴通此时正在家中会客，他父亲叫吴延年，他有个兄弟叫癞头鼋^①吴元豹，也是一身的好功夫，全是江湖的贼人。今天吴通正因他拜兄小鹞子周治由凤凰山来，二人见面，一起叙谈离别之情。家人献上茶来，说话之际，有人禀报说：“玉圣庵的何苦来，要见大爷，有要紧话说。”吴通所做的一些邪僻事，不敢叫周治知道，自己赶紧出来。何苦来过来请安，说：“我奉当家的命，来请大爷。昨天来了一个投宿的道姑，长得十分美貌，当家的已用迷魂酒把她迷住，请大爷到庵中去追欢取乐。”吴通说：“知道了，少时就去，你回去吧。”吴通转身进去，周治就问什么事？吴通不敢直言，只说：“大哥不必问，有些小事。你我多日不见，咱们吃酒吧！，吩咐摆酒，家人摆上酒来，吴元豹相陪，三人推杯换盏。周治说：“今天我是请你来的，七月二十是连环寨金钱豹金清的生日，这日遍请天下的水旱英雄，一则给他祝寿，二则作为群英会。”吴通说：“是日必到，何必哥哥来请。”说着话，推杯换盏，就把周治灌醉。天下起

① 鼋(yuán, 音元)——元鱼，即鳖。

小雨来，周治便躺在客房睡着了。

吴通记念着上玉圣庵的事，告诉吴无豹说：“周大哥醒了问我，你就说上玉圣庵了。”自己穿上油靴，打着雨盖，叫家人备上马，带着四个家人出了吴家堡。一直奔玉圣庵来。来到玉圣庵下马叩门，有人把他接进去，家人把马拉到后院。

吴通来到东院，乌赛花说：“方才叫何苦来请你去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”吴通说：“凤凰山小鹞子周治来了，我陪他喝几杯酒，知道他的脾气不好，我没敢告诉他上这你里来。听何苦来说，昨天来了个小道姑、长得极好。”乌赛花说：“这个道姑真好，就怕她不依从。”吴通说：“不要紧，到前面大殿瞧瞧去。”两个尼姑回来说：“风流椅现在大殿，没有人动。”吴通说：“好，先叫厨房摆酒菜，预备整齐了。”

正说着话，就听前面大殿上一嚷：“小蝎子快来救命！”石铸同大众进二层殿，一瞧纪逢春这个样，都不禁大笑起来。武国兴拿出刀来，把椅子劈了，才把纪逢春救了下来。忽听外面说：“哪里来的这群小辈，敢在庙中搅闹？”石铸等出来一瞧，院中站着一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面如紫玉，盘着辫子，蓝绸裤褂，薄底快靴。手中擎着一根花枪，带了十来个打手。李环说：“你这庙中都不是好人，预备风流椅子，陷害妇女失节。这庙既是尼姑庵，哪里来的野男子？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孔雀吴通说：“大太爷名叫吴通，绰号人称小孔雀，我是凤凰山的寨主。这玉圣庵是我的家庙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”李环说：“我等是彭钦差大人那里的办差官，奉大人谕，特来查拿盗贼，小辈别走！”说着抡刀就剁，吴通用花枪一拨，趁势分心就扎。三五个照面，李环被吴通一枪

扎在腿上，忙往圈外一跳。李珮赶过去动手，几个照面也被吴通所伤。孔寿摆短链铜锤，抡起来就打，尚未分胜负，只见由里面来了一个年轻少妇，生得芙蓉粉面，头上青绢帕罩头，身穿蓝绸汗褂，品蓝绸中衣，系着根红洋绉汗巾。在她后面跟着两个小尼姑，各带单刀，蹿过来帮着吴通动手。纪逢春敌住乌赛花，武杰一人与两个小尼姑杀在一处。石铸抡杆棒跳过去，说：“贤弟你闪开，我来和他分个上下。”吴通一看石铸拉着这样的兵刃，并不认识，用枪分心就扎。石铸用杆棒往外一崩，把花枪磕开，往里一进，抖手一下，就把他抡了一个筋斗。吴通爬起来说：“哇呀！你使的什么兵刃？”石铸说：“我这兵刃，名为摔蛋。”吴通一连过去几次，都被石铸摔倒，心中着急，只见外面忽然蹿进一人，左手擎着藤牌，右手擎一把钩镰刀，来者正是小鹞子周治。

他因在吴通家酒醉睡着，醒来不见吴通，便问吴元豹：“你哥哥上哪里去了？”吴元豹说：“上玉圣庵去了。”周治又问：“上玉圣庵去干什么？”吴元豹说：“他这里有个外家，名叫乌赛花，原是绿林女贼，老爷子把她弄来，搁在玉圣庵，时常去那里作乐。今天庙中来请他说，昨日有个投宿的道姑，已用迷魂药迷住，请他去追欢取乐，不怕她不依从，那庙里有逍遥自在的风流椅。”周治说：“我找他们去，这玉圣庵往哪里走呢？”吴元豹说：“出了这村，一直往西南走六里地，路北有座山，这庙就在半山腰中，坐北朝南。”周治拿上钩镰刀，穿上的那身衣裳，叫通口兽面鱼鳞甲，在水旱两路全能护身。收拾好了，便奔玉圣庵来。一到庙中，只听有喊杀之声，要跟众差官分个上下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四回 众差官败走头英山 赛瘟神怒摆四门阵

话说小鹞子周治来到玉圣庵，听见里面锣声震耳，急忙跳进院中，把藤牌一顺，手中的钩镰刀一摆说：“吴贤弟你闪开，我来捉这无名小卒。”吴通闪开，周治将刀使了一个白鹤展翅，石铸抖杆棒想要摔他一个筋斗，焉想这个贼人甚是厉害，他把藤牌往地下一扎，骑马式一蹲，杆棒就被他这藤牌给支开了，又趁势一刀，跟进去把石铸的左肩削下一条肉来，周治再一变招，把石大爷杀了个落花流水。众差官听石铸一嚷！立刻蹿出庙去。吴通说：“周大哥别放他们走了！他们都是钦差彭大人的办差官，追上去把他等斩草除根，以免复起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带着打手追吧！”

石铸等慌不择路，往西南直跑，吴通等就在后面追赶。石铸见前面密林之内放出一枝冷箭来，锣声大响，又出来了三四十喽兵。为首的那个头目说：“对面行路之人，快献上买路金银，放你等过去，如其不然，要走比登天还难。”石铸说：“我们是跟钦差彭大人的办差人员，今天奉大人之谕，出来访拿贼人，你要知我们厉害，趁早躲开，如若不然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那喽兵头目叫葵天雄，把眼一瞪说：“呸！你也不知我们这里的规矩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等是不怕王法不怕天，终朝酒醉在山前，就是天子从此过，也须留下买路钱。”石铸

还未答话，纪逢春赶过去说：“小子，你也不认识纪大爷，我先把你处死，然后再找你们为首之人。”抡锤就打，后面那三四十个喽兵，不是他的对手，立刻跑到山上去报与为首之贼。石铸见众人散去，就要带着七人闯过这座山去。只听山上有人喊嚷，一阵锣鸣鼓响，下来了三位寨主。

原来这座山叫头英山，在此处占山的人，都是《彭公案》前部之贼，头一位是大斧将赛咬金樊成，还有青发灵官马道成，赛瘟神戴成。这三位自大同府画春园逃走，就来到这里占山。离此地往西南七里之遥，又有一座山叫二英山，上有青毛狮子吴太山，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铎，两下里合为一山。今天听喽兵来报，说：“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从山前经过，伤了几个人。樊成说：“鸣锣前去，把那些办差官全行拿住，一个也别放走。”三人各带兵刃，带了二百名喽兵下山，只见吴通、周治带着人正往前追。他们全都认识，彼此见礼，说：“彭大人那里的办差官，你我一起去追。”众贼寇合在一起，往西北追了七里之遥，听见前面喊杀连天！原来是石铸八人闯过头英山，正遇二英山的巡山大王武铎。他认识纪逢春和武杰两人，立刻把喽兵一字排开，先派人给山上送信，说有仇人到了。然后把刀一摆，说：“对面小辈别走，我久候多时，你们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。”纪逢春说：“了不得，原来是仇人，你等由画春园逃走，跑在这里来了，我先把你拿住。”一摆锤跳过去说：“武铎，我来捉你！”照定头上就是一下，武铎一闪身，用刀就扎。走了七八个照面，只听山上锣声远震，青毛狮子吴太山带着唐治古、杨治明，吴铎和三百名喽兵，各执刀枪，来

至下面，把这八个人都给围上。正杀着，吴通，樊成等也带兵来到，众贼会合一处。

戴成说：“吴寨主，你这里不是操演过一座阵势吗？今天要一对一的拿这些人，可就费事了，我来给你出个主意。”说完，立刻令字旗一展，那些兵丁全皆往西南且战且走。五六百个贼兵把八位英雄拥至一处山中，四面是山，当中空旷。石铸带胜官保在前，孔寿、赵勇二人断后，往东一闯，越杀人越多，实在不能出去。他们往南闯，这些贼人又结队成群地围了上来。石铸看了四面，不知是怎么一座阵势。那吴太山、樊成、吴通三处的贼人凑在一处，正在那里吃酒取乐，只气得碧眼金蝉石铸暴跳说：“众位差官老爷们，我自生人以来，未受过人家之制，今日困在这里怎么好，你等有什么主意？”武杰又气又急，说：“石大爷，我也糊涂了，你们众位商量办理吧。”正在议论，只听梆子一响！众贼人在那山中齐声说：“阵内你等众人听着！我这山中已擒了无数英雄，你等若是跪下来求饶，我等也是生儿养女的慈善之人，可以饶你不死。”石铸说：“我姓石的即便死了，也是大清朝的差官，焉能归贼。”石铸一骂，这八个人全都大骂起来。那戴成传令说：“你等响梆子放箭，把他们射死。”只听梆梆梆连声直响，箭如飞蝗。

石铸此时正想一抹脖子，只见正南上一阵大乱，这些喽兵纷纷倒退，从外面进来了一位老英雄，也没拿着兵刃，伸手抓起一个喽兵来，一反手掐脖拧腿，朝着众喽兵就打。石铸一看不是外人，正是大同府玄豹山的金眼雕邱成。

原来他由罗家店回头，因有伍氏三雄听到彭钦差奉旨西下查办，就来找师兄，想要暗保彭大人，顺便访几个朋友。邱

爷带着伍氏三雄和邱明月，这一天来到了灵宝县地面，一打听彭大人已奔潼关。他五人住了一夜，次日也顺大路径奔潼关而来。走到半路上，天降细雨，就在一个乡镇上避雨，雨住了，伍氏三雄说：“咱们正好逛逛这雨洗山林一色新。”走至二英山，只听得杀声震地，五个人登高一望，邱爷说：“不好！这里有山贼摆下阵势了，快跟我到那里看看。”来至临近一看，中间却是石铸等八个人。邱爷说：“师弟！你三人不识这个阵势吗？”伍显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兄长说说！”邱爷说：“这个阵名叫四门斗底阵，阵眼在北山坡，那杆大旗上面有一个刁斗，斗内有四个人，拿着青白红黑四杆旗子，阵内人要往东，刁斗之内东方的甲乙木青旗摇动，那些喽兵都由外往东，越杀人越多；阵内之人要往西，刁斗之内西方的庚辛金白旗摇动，那些喽兵又往西，四面都是这个样子。要破此阵，须先毁阵眼。待我去把阵眼破了，你们三面去接应石铸，先把他等带出来，再去杀贼。”邱爷说明，立刻往山坡上一跑，先把当中旗杆往怀中一抱，只听喀嚓一声，旗杆一倒，那些兵全皆摔死。邱爷到了山坡，捉拿群贼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五回 邱成威名惊群寇 徐胜剿灭荒草营

话说邱成把大旗扳倒，摔坏了四个人，自己直奔北山坡，找大斧将赛咬金攔成。众贼人一瞧是金眼雕，说声不好！各抄兵刃，往山里逃奔。这伙贼人都知道金眼雕的威名，不敢交锋，只得逃走。金眼雕招呼伍氏三雄和笑面虎邱明月下来，把四门冲散。喽兵见大王爷逃走，大众也四散奔逃。

石铸叫众人给邱成行礼，见过伍氏三雄。叙礼已毕，邱成问道：“石大兄弟，这几天你们从何处来？”又说：“胜官保你这孩子，真淘气。”胜官保一听，过来给邱爷爷行礼。石铸便把带出胜官保，胜玉环私走不知下落，胜奎来到公馆，大人派我等出来访查，到了这尼姑庵，纪逢春坐风流椅，与贼人动手，不敌败走之事述说一遍。金眼雕说：“今天我跟你到玉圣庵去报仇。”石铸说：“也好！他庙里还有打手呢，咱们大家瞧瞧去。”

石铸带着众人，仍按旧路，展眼来到玉圣庵。此时雨过天晴，风吹云散，一轮红日将要西沉。石铸说：“你们众位先在这里等等，我进去瞧瞧探探，还有多少贼人。”大众说：“也好！”石铸蹿上房去，来到二层殿东院，趴在后屋坡，听见乌赛花正在屋中对徒弟说：“把细软物件收拾收拾，庄主爷同小鹞子周治回吴家堡了，把那个中迷魂酒的道姑放出来过

过风，拿被褥包上，给庄主爷送家去。”石铸一听，想必是胜玉环，一声喊嚷：“好一个胆大女贼，你这庙里竟敢勾引江洋大盗，暗害良家妇女！我等是钦差大人的办差官，特意前来拿你。”乌赛花拉刀出来说：“伙计们抄家伙，这个绿眼珠已叫庄主爷追捕，现在他又来了。”乌赛花话未说完，外头众人就赶进来了。乌赛花摆刀扑奔石铸，被石铸一杆棒把她捺了个筋斗。乌赛花爬起来，又要奔向石铸，即被武杰在房上一镖，打在哽嗓咽喉，立时身死。众打手见庙主已死，各自逃去。

石铸带着众人，由空房内把胜玉环找出。胜官保拿了茶盅，用凉水将胜玉环灌醒，问她因何至此？胜玉环说：“走岔路了，来此投宿，不想她是女贼。”大众一想，胜玉环虽然找着了，可把她送到哪里去呢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到这庙外找找，要有车，就一同前往潼关，只要追上大人就好办了。”胜官保东瞧西望，要打听哪里有镇店，好把他姐姐先送去，然后找车再走。

正在犹豫之际，见大路上来了四辆车，两乘驮轿，车上插着旗子，上面写着“奉旨宁夏镇总兵徐”。胜官保站在山坡，往对面一瞧，头前一位有二十多岁，白胖子，俊俏人物，头戴纬帽，高提梁翡翠翎管，三品顶戴花翎，身穿蓝绸国士衫，腰系凉带，青缎粉底京鞋，佩带绿鲨鱼鞘太平刀。众人一瞧，来的正是河南参将粉面金刚徐胜。大家迎将过去，徐胜下马，彼此见了礼。徐胜说：“你们众位老爷，因何来到这里？”众人说：“奉钦差大人谕，出来拿贼找人。”

徐胜自破了画春园和剑峰山，钦差大人保奏他实授了河

南参将，便把侠良姑张耀英迎娶过门。到任以来，操演军阵，查拿盗贼，制造军装器械。未及半年，营务一律齐整。这天徐胜正在衙门闲坐，由知府衙门来了一套文书，原来是本处正北离城七十五里，有二十多个村庄，全都隔教，常常打劫来往客商。有座荒草山，为首两个大王，人称开山将军石四禄，定山将军石五禄。这二人在山上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传邪教引诱愚民，现在聚众不少。有一个道台赴京引见，被荒草山的贼人伤了十三条人命，抢去不少珠宝细软。昨天到府衙报官，派人去拿，竟胆敢拒捕，又伤了七个官人，因此来请参将调兵去剿灭荒草山。徐胜见了文书，到里面辞别夫人说：“我要带兵去剿灭荒草山。”夫人侠良姑张耀英也要亲身跟了去，到那里观看。次日，徐胜同着夫人，下教场点了三千马步队，带了一个月的粮草，浩浩荡荡来到荒草山山口安营。侠良姑张耀英同徐胜在大帐查点完军装器械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徐胜带着一千步队，列开队伍，遣人前去讨战。只听里面响了三声大炮，由山口内闪出两杆白旗，上绣金龙。大旗往左右一分，出来了约有三千个贼兵，个个白绫缠头，手中拿着大枪，腰中佩着短刀，身穿青布裤褂，足下都是青靴，上绣白花。徐胜在马上一抬腿，把枪摘了下来，用手中枪一指，说：“这等你伙反叛，胆敢造反，哪个为首，叫他出来受死。”只见贼队中出来一骑黑马，在当中耀武扬威。徐胜一看，这人头戴三角白绫巾，双插白鹤翎，勒着金抹额，身穿白缎箭袖袍，上绣蓝团龙花，面似银盆，浓眉大眼，手中擎着一条枪。徐胜看罢，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通上名来！”那贼人说：“你家会总爷姓石名四禄，乃天地会八卦教教主，你等要知道

我的厉害，急速退去！”徐胜说：“本大人奉上宪文书，特来剿灭你们这伙反叛。”石四禄一听，气往上冲，催马挺枪，照徐胜分心就刺，徐胜用枪相迎，两个人大战了二十余合，粉面金刚徐胜一枪刺死石四禄，又带兵往前追赶。追至山口，贼人已经远遁^①，只见对面山头下来滚木礮石，把山口堵住，徐胜只得带兵回营。

一连攻打几天，贼人防守甚严，损伤官兵不少。徐胜甚是着急，一看这山头的险要之处，都有滚木礮石，若要攻打开来，须得个把月工夫，回到大营便闷闷不乐。侠良姑张耀英问道：“大人因何面带烦恼？”徐胜说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这十余日损伤官兵不少，这毛贼竟不能攻破。”张耀英说：“大人乃是侠义英雄，这些毛贼何足挂齿？”徐胜一想这句话，说：“蒙夫人提醒了我，今晚我换上夜行衣去探荒草山。那日枪挑石四禄，到如今还不知内里有几个为首之贼。”张耀英说：“大人何不调兵在外接应？你我夜探荒草山，里应外合，把贼人刺死，放火烧了山寨，可以成功。”徐胜说：“我前日和贼人对阵之时，把枪变着招数，三五个照面，一枪就把贼人挑于马下，贼众这才归山。今日夫人所见甚是，我派都司赵忠、守备李庆带一千兵，以山头火起为号，从外面接应。你我换上夜行衣，夜探荒草山。”

外面天有初鼓，夫妇收拾好了，便出了大营，直奔荒草山。二人找幽僻小路，爬过山岭，忽上忽下，已离山头不远。一看没有灯火之光，就知此地无人把守。来至山头，夫妻二

① 遁（dùn，音盾）——逃走的意思。

人顺山坡下去，往北一里多地，有两座大营，正面就是山寨。二人来到寨门，见寨门紧闭，便蹿上房去，来到了分赃聚义大厅。只见石五禄坐在当中，两旁有十数个美女相陪。在大厅外面，有两个气死风灯，排着三百名刀斧手。石五禄已喝得大醉，说道：“众位夫人，会总在此占山十余年，不想本地参将徐胜跟我作对，一枪将我长兄挑死，大兵围困荒草山，我等他粮草一缺，可以去偷营劫寨，代我长兄报仇。”徐胜一听，就要跳下大厅去刺死贼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六回 升总镇荣任宁夏府 救玉环夜遇众英雄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要去刺杀石五禄，侠良姑张耀英说：“大人不必心急，少时贼人必睡，等他睡了，将他杀死，放火将大厅一烧，岂不省事。”这时贼人说：“天已不早，我到后面安歇，你也安歇去吧。”外面二百兵四散，手下人掌起灯来，在前头引路，石五禄转过大厅，正往前走，徐胜由房上跳下，手起一刀，将贼人杀死。侠良姑张耀英放火将大厅烧着，少时烈焰腾空，外面赵忠、李勇一见火起，带兵往里面杀来。此时天交三鼓，众贼人俱皆睡熟，趁势闯进山口，杀伤贼兵四百余名，生擒二百多名，其余的四散奔逃。天光闪亮，荒草山一律肃清。徐胜在山上歇了一天，将拿住的贼人就地正法，带兵回归河南省城。

巡抚拜折入都，保奏徐胜。康熙老佛爷旨下，着徐胜来京引见。徐胜携眷入都，到部投文。是日有兵部堂官带领引见。康熙皇上甚为喜悦，正值宁夏总兵缺出，圣上旨下：“宁夏镇总兵着徐胜补授，钦此！”徐胜谢了恩，请训起身。

这日来至玉圣庵，正遇胜官保等人在庵前站立。大家过来见礼，说明来历，徐胜才知道是为了寻找胜玉环，赶紧叫老婆子把胜玉环接在驮轿上，与张耀英同在一处。徐胜说：“我先到潼关追大人去，你们还不走么？”石铸说：“我们必须

将他等斩草除根，然后再走。”

徐胜带着胜玉环告辞走后，众人回庙将贼党杀尽，死尸都扔在山涧喂狼。众人到厨房找出酒来，大家团团围住喝酒。天有三鼓，月上花梢，大家吃完了饭，也不见贼来。次日大家商议，这庙中有什么细软东西，大家分彩。金眼雕同伍氏三雄与邱明月先起身走了。石铸说：“这庙里的马号有吴通喂养的骡马，大家都挑一匹骑着。”纪逢春进去抱出一床红呢被，搭在一匹大白骡身上，用两条汗巾一结，就算是鞍鞴。大家一瞧，都笑他呆小子，说：“你瞧，这倒是真红真白。”大家都上了马，纪逢春倒骑着白骡。武杰说：“你为何倒骑着？”纪逢春说：“我为跟你说话。”武杰说：“摔死你个混账东西，吾也不管。”

众人顺着山路出了山口，到了一座镇池，只见人烟稠密，买卖不少，路北有个大客店，字号是六合老店。众人下马进店，有人把马接过去添草喂料。众人来到上房，伙计打来洗面水，倒茶说：“众位老爷是打尖的？”石铸说：“不错。”伙计说：“依我说，众位老爷别走，今天瞧瞧热闹吧，白了头发也没见过。”石铸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地方叫周家集，有个财主姓周名玉祥，家有百万之富，有个儿子死了，现在留下一个孙女，名叫周翠香，长得十分人材，媒人也说过几家门当户对的，但这周家是把式窝，这姑娘的能为武艺，可算盖世无双。因此立了擂台，有人赢了姑娘，就把姑娘给他。这擂台立了十多天，一直没有上台打擂的人。谁上台能赢得了，又得了媳妇，又得了家私，这倒是件美事。”石铸说：“我们吃完了饭，大家瞧瞧去，这事倒透着新鲜。”傻小子说：

“这个事我倒去得，你们都有媳妇了，我还没有媳妇。狼山纪家寨，谁不认得咱们爹。”众人一听，对石铸说：“纪老爷要去。”石铸说：“看这个小模样准成。”纪逢春听了石铸这么一说，也信以为然。

大家要了酒饭，纪逢春先吃了，假装出恭，就溜出去打听擂台在什么地方。经有人指引，他来到十字街路北，只见搭着擂台，其形好像戏台，外面围了无数人，上面摆着刀枪架子。有瞧热闹的人说：“快出来了。少时老头一出来，就有上台打擂的。”正说着，由大门出来一位老丈，身穿蓝绸长衫，足下青缎快靴，花白胡子。带着十几个家人，跟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，生得芙蓉白面，头上蓝绢帕罩头，身穿绿洋绉中衣，银红色女裤，足下穿小红鞋，来到擂台，登着梯子上去。那老英雄说：“在下姓周名叫玉祥，这是以武会友。小老儿自幼喜爱刀枪拳棒，如有愿意上来比武的，打我一拳，我给纹银十两，踢我一脚，我赠元宝一双，将我摔倒，我赠彩缎十箱。这是我的小孙女，前番有亲友来提亲，我都推辞了。今天我定下一个规矩，如有年貌相当之人上台比武，赢得我孙女，情愿招赘为婿。”

说完了这话，正西有人答言说：“闪开，待我来！”一拧身蹿上擂台。周玉祥一瞧，这人身高七尺，乃是刺儿山的大寨主，姓牛名必。他同二寨主马松听说这里立擂，特意前来打擂。听周玉祥一说，就蹿上台来说：“老英雄闪开，我要跟小姑娘比武。”周玉祥一听，往旁一闪，姑娘周翠香过来，并不答言，二人便比试拳脚。牛必两只脚上下打量姑娘，三五个照面，便被姑娘踢下台去。大家叫好！马松一瞧，气往上

冲，说：“牛大哥闪开，我来替你报仇。”蹿上台去，通了姓名，周玉祥已知道他是个匪人。几个照面，也被姑娘踢下台去。这时忽听那边一声喊嚷，蹿上一人来，淡黄脸膛，身穿蓝绸裤褂，足穿薄底鞋，盘着大辫子，来到台上说：“姑娘请了，在下领教一二！”来者正是恶淫贼飞云僧尹明。

自黄花铺被胜官保、石铸将他与清风和二鬼赶走，这四个人也没敢去投奔静街太岁黄永，打算要出潼关访友，路过周家集便住了店。飞云说：“人都认识我，我别再和尚打扮了。我买一身在家人的衣服。勒上网子，弄条假辫子，打扮成在家人的样儿。”今日听说周家集打擂，他也来瞧热闹。一见刺儿山的两个寨主，俱被姑娘踢下去，又见姑娘长得十分美貌，就要上台戏耍，晚上再去采花作乐。

此时，石铸同着胜官保、武杰、孔寿、赵勇、李环、李珮都由店内出来找纪逢春，到了台下，恰见马松被踢下台去，飞云上擂台。纪逢春凑过来对石铸说：“石大爷，我看上去的那个好眼熟，你等看他像谁。”石铸说：“我看倒像飞云，怎么他会有这么一条大辫子？也许是一个模样的人，咱们且看他的武艺如何！”只见他跳在台上，向姑娘拱拱手说：“请了，我要领教一二！”姑娘周翠香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使得，我奉陪。”二人握拳比武，走了几个照面，姑娘一脚踢去，飞云往旁边一闪，被姑娘一伸手就把辫子揪下，下面齐声叫彩！

纪逢春一看，认出正是飞云和尚，一摆锤蹿上台去说：“呔，对面小辈，休要逃走，我等在此久候多时。”照定飞云就是一锤。飞云一看，这里有彭大人的那些办差官，就知道不好！掏出毒药镖，照定周翠香就是一镖，翠香翻身栽倒。若

不是纪逢春赶上来，周翠香必被飞云所杀。飞云见纪逢春上来，知道后面必然有人，将刀一摆蹿下台去。迎面有武杰挡住说：“唔呀混账王八羔子，你往哪里去！”抡刀就剁。清风恶道于常业拉出滚珠宝刀。要帮助飞云动手。那些瞧热闹的早吓得四散奔走。胜官保拉出龙头杆棒，大骂道：“飞云恶贼，休要逞强，小太爷前来拿你！”清风道于常业一瞧是胜官保，就吓了一跳！知道他的厉害，喊道：“飞云贤弟，风紧拉活吧！”孔寿、赵勇大家往上一围，众差官今天要捉拿这一僧一道，大闹周家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七回 群雄大闹周家集 飞云擂台险被擒

话说众英雄围住了飞云、清风。清风见势不好，摆开滚珠宝刀，连蹿带跳，同飞云竟自逃走。众人也不再追。周玉祥将众差官拦住，一一问了名姓，先把孙女翠香派人送回去，然后让众人到了家中，献过茶来。

周玉祥问道：“石大老爷和众位从何处来？钦差大人现在在哪里？”石铸说：“大人现在潼关。我等在灵宝县奉大人谕出来找人，现在人已找着。路过贵庄，见阁下在此立擂，不想飞云和尚却上台搅闹。他在平则门外秘香居盗过圣上的珍珠手串，是奉旨在各府州县严拿的恶贼。那老道也是在大人公馆行过刺的刺客，今日我等一时荒疏，未能将他拿获。”周玉祥说：“这就是了，现在小老儿的孙女被镖打伤，伤势甚重，如何是好？”武杰说：“了不得了！飞云打得追魂夺命五毒镖，若打在致命之处，立时死；若打在别处，见血三十六个时辰，毒气归心准死！大同府胜家寨倒有解药，无奈二千多里路，求了药来，人已死了，怕赶不上。”周玉祥一听，吓得半晌无话，目瞪口呆，自己唉了一声，说：“老汉六十多岁，就是这一个孙女。众位老爷有好生之德，想个法儿来救她这条命。”

胜官保说：“老丈不必烦恼，我能医治，你带我到后面去

瞧瞧吧！”周玉祥一看这胜官保，有十三四岁，五官俊秀，举止端方，问道：“这位少老爷贵姓？”石铸说：“他就是大同府黄羊山胜家寨银头皓首之孙、金刀将胜起山之子、小神童胜官保，家传的八卦追魂夺命刀，甩头一子三只金镖，天下扬名，无人不知。这打姑娘的飞云，他的师父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，乃是神镖胜英的徒弟。飞镖黄三太也是胜英的徒弟，胜家出来的把式不少。”老英雄周玉祥说：“原来是胜大少爷，众位略位，请胜大少爷先给我孙女治镖伤去。”

胜官保跟老英雄进了内宅，来到上房，见周翠香已是昏迷不醒，那只镖正打在大腿之上。胜官保叫老英雄把镖取下来，又叫老婆子拿剪子把裤子剪个窟窿。他掏出一包五福化毒散，叫老婆子找一碗阴阳水，将化毒散灌下，再用半包调匀敷住伤口，又将八宝拔毒膏贴上。告诉说：“明天早饭后，用两条鱼余汤，用葱姜蒜做佐料，不要放咸盐，吃下去毒就发出，人可复原如初。”

老英雄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连连揖谢，把他让在客厅，吩咐家人摆酒。老英雄说：“今日众位不可拘礼，老汉敬酒三杯，众位随便痛饮，不可藏量！”酒过三巡，老英雄把石铸请到里间屋内说：“今日有一事相求。”石铸说：“老兄有话请讲。”周玉祥说：“老汉的孙女，蒙胜大少爷治好，我要请你为媒，将孙女许他为婚。”石铸说：“可以，我去跟他商量，他如愿意，还要跟他爷爷商量。现在他的爷爷银头皓首胜奎，已跟着大人到了潼关。”周玉祥说：“石大爷，你多分心吧。”

石铸转身出来，把胜官保叫在里间屋内说：“周玉祥托我为媒，要把他孙女许你为婚，你愿不愿意？”胜官保听石铸一

说，心中甚乐，就说道：“石大爷，你要作得我爷爷的主，就应承；要作不了我爷爷的主，就算了，别叫我爷爷说我。”石铸说：“你爷爷要不愿意，都有我呢。”带着胜官保出来给周玉祥行礼，礼毕，复又入座。大家给周玉祥道喜，开怀畅饮。石铸说：“今天天色已晚，莫如到店里将东西和马匹拉来这里住，明天起身。”大家吃完了饭，便遣人到店里把马匹拉了过来。周玉祥又搬过来几份铺盖，天已二鼓，众人说：“老丈请自便吧，我等也要歇了。”

周玉祥辞了众人，回到后面去，石铸等各自安歇。刚才睡熟，天有三鼓之时，又来了几个刺客撬门。原来飞云、清风走后，因癞头鼋吴元豹跟飞云是拜兄弟，便直奔吴家堡去。他们在吴家堡同焦家二鬼闲谈，飞云说：“今天石铸一伙必住周家集，我定要将他杀死，才消我胸中之恨。”清风说：“我帮着你。”四人商议已定，吃了晚饭，收拾好了，由吴家堡直奔周家集而来。到了墙外，四人蹿上墙去，穿门越户，来到大厅，趴在前坡，见众人团团围住，同周玉祥喝酒。清风一看有胜官保在，便对飞云说：“不必心急，此时若叫他们知道，动起手来，你我还得甘败下风。莫如叫他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等他们睡熟，你我撬门进去，结果他等的性命就是了！”飞云说：“所见甚是。”越过后坡，趴着等石铸众人睡熟，就跳在院中，将客厅门撬开，一听众人还在东厢里间沉睡哩！

此时纪逢春因让尿给憋醒了，蹲在地下，正拿便壶撒尿，听得外面撬门，他也不言语，等帘子一掀，见是飞云，他便拿起夜壶打去，只打得飞云浑身是尿，连这夜壶也摔破了，飞云抱头往外就跑。石铸等也都醒来，各提刀刃去追刺客。飞

云在前头跑，清风在后面跟，二鬼也拼命跳出墙外。这八位英雄出了周家集，一直往东北追了十几里地，见眼前黑糊糊地有一片庄院，再找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，已经踪迹不见。

石铸说：“他们四人必是进了村庄，咱们追进庄去看看。”石铸在前头，众人跟随进了村庄，蹿上房去，蹿房越脊地往前走。石铸见前面一片火光，来至切近一看，却是一座大禅院，五间大厅，坐北向南，挂着八盏纱灯，支着两个气死风灯，两边还支着高脚灯，有二十多人在那里练把式，这个扎花枪，那个练花刀，也有练棍的。当中坐着一人，身高约有七尺，黄白面皮，细眉毛，圆眼睛，头上一脑袋秃疮，身穿花布褂裤，薄底靴子。左边坐着飞云、清风，石边坐着焦家二鬼。石铸趴在后房坡往下一瞧，当中这人正是癞头鼋吴元豹，就听他跟清风说道：“于大哥，你们兄弟几个到周家集刺杀仇人，可结果了他等的性命？”清风说：“你问你拜兄吧！”飞云说：“你瞧我脑袋才上了刀疮药呢，正当中被砍破了一道口儿。这真是他们命不该绝，我同道兄和焦氏兄弟去到那里，他们正在喝酒。等他们睡了，我们撬门进去，那纪逢春正撒尿，打我了一尿壶，大家也都醒了。我等急往回跑，还怕他们追了下来，他们有两个使杆棒的，一个叫石铸，一个叫胜官保，都是厉害，连我清风哥的滚珠宝刀都不行。真是追下来了，我等还得跑。”吴元豹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兄长太软弱了，他不来是他的便宜。就是那盗玉马的石铸，他也不算朋友，他媳妇叫班山、班立娥背走过了夜，那还成什么体面？”石铸一听，气往上冲！孔寿与飞云因有毒镖之仇，也大喊一声！不想又生出了一场大祸飞灾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八回 结秦晋周家识英雄 追刺客群雄皆被获

话说孔寿在房上，看见飞云一伙贼人正在那里谈说行刺之事。孔寿想起一镖之仇，飞身跳在院中，一摆链子锤说：“飞云！孔大爷我跟你朋友相交，你无故夜晚移祸于我，把几个差官引到我们那里。你逃走了，我都不恼你；又在葵花观把我等用迷魂药醉倒，要杀我们。也是我等命不该绝，石铸将我们救回公馆。你这厮夜晚行刺，又用毒药镖把我打伤，幸喜有朋友不远千里去讨药，才救了我的性命。我今既有命见你，你我今日是一死相拼了。”飞云僧方要上去，吴元豹说：“飞云兄闪开，待我来捉拿这无知小辈。”蹿出座位，一顺手中的八棱亮银锤说：“来者你是何人？敢在这里吵闹！快通上名来。”孔寿通了名姓，说：“小辈，你等是飞云僧的什么人？”吴元豹说：“我的绰号人称癞头鼋，我这吴家堡一向无人敢来撒野，你这无知小辈也不知我的厉害。”说罢，一摆那对银锤，锤头碰锤头，只听喀嗒一响，由锤内冒出一股黄烟来。孔寿闻着异香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晕目眩，心里慌乱，眼前一黑，就扑通栽倒了。吴元豹便吩咐手下人把他捆上。

赵勇一瞧孔寿被人拿住，气往上冲！说：“贼人休要逞强，待我前来拿你！”说罢，一摆短链铜锤，跳到院中，照吴元豹就是一锤。吴元豹将身闪开说：“你何人？”赵勇说：“你家

大太爷姓赵名勇，人称白面秀士。”吴元豹一听此言，把双锤一碰，又放出了一股黄烟，赵勇闻着异香直透鼻孔，头晕眼花，心中一乱，也扑通翻身栽倒。

房上众人看着都不禁一愣，疑惑这个秃子有什么妖法。纪逢春见孔寿、赵勇被擒，一摆短把轧油锤，蹿下房来，一语不发，照定吴元豹面门就打。吴元豹把身一闪，用锤一磕，纪逢春一闻异香，身子也躺下了。武杰见他们被擒，摆手中刀跳下去说：“唔呀混账东西，你是什么妖术邪法？”吴元豹说：“你家庄主受过神仙传授，捉拿你等不费吹灰之力。”武杰并不回答，照定贼人摆刀就砍。吴元豹往旁边一闪身，双锤一磕，一股黄烟直冲出来，武杰也栽倒在地。李珮、李环见小姑爷被擒，拉刀并力下去，贼人一磕锤，二人也都昏迷栽倒。

石铸说：“胜官保你可别下去。”胜官保说：“连我姐夫都被擒了，我焉有不下去之理？”石铸说：“别忙，我等想个主意。他这个锤不是妖法邪术，他也不念咒语，只把双锤一磕便冒出黄烟，人闻了烟气即迷昏过去。我先把鼻子用纸堵上。再下去拉杆棒把贼人捺倒，把锤抢过来瞧瞧。”石铸找纸堵着鼻孔，拉起杆棒跳下房去说：“吴元豹，你休要逞强，待我来拿你。”吴元豹一瞧石铸拉着一条杆棒，精神百倍，就知道他的武艺超群出众。飞云说：“吴贤弟留神，他这杆棒厉害！”话犹未了，石铸一抖手就把吴元豹摔了个筋斗，过去刚要抢锤，清风摆滚珠宝刀奔来，石铸只得拉起杆棒往圈外一跳。吴元豹爬了起来，一摆锤扑奔石珠宝刀奔来，石铸只得拉起杆棒往圈外一跳。吴元豹爬了起来，一摆锤扑奔石铸。石铸往里一吸香气，这股黄烟都吸在肺子里，心中觉着一迷，便翻身

栽倒了。吴元豹吩咐把七个人俱都捆好。

胜官保在房上看见七个人全都被获，有心跳下去，又怕赢不了，心中想道：“贼人此锤定有解药，我看他自己闻上黄烟并不理会，我何不先到后面访他这解药，我要把解药得着，就拿他的药去救这七个人。”想罢，往东北一看，有一百多间房子，都是雕梁画栋，甚是齐整，还有一座花园。胜官保蹑房越脊，正往前走，只见下面来了两个打更的，前头这个拿梆子，腋下夹着单刀，第二个左手拿着大锣，右手拿着钩竿子。头里这个说：“吴福大哥，咱们敲完了三更，先别睡觉，去喝点酒。咱们打更的，不过是应酬二字，也没有什么江湖巨盗、绿林豪杰敢来偷盗，难道还不知咱们庄主的威名，来了也得甘拜下风。”后头那个说：“兄弟，你既然预备了酒菜，咱们就喝点去。”正说着，胜官保跳了下来，用龙头杆棒把前头一个摔倒地上，把后面的那个也拿住了。两人一瞧，原来是个小孩子，虽不甚害怕，却也不敢声张。官保说：“我问你二人，前头练把式的那个秃子，他使的锤是什么东西？说了实话便罢，不然我就将你二人打死。”吴福说：“大太爷，我说实话，你问的那个秃子，他是我们二庄主爷，叫吴元豹。他使的那锤叫瘟瘟锤，是他师父给他的。他师父瘟瘟道人，名叫叶守敬，那锤一出黄烟，人闻见就要躺下，未曾动手，必须先闻解药。”胜官保说：“你二庄公的这解药在哪里搁着？”打更的说：“由这里往西拐过去，就是北院四合房，这解药是我家二主母收着。”官保说：“此事果真，回头我赏你们银子；若说瞎话，我把你二人打死。”说着，他便把那两人的嘴堵上，搁在墙拐角无人之处。

胜官保转身往西过了一层院子，跳上房去一看，是北房五间，南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院中花木不少，房中灯光闪闪，人影摇摇。胜官保在北房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，用舌尖将窗纸舔破，往房里一瞧，乃是顺前檐的火炕，炕上摆着小炕桌，一盏把儿灯，搁着两个盖碗，两个茶盅，靠西墙堆着一堆被褥。房里有一张梳头桌，靠北墙是一张花梨条案，摆着两盆盆景，当中是水晶鱼缸，两旁有玉泉窑的大果盘。炕上坐着一个妇人，看年纪有三十上下，身穿一套素服，倒是蛾眉皓齿。地下站着一个使唤的丫环。就听这妇人说：“冬梅呀！天到这般时候，怎么庄主爷还不进来睡觉？”丫环说：“二奶奶你还不知道么？大庄主因为玉圣庵庙里的人叫人杀了，心里烦恼，同姓周的出了潼关。二庄主爷在外教徒弟练把式呢，又来了几个朋友。庄主爷告诉我把药给他过了箩，我给忘了，回头庄主爷知道我没有收拾好，又犯了脾气，要拿皮鞭打我，趁此时没事，把药拿过来给他收拾好了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也好。”丫环拿钥匙去到东里间打开箱子，拿了一个包儿，里面有一个瓷盆，还有半盆药，用小箩过了细面，装在两个瓶儿里。冬梅说：“二奶奶，天不早了，不用等庄主爷了，留一个人等他，咱们睡吧。”

胜官保在外面看得明白，想使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把她们调出来，就把药偷了，不知道天可凑我个巧机会呢？只见那妇人把药瓶搁在条案之上，胜官保一想：“我使什么调虎离山计呢？”见院中有些花草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他把廊檐下四个气死风灯搁在一处，掏出一把硫磺洒在上头，用引火之物一引，就烧起来了。胜官保蹿上房檐，等人出来，好进去

偷药。就听那冬梅说：“二奶奶，了不得了，外头着火了！”王氏带着两个丫环赶紧出来一瞧，是气死风灯着火了，有一股硫磺味，这必是歹人放的。

胜官保见王氏出来，他一个千金坠下来，转身进了屋子，掀开里间的帘子，见两个药瓶却没有了，后窗户还忽忽悠悠地动呢。胜官保一蹬桌子，蹿出后窗户一瞧，踪迹全无不禁一阵发愣！心想：“我好容易才找着这放解药的地方，要救出那七个人来。我自己也算很快的了，不想他人更快。我们来了八个人，七个被获，此时还不知死活，我有何面目回公馆见人，不如跟贼人一死相拼了吧！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六九回 盗解药豪杰救友 吓群贼英雄成名

且不说小神童胜官保未能得着解药，说要到前面去跟贼人拼命，替七个人报仇。却说前面癞头吴元豹拿住七个人，对飞云说：“拿的都是彭大人的办差官，该当怎么办呢？”飞云说：“还短少一个，内中有一小神童胜官保，使龙头杆棒，专打金钟罩、铁布衫。虽是小孩子，比这七个人本事还大，是清风的硬对头。他们是一定同来的，咱们到房上去找找，定要拿住这小子，别放走了，让他回到公馆一说，必要调兵前来围困吴家堡，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了。”吴元豹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留两个人看着拿住的人，咱们同清风哥上房找找去，派二鬼在底下看住。”吴元豹同飞云、清风上房去，各处瞧了一回，并没有看见什么人。吴元豹说：“他怕没来。”

三个人又重新落了座，吴元豹说：“清风哥，你看这七个人是杀了呢，还是怎么办？小弟一时懵懂，不知怎么着好。”清风说：“这七个人万万放不得！你我都是绿林中人，他们是办案的，放虎容易捉虎难，放了他们，他们回去必定调兵来复仇。依我之见，莫若将他七个人俱皆杀死，将尸首扔在山涧喂狼，就是彭大人派人来了，也无凭据。”吴元豹说：“清风大哥言之有理，我就依着你办吧。要凭我的能为，我也拿不住这七个人，这都靠我师父瘟瘟道人叶守敬给我的一对护

身宝锤。”清风说：“好，叫弟兄们立上木桩，将他七个人捆上，开膛挖心。”吴元豹说：“我还有个主意，拿解药把他们解过来，叫他们死个明白。”又叫徒弟去把柏木桩拿过来，栽在那个地方。清风说：“不用这么费事，这房都是山廊檐，在东房柱子上绑两个，两房绑两个，北房绑两个，地下搁一个就得了。”飞云说：“就是两个两个的开膛，我亲自来动手。”

说着话，先把纪逢春、武国兴绑在西边柱子上，南边是武国兴，北边是纪逢春。吴元豹在兜囊内掏出个瓷瓶来，给武国兴，纪逢春鼻子上抹了点药，反转来在月台下落座。待有半刻功夫，纪逢春、武国兴各打了个喷嚏，明白过来，见院中捆着五个人，众人的兵刃在地下摆着，都被人家绑了。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你我大家都叫这秃子拿住了，他使的那对浪锤，为何这般厉害？你死了倒是做了官，娶了媳妇，我还没乐过一天。这真窝心，叫贼崽子把我杀了，我死也不得甘心。”武杰说：“傻小子，不要埋怨了，大丈夫死而何惧，你我虽死，也落了一个忠勇之名。”只见从那边来了一个人，手执明亮亮一把钢刀，腰间系了一条围裙，上面尽是血迹。有人拿过一个木盆来，放在纪逢春面前。又有一个人过来，送来两桶凉水。那个拿刀之人，名叫吴明，乃是吴元豹的家人，时常杀人。今天他拿了一把刀，来到纪逢春面前，先把水照身上一喷，然后把衣服一撕，用牛耳尖刀照定前心就刺。

这时，北房上飞来一块瓦片，正打在吴明手背上。吴明抬头一看，见房上跳下一个小孩来，正是小神童胜官保。他来到前面一瞧，见姊夫同纪逢春都缚在柱子上，一个拿着尖刀，正要开纪逢春的胸膛。他揭下一块瓦片来就打，正打在

那人手背上，随身蹿下来，一抖龙头杆棒，把吴明摔了一个大筋斗，脑袋正摔在台阶上，脑浆直流，立时身死。老道清风说：“吴贤弟，这个小孩子厉害呢！他手里的龙头杆棒，专打金钟罩、铁布衫。”吴元豹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只当清风哥的能为，已是天下无敌，不想你也有可怕之人。这一个小小的顽童，待小弟前去拿他。”吴元豹跳在当中，把双锤一抱，说：“娃娃，你就是小神童胜官保吗？也不知二太爷的厉害，胆敢来此吵闹！”胜官保说：“你不要发威，我把你拿了，给几个朋友报仇。”照吴元豹就是一杆棒。吴元豹吓得往圈外一跳，把双锤一磕，一股黄烟出来，胜官保一闻便栽倒在地。吴元豹说：“小辈，我也不开你的膛、挖你的心，我用双锤把你打死！”清风说：“且慢！先把他捆上，今日晚间，你我拿他下酒，回头把人心取出来，交与厨房做清烹人心。”吴元豹说：“也好！”叫家人把胜官保捆上。

吴元豹又来到月台，吩咐摆上五席酒，他在当中，西边是飞云、清风，东边是焦家二鬼，徒弟在两旁垂手侍立。众人摆上酒来，叫家人先把吴明的死尸搭在庄门外，用棺木盛殓起来，明天掩埋。众人答应，下面收拾好了，又把吴寿叫上来。吴元豹吩咐说：“你先把那雷公嘴开了膛，取出心来，交给厨房做清烹人心，大家喝酒。”吴寿答应下来，捡起牛耳尖刀，来到纪逢春的面前。纪逢春把眼睛一闭，静等一死。吴寿先用左手一摸心窝，然后用尖刀对准了心口，方要往下扎，只听房上一声喊嚷，说：“小子休要逞强！”随着声音，有如一阵清风过来，手起剑落，就把吴寿劈为两段，吴元豹下得一愣！一看这个人，头戴遮耳护顶麒麟盔，身穿麒麟宝铠，手

拿湛卢宝剑，面如傅粉，目若明珠，鼻梁高耸，唇似朱霞，清风、飞云和二鬼一瞧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！

来者并非别人，乃是忠义侠马玉龙，他自灵宝县战败了清风，见到大人。大人说：“前备本院专折入都，皇因浩荡，准汝回旗当差。又因破红龙涧有功，赏你六品军功，跟随本部院差遣委用。”马玉龙听了，即给大人请安。

石铸带着七人走后，大人把金眼头陀法缘、玉面如来法空就地正法，给苏永福报仇，灵枢寄存在关帝庙里。然后大人便带刘芳、苏永禄、马玉龙、胜奎由灵宝县起身，到了潼关。本地总镇石文葆迎接钦差大人，早预备下了公馆。大人进了公馆，众文武参见已毕。马玉龙来给大人请安说：“蒙大人提拔之恩，我告几天假，把龙山伙伴散了，再回来跟大人当差。”大人说：“很好！明天你就起身！”赏了他五十两盘费。

马玉龙这天来到周家集，正在饭店吃饭，听说擂台底下打起来，出来一瞧，乃是石铸众人追拿飞云、清风。他赶紧算清饭帐，出来一瞧，不见了石铸众人。一打听，才知是周玉祥把众人让到家中去了。马玉龙回到饭店，叫伙计们在后店腾出一间干净屋子。他喝了两碗茶，说：“伙计！我有宗心疼病，你晚上店中有什么事，别惊动我。”伙计说：“是了。”马玉龙为人最是细心，他将主意想定，出来将房门带好，蹑上屋去，扑奔周玉祥的住宅。石铸等去追刺客，马玉龙也跟到了吴家堡。众人在东房上，马玉龙在北房上，见孔寿下去，一个照面，被那秃子一磕锤，冒出一股黄烟，就栽倒了。赵勇下去也是如此。马玉龙一看不好！这秃子的锤有邪术，他们的人不知，想必有解药。马玉龙跳到地下，进了厨房，用

剑一指厨子，说：“休要喊叫！你若开口，我就把你杀死。你们庄主爷使的那锤，我问你可有解药？”厨子说：“有的。”马玉龙问：“在哪里？”厨子说：“在北院主母的手内。”马玉龙进了北院，在后窗户瞧见丫环正收拾那药，一时却没主意去偷。可巧，胜官保用了调虎离山之计，马玉龙手快，就将药得到了，径奔前面而来。正是：宝剑惊群贼，妖魔吓了魂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〇回

苏小山搬灵回故里 赵文亮谋产害胞兄

话说马玉龙闻上解药，跳在院中。那飞云、清风一瞧说：“兄弟可要小心留神！若将他拿住，咱们可以横行天下。”吴元豹说：“兄弟只管放心，你休长他人威风，灭咱们锐气，我过去就能把他拿住。你就是马玉龙么？今天你是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。”马玉龙微微冷笑说：“小辈你休夸口，我今天要将你拿住，叫你知道忠义侠的厉害。”说着，举宝剑分心就刺。吴元豹把双锤一磕，一股黄烟冒出，只见马玉龙站立不动，吓得他就没了主意，无奈只得一摆双锤打去。马玉龙用宝剑一削，呛啷啷锤头落地，吴元豹拨头就跑。飞云、清风和二鬼都知道马玉龙的厉害，也随着吴元豹往后就跑。

马玉龙紧紧跟随，跟到角门，又回身来把武杰、纪逢春解开，掏出一瓶解药，叫把众人解开，闻上解药，就都醒了过来，各人即从地下拿起兵刃。马玉龙与众人见过了礼，说：“我们到后面找贼去吧。”众人蹿上房去，各处寻找，并无动静。来至东北角的一座花园，树后有三间北房，听里面有人唉声叹气，大骂癞头鼋吴元豹，把小太爷困在这里。众人来至临近，见锁着门。马玉龙将锁打开，众人进去一瞧，房椽上吊着一个人，年约十八九岁。众人把他解开，问他因何在此吊着？这位小壮士给众人见了礼，说：“在下是河南上蔡县

人，姓苏名奎，字小山。这吴家堡是我姥姥家，我奉母命来到这里，不料我两个舅父小孔雀吴通和癞头鼋吴元豹，全不念亲戚之情，说我父亲叔父皆保了彭大人，因此我们三两句话就斗起嘴来。我二舅父要杀我，我大舅父不肯，把我吊了起来。你们是谁？我都不认得。”众人说：“上蔡县有个苏永禄，你可认得？”苏奎说：“那是我叔父。”石铸说：“这可不是外人，刚才我们拿的飞云，你父亲就死在他手。”苏奎一听，就是一愣！说：“你们众位高姓大名？”石铸给他引见了，各人都通了名姓。石铸说：“如今只得呈报当官，把他的家眷拿了去，贼人必来，那时就好办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使不得，做事不可这样狠毒，大概不久贼人也能拿得住。石大哥，我对你说，我在大人跟前告了假，回归龙山散众，三五日内回来。你等回周家集不可耽延，赶紧到潼关去保护大人要紧。”石铸说：“也好！既然如此，苏小山你跟我们到公馆找你叔父去吧！”苏奎说：“也好，我跟众位去。”

石铸带着众人来到周家集，天光已亮。周玉祥早已起身，见了众人说：“昨日晚上诸位受惊，可曾将贼人拿住？”石铸说：“我们并未拿住贼人，追至吴家堡，遇见一位友侄，我们就要回转公馆去了。”周玉祥说：“我今天送众位上公馆去吧，家中也无甚事。”石铸说：“甚好，既是老英雄愿往，我等求之不得。”大家吃完了早饭，各备坐骑，又给苏奎备了一匹马，顺着大路直奔潼关。到了潼关，来到公馆门首下马，听差人把马接了过去，石铸说：“你们进去回禀，我们是大人的差官，回来给大人请安。”听差人进去，少时刘芳、苏永禄迎接出来，彼此问候。苏奎过去给叔叔行礼，苏永禄问明来历，说：“来

了很好，你父亲在灵宝县被贼人杀了，回头我带你去见大人。”

众人进了公馆，给大人行礼。碧眼金蝉石铸把玉圣庵寻找胜玉环之事细细回禀了一遍。大人说：“我知道了。徐胜现已升任宁夏镇总兵，他来拜我，我留他跟我一同起身。他在对门打了公馆，他已将这事告诉于我了。”苏永禄带苏奎上来给大人叩头说：“这是我哥哥苏永福之子，名叫苏奎，今年十八岁。”大人一看，生得虎背熊腰，便问他在家作何事体？苏奎说：“在家中练习拳棒，操演十人般兵刃和飞檐走壁的功夫。”大人说：“好！你父亲跟我当差多年，不想被贼人杀死，甚为可惜！我必专折奏明圣上，说明你父亲的功劳，保举你做官。今天先赏你二百两银子，你搬灵柩回籍，然后回来随本部堂西下查办。”苏奎给大人磕头，说：“多蒙大人恩施格外，我爸爸在九泉也感大人之恩。”苏奎下来，众人也都下来。石铸见了胜奎说：“给你两亲家引见引见，这位姓周名玉祥，人称老凤鸮的就是。”银头皓首胜奎一愣！石铸便把胜官保定亲之事，向胜奎说了一遍。两个人谈些家务，甚投脾气。大人原本打算住四五天，等马玉龙来了一同走。次日，大人觉得身体不爽，就不走了。

苏永禄送走苏奎之后，在公馆隔壁酒铺内喝酒。对面桌上坐着一人，身穿洋绉大衫，很阔气的样子，凑过来问苏永禄在大人公馆当的什么差？苏永禄说：“我是派的委员，是个守备，在大人公馆里乃第一个红人，名叫苏永禄。阁下贵姓？”这人说：“我姓赵名文亮，是潼关华阴县人，离关十里的赵家庄，有个赵百万就是我。”苏永禄说：“久仰久仰！你来这里是问事务的，还是访友的呢？”赵文亮说：“我来是要到钦差

大人跟前打官司的，苏老爷给我说个人情。”苏永禄说：“我跟钦差大人是说一不二的，你要把实话告诉我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我可不管。”赵文亮说：“我有一个哥哥叫赵文明，我们哥俩是同山隔海，他是我先母所生，跟我父亲贩卖红货，久走江南。我父亲在日，已把我们家业平分，他做买卖将本折了，又来找我分家，说家并没有分过。我们在华阴县打了一年多官司，老爷也没断出这事怎么样儿。听说钦差大人从此路过，我想华阴县的县太爷，他是监生出身，也断不出什么输赢，故此托情，只要把我哥传来，请大人打他一顿，说他捏词妄告，谋夺家产。我也不用说。树上开花，敬送你一万银子，先兑给一家钱铺。”苏永禄说：“行，只要把你哥哥当堂打一顿具结，你花一万银子，这个事我办得了。你说的可是实话，若有虚言，我可不管。”赵文亮说：“实告诉你吧，这份家产，我打算不分给他。他这几年买卖所剩之钱，分文都未交在家中。他到家来还要与我分家，我要分一个钱给他，都算我输了。”苏永禄说：“你兄长现在在哪里？”赵文亮说：“我兄长现在永成银号住着，也是我家开的，我告诉辅中人，不叫他在那里住，号里人又都不肯得罪他。”

苏永禄立刻派听差人，先传赵文明至公馆内院。苏永禄一看这人五官忠厚，品貌平和，便叫进屋内来一一细问。赵文明说：“老爷不必细问，我二人一父二母，这份家业是父亲创立的，他先在家管理家务，今年我来家和他算帐，他口出胡言，反说我来讹他，在华阴县打了一年的官司，并未分出谁胜谁败。今天他又在这里告我，我跟他见见钦差大人。”苏永禄说：“好。”

他先把赵文亮带到大人面前。此时天已初鼓，大人问：“什么人？”苏二爷说：“回禀大人，这个赵文亮托人情于我，许我一万银子，要把他胞兄威吓一顿，说他兄长谋夺家产，妄告不实，当堂叫他兄长具结，永不准他再告。”这一下，只吓得赵文亮一言不发。大人吩咐把赵文明带上来，问明情节，即把赵文亮申斥了一顿，叫他与兄长平分家产，不准再来打官司。又派本处地方官，押着他二人回去分家。一夜无话。次日大人一睁眼，见面前插着一把钢刀，还有字柬，把大人的黄马褂、大花翎偷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一回 丢龙衣钦差风字柬 说旧理大闹于家庄

话说钦差大人将赵文亮之案断结，天色已晚，大人安歇，众办差官各归配房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大人醒来，面前插着明晃晃的一把钢刀，还有一张字柬。大人起来，叫家人彭兴进去，把那刀起了，将字柬递上来。大人打开仔细一瞧，写的是：

江河湖海属我能，豪杰做事鬼神惊。
受人所托来行刺，应为飞云与清风。
清官断案真堪敬，盗云马褂大花翎。
若问英雄名和姓，绰号人称锋江龙。
清官作事实堪夸，羡慕忠良不忍伤。
清风飞云若哀告，怕有差官把他拿。
暂盗花翎马褂去，留下字柬插下刀。
清风滩内有名姓，圣手龙女马玉花。

大人看罢，又叫众差官来看了一遍，派兴儿到房中去看箱子，果然黄马褂、大花翎已丢失了。兴儿说：“回禀大人，箱子内黄马褂、大花翎不见。”大人向众差官一说。大家给大人请安，说：“求大人恩典，卑职等无能，被贼人盗去大人的物件，只求大人赏我等三天限！”大人说：“就给你们三天限，赶紧给我去办。”众人齐声答应。

周玉祥拿过字柬一看，说：“你们众位老爷，可知道贼人的住处么？”众人说：“我等不知，老英雄要知道，何妨指示一条明路。”周玉祥说：“众位请坐，听我细细说来。出潼关一百四十里，有一座清水滩，那一片水是由卧龙湖流出来的，有一百五六十里。当中有一座大山，外头有一座竹城和水寨，都是生长的竹子，西面北面是山，东面南面是竹城。两面有十六里地，非会水之人，不能到竹城下面。就是会水也进去不得，竹城下有拦江网，两旁有刀轮。里面为首的一位寨主姓马，叫水龙神马玉山，手使一对分水双截拐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他跟前还有五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人称马氏五龙。长子叫镇江龙马德、二子叫闹海龙马显、三子叫独角龙马铠、四子叫混江龙马海、五子叫探江龙马江，一个个在水面的能为出众。他的大女儿叫母夜叉马金花、二女儿叫圣手龙女马玉花。竹城有两座水师营，带兵都督两个，一个叫三眼鳖于通，一个叫闹海金甲王宠。他这清水滩内，出产的果木东西不少。种田地不纳钱粮，朝廷管辖莫及，他就是逍遥自在的太平王，无人敢惹。方才留下的这两张字柬，明明是他的大儿子和二女儿来了。”石铸说：“既是老英雄知道，大既道路也熟，何妨带我等去哨探哨探！”周玉祥说：“甚好！你们哪位跟我去？收拾收拾，咱们就走。”

石铸、胜官保、武杰、纪逢春、孔寿、赵勇、李环、李珮八个人在大人跟前面禀明白，便同着老英雄周玉祥起身。当天住在半路，第二天一早又由店中起身。周玉祥说：“到于家庄再吃饭，那里距清水滩八里地，都是一趟买卖，有鱼市，倒很热闹。”众人说：“很好。”众人来到于家庄一瞧，东庄口路

北有一家饭馆，卖的家常便饭二荤店。众人进了饭馆，倒上茶，纪逢春说：“这个座不好。”石铸说：“咱们要点什么吃，回头绕湾瞧瞧清水滩的地势，再想主意。”说罢，要了些酒饭来吃。

纪逢春不喝酒，又吃得快，吃完出来一瞧，西边鱼行倒很热闹，街北尽是卖鱼的。一瞧北边那个卖鱼的，是个油葫芦大秃子，粗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颧骨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赤足大靸鞋，手提一杆西洋秤，也买也卖。纪逢春一瞧秤是灌水银的，往里买总够二十两，往外卖只够十二两。纪逢春从前在家中听神手大将纪有德讲说西洋法子，八宝转心螺丝，各样削器埋伏，无一不懂。纪逢春过去说：“秃掌柜的，你这杆秤够十几两？”这个秃子叫于亮，乃是清水滩三眼鳖于通的兄弟，是于家庄鱼市的经纪，素常就倚着这杆秤讹人。今天听纪逢春一问，秃子把眼一翻，说：“天子秤都是十六两，何必多问呢？”纪逢春说：“你这杆秤瞒心昧己，叫它多就多，叫它少就少，你要不信，我替你劈开瞧瞧。”于亮说：“你趁早滚开！”纪逢春拿起秤来喀嚓一声，折为两段，里头原来是空的，灌的水银。他卖给人家东西，把水银倒在头上；买人家的东西，把秤一掉过，水银就流在秤尖上去了。大秃子于亮见纪逢春把他的水银秤折了，就好：“好一个雷公崽了，无故找我晦气。”向纪逢春脸上就是一个嘴巴。纪逢春不留神，这一嘴巴打的脸上冒火。他真急了，拿起秤砣照定秃子的脑袋就是一下，秃子当即栽倒在地。

这卖鱼的全恼了，全都抄了扁担，过来要打纪逢春。他一瞧不好，伸手掏短把轧油锤，就听西边说：“闪开闪开！于

大爷来了。”纪逢春一瞧，这人马蜂腰，窄臂膊，身高七尺，浓眉阔目，高颧骨，大耳朵，身上穿蓝绸短衫，青绉绸中衣，足下抓地虎靴子，手提一口单刀。来者正是于通，听说兄弟被人打死，急由家中提刀赶来。他见纪逢春掏出锤来，要跟众卖鱼的动手，赶上来照纪逢春就是一刀，纪逢春用短把锤相迎，两个人一连走了三五个照面。

石铸等正在饭馆吃饭，听有人说：“来了个外乡人，雷公模样，一秤砣把于亮打死，于通提刀来拿他，要拿到清水滩，准得杀了！”石铸说：“了不得！傻小子惹了祸，咱们快去看看。”众人给了饭帐，出来一直往西，见纪逢春正累得浑身是汗，口中带喘！石铸拉杆棒跑过去，说：“纪老爷闪开，交给我来拿他。”于通一瞧，这人身高七尺，青洋绉裤褂，薄底快靴，绿眼珠，一脸的蛤蟆疙瘩，来到这里，说：“你们这里真不说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们伙计打死人，这里有地方官，该打官司就到衙门里去，自有道理。你这是要来打架，咱们二人打吧。我叫碧眼金蝉石铸。你叫什么？”于通也通了姓名，轮刀就剁。石铸知道他是清水滩一党，一顺杆棒，把于通挑了一个筋斗。那边于亮也苏醒过来了，有人就把他送回家中。于通被摔了两个筋斗，料想自己不能赢他，拉刀往前就跑。

石铸追至街上，把纪逢春叫到他吃酒的那个地方，说了他几句。周玉祥说：“咱们走吧，这里耳目众多，你我到邓家店那里好说话。”众人立刻跟周玉祥出了饭铺，来到路南的一个大店，伙计们都认识老镖头，以为他是来这里逛鱼市的。石铸说：“这店共有几间，不准再租与别人，该多少钱，我们给

多少钱，这店算是我们包赁了。”店中伙计答应，就把店门一关，都凑到南院厨房喝起酒来，人家叫门，他们也听不见了。纪逢春说话诙谐，进了大门说：“刷了勺啦，不做了。”说完话，慢慢进到屋中，往炕上一歪，躺在那里假睡，这时外面有人把门踢开，进来了两位英雄，要找方才说话之人算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二回 旅店巧遇分水兽 双杰夜探清水滩

却说纪逢春说了一句诙谐话，惹得外面叫门之人把门踢开。屋中之人都出来了，说：“大爷别生气，这是为什么？哪个人惹着你了？”

外面来的两人，头前那个姓王名德泰，绰号人称金眼蛤蟆，久在大江使船，打鱼为生。他有两只渔船在清水滩打鱼，因为马玉山不准别的船在清水滩捕鱼，昨日有两只巡船，由山寨主独角龙马铠带着十个水兵，把王德泰的鱼抢去，还打了几个水手。王德泰受了伤，来到小江口毛家庄，找他师父分水兽毛如虎，要去清水滩刺杀独角龙马铠，给他报仇。走在于家庄，天色已晚，爷俩要住这客店，掌柜的姓邓，跟王德泰也有交情。他一叫店门，却听里面说：“刷了勺啦，不做了。”王德泰一听就恼了，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！把门踢开，王德泰就问：“谁说来，给我找这个人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大爷你听错了，伙计们不敢说，要说这个话，那还成什么买卖规矩？”王德泰说：“没听错，是说来着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今天对你这么办吧，我把伙计叫出来，看是谁说的，立刻就认出来了。”他把伙计都叫出来一站。王德泰、毛如虎说：“不是，我听得出口音来。”掌柜的说：“对不起二位，我这店内，今天有位客人包赁了，不许租给别人。也许是住的客人说笑话呢！”王德

泰说：“这个说话的人嗓音特别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不错！有这么个人，他们住在店里，内中有个雷公样的，说话嗓音特别。”毛如虎说：“他们在哪里住？”伙计们说：“在北上房。”

毛如虎、王德泰师徒二人来到北房以外，说：“刚才是哪个小辈，敢隔着门骂太爷？出来见见我，别装聋，装聋不是朋友。”石铸一听外头有人骂，回头瞧纪逢春躺在炕上，低着头，一声也不言语，他说：“是你惹人家的，又在这里躲着来。”纪逢春说：“我哪惹事来着？”外头听到这口音，说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个，你滚出来！要不出来，别等我们进去揪你，你竟敢辱骂大太岁。”石铸等一听，对纪逢春说：“傻小子，你惹了人家，叫人家来骂，你不出去，算个什么英雄？”

各人俱拉刀出来，刚要动手，石铸一瞧说：“别动手，这不是外人，毛二哥你好呀？”毛如虎一瞧是碧眼金蝉石铸，急忙说：“哟！石贤弟！久违得很，现在由哪里来？你一向可好？”石铸说：“我此时改行了，我保了钦差彭大人。”毛如虎说：“好！”石铸把二人让进房中，给大家引见，各通了名姓。毛如虎说：“兄弟，你既保了钦差彭大人，带着的众位，都是同事的老爷们了，你们来此何干？”石铸说：“只因大人到了潼关，夜晚闹贼，失去了黄马褂、大花翎。贼人临走时留刀寄柬，这位老英雄周玉祥知道是清水滩的贼人，勾串了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，我们打算来哨探清水滩，听说有竹城水寨，很不容易进去。”毛如虎说：“我也是上清水滩。我徒弟王德泰在清水滩打鱼，昨日被独角龙马铠把鱼抢去，把人也打了，我素常跟马大哥有交情，这不是欺辱我们爷们吗？咱们今天遇见，晚上一同前去，使个调虎离山之计，可以进去。”石铸说：“毛二哥！这调虎离山之计怎么个用法？”毛如虎说：“他这水

寨竹门底下有拦江双护网，两旁有刀轮，咱们在外头一骂，他们的人一放出船来，必撤去削器，咱们就乘势进去，得便将独角龙马铠杀了，你们去找黄马褂、大花翎。”石铸说：“甚好！今天你我到那里，就用这条计策。”

毛如虎、王德恭二人要来酒饭，吃完了晚饭，石铸将水衣包好，三个人同出邓家店，一直往西到了清水滩河边。石铸一看，这片水一眼望不到边，往南可至大河，往西北直通卧龙湖，正北是黑漫漫一片竹城，夜晚上面都掌起灯来。三个人看罢，打开包袱，戴上分水鱼皮帽，穿了水师衣靠。石铸挎上截爪镰，毛如虎带上三截钩镰钻，王德泰带上钩镰刀。三个人将日间所穿的衣服，围在腰内。往北走了不远，有王德泰的两只鱼船在那里等着，上面十六个伙计，见主人回来了，都过来参见。王德泰说：“我这口气难出，就把师父找来了，这个人是我师父的朋友碧眼金蝉石铸，过来见礼。”三个人上了船，王德泰说：“师父，石大爷，你们二位喝酒吧！天才起更，少待片刻再去不迟。那巡查竹城的是三眼鳖于通，闹海金甲王宠，巡查水师连营的必是镇江龙马德、都是水陆两路精通，咱们可要留神。”毛如虎说：“不要紧，这清水滩十年前我进去玩耍过一回，跟水龙神马玉山有一面之识。今天我们进去，能将黄马褂、大花翎盗回，将马铠杀死，这仇就算报了。”石铸说：“好！就此前去。”

三个人跳下水去，来到竹城，近前一瞧，此处水有三十余丈深，那竹子半是天然，半是人工，用铁条穿起来，日久了，竹子和铁长在一起，如同铜墙壁一般。这竹门宽有二丈四尺，高有四丈八尺，上有跳板，巡更人就在上面。晚上有号灯，白天有两杆旗，竹门下有刀轮，水催内转，会水的要

由竹门下过去，撞在刀轮就死，撞在当中的护网上，铃铛一响，莫说是人，连鱼也跳不进去。石铸说：“毛二哥，你我骂呀！”说罢，冲着竹门喊嚷，说：“对面清水滩的小辈听真！我等特意来捉拿你这些无知小子！”

里面巡查竹门的闹海金甲王宠，正与马德、于通的大船上说话，问于通白昼在于家庄与何人打架？于通说：“我兄弟于亮与一个姓纪的打起来，后来他们又来了一伙人，内中有一个使杆棒的，名叫碧眼金蝉石铸，用杆棒把我捺了几个筋斗，我才跑回来。”马德说：“了不得，这是饮差彭大人的办差官，准是为马褂花翎而来，咱们须小心防范。”王宠又问少寨主：“飞云、清风和二鬼来到这里，你同二姑娘到公馆去刺杀钦差，没杀又回来了，这是怎么一段情节？正要打听。”马德说：“王大哥，听我告诉你。只因飞云、清风跟我三弟马铠是盟兄弟，又是咱们绿林的朋友，来到这里说他们被彭大人赶的无处可投，还说彭大人跟绿林中人为仇作对，老寨主派我到公馆把彭大人的人头取回来，给飞云、清风消消气。老寨主是好胜的脾气，二姑娘又一定要跟我去，我二人到了彭大人公馆，见彭大人正在审问赵文明、赵文亮兄弟争产之案。这大人是为国为民的清官，故此我二人不肯杀他，只盗了黄马褂、大花翎，寄柬留刀，留下了名姓。我想彭大人手下办差官必要前来，老寨主吩咐，叫我们在前寨留神，如有动作，赶紧往里送信。他们不来便罢，来一个拿一个，来两个拿一双，他等休想逃走。”正说着，就听竹城外大骂，说：“小辈敢来找死！”马德一听，立即鸣锣聚众，调队出来捉拿众差官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三回 三杰水寨战群贼 石铸设计出虎穴

话说分水兽毛如虎同石铸、王德泰正在外面大骂，只听寨门之内一阵锣声，把竹城门打开，出来有十只大战船，船上灯笼火把齐明，镇江龙马德手使三股托天叉，站在船头之上。毛如虎三人乘机便由水内潜身进去，直到那竹门之内，石铸暗中留神一看，见那竹门两旁都摆着刀轮。马德的船只到了外头一瞧，连一个人也没有。王宠说：“了不得！咱们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方才一开竹门，他们便由水内进去了。”马德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把竹城门关上，叫他休想出去。我还有个主意，咱们也把他骂出来，拿活的，一面给山寨里送信，就说进来奸细了，叫他们各处留神。”说着将船头拨回来，把寨门关好，按上刀轮，挂上护网。马德等站在船头大骂：“无名小辈，把寨主爷诓出去，你们都进来了，你打算寨主爷不知道呢？你是英雄，上来跟寨主爷斗上几合，谅你们这些小辈也不敢出来。”

石铸三人听见上面喽兵直骂，那石铸一生最恼人骂，就由水内露出来，说：“对面小辈，休要破口骂人！小太爷姓石名铸，绰号人称碧眼金蝉，奉钦差大人堂谕，特来捉拿你们这些贼人。”分水兽毛如虎、金眼蛤蟆王德泰也出来答话。那三眼鳖于通拿着三尖钩镰枪，跳在水内，扑奔石铸分心就刺。

石铸闪身，二人杀在一处。马德扑奔毛如虎动手，王宠直奔王德泰动手。六个人杀了个难解难分。石铸偷眼一看，王德恭能为武艺虽好，却不是王宠的对手。王宠受高人传授，久在水面操演，王德泰枪法迟慢，他一变家数，就将王德泰一枪刺死。毛如虎一瞧急了，师徒连心，他徒弟的仇没报成，倒叫人家杀死了，老英雄就要以死相拼。王宠把王德泰刺死，又摆刀帮着马德来战毛如虎。这时上面一掌号，下来了二百名士兵，个个水性精通，枪法纯熟。几个照面，毛如虎腿上受了一枪，正要分路逃走，被马德、王宠生擒活捉了。石铸抛开于通，分水逃走，倚仗自己水性好，三五个转身，于通就看不见了。

马德、王宠、于通出了水面，把毛如虎捆好。马德一瞧认识，说：“毛如虎好大胆，你徒弟在这里打鱼，素常跟我们有来往，今天为什么带奸细来搅我们？你带来多少奸细，要说实话！”毛如虎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我徒弟已死，如今既然被你们拿住，快给我一死！”马德说：“我这里也不发落你，来呀！”四个人过来将他搭去大寨，交老寨主发落。于通说：“告诉各处头目留神，走了个碧眼金蝉石铸，马德派了五百喽兵，说：“掌起灯笼火把，大概他也出不了这竹城水寨。你等四路巡查，如拿住他，赏银二百两，不拘在哪里见着，立即鸣锣聚众，大家一齐去拿，咱们这竹城水寨，如同铁壁铜墙，好似天罗地网，谅他插翅难飞。”众喽兵答应，四散巡查，去捉拿石铸。

石铸逃在无人之处，自己一想：“这清水滩势派甚大，有两座水师营，都是明分八卦，暗合五行，分金木水火土，东

西南北中。晚上是灯笼，白天是旗号。南方丙丁火是红灯笼，北方壬癸水是白灯笼，东方甲乙木是蓝号灯，西方庚辛金是白号灯，中央戊己土是黄灯笼。”此时四面船只荡漾，齐声喊嚷捉拿奸细！石铸想进大寨探听，又因道路不熟，怕有削器埋伏，便不敢身临险地，心想：“莫如混出竹城水寨，再作道理。不然天光一亮，我也要被获遭擒。且到店中见了周玉祥，大众商量妙计，再破竹城水寨。”想罢，就见那边渔船上的众喽兵喊嚷：“拿呀！拿呀，这个奸细出不去了，竹门上了刀轮和护网，他一去就得拿住，咱们四下搜寻！”

石铸一沉身，由内慢慢奔向竹门，来至切近一瞧，两边刀轮直转，每轮装有六十四把鲇鱼头刀，锋利无比，碰上准死。石铸知道厉害，愣了半天，无法出去，猛然间急中生巧，计上心来，心想，我拿住一个贼兵，先把他弄死，搁在这网里，铃铛一响，他们当是拿住我了，把死尸拉上去时，我就出去了。”想罢，回身冒出水来，往正西一瞧，来了一只船，上面有七八个人，为首一人手中拿着花枪。石铸容船过去，由后头一扳船尾，掌舵的觉船一动，回头一看，石铸使出了黄鸱掐嗓，就把那人揪下水去。那些人说：“奸细在这里，快快鸣锣聚众！呛啷啷锣声一响！各路船只都奔到这一处来。

石铸在水内用铁爪镰刀把那喽兵刺死，拉着直奔竹门旁，把死尸捺在网内。上面看守拦江护网的是三眼鳖于通，带着二百喽兵，听走线铃铛一响，知道是拿着人了，吩咐往上拉网。两旁的水鬼喽兵拉上来说：“不错，拿住了一个。”此时马德、王宠也都过来，大家拿灯光一照，乃是喽兵小头目葛云。马德说：“了不得！石铸这个主意真高。咱们多派水兵下

去看看吧！他这一走，明天必有人来。”

石铸钻出竹城，冒出水来，换了一口气，往前浮到了鱼船之下。众伙计说：“石大爷回来了。”石铸说：“我给你们送个凶信，你们管船的王德泰死了，他师父毛如虎也叫人拿住了，还不定死活。”这几个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只求石大爷给我们管船的报仇。你用我们这两只船，只管言语。”石铸说：“你们把船靠在东岸僻静的地方，三五天我们必有人来。你们船上谁是头目？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叫王顺，我做的小头目。”石铸说：“我再来找你。”坐着船到了东岸，石铸跳下船，就一直奔往邓家店。

天光已亮，石铸脱了水衣，换了便衣。周玉祥就问：“石大爷，昨天探清水滩怎么样？”石铸说：“三个人死了一个，拿住一个，我还算好，逃出了活命，这地方好险！”周玉祥说：“我就知道是险，黄马褂、大花翎，也不一定就在里头。”石铸说：“字柬上留有名字，就是往回盗也不容易，我虽会水，来去甚不容易，不知老兄台还有什么高明主意没有？”周玉祥愣了多时，说：“我想出一个人来了，他是我拜侄，为人精明强干，也是绿林的英雄，住在冯家庄，离此八里地，姓冯名叫元志，外号人称小丙灵。此人使一口单刀，能打十二只连珠穿梭镖，能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他跟镇江龙马德是金兰之好。咱们去把他请出来，到清水滩打听毛如虎的生死。”石铸说：“也好！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去冯家庄。”

算了店帐，周玉祥带着众人，八里地转眼就到。这冯家庄是个乡镇地方，买卖铺户和客店都有。来到西头路北大门，门前有四棵龙爪槐。周玉祥上前叫门，出来一个老家人说：

“周老爷从哪里来？”周玉祥说：“我来请你家主人，有个巧机会，叫他弃暗投明。”老家人往里相让，到了上房，众人落座。老管家出去，不多时，冯元志进来，见过周玉祥，然后同众人彼此见礼。周玉祥说：“我来非为别故，只因彭大人在潼关失去黄马褂、大花翎，我同众位差官，特来请你去探清水滩的虚实，从此可以弃暗投明，未知贤侄意下如何？”冯元志说：“甚好。”就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胆大冯元志！你要弃暗投明，我先把你杀死。”不知这位英雄是谁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四回 探水寨马德接义弟 半山坡金花见才郎

话说冯元志在大厅与周玉祥见过礼，又与众差官彼此行礼。周玉祥说要请他到清水滩，打听马褂花翎的下落，访问毛如虎的生死如何？”冯元志当下应允，吩咐家人摆酒。只见外面进来一人，说：“好！冯元志你今天弃暗投明，把弟弟忘了。”众人一看进来的这人，年有二十多岁，淡黄脸膛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薄片嘴。身穿蓝绸大褂，足下青缎子爬地虎靴子。冯元志说：“贤弟别着急，我来给你引见。”周玉祥说：“贤侄！这位是谁？”冯元志说：“是我拜弟，姓赵叫友义，外号人称小火祖，跟我同在绿林。我二人乃是知己之交，金兰之好，患难相扶，荣辱共之。”赵友义给众人见了礼，周玉祥说：“好！大人正在用人之际，大丈夫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，从此弃暗投明，比绿林胜过百倍。”赵友义说：“好！既蒙众位提拔，不知要我二人作何使用？”周玉祥说：“大人丢了黄马褂、大花翎，昨日石铸同分水兽毛如虎、王德泰上清水滩去哨深，王德泰已死，毛如虎被擒，我想冯贤侄同清水滩素有来往，可以前去探探。”冯元志说：“我去探听明白，这座清水滩也破不了。非有会水的不成，你们哪位会水？”石铸说：“就是我会水，这些人没有会水的。”冯元志说：“我家有些好茶叶，明天就以送茶叶为名，可以去哨探机密。”

石铸说：“你先去吧。我听你回信。”

冯元志当即把茶叶用包打好，雇人挑到清水滩河口，又雇了一只渔船，把茶叶搁在船上，一直来到竹门以外，在船上叫门。里面问是什么人？冯元志说：“是我！我是冯家庄的冯元志，你家少寨主马德是我的知己之交。今特来给老寨主送礼，烦劳你等进去回禀。”里面喽兵听明，赶紧来水师营回禀镇江龙马德。

马德正同于通、王宠喝茶谈话，见喽兵前来回禀，说有冯家庄的冯元志前来拜访寨主爷。马德一听，说：“原来是我拜弟冯元志来了。我二人已有两个月不见，我甚盼念，快预备船只，我亲身出去迎接！”于通、王宠也跟随在后，竹门大开，把冯元志让进里边来，将茶叶箱子搭在大船上。冯元志掏出一块银子，给了渔船，便同马德进了竹城，来到水师营的大战船。冯元志给马德行了礼，又见过于通、王宠、彼此行礼落座。

马德说：“贤弟许久未来，一向可好？”冯元志说：“现有南边来的一个朋友，送我一些茶叶，我想一来看望兄长，二来把茶叶恭敬老太爷。”马德说：“多蒙贤弟盛情。”吩咐喽兵摆酒。把茶叶叫人先送进大寨，他们四人推杯推换盏喝酒。冯元志话里套话说：“兄弟！小弟听得一事，要向兄长领教。现有钦差手下的差官在各处访查，说彭大人丢了黄马褂、大花翎，落在兄长这里，小弟不知虚实，因跟兄长有金兰之好，焉有不挂心之理？”马德说：“贤弟你既然来了，又不是外人，我也不能不告诉你。只因前几日来了几位绿林朋友，乃是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。飞云跟我三弟是拜兄弟，投奔我这清水滩

来，说钦差彭大人把他们追得无处安身，见绿林人就杀，跟合字作对。老寨主一听这句话，有点气忿不平，就叫我去把彭大人杀了，给绿林除害，我二妹妹也跟着我去。我们晚上到了公馆，正赶上彭大人问案，一瞧这位彭大人是位清官，不忍杀他，便将他的黄马褂、大花翎盗来，寄柬留刀。昨天晚上有毛如虎勾串来了三个人，现已将王德泰杀死，将毛如虎拿住，关在水牢，只跑了一位碧眼金蝉石铸。”冯元志说：“这就是了，可有一件，咱们清水滩虽然种地不纳粮，也不为犯法。如今得罪了彭大人这件事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”马德说：“这是老寨主的主意，愚兄不能自专。”冯元志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又喝了几杯，冯元志已酒够八成，说：“哥哥！不喝了，酒够十分了。”马德说：“我也不留你在船上安歇，晚上我们巡更守夜，不得安神，先把你送上山寨去吧，去见见老爷子，飞云、清风都在那里，给你引见这几位朋友，你就在里头客厅睡吧。”派了两个喽兵，掌上灯笼，把冯元志送上山寨。

冯元志告辞出来，只见月色朦胧，四面巡更船只飘荡，号灯齐明。冯元志正往前走，忽见半山坡过来一对号灯，后面一位丑姑娘，身高八尺，面皮微黄，身穿蓝绸短汗衫，大红洋绉中衣，两只金莲够一尺长，穿一双大红缎鞋，满帮花，一脸稠麻子，黄眉毛，三角眼，火盆口，断梁鼻子，一嘴黄板牙，一脑袋黄头发，手拿浑铁棍，重有八十斤。今天奉老寨主之命，巡查前后山寨，怕有奸细私行出入，因知道这两天彭大人必派人来探清水滩。这丫头倒有万将难敌之勇，就是一样不好，其性最淫，连马玉山也管不了她。她瞧见喽兵长

的好，就拉在屋内，行云雨之事，若不依她，就一棍打死了。

今天往下走来，见两个喽兵正带着冯元志上山。冯元志本来长得俊秀，今天喝了两杯酒，白生生的脸膛，透出粉红的颜色，齿白唇红，真是俊品人物。马金花一瞧，问喽兵道：“你们由哪里带来这个人？要上哪里去？老寨主派我来巡查奸细。”喽兵说：“姑娘你不认识，这是冯家庄的冯大爷，跟大少寨主有金兰之好。在水师已喝了酒，现送进山寨来见见老寨主，到客厅安歇，派我二人服侍。”马金花说：“原来是冯大兄弟，跟我走吧。”又告诉两个喽兵：“你们回去吧，老寨主正同人喝酒呢，冯大兄弟刚喝了酒，回头再喝，别灌醉了，叫他到我屋里去睡吧。”冯元志一听就愣住了。他本是正人君子，自己一忖度，这不像话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要叫马大哥知道了算什么事？连忙说：“姊姊，我得先进去见见老寨主，你要查山就请吧，明天我再去请安。”马金花说：“不成，依不得你！”不容分说，过去把冯元志拉着就走。

冯元志因不好翻脸动手，被马金花拉着走了不远，来到一座花园，就在大寨之外的半山腰中，这是她寻欢作乐的地方。这里有几座亭台，北房里面灯光闪闪，服侍她的两个丫头，一个叫仙人掌，一个叫霸王鞭。她把冯元志拉到屋中，推到东边椅子上落座，自己就坐在西边椅子上，叫仙人掌过来倒茶。冯元志说：“姊姊拉了我来，有什么事呢？”马金花说：“你跟我哥哥是拜兄弟，我没见你来过。”冯元志说：“我常来。”马金花又问他家中还有什么人？冯元志说：“我家中就有母亲。”马金花说：“你可娶过亲么？”冯元志说：“没有。”再问他多大年岁？冯元志说：“我二十岁。”马金花说：“咱两人同

年，我瞧你这人倒很好，也是前世的姻缘，我还没有夫家，今天好日子，咱两人就做夫妻，我这模样也不丑。”冯元志一听，说：“不成！今天我是来看望你大兄，再者婚姻大事须有父母作主，也没有这般说法，趁早让我走吧！”马金花说：“你不依我，你也走不了。”冯元志说：“我就是要你，你也别着急，待我回去跟我母亲说了，托媒人来。”马金花说：“咱们今天成了亲，明天再对父母说也不晚。”冯元志听她说的不像话，站起来往外就跑。马金花赶上来把他拉住，只听外面一声喊嚷，说：“好不要脸的东西！”倒把冯元志吓了一跳！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

第一七五回 小丙灵镖打群寇 镇江龙救友联姻

话说冯元志被马金花拉去之后，那两个送冯元志的水兵，怕马德见怪，连忙往回走，想去回禀马德知道。刚走了不远，只见马德怕冯元志酒醉，不大放心，也追了上来，正遇两个水兵。问明情形，就叫两个水兵头前领路，来到小花园，正听到马金花求亲，冯元志说的都是正大光明的话，要走时被马金花拉住。马德一见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丫头真不要脸！”从外面进来。马金花一看，说：“你休要管我的闲事，慢说是你，就是咱们老寨主都不管我，你趁此走开！”冯元志说：“大哥来了，我想这件事怎么办？我还是回去禀明母亲，找个媒人，名正言顺，也体面些。”马德说：“算我的媒人，明日咱们就办，今天先把他交给我带去。”马金花说：“哥哥，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。”马德说：“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把冯元志带出来，送到大寨门，叫喽兵送了进去。

他走进三道寨门，来到分赃聚义厅，只见里面灯烛辉煌，两旁支着四个大气死风灯，还挂着无数的纱灯。正当中坐着水龙神马玉山，身長八尺以外，一张紫脸，粗眉毛，大环眼，皂白分明，虎视眈眈，身穿蓝绸长衫，足下薄底靴子，年有六十以外，花白胡须。往东边一溜，上面是清风道于常业，往下是飞云、焦家二鬼，还有小孔雀吴通、小鹞子周治、癞头

鼋吴元豹七个人。西边是头英山和二英山的漏网之贼，大斧将赛咬金樊成，赛瘟神戴成、赤发灵官马道青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麟麒吴铎、并獬豸武铎，青毛狮子吴太山。紧下面是他的四个儿子，闹海金龙马显、独角龙马铠、混江龙马海、探海龙马江。在两旁是大小喽兵头目，站立伺候。冯元志进了大厅，躬身行礼，口称“伯父在上，小侄男冯元志在下嗑头。”水龙神马玉山知道他是马德的盟兄弟，今天送茶叶来的，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贤侄，你两月未到我这里来，一向可好？在绿林做买卖么？你母亲可好？”冯元志说：“承伯父下问，小侄家中平安无事。只因有朋友从南方来。送我两箱上好的茶叶，我特意孝敬伯父。不想小侄两个月未来，伯父寨中又添了十几位英雄。”马玉山用手一指飞云说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这个和尚跟你二哥是结义弟兄，他在真武庙出家，乃是当年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门徒。只因他得罪了彭大人，被办差官追拿，躲在我这里。他几个人苦苦求我，要你大哥去把赃官杀死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见飞云直摆手。马玉山说：“飞云，这不是外人，冯元志他是常来的，如同我儿一般，瞒他做什么？你大哥未将赃管杀死，只把他的黄马褂、大花翎盗来，寄柬留刀。昨日晚上来了三个人，扎死一个，拿住一个，跑了一个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就是了。”飞云说：“老寨主太诚实了，前日盗了马褂花翎，昨天就有奸细。今天他来送礼，必是彭大人那里烦他出来探访清水滩的机密。你把实话说出来，他去泄了机密，关乎你我的性命，老寨主要慎重。”

马玉山一听这话言之有理，说：“冯元志，你是绿林英雄，

跟我儿结拜，我待你如同亲生，你怎么替彭大人作内应来探清水滩的机密？”冯元志一听，不禁张口结舌。飞云说：“老寨主，对不对，你看他没的说了。”冯元志本来喝醉了，刚才又被马金花一恹，听了飞云所说之话，叫马玉山一问，他是年轻的人，就气糊涂了，半晌才拨回话头来说：“你这厮拆散我们的和气。我冯元志一不在官，二不应役，我跟彭大人有什么牵连？再说姓马的，你也太不懂情理，我好心好意来送礼物，你却出言无状，满口胡言，冯爷少陪了。”说着往外就走了。”

飞云说：“别叫他走了，他是奸细。”马玉山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快把他拿回来。”马铠素日跟冯元志不对，一听马玉山吩咐，拉刀赶过去说：“小辈，竟敢在清水滩撒野！”照冯元志就是一刀，冯元志一闪身，拉出刀来，二人杀了七八个照面。冯元志抖手一镖，正打在马铠的肩头。马铠往旁边一蹿，旁边恼怒了双麒麟吴铎说：“小辈，我来给少寨主报仇！”摆朴刀就砍。冯元志闪身使了个怪蟒钻窝，分心就刺。贼人刀法纯熟，三两个照面，却被冯元志一镖，打在左腿上，急忙跳在圈外。此时武铎、唐治古、杨治明、周治、吴通、吴元豹一看不对，一个人不是冯元志的对手，大众凑胆子，各摆兵刃，把冯元志围在当中。冯元志全无半点惧色，手中遮隔架拦，又把武铎一镖打倒，紧连着又是一镖，打在吴通的肩头上。

清风道于常业见小丙灵冯元志甚是凶猛，拔出滚珠宝刀，一声喊嚷：“列位英雄闪开，待我跟他比试几合。”冯元志一连胜了七个人，见老道手中擎着宝刀，说：“冯元志好大胆量，

你可认识山人么？”冯元志说：“小太爷耳闻有你这个杂毛老道，你来便怎么？”清风说：“我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冯元志并不答言，摆刀就剁，老道闪身相迎，二人走了几个照面。冯元志抖手一镖，打在老道的肩上，却将镖撞回，并没打动。冯元志囊中的八只镖都用了，知道老道有金钟罩护身，镖不能伤他，必须找他上中下三处金钟罩练不到的地方。冯元志就倚仗连珠镖取胜，现在镖已用尽，刀又不能伤老道，心中着急，一失神就被老道的宝刀将他的刀削为两段。冯元志往圈外一跳，被老道踢倒在地。水龙神马玉山吩咐把他乱刀分尸。

各贼各拉兵刃，刚要赶过去，由外边跑进一人，说：“且慢！你等刀下留人，不准动手。”众人一愣，见不是外人，正是少寨主镇江龙马德，马玉山说：“好个马德，莫非你不怕死么？”马德说：“不是。天伦在上，孩儿我有下情回禀，我跟他金兰之好，结拜弟兄，他言语冲撞你老人家，在此动手，孩儿一概不知。我不敢违抗父命，只求父亲缓杀他两天，尽我交友之道，今天就把他交给孩儿。”马玉山说：“就是吧。”两旁的人把冯元志捆上，马德带着他到了住宅西边，那里有座小花园，倚着山涧做出一个水牢。马德说：“兄弟，你在此暂避少时，我想法救你。”

在这水牢旁边有三间房，里面影影绰绰，木桩上捆的是毛如虎。冯元志进去，毛如虎认识他，说：“冯大兄弟么？你来了好，我这一个人正闷得很，被贼人拿住了，不死不活，他把我杀了倒好，再不然就把我放了。你被获遭擒是怎么一段情节？”小丙灵冯元志把上面之事说了一遍，分水兽毛如虎甚为叹惜，说：“贤弟！咱们哥俩倒是有缘，不能同生，却能同

死，你我一同到枉死城中挂号，追魂帐上勾名。”

不提二人谈话，单说马德扑奔内宅，见他母亲金氏尚未睡觉。马德一进去，金氏就问：“马德，你在外头巡山，来此何干？我听说外头动手，你父亲要杀人，说是你的朋友，这是因为什么？我正要打听，你进来好。”马德说：“我父亲要杀的人，是我的拜兄弟、冯家庄的冯元志，外号人称小丙灵。他跟孩儿是知己之交，今天来山看望，送了父亲两箱子茶叶。我父亲因听信飞云一面之词，硬说他是奸细，现在被我父亲拿住。前者孩子曾对母亲提过，要把我二妹妹许他，这人品貌出众，文武全才，今天还得母亲允许这门亲事，方可以救他。”金氏说：“你把姓冯的请来我瞧瞧，如中我意，我就能救他。你父亲不答应，都有我呢！马德听说，即转身来到水牢，把冯元志解开，带着来到里面。老太太在椅子上坐着，一看冯元志品貌俊秀，心中就爱。刚要说话，忽然由外面进来一人，大喊一声，将马德揪住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六回 赵友义献策请族兄 纪逢春打虎遇豪杰

话说马德把冯元志带至上房，尚未说话，忽从外面进来一人，把马德揪住。马德一看，是他的妹妹马金花。她在外面巡山，听说里头打了起来，要把冯元志乱刀分尸，杀这没过门的女婿。她一听就急了，要来跟老头子拼命。到了大厅，听说没杀他，哥哥带到后面去了。她很喜欢，来到后面就把马德揪住。马德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却是马金花。马德说：“老寨主叫你巡山，你来此何干？”马金花说：“我听见咱们老头子要把冯大兄弟杀了，他要杀死冯大兄弟，我就拿棍把他打死。哥哥，你给我说了婚姻没有？”马德说：“你先出去，这件事交给我，你也不怕羞，这没有对说对讲的，你要惹老太太生气了，你去吧，我给你办。”马金花说：“我交给你啦！”转身提棍出去。

冯元志给金氏行完了礼。马德说：“兄弟，你跟老寨主因何变脸？”冯元志把上项之事说了一遍。马德说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瞒我的，你我是金兰之好，你真是特意来瞧我，还是有什么要紧事呢？”冯元志说：“哥哥，我也不瞒你，实是有一个老前辈，名叫周玉祥，他认识几位差官，提说彭大人丢了马褂花翎，落在清水滩，昨日毛如虎被擒，叫我来打听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在这里没有？我明人不作暗事，这是已往之

事。兄长莫若劝老寨主趁早把马褂花翎送去，我托几位知己朋友完全其事，不知兄台尊意如何？”马德说：“不行！这件事我作不了主。我倒有一件事要与你商议。”冯元志说：“什么事？兄长请说，小弟洗耳恭听。”马德说：“兄弟你也没有成家，刚才我约你出来，是老太太要瞧瞧你，我跟老太太商议，要把我二妹妹嫁给你，咱们两家结为秦晋之好。我二妹妹玉花你也见过，她跟金花相差天地。”

冯元志因时常到清水滩来，内宅堂客他都见过，马玉花确实长得十分人材，水旱两路的武艺精通，足智多谋，文武全才。冯元志听马德一说：“心中甚是愿意，说：“既是兄长吩咐，小弟敢不从命。”马德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是，快过去给老太太磕头。”冯元志拜了岳母，说：“兄长救了我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你再把毛如虎也放了，他乃是我的朋友。”马德说：“就是吧！回头我就把你二人放出去。兄弟，你也不必管彭大人的事，他自有能人来把马褂花翎盗回。这座清水滩也不算什么，愚兄只得听天由命，自知不好，但子不能违父命，老寨主只听老三一面之词，宠信飞云、清风二人，闹出乱来，我也没法。兄弟，你暂且少待。”老太太叫使唤人倒过茶来，冯元志喝了两碗茶，马德又带他到了后面。

天有三鼓，马德在头前引路，把冯元志和毛如虎二人送至寨外，来到山坡之下，到了水师营，要了一只小船，船上有几个亲随，都是他的心腹。来到竹城下面，顺着梯子上去，城上有跳板，马德用白莲套索先把毛如虎系了下去，刚要拴冯元志，身后有人拍了马德一下说：“你好大胆，竟敢私自放人。”吓了马德一跳，回头一瞧，正是马金花因巡查竹城以外，

来到此处。马德说：“你别嚷，我放的不是别人，乃是冯元志。”马金花说：“亲事你给我说停当了么？”马德说：“停当了，明天媒人就来。”马金花向冯元志说：“你可别忘了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就是吧！”马德便把冯元志放了下去。

冯元志同着毛如虎二人浮水出了清水滩，一直来到于家庄店中，见了石铸等人，把清水滩之事说了一遍。石铸说：“冯贤弟，你还得协力相帮。”冯元志说：“只要有用我之处，我万死不辞。”石铸说：“很好！毛二哥你也别走，一来你得给徒弟报仇，二则破了清水滩，你如愿意当差，我必竭力保举。”毛如虎说：“我倒不想当差，但总得给徒弟报了仇才能走，不然对不起他。”石铸说：“那好，咱们一同回公馆去吧。”

正在这番光景，只见正东尘沙滚滚，土雨翻飞。原来是早有人将探明清水滩的情节禀明了大人。大人着实震怒，本地面官府失查，竟有贼人聚党窝藏，盗去黄马褂、大花翎，还敢寄柬留刀。大人即派本地调三千马步军，叫徐胜、刘芳前往攻打清水滩，不许贼匪一人漏网。徐胜、刘芳点齐军马，带了一个月的粮草，大队路过于家庄，来至清水滩东岸择吉地安营。徐胜乃将门之后，操军布阵，行营打仗，样样精通。他按东西南北中扎了五座大寨，埋下鹿角，撒下铁蒺藜、绊马索，安了粮台，立下行营。

徐胜、刘芳升中军帐点名，外面进来回禀说：“现有碧眼金蝉石铸，带着胜官保、孔寿、赵勇、武杰、纪逢春、李环、李珮、周玉祥，还有三位义士冯元志、毛如虎、赵友义，前来参见大人。”徐胜、刘芳吩咐：“有请众位差官老爷。”不多时，石铸同众位英雄进了中军帐，彼此行礼，一旁看坐。徐

胜就问道：“石大爷，你同周老英雄来探清水滩，那里有多少贼人？我二人奉大人之命，前来剿贼。”石铸说：“你二人这是白来，白白耗费国帑。头一宗，马队不能进去，又没有战船，这清水滩到竹城有十二里水路，进了竹城，还有贼人的水师营，过去才是山寨，清水滩方圆二百余里，来这些兵无用。”徐胜一听此言，就是一愣，说：“这些兵丁都不会水，又没船只，奈何！”毛如虎说：“我有两只小渔船。”徐胜说：“两只小船能带多少人？石大爷，你知道贼人有多少船？”石铸说：“里面有大约八百只船，声势很大，漏网的贼人均在此窝聚。”徐胜说：“众位有什么妙计，能破清水滩？”小火祖赵友义说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可以招募人，谁能献策破了清水滩，便在大人跟前保举他得做高官，看谁人能出条妙计？”石铸说：“倒有一个人，也有战船，如把他请来，破这清水滩就易如反掌。”徐胜说：“既有人，石大爷何不早说呢？”石铸说：“就是龙山马玉龙，他自潼关走后，大概也快回来了！”徐胜说：“石大爷你就辛苦一趟，到龙山把他连水兵请来，船只不足，可以在这里按官价采买民船。”石铸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就此告辞。”

石铸走后，徐胜说：“冯壮士、赵壮士，你二位是本地人，地理总熟，这清水滩的水通什么地方？可有旱路没有？”赵友义说：“我自幼投明师，练的火鸽子、火蛇、火枪、火箭，就为这座清水滩，我家中有十二个箱子，引火的物件都在里面，只要有能人破清水滩，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可以烧他的这座竹城。”徐胜说：“既有这能为，可以用得着。”赵友义说：“这座清水滩东南两面是水，往下通大河。西北是山，里面方

圆有一百六十里。竹城里面有两座水师营，要破这清水滩，非得有会水的带兵，用几十只战船攻打竹城，才能破得了。”徐胜说：“要采买民船，能买多少呢？要是叫官船局派船，总得半年，大人西下查办，焉能等得了？”赵友义说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现有二位英雄，手下有飞虎舟战船二十只，若能请了出来，破清水滩易如反掌。”赵友义说出两个人来，要请他们大破清水滩，捉拿马玉山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七回 小火祖谈古激婶母 赛专诸携友投军营

话说小火祖赵友义，在中军帐与徐胜提起此地有两位英雄，水旱两地精通，有二十只飞虎舟战船。徐胜说：“这二位英雄，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家在何处？既跟你有来往，何不请来同破清水滩。”赵友义说：“这二位就在清水滩。这河道西边有座小孤山，山上有个义侠庄，庄上有一位英雄，姓赵名叫文升，人称飞叉太保赛专诸，乃是我的族兄。此人最是孝母，手使一杆三股烈焰托天叉，能打十二枝飞叉，以打猎为生。他还有一个拜弟，住家离义侠庄有一里之遥，地名叫段家岭，这人姓段名文龙，绰号人称小孟尝飞刀太保。他为人最好交友，娶妻子氏，乃是清水滩三眼鳖于通之妹，也是水龙神马玉山的干女儿。马玉山要请他二人入伙，他二人不肯，娶于氏的时候，陪送了二十只飞舟。大人拿出名片来，我同几位差官去请他二位弃暗投明，叫他二人来帮着破这清水滩。”徐胜说：“甚好，你同谁去呢？”胜官保说：“算着我。”武杰、纪逢春、孔寿、赵勇、李环、李珮几个人商议好了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明天早饭时候咱们就去。”赵友义说：“就是了。”摆上酒筵，大家喝酒吃饭。天色已晚，各归营房。徐胜派官兵巡查营门，严加防范，怕有贼人前来行刺。

次日早饭已毕，赵友义叫毛如虎摆过渔船来，把他们渡

过清水滩，那渔船就在小孤山等着。众人离了大营，一直来到小孤山，大家下得船来，只见山连山，山套山，高低不等。赵友义说：“毛二哥！你这船别动，我们都不会水。”毛如虎问：“你们今天回来不回来？”赵友义说：“我们今天不回来，明日正午准到。”毛如虎说：“你们众位请吧！”赵友义带着众人步山梁，蹈山顶，说：“众位看这一片景致，真是山青水秀，地僻林丰。想当年我同几个朋友在此闲游玩景，到如今却一个也不见了。”武杰说：“这个地方甚好，在那边树林下摆上一桌酒菜，可以吟诗作赋。”纪逢春说：“你别瞎说了，在这里吟诗作赋，来个狼把你吃了。”

大家说着，顺山坡往西北走去，突然对面起了一阵腥风。大家抬头一看，并没有什么云彩，正在纳闷，却见前面来了一只猛虎，黑纹黄毛皮，头大项短，两个大耳犹如薄扇一般，后头尾巴一扫，风就随着起来，真是云从龙，风从虎。众英雄说：“不得了，虎来了！快上树躲避。”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你看大猫来了！我去拿住它，抱过来大家瞧瞧。”武杰说：“混账东西，你不要找死，这是老虎。”武杰上了树，胜官保也上了一棵柏树。其余这些人，也有藏在石后的，也有躲在涧边的，就只有纪逢春掏出锤来，在当路站着。这虎见前头有人挡住，它本来不饿不出来，出来就要找食吃，瞧见纪逢春，便把尾巴一绞，前爪一按，噗的一声，就蹿了过来。傻小子说：“捅嘴。”这一锤就把虎牙打得活动起来了。胜官保掏出镖来，一镖又把虎眼打得鲜血直流。纪逢春一嚷，说：“拿活的，我还要养活的呢！别打它的眼睛。”这虎眼睛受伤，蹿起来有一丈多高，向纪逢春扑来。傻小子由虎肚子底下蹿

过去，照虎腿就是两锤，把虎腿打伤了一只。胜官保又是一镖，把虎眼打瞎。纪逢春一连十几锤，竟把猛虎打死。

这时，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人，行走如飞，头戴黄老虎帽，身穿虎衣虎裙，面皮微紫，粗眉大眼，说话声音洪亮，说：“谁把我的老虎打死了？”纪逢春说：“爷爷把你的虎打死，你不愿意，连你打死。”那猎人一听，摆手中钢叉刺来，纪逢春用锤磕开。胜官保由树上跳下来，拉出龙头杆棒，要帮助纪逢春动手。赵友义赶紧跑过来说：“别动手。”这二人往旁边一闪，赵友义说：“兄长，小弟磕头行礼。”那位打虎的英雄，正是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。众人过来，赵友义都给一一引见，彼此行礼。只见西面又来了一位黑面的英雄，也是这样的打扮，手拿斩虎刀，正是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，带着几个家人，挑着猎获的野兽。赵文升说：“段贤弟，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。”大家彼此见过了礼，段文龙说：“赵二哥由哪里来？这几位都是你绿林的朋友么？”赵文升说：“走吧，有话咱们再说。”

二太保约请了这八位，叫家人抬着死虎，往西走有三里之遥，便来到了义侠庄。进村口过了十字街，往东一拐，到了路北大门，赵文升往里一让，众人进去，来到北上房的客厅，见屋中甚是雅致。众人落了座，家人献上茶来。赵文升问道：“兄弟，你这一向可好？同来的这几位可是绿林朋友，到此做什么？”小火祖赵友义说：“兄长！这几位都是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，小弟本来在冯家庄住着，现在冯元志已弃暗投明，小弟想身为绿林，终久算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故也投在大人营中。只因清水滩的水寨厉害，官兵无战船不能攻

打，小弟故在大人台前保举二位兄长，破了清水滩，见了彭中堂，准得高官，能骑骏马。”赵文升说：“兄弟此言差矣！为人尽忠不能尽孝，尽孝难以尽忠。家中老母年迈，我上无三兄，下无四弟，虽然以打猎为生，却可以在家时时定省，尽为子之道。我若依你所说，出去当差，怎奈是老母在家，无人侍奉照应。”赵友义说：“兄弟此言差矣！岂不知一子得志，九祖升天。你若出去领兵做官，上能光宗耀祖，下能庇荫儿孙，给老太太请来诰封，岂不是子耀孙荣？”赵文升说：“兄弟你说得甚好，不过此时无论什么功名富贵，都难动我铁石之心，非得在老太太百年之后，我才能出世求名。”赵友义苦苦相劝，赵文升只是执意不从。大家知道他是个孝子，赵友义也就不往下再劝了。赵文升吩咐摆酒，大家喝着酒时，赵友义忽然计上心来。不知他用何等妙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八回 段文龙杀妻助友 水龙神兵困孤山

话说小火祖赵友义喝着酒，猛然想起一条妙计，要请赵文升出山。他喝了两杯酒，站起身来，就扑奔后面。此时老太太正在后面闲坐，刚吃完晚饭，有几个使唤人服侍着。老太太问前面什么人来了？使唤人说：“赵二爷同着几位朋友，在客厅喝酒。”正说着话，赵友义进来给婶母请安。老太太问赵友义说：“你有一个月没来了，这些日子在做什么呢？”赵友义说：“现在我跟钦差彭大人效力当差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好孩子倒有志气，总比在绿林胜过百倍，这是何等体面，从此有了出头之日，好极了，这也是祖上的阴德。”赵友义说：“我今天来此非为别故。既得了差事，我要提拔提拔我哥哥。我已在徐、刘二位大人台前保荐了兄长，帮助官兵去剿清水滩的贼人。今天同着几位办差官来请他，他哥哥说有老母在堂，尽孝不能尽忠，尽忠不能尽孝，忠孝不能两全。我想，万年难遇的巧机会，不可错过了。再说古来的英雄豪杰，有老母在堂，扶保真主的也甚多。东汉时有个姚期，侍母至孝，在禹王庙遇见刘秀天子，君臣龙虎风云会，姚母说：我儿得其主矣！老太太叫姚期扶保刘秀走国，自己悬梁自缢。姚期三年孝改为三月，三月改为三日，三日改为三时，后来成其大事。西汉有个王母，他儿名叫大刀王陵，后来保了汉高祖，他

母亲被楚王捉了去，要他在阵前招降王陵。王母给他儿子写了封书，叫他扶保汉室真主，至死不准降楚，后来王母落个千古美名。”

赵老太太听赵友义说了这一大篇，便说：“罢了！你说的这些话，都是前朝贤母教子有方，老身焉能比古？”赵友义说：“小侄男今天特来请婶母吩咐一句话，我哥哥便一步登高，从此赵氏门中可以光宗耀祖，显耀门庭。”赵老太太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等你哥哥进来，我跟他商量，你哥哥生性太左，不过老身说的话，他倒言听计从，顺者为孝。就是你嫂嫂也很不猎，前者有一位朋友，约你哥哥进京闲游，他说父母在不远游，因老身上了年岁，他不肯去。今天你等来请他出世求名，他也是挂念老身，不肯前去。少时他进来，我劝劝他，总是去的为是，老身在家中倒也安心。”赵友义说：“婶母，这样办，你老人家落个美名，千古留芳！”

说完话，赵友义仍到前面来，同大家一起吃了晚饭。饭后，赵文升进里面看视老娘可否安歇，老太太便说：“老娘听见你兄弟赵友义说，他保了彭大人，同着几位差官来请你跟段文龙一同前去。我想这倒是个好机会，你在家打一辈子猎，算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兄弟叫我劝你归彭大人，我想这倒是个正路，你的意思打算怎么着呢？”赵文升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并非不愿光宗耀祖，无奈老母在堂，孩儿就是得了一官半职，你老人家这样大的年岁，孩儿焉敢远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不然，功名富贵，人人敬重，自你父亲去世后，老身隐居在此，你虽然学了一身武艺，却不甚通达文理，终究哪得出头？既有彭大人的差官请你，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，为何不落个

忠孝双全？老身命你前去为是。”赵文升是一个孝子，听了母亲的吩咐，就说：“孩儿谨遵母命，明天就收拾行装起身。老娘千万保养身体，家中有什么事，要快给孩儿报信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是了？”

赵文升起身出来，对段文龙说：“段贤弟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段文龙说：“兄长愿意打猎，小弟跟着打猎，兄长愿意保彭大人，小弟也跟随保彭大人，任凭兄长吩咐。”段文龙跟赵文升是师兄弟，又是结义兄弟，他二人食同桌，夜同眠，乃生死之交。赵友义一听，说：“段兄弟既愿意随大哥前往，可有一件事，得带着二十只飞虎舟。你这二十只船有多少人？”段文龙说：“这船不是我的，是你嫂子陪送的，每条船上有十名水手，十只船一百人，有一个头目，共有二百人。他们是清水滩的喽兵，虽在我这里当差，钱粮还在清水滩领。每只船上大约可容五六十人打仗，一只船可带一架炮。这件事我得跟你嫂子商量，就是她愿意，还怕喽兵不愿意呢。要破清水滩还得赶紧的破。我听说三眼鳖于通请了一位能人，按着元朝末年陈友谅的办法，能造架二十尊大炮的炮船，转着弯向四面巧打。如今水龙神马玉山，要造一百只这样的炮船，预备官兵剿他时好打仗，现在尚未动工。”赵友义说：“请你二位带着船去，还有一位马玉龙，是大人新收的差官，手下有水战的喽兵，只要他一到，定日期就破清水滩。”段文龙说：“好！今天就住在这里，明天你们几位同到我家。这二十只船，暂时我不敢应允，明天商议成了更好，不成你们几位也别恼。”赵友义说：“就是。”大家喝了几杯茶，天已起更了，有家人服侍，搬出铺盖，众人就在客厅安歇。

次日早晨起来，大家净面吃茶。段文龙说：“你们众位同赵大哥到我家去。”赵友义说：“也好”。大家一同出了赵宅，走了二里之遥，眼前一道青山峻岭，这个地方就叫段家岭。进了东村口不远，路北大门口有四棵槐树，大八字影壁，拴着二三十匹骠马。段文龙家中是大财主，来到门首，众家人迎接进去，大家来到客厅。段文龙说：“众位请坐。”吩咐家人倒茶，预备酒宴。

他转身进去，来到内宅，见了妻子于氏小霞，说：“夫人我今天有一件事跟你商议。”于氏说：“丈夫有话请说。”段文龙说：“赵文升有个族弟，也上咱们家来过，叫赵友义，现在跟彭大人当差，奉旨西下查办，来到潼关，被清水滩盗去黄马褂、大花翎。昨天他同着几位差官，约请我跟赵大哥同破清水滩，从此弃暗投明，将来保举我二人做官。这清水滩非由水路不能攻打，须用这二十只飞虎舟，我来跟娘子商议。”于氏说：“丈夫此言差矣！我大哥在清水滩身为水军都督，水龙神马玉山是我的义父，这二十只船是我义父陪送我的，你如何能够带着这二十只船去攻打清水滩？别的产业是你段家的，我都不管，这二十只船不能叫你动。”段文龙说：“我已经应许朋友了，说你哥哥跟马玉山不是正道，无故窝聚贼匪，不服王法，在清水滩助纣为恶，上不合天理，下不顺人心。彭大人乃是清官，他却无故听信贼人的话，偷盗大人的黄马褂、大花翎。我先用良言相劝，他如依从，将马褂花翎交出来，把贼人献出来，我保他无事，清水滩也不能破，岂不两全其美，你要想想。”于氏一听，把眉头一皱，说：“你要帮着彭大人攻打清水滩，我就自刎，或者上吊。”段文龙说：“你这贱婢

真无知，我好言相劝，你倒不知自爱。”于氏倚着娘家清水滩的势，说：“我就这样无知，偏要不知自爱。”说着话，就吩咐备船，要上清水滩，站起来就往外走。段文龙赶过去说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一脚踢了于小霞一个筋斗。于氏往段文龙怀中一扑，说：“你把我杀了，好不好！”段文龙说：“你叫我杀你，我就杀你。”由架上摘下一把单刀，手起刀落，将于氏杀死了。这时只听得外面一阵大乱，段文龙惹出了一场大祸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七九回 众水手拐船逃手 清水滩大战群贼

话说段文龙将他妻子于氏杀死，只听外面一阵大乱，不多时有家人进来回禀说：“二百水兵知道把他们的姑奶奶杀死，他们驾着那二十只船，大概是给清水滩送信去了，庄主爷可要早做准备。”段文龙一听这二十只船逃走，就急了，如今没有战船，还是不能去攻打，便来到前面同赵文升和大众述说。

赵文升说：“兄弟，你太粗鲁了，一个妇人家有什么见识，你何必把她杀了？你这一杀不要紧，水手跑了去给清水滩送信，你得罪了一片仇人。”段文龙说：“我既将贱婢杀死，兄长你就起身投奔大营，设法购买民船去攻打清水滩。”赵文升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先派家人把弟妇的尸身殡殓起来。”段文龙立刻派人买了一口棺材，把于小霞殡殓起来，把家中安置好了，来到前面款待众位差官。吃了晚饭，段文龙带上斩虎刀和十二口飞刀，赵文升带上三股钢叉和十二枝飞叉。这二人的飞刀、飞叉，并非招诀念咒，妖言惑众，都是武艺上练的功夫，七八十步之内，打人百发百中。二人收拾停当，同着小神童胜官保，小火祖赵友义及众位差官，出了段家岭。

来到小孤山，众人下了山坡，毛如虎正在那里等着。赵友义说：“二位兄长，我给你们引见一位朋友，这位姓毛名叫

如虎，人称分水兽。”彼此行礼，众人上了船，毛如虎说：“了不得了！刚才由那边绕过二十只船去清水滩送信，我久在这河上使船，认得好像是段家岭的船。”段文龙说：“不错。”就把上项之事说了一遍。小火祖赵友义说：“咱们急速开船，不要在此久待，恐清水滩知道了，我等插翅难飞。”

众人即刻开船，刚往前走了不远，只听得清水滩竹城之内号锣齐鸣，竹门大开，由里面出来二十只船，旌旗招展。原来是段家岭的二十只飞虎舟，来到清水滩送信，说：“飞刀太保段文龙保了钦差彭大人，他把姑奶奶也杀了！”清水滩的贼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的船就归清水滩吧。”那飞虎舟的水手头目，姓白名叫尽忠的说：“我等不归清水滩。”带着二十只船竟自去了。看守竹城水寨的喽兵，报知三眼鳖于通。于通立刻通报王宠，马德，调二十只兵船，点齐一千名水鬼喽兵，要上段家岭找飞刀太保段文龙，给他妹妹报仇。刚出了竹门，就见由小孤山那边来了一只小船，有四个水手，毛如虎掌舵，船上八九个人，内中就有段文龙。于通吩咐将小船拦住，不准放我的仇人过去。这二十只小船一字排开，于通在船上用钩连枪一指说：“段文龙，你这忘恩负义的匹夫，你将我妹妹杀死，我跟你仇深似海。今天你还想逃奔，我特意前来报仇雪恨！”

段文龙知道会有一场恶战，无奈自己又不会水。赵友义一想说：“了不得了！这船上就是毛如虎一人会水，还有四个水手。我等都是旱路的英雄，在旱路动手，即便不能得手，也可以跑。这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，倘若败了，无路可逃。”段文龙说：“众位不必害怕，既是于通来找我报仇，我前去挡他。”

段文龙站在船头，把斩虎刀一顺说：“于通，你们都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妹妹不懂三从四德，被我所杀。你倚仗清水滩，要来跟太爷比并高底，那就快来吧！”于通的船头一动，将两只船并在了一处。于通用三截钩镰枪，照段文龙分心就刺。段文龙用刀磕了出去，劈头就剁。贼人用钩连枪往上一架，段文龙拔刀照贼人分心就扎，于通再用枪一崩，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。段文龙将飞刀掏出，其形似柳叶，两边有刃，一抖手就剁在贼人左肩头之上。于通往船后一跳，将飞刀起下来扔在河内，掏出一包铁圣散搽上，立即便止痛收口。

于通刚要吩咐众水手动手，只见竹城内又出来十只船，是镇江龙马德、闹海金甲王宠带着五百喽兵来到近前，分双龙出水之势，就把众差官的一只小船围在当中。马德见于通受了飞刀之伤，他把三股叉一托，站在船头说：“请段文龙、赵文升答话。”段文龙、赵文升二人站到了船头。马德说：“前者你二位也到清水滩来过，都是知己之交。你等今天反归了彭大人，要想一走，比登天还难。”赵文升哈哈一笑，说：“马德，你别不知世务，今天你倚仗着人多势大，带领战船阻挡我等去路，你我分个强存强死。”说罢，照马德就是一叉，马德也用叉相迎，二人在船上一往一来，不分胜败。闹海金甲王宠心想：“看少寨主赢不了赵文升，二人难分上下，待我帮助少寨主结果了他的性命。”想罢，跳在船头，摆手中钩镰枪，过来帮助马德。段文龙也摆刀蹿过来大嚷：“小辈休要倚仗人多。”说着话，抡刀就剁，敌住王宠。

于通在旁边见段文龙、赵文升二人武艺出众，他又不知

道谁会水谁不会水？瞧那船上老少不等，有七八位英雄，知道都是彭大人手下的差官，就忙叫他的心腹人奔往清水滩给老寨主送信。于通把战船列在四面，把众差官的船围在中心，想拿住段文龙，给他妹妹报仇。他把兵摆开，一瞧王宠、王德不是赵文升二人的对手，便吩咐喽兵鸣金，将大寨主和都督撤回来。船上的锣一响，马德、王宠各将兵刃一顺说：“且慢动手，我回队看看，再来捉你等这些小辈。”

马德回到队中，问于通说：“贤弟因何鸣金，莫非你有私心？”于通说：“我看兄长同王宠赢不过他二人，甚是着急。我有一计，可以将他等全都结果了性命。”马德说：“有甚妙计？你何不早说？”于通说：“这也不晚，咱们调齐弓箭手，刀弩齐发，他们必往船内躲藏，再派人把他们的船钻一个窟窿，往水内一沉，那时你我下水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，俱可拿住。”马德说：“好，事不宜迟，立刻就传号令。”梆子一响！这些喽兵不敢说有百步穿杨之能，却也是个个久练纯熟，一听号令，立刻拉弓搭箭，乱箭齐发。赵文升、段文龙和众差官各拿兵刃拨挡箭枝。

这时，那边有数人手执锤子凿子，跳在水内，在船底下打了几锤。纪逢春说：“呦，漏了！”水手说：“老爷们，船上别说这些话！”纪逢春说：“你还忌话呢！”后头武杰也嚷了起来：“唔呀了不得了！水进了船啦！”毛如虎说：“这可了不得，船上就我和水手会水，你们众位都不会水。”众人说：“上不靠天，下不靠地，只得被获遭擒了。”纪逢春就嚷救人！赵友义说：“你别嚷！活着一同做人，死了一同做鬼。”说着话，船一摆，已进半舱水，看看要沉。

正在这时，由东南上来了一只大飞舟，上有一杆红旗，是蜈蚣走边，穗坠铜脚铃，船上有十六个水手，五六十名水兵，个个都戴的分水鱼皮帽，穿洞绸连脚裤。船头站定一人，也是水衣水靠、绿眼珠、蛤蟆嘴。来者并非别人，正是碧眼金蝉石铸，带着水兵要大闹清水滩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〇回

镇江龙率众劫差官 碧眼蝉冲围救众友

话说那赵文升、段文龙同众差官的船只，被马德的兵船困住，四边一放冷箭，派下去的水鬼就来钻船底，连破了几个窟窿，水直往里流。纪逢春说：“了不得啦！咱们要死！这可是一点主意也没有！”武杰说：“纪逢春你不必喊嚷，凡事总有定数。”正在着急之际，只见石铸坐着一只兵船来了。那船上插着一杆大旗，有五六十名飞虎兵，各穿水衣水靠。石铸站在船头，大喊道：“众位不必害怕，今有碧眼金蝉来救你们。”赵友义一看，连忙蹿过去，众人都往那船上一跳。及至跳过去，他们自己坐的那只船就沉了。

马德见外面进来一只船，救了赵文升等，便问：“来者是哪里的兵船？”石铸哈哈大笑说：“你是镇江龙马德，咱俩见过一仗。太爷姓石名铸，绰号人称碧眼金蝉，当年盗过桃花玉马，我调兵刚回来，要破清水滩。”

书中交代，石铸为何回来的甚快呢？只因马玉龙在大人跟前告假，回龙山散众，他在吴家堡破了瘟瘟锤，救了众人，次日即告辞起身。沿路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日来到龙山。胡元豹给马玉龙行礼，说：“兄长，你这一改邪归正，日后可以做官，这里你就不管了么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不然，等我得了一官半职，自然给你兄弟写信。”说完话，一鸣锣，把八百名

水兵调齐，也有执枪的，也有执刀的。马玉龙说：“众位贤弟跟我这几年，我待你等也没甚好处。我此时改邪归正，跟钦差彭大人去当差，你等有亲的投亲，有友的投友，没亲没友的就在这里跟胡元豹把守龙山！”大家说：“我等实无处投奔，要有一线之路，还不能来当喽兵呢！我等愿意跟胡寨主守山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也好。现在彭大人正在用人之际，我打算挑二百名精壮之人，咱们自带口粮，去保彭大人。”他把八百人的花名册一点，整挑了二百人，都是二十以外的年岁。马玉龙说：“你等各带一身水衣，一身号衣，带足半年的粮草。”众兵丁便各去收拾行装。

马玉龙在山上住了两天，临走时又把胡元豹叫过来，说：“我去后，你要少喝酒。我手下这六百人要时常巡查，不准在外滋事。”胡元豹一一答应。马玉龙叫兵丁穿上便衣，一同下山，走出有两站多路，正遇见石铸。二人一见，彼此行礼。马玉龙下马就问：“石大哥，你上哪里去？大人可好？”石铸说：“大人现在潼关。清水滩的贼人，因听信飞云、清风一面之词，盗去黄马褂、大花翎，寄柬留刀。我去探过一回，那里有竹城水寨。”

这日到了潼关，把关的人问：“什么人，要有过关的牌票路引，放你过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众位辛苦。在下姓马名玉龙，跟随彭钦差大人当差。所带这些人，是我的兵丁。”这把关的人不听，在头前拦住，马玉龙真急了，一敲诸葛鼓，众老虎兵往前一拥，就将把关人撞倒了十几个。马玉龙骑马，连兵丁进了关来。大人公馆对过有座三元客店，马玉龙叫兵丁暂且住下，自己便进了大人公馆。大人一见他和石铸回来，甚

为喜悦，赏了他二人一桌酒席。

马玉龙谢了大人，来到三元店，同石铸喝酒。马玉龙就问清水滩的情形，石铸说：“我去过一次。”便将大概的情况述说一遍，马玉龙直气的拍手打掌。酒饭已毕，大众安歇。

次日，马玉龙吃了早饭，在大人跟前告辞，带着二百名兵丁，径奔清水滩。走了四五里，只见兵队站住了。马玉龙问是什么事？众兵往两旁一闪，有一人来给马玉龙行礼。马玉龙一看却不认识，便说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说：“寨主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小人姓白叫尽忠。”马玉龙这才想起来，他原先曾在自己手下当喽兵头目，因喝酒滋事，打了他二十棍，赶出来了。马玉龙说：“你此时在哪里？”白尽忠说：“由龙山出来，有我表兄荐举在清水滩当头目。后来于家姑娘嫁给段家岭段文龙为妻，以二十只飞虎船为陪嫁，小人就升了管船的头目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，你既是管船的头目，为何来到此处？”白尽忠说：“现在段文龙把他妻子杀了，我不愿跟清水滩，来奔寨主爷，船就在小江口停泊，我想在进潼关之前，先来见寨主爷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！现在我正需用船，上面水手可齐？”白尽忠说：“齐！”马玉龙说：“我现在跟彭大人当差，要做了官，你们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。”

白尽忠引路来到小江口，马玉龙同石铸上了路，按花名册把人点齐，又把自己带的二百点名兵丁，也写在册子上。石铸说：“马贤弟，了不得啦，你听清水滩鸣锣响鼓调队，想跟官兵对仗，我坐一只船探探去吧！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，要有什么事，急速给我送信，我好接应。”石铸说：“我要不回来，你就赶紧去。”

石铸坐了一只飞虎舟下来，由船缝中挤进去，到里面一看，纪逢春等人的船，眼看就要沉没。石铸一招手，众人跳过船来。马德见那些水手中有认识的，原来是段家岭的船，不禁一愣。他知道石铸水旱精通，现又来了，心中甚是纳闷。石铸说：“你不要倚仗人多，依我之见，还是趁早放我等过去。”话未说完，于通吩咐放箭。这船上的水兵都有藤牌，用藤牌一挡，箭就碰回去了。于通一瞧，这才吩咐水鬼下水去毁他的船底。这些水鬼下去，十个人一排，有一个人领道，那九个在水内都不能睁眼，不过能换几口水。号令一下，下去了五排，直奔船底。头前有一个小水鬼引路，刚奔到船底，见黑糊糊一片，不知是什么，及至身临切近，刚要凿船，过来了一人，也不说话，照着水鬼就是一枪。一张嘴就死一个，一连扎死七个。原来是分水兽在水里保护这只船。这些水手见不能前进，一个个赶紧浮水逃走回去。镇江龙马德看见这些水鬼，一冒死一个，就知道不好，说：“咱们跟他来个以多为胜，休放他等逃走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大寨之中锣声震地。工夫不大，竹门大开，马玉山带着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、赤发灵官马道青、赛瘟神戴成、小鹞子周治、癞头鼋吴元豹、小孔雀吴通、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、青毛狮子吴太山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等一干人众，乘坐战船出了竹城，直奔众差官而来。石铸的船被围在中间，他一看贼人越来越多，只听见马玉山吩咐：“众孩儿们，今天务必将所来的人，连赵文升、段文龙一并拿住开膛摘心，倒点人油蜡烛！”说罢，群贼各摆兵刃，往上一围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分回解。

第一八一回 马玉龙调兵下龙山 水龙神赌赛众英雄

话说水龙神马玉山率领绿林群贼、一百只飞虎舟，摆出双龙出水式，一字排开。他在大九龙舟上一坐，有人给他拿着跨海双铜。在他身后站着的是闹海龙、独角龙、混江龙、探江龙，各抱着兵刃，身穿水师衣靠，左首是飞云、清风，同着吴家堡众贼，右首是头英山大斧将等一党。碧眼金蝉石铸打算闯出重围，一看来了无数战船，就知道走不了，说：“毛二哥，你还是下水保船要紧。”毛如虎跳下水去，护在船底。石铸带上截爪镰，撑船往上闯去，就听那旁有人大声喊嚷，说：“杀不尽的群贼，还敢前来送死。可认得癞头鼋吴二太爷！”石铸见他单坐一只船，站在船上发威，众人知道他的瘟瘟锤厉害，全都不敢过去。忽听那边水声大震，来了十余只飞虎战船，船头之上正是忠义侠马玉龙。他知道这清水滩开了仗，怕石铸有失，急带船前来助阵，来至切近，分开战船，闯进重围。

石铸一见帮手来了，这才放心。纪逢春说：“小蝎子，你瞧我干爷来了。”武杰说：“混账东西，你怎认的？”纪逢春说：“我是他大叔，我们两头大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众位差官，不要害怕，这秃子使的那叫瘟瘟锤，他媳妇把解药给我了。”纪逢春一听，说：“秃子，你媳妇把解药给了我们，怪不得你叫癞头

鼋。”马玉龙把药瓶掏出来，给每人闻一鼻子。纪逢春说：“我揍这个秃子。”说着就跳了过去，大嚷道：“秃子！你那天蒙了我，今天可要揍你了。你还充朋友，你媳妇跟我们都好，把解药都给我们了！”癞头鼋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纪逢春说：“你不认得我，你站定了，别吓得一溜筋斗。我住狼山纪家寨，有个神手大将纪有德，那是我的爷，我是纪逢春，小名叫三庆，都告诉你了，我还是千总老爷。秃子，你伸过脖子来，我一锤把你脑袋打碎了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癞头鼋并不答言，把锤照纪逢春就打。纪逢春一闪身，就把锤法施展开来，连说：“捅嘴，扫腿，掏心，贯耳，捅屁股，打麻筋，划拉腰眼，砸屁股蛋！”这一路锤，把吴元豹闹的首尾难顾，自己往回就败了。一转身，被武杰一镖打倒。纪逢春按住就捆，捺在这边船上。

小孔雀吴通见兄弟被捉，拉出朴刀大嚷：“雷公崽子休要逞强，趁早把我兄弟搁下。”一摆刀，要奔纪逢春。武杰一声喊嚷，说：“混账王八羔子，休要逞强，待我拿你。”二人在船头各摆刀动手。飞叉太保赵文升一摆叉，过去帮助武杰，有三五个照面，伸手取出飞叉，照定了吴通一飞叉，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，有诗为证：

画木狼筋杆，飞叉七寸长。

左手托叉杆，右边把手扬。

飞叉打出去，敌人必着伤。

一叉将吴通打倒，武杰把他捆上。小鹞子周治一瞧拜弟被人拿去，气往上冲，一摆钩镰刀，大叫：“小辈，休得两个打一个。”抡刀照赵文升就砍。赵文升用叉一崩，二人走了八九个

照面。石铸一瞧周治这身衣裳，头戴分水鱼皮帽，身穿通口兽面鱼鳞甲，甚是喜爱，就想过去将他拿住，得他这身衣裳。随即跳过船来，帮着赵文升动手，几个照面，把周治赐了个筋斗，过去把他捆上，将那身水衣给剥了下来。

水龙神一瞧，三个人俱皆被擒，便吩咐五百水鬼下水去砍他的船底。这些水鬼由船后跳下水去，各有头目带领。石铸一见不好，急忙抄起钩镰枪，跳在水内。马玉龙的诸葛鼓一响，又下去一百水兵，各摆兵刃，扑奔五百水鬼。马玉龙在船上一瞧，水花一翻，水一红，一个死尸翻了上来。工夫不大，这水鬼已死了有七八十个，带伤的也不少。水龙神马玉山一瞧不好，就知道这些人来的厉害，吩咐鸣金，把水队撤回。手下锣声一响，水内喽兵逃上船来。

水龙神的船往前一进，问对面之人以何人为首？马玉龙说：“你问我为首之人何干？”马玉山说：“我要会会此人！”马玉龙说：“你既要问，我虽非为首之人，这兵却是我带来的。你就是清水滩为首之贼么？我姓马，名玉龙，人称忠义侠，在钦差彭大人手下当差。”马玉山说：“好！你们上段家岭约请段文龙，我倒不恼，大不该将我义女杀死，你们如把段文龙送过来，我放你们过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要赢得了我这口宝剑，我回复彭大人，永不拿你，你若赢不了，你们休想逃生。”马玉山刚要过来，后面独角龙马铠说：“爹爹且慢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割鸡焉用牛刀，待孩儿前去拿他。”一摆手中鬼头刀，扑奔马玉龙，迎头就剁。马玉龙见刀临近，呛啷一声，将刀削为两段，马铠只吓得拨头就跑。马显拉刀过来，也是如此，一连四个贼人俱皆败回。

水龙神马玉山一摆跨虎双铜，刚要去时，就听那边王宠说：“老寨主且慢，咱们有三千多兵，他只来三四百人，何不放箭将他们射死。”马玉山一听王宠之言甚妙，这才传令擂鼓，吩咐弓弩手万弩齐发，把他们全皆射死。王宠一响梆子，众喽兵都是每人六枝梅竹箭，四力弓，一齐放箭。马玉龙的诸葛鼓一响，众飞虎兵个个把藤牌一擎，堆起一座山来，这箭到藤牌上，就碰了回去。这一阵箭射出，众喽兵的箭都没了。马玉龙再一响诸葛鼓，众飞虎兵把藤牌撤去；又一响诸葛鼓，众飞虎兵把装有自来簧的竹炮安插好了；三次诸葛鼓一响，一阵连环炮，将水龙神的大队打伤无数，众贼人个个胆战心惊。

水龙神说：“我有话讲。”马玉龙就问：“你要说什么话？”马玉山说：“你我两家为仇，所为黄马褂、大花翎，这东西是我遣人盗来，你若应我一件事，今天我放你走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有什么事？可允则允。”水龙神马玉山说：“我久闻你是英雄，黄马褂是我盗来，你能到清水滩把黄马褂、大花翎盗回去，我将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捆上交给你，我情愿到公馆请罪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！三天之内，我盗不出黄马褂、大花翎来，我把脑袋输给你。”水龙神马玉山说：“大丈夫决无更改，你拿住我们的三个人还得放回来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可以。”吩咐手下人将吴通、周治、吴元豹三人放开。又说：“由今日起，三天之内，若盗不回黄马褂、大花翎，我把脑袋输给你，挂在清水滩。”马玉山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吩咐水手把船撑开，放他们过去。”

马玉龙这才带着石铸等人的船只，径奔东岸，扎下水师营，会同徐、刘二位大人，商议盗黄马褂、大花翎。

这且不表。单说水龙神马玉山率领众贼，回归清水滩，派于通、王宠紧守竹门，派马德巡查前后山寨竹城。他带着群贼下船进了山寨，回到分赃厅。天色已晚，摆上酒筵，大家喝酒。飞云说：“这件事老寨主做得太粗，官中营中能人甚多，真要有人来清水滩把黄马褂、大花翎盗去，老寨主你当如何？”马玉山说：“你只管放心，咱们这竹城水寨，真是铁壁铜墙，就是插翅也难进来。”飞云说：“能人背后有能人，现在黄马褂放在何处？”马玉山说：“在我内宅严密的所在。”飞云说：“依我之见，点火一烧，剪草除根，即便有能人进来，也须是白来。”马玉山说：“我焉能做这事？我既跟他打赌，倒要看看他的能为。”飞云说：“你把这东西拿出来，我们瞧瞧也放心，还许那天已被人盗去了，今天他才故意这么允你。”

正说着话，马德从外面进来。马玉山说：“今天我派你查前后山水旱两路，可要多多留神。方才飞云一说，提醒了我，那天有奸细进来，由水牢把人救走，又跑了碧眼金蝉石铸，你到后面把马褂花翎取来我看看。”马德说：“我到后面拿去。”转身出了大厅，扑奔后面，到他妹妹马玉花屋中说：“妹妹，你开开箱子，把黄马褂、大花翎拿出来。”马玉花问：“作什么？”马德说：“老寨主说这两天拿奸细，今天在外面跟大清营差官打赌，怕有能人前来盗去，今天给大家瞧瞧好放心。”马玉花把箱子开开，将马褂花翎拿出来，马德瞧了一眼，拿往前面。此时天有初鼓，大厅内灯烛辉煌。马玉山接过包袱，打开给众人一瞧，仍然包好，叫马德送到后面收好，又对大家说：“今夜咱们都不睡觉，回头分四路巡查，天亮再睡。”大众说：“甚好。”马德仍然到外面巡山，众贼分四路巡查，直

到天光大亮，并不见奸细进山。群贼回到大厅，彼此询问，这才准备安歇睡觉。忽然外面有人进来禀报说：“现有官军营的马玉龙来说：昨日已将黄马褂、大花翎盗去，现在竹城外请寨主爷出去答应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二回 破竹城豪杰入虎穴 盗龙衣侠义出龙潭

话说水龙神马玉山正与众贼在大厅之上谈话，见天色大亮，从外面进来了把守竹城之兵，说：“外面有马玉龙坐着一只小船来说，黄马褂大花翎已然盗去，现在竹城外请老寨主答话。”水龙神一听就是一愣，说：“这件事情其中有诈，待我亲自去那里观看。”便带着那些绿林之人，出了分赃厅，来到山坡之下，叫过几只船来，众人上船径奔竹城。飞云说：“老寨主不可听他一面之词，我想那黄马褂、大花翎，他们未必盗去了，不能这样容易。”

说着话，众人同上竹城，一看外面：马玉龙站在船头，穿着麒麟宝铠，怀抱宝剑。后面有纪逢春、武国兴、孔寿、赵勇、石铸、胜官保等人跟随，纪逢春手中托定一个黄包袱，里面正是黄马褂、大花翎。马玉山同群贼站在竹城跳板之上，看得真真切切。

书中交代：马玉龙自打小孤山带着众人回归大营之后，在水师营把徐胜、刘芳请来。众人见面彼此施礼，徐胜这才问道：“马老爷，今天带着水兵与贼人交战，胜负如何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由龙山回来，走在途中，有我原先手下一个叫白尽忠的兵，敬我二十只飞虎船，听见小孤山那边众差官被困，我这才救回。”赵文升、段文龙见过徐胜、刘芳二位。徐胜说：

“二位壮士只要设法出力，我见了大人，必要保举你二人做官。”说着话，摆上酒筵，众人接次序落座，大家吃酒。

马玉龙说：“今天我与敌人交战，连胜数阵。水龙神马玉山与我打赌说：黄马褂、大花翎是他遣人盗去，三天之内，若我到水寨将马褂花翎盗回，他把在案之贼捆上，送到公馆，并亲自到公馆领罪。我说三天后盗不出来，我把人头输给他。”徐胜说：“这件事马贤弟做得太粗，若论能为，贤弟可是出乎其类，水旱两路的武艺出众。但头一条，对清水滩地理不熟，二则外头周围的竹城，天生地设，如同铁壁铜墙，又不比旱岸能跳上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凡事自有天定，不由人算，虽然竹城甚险，我到那里就许有个机会，把我引进去。”徐胜说：“这也是尽人力而听天命。”众人吃完了晚饭，徐胜、刘芳告辞，马玉龙送出了水师营门，众差官各归自己帐篷。

马玉龙自己闷对孤灯，定了定神，想道：“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必要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，才不辜负此生。今天我等夜静之时，换上衣服，径奔竹城，要仔细探探，我得设法把竹城破了才好！”想罢，把衣服换好，背上宝剑，慢慢出了中军帐，只见月朗星稀，水直往东南而流，月光照着浪头，如同万道金蛇。马玉龙来到竹门，见紧紧关闭，便沉身入水，水中刀轮直转，看看不能进去，又浮水往东，但见竹色发青，青枝绿叶，直冲霄汉。马玉龙想道：“我这宝剑能削铜铁，剁纯钢，难道这竹子就剁不动么？我拿宝剑将竹子削断，可以钻了进去。”想罢，用宝剑在上面一砍，下面一砍，砍出有二尺多长，二尺多宽的一个窟窿，上头有枝叶架着，也倒不下来。

他进去一看，里头这一片水有数里之遥，从水寨竹门两

旁望去，是两座水师营，过了水师营，才是山根。马玉龙来至山下，往上一瞧，山东寨门上挂有号灯。马玉龙顺着山坡来到寨门，拧身跳上墙去一看，里面房屋不少，东边是存米粮之仓廩^①，西边是军装库。马玉龙蹿进里面一瞧，有灯火之光，来至切近，见是九间大厅，东西配房各十间。

马玉龙此时在东配房一趴，见院中有四个气死风灯，纱灯不少，照得明如白昼。大厅正当中是马玉山，身背后是他四子，左首是飞云、清风、二鬼、吴通等，右首是头英山来的群贼，马玉龙想道：“清水滩山寨房子有数百间，这两件东西，他必放在严密之处，我要找也费事，必须设法拿住他贴近之人，才能问出来。”

自己正在思想，就听见马玉花叫丫环小兰。丫环说：“二姑娘叫我做什么呀？”马玉花说：“天有什么时候了？”丫鬟说：“方才交二更二点。”马玉花说：“你同苏妈到老太太房里，给我要两样点心去，方才吃不下去，此时有点饿了。”丫头答应，点上灯笼，到东厢房又叫出一个仆妇。

这二人走后，马玉花在床上喝茶。旁边有一个小丫头，名叫小玉，有十三四岁，在一旁伺候。马玉花喝了两杯茶，觉得肚腹疼痛，说：“小玉，你点上灯笼，跟我上茅厕中去。”丫鬟把灯笼点上，马玉花跟着出了上房，去上茅厕。

忠义侠马玉龙一看，喜出望外，想道：“这可是天从人愿，现在屋中没人，我去将马褂花翎盗了出来，成我一世之名，来早不如来巧了！”就由房上跳下去，来到屋中，先把灯吹灭了。

① 仓廩（áo，音熬）——仓库

这是绿林中的规矩，逢林而入，遇灯而吹。他由百宝袋中取出十三太保的钥匙，把箱子开开，一晃火镰子，便照见里面有黄缎子包袱一个。马玉龙打开一看，正是黄马褂、大花翎，心中喜不自胜，将包袱拿起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只见门口躲着一个人，说：“哈哈！你好大胆子，敢身入龙潭虎穴，来盗黄马褂、大花翎，今天你往哪里逃走？”马玉龙一听此言伸手拉宝剑，这是真急了！身入龙潭虎穴，只要有人一嚷，鸣锣聚众，即便有霸王之勇，也杀不出去。

他一拉宝剑正要砍，就见这人一晃，蹿了出去。马玉龙紧紧跟着，蹿出来一瞧，这人却没有了。马玉龙说：“好怪呀！”赶紧蹿上房去，随后一追，就见前面一条黑影，电转星飞，直蹿出三道寨门以外。马玉龙心内想道：“这必是本地之贼，上水师去调兵，我要将他拿住，斩草除根！”一边追着，一边说：“前头小辈慢走，你是何人？”任凭你噪子叫干，前头这人并不答话。马玉龙甚是着急，说：“你再不答话，我要骂了。”前头那人说：“别骂。”这才止住了脚步儿不走。马玉龙赶上前来，睁眼一看，方才放心，向石铸说道：“几乎急杀我也！原来还是兄长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三回 马玉花坠城几乎死 赵友义献计破竹城

话说马玉龙临近一看，见不是外人，正是碧眼金蝉石铸。原来大众在水师营吃完了酒，石铸直替马玉龙发愁。他知道那竹城水寨，就是会水也很难进得去，然而他却把马玉龙的宝剑忘了。他心中说：“我暗中看马玉龙怎样进这竹城水寨，莫非他还有异样能为何？”冯玉龙出了中军帐，下了水，石铸就在后头跟着。见到马玉龙用宝剑去破竹，自己这才明白，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，实在是比我多了一手。他仍在暗中跟着，见马玉龙果然身体灵便，直到看到他把这黄马褂、大花翎盗出来。石铸故意吓他，引他走下山来，听他要骂，这才站住，说：“贤弟别骂，是我。”

马玉龙见是石铸，就说：“石大哥，你真吓着我了！”石铸说：“兄弟真是英雄，愚兄佩服！”二人这才下水，出了竹城水寨，石铸仍把那竹子照样插好，叫人看不出进来的道路。二人回到水师营，天才四鼓。马玉龙也不睡了，心满意足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

候至天光大亮，营中一放调队炮，众人都起来了。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你跟我上去。”又问：“还有谁去？”纪逢春说：“我去。”武杰、孔寿、赵勇、胜官保一同坐了一只船，也没带兵。后面毛如虎、周玉祥、小丙灵冯元志、小火祖赵友义、

段文龙、赵文升坐了一只船，怕他们打起来，好打接应。马玉龙这只船到了竹城下，一叫竹门，把守竹门的是王宠、王通。喽兵问：“来此何干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们来找水龙神马玉山，我已将黄马褂、大花翎盗得手中，快把飞云、清风、焦家二鬼和吴家堡的群贼送了出来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杀进竹城，鸡犬不留。”那守竹城之人一听这番言语，吓的战战兢兢，都说大清营中有出类拔萃之人，咱们这里如此严密，人家来去随意自便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
兵丁转身跑进去一回，马玉山和众贼俱都一愣。众人跟水龙神一同到了竹城之上，果然见纪逢春托着马褂花翎。飞云一看，说：“老寨主呀！别上他们的当，官军营中别的大人，也有黄马褂、大花翎，他先拿到这里，叫你老人家一看，好把我等捉住交给他。”这水龙神一听此言有理，立刻派马德到山寨去取黄马褂、大花翎，别叫他弄假的来哄我，凭这竹城水寨，进来哪能这么容易？马德下了竹城，坐着小船来到山根，要了一匹快马，跑上山去。来到宅内，马玉花刚梳了头，同丫环在院中看花。马德说：“妹妹可了不得，快开箱子看看，马褂花翎丢了没丢？”马玉花来到屋中一看，箱子没锁，说：“莫非昨天哥哥你拿进来，我没锁上？”这才打开箱子一看，里头包袱中的黄马褂、大花翎踪迹不见，马玉花就愣了！说：“我屋里外人进不来，莫非他会算？”马德说：“你跟我去见老爷子吧，他的脾气我惹不了！”马玉花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兄妹二人转身往外走，她母亲正到这院里来看女儿，一听此事甚不放心，要跟着女儿到外面去看看是怎样办法。

母子三人出了大寨，坐船来到竹城，顺梯子上去。马德

回说：“父亲！妹子屋中的黄马褂、大花翎已被人盗去。”马玉花说：“天伦在上，昨夜孩儿睡沉，并不知人盗去。”马玉山一闻此言，半晌无语。那飞云僧一看马玉龙，又一看马玉花，贼人的贼心太多，就说：“这个事一人搁的，十个人儿也找不着。老寨主你看，马玉龙人品俊秀，莫非他有内应，哪能这么容易盗去了，老寨主还不明白吗？”马玉山本就有气，听了此话，心想有理，哪能这样巧？没有内应，如何这么容易呢？正想说话，纪逢春就嚷：“马玉山，你女儿把黄马褂给了我们老爷了，昨天在山寨睡了一夜，刚才回来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别胡话，我马玉龙乃当世英雄，岂肯做此苟且之事？”马玉山一听，气得哇呀呀怪叫，说：“好丫头！我马玉山一世英名，被你败尽，我要你死。”马玉花说：“亲娘，你白生养我一场，我不能尽孝了！我也不知是谁作弄，惹人家议论。”说罢，往前紧走几步，她母亲要拉没拉住，由竹城一扑，跳了下来，总有二丈多高。毛如虎一瞧，知道她是冯元志之妻，赶紧跳下水去，救上船来。她母亲放声大哭，马德把他母亲劝走了。

马玉龙说：“水龙神马玉山，你我昨天打赌，我如将马褂花翎盗来，你就把贼人献出，可是这样？”马玉山恼羞成怒说：“这马褂不是你盗的，总有内应。”飞云在一旁说：“老寨主说的是。”马玉山说：“凭你的能为，你也不行，这是我本山人给你的，我不能把飞云他们交你，你有能为就来攻打清水滩。”马玉龙哈哈大笑说：“马玉山你不是英雄，你既然失信，三天之内我必要破你这清水滩。”

说完话，带着众人回到大营之内，先派人把徐、刘二位

请至水师营，大家共同商议。徐胜说：“马贤弟既把黄马褂、大花翎盗来，该当如何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贼人说要破了清水滩他才服。”徐胜说：“这竹城水寨甚不易破，我所调来的潼关兵，都不习水战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贼人倚仗竹城水寨坚固，他不惧有多少官兵。我们须先把竹城破了，无奈我就是一口宝剑！”徐胜说：“传令下去，合营的兵丁，谁能设法破开竹城，赏黄金千两，如要做官，当时保举守备。”

正说着话，小火祖赵友义过来说：“众位大人，我来到这里还寸功未立，我家中有十二箱火器，是火鸽子、火蛇、火枪、火箭，攻城时就叫三军放火箭，虽然竹子湿，多加硫磺也能烧着。”徐胜、马玉龙一听，甚为喜悦，说：“赵壮士既有家藏之物，叫人快快取来。”赵友义带了二十名兵丁回家去取火器，径奔于家庄正西的麒麟山。赵友义到了家中，把所藏的二十只箱子，叫兵丁搭着，回到大营来见徐胜、马玉龙。他把火器箱子打开，众人看过。徐胜吩咐说：“赵壮士，你带五十名兵丁，两只战船去烧竹城，明天早晨听传号令。”小火祖赵友义连声应诺。大众安排已妥，各归帐房歇息。

次日，营炮一响，众将齐集。中军帐内，徐胜坐在当中，两旁是刘芳，马玉龙，众官排班落座。徐胜说：“马贤弟调派攻打前敌，我同刘大人接应。”马玉龙这才传令，叫石铸、毛如虎带五百官兵，五只战船，攻打前敌；叫小丙灵冯元志，小火祖赵友义、赵文升、段文龙、周玉祥带五百官兵，五只战船，焚烧竹城；他自带龙山水军，孔寿、赵勇、李环、李珮、武杰、纪逢春、胜官保，五只战船，作为中队接应；徐胜带五百官兵，五只战船，作为后队接应；刘芳护守本营。

吩咐已毕，外面营门兵丁进来禀报说：“门外来了两个人，就是河南嵩阴县仇桑店的花枪太保刘得勇、花刀太保刘得猛，二人奉钦差大人谕，禀见众位老爷。”众人一听说：“有请。”石铸赶紧迎了出来。

书中交代：“刘得勇、刘得猛自仇桑店捉拿二鬼之后，自己把家中安置好了，来追钦差，要保护大人西下查办。将来可以得一官职。二人由仇桑店起身，一直追到潼关。打听钦差大人现在潼关未走，二人便到公馆来找石铸。听差人说：“石爷不在公馆，同徐、刘二位带兵到清水滩剿贼去了。”二人说：“烦你们回禀一声，见见大人。”大人一见，说：“你二人既来，先去清水滩帮助众人剿贼，我必要保举你们。”二人来到大营，一回禀，便请他二人进去，一同开船来打清水滩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四回 小火祖火器烧竹城 水龙神水寨战官兵

话说石铸将二刘让进大营，众人引见已毕，他俩说：“奉钦差大人谕，前来帮打清水滩。”石铸说：“好！刚派了我的前敌，你二人就跟我去打前敌吧！”刘得勇、刘得猛同石铸、毛如虎点了五百兵丁，五只战船，三声号炮，开船直奔清水滩竹城之下。石铸吩咐官兵，在船头喊嚷：“竹城之内听了，赶紧去报知马玉山，叫他急速出来。我们是彭大人派来的前敌，若不出来，攻破竹城，杀你们一个鸡犬不留。”把守竹城的于通、王宠带有七八百名喽兵，并不答言，一阵乱箭齐发，众兵丁摆刀刃拨挡箭枝。

后头赵友义带着五百官兵赶到，见石铸攻城，贼人守着并不出战。这才打开箱子，叫众兵齐放火箭。只见射在人身上，衣服就着；射在脸上，头发胡子乱烧；火鸽子一放，如同火球飞上竹城，烧的贼兵乱窜，焦头烂额，有的跳水淹死，有的被火烧死。王宠、于通一瞧不好，展眼之间，竹城上一片火起，他二人掌不住了，赶紧顺梯子下去，一面点兵，一面往里面送信。

马德把队调齐，吩咐开城与官兵开仗，速报老寨主率领群雄，决一死战。王宠将竹门大开，头队兵船就是他带了五百水鬼喽兵，一百钩连刀手，出了竹门一字排开。花枪太保

刘得勇一见贼人两队船往前逼过，用枪一指，问：“来者何人？通上名来。”王宠说了名姓，问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清水滩送死？”刘得勇说：“我奉彭大人谕，调兵剿灭你这伙贼寇。”船头一并，刘德勇拧枪就刺，王宠摆钩连刀急架相迎，二人动手。于通带兵出来，与刘得勇交锋。马德兵船出来，毛如虎敌住，正是棋逢对手，不分胜负。

只听清水滩内连珠炮一响，水龙神马玉山带领合山喽兵，一百二十只战船，出了竹门，大家会合在一处，一直扑奔官兵大队而来。水龙神马玉山坐在当中，两旁是他四子，马金花手擎铁棍，耀武扬威。

此时头英山同八个贼人，那青毛狮子吴太山老奸巨猾，一看见竹城火起，已被官兵围住，势派不小，他叫过吴铎、武铎，说：“你我自紫金山逃走后，到头英山存身，不想被金眼雕一阵赶走，又来到这清水滩，现在马玉龙水旱精通，谅清水滩难保，依我之见，走为上策，不如闯出重围，以免束手就擒。”樊成说：“言之有理，你我投奔何处？”吴太山说：“奔庆阳府连环寨可以存身，那里有我的好友。”这几个人说：“甚好！你我闯出重围，保护自己，不必管清水滩之事。”吴太山领着，八个人剩两只船，一直扑奔西南岸。这里离竹城有十五里，地名叫鱼腹浦。八个人下了船，告诉水手说：“你们回去，我们奉寨主之命，有要紧的机密事。”水手答应，这八个贼人竟自投奔庆阳府去了。

这两只船刚要往回走，内有一个管飞虎舟的水手头目，叫阮雄的说：“众位慢走，咱们大家回清水滩，你看今天凶多吉少。这吴太山等人分明是要逃走，依我之见，你我众人也走

吧！船上现载米粮，咱们投奔两淮地面的落马湖，去找猴儿大王李珮，你我可以安身。”众水手一齐称好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就此前去投奔！”说着话，拨转船头竟自去了。

这且不提。单说竹城外开仗，王宠、于通俱已败了。马玉山过去与石铸、毛如虎、刘得勇、刘得猛杀在一处。吴家堡的吴元豹瞧见马玉龙率三队已经赶到，所有这些办差官他都不怕，就怕马玉龙。今天见马玉龙一来，他刚要逃走，迎面有一只战船挡住，大嚷：“小辈别走，我特地前来拿你。”吴元豹一瞧是纪逢春，摆锤就打，纪逢春摆锤相迎。正交着手，武杰抖手一镖，打在吴元豹的哽嗓咽喉，栽倒船头。纪逢春过去，一锤打了个脑浆迸流。吴通一瞧他兄弟死了，气往上冲，拉刀要代他兄弟报仇。正要过去，小鹞子周治说：“你看王宠、于通败了，头英山那几位也跑了，你我别在这里白填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”吴通说：“咱们上哪里去？”周治说：“愿意回凤凰山也可，不回凤凰山，你我径奔庆阳府前去访友。”吴通说：“也好，我兄弟死了，我也不能给他报仇，官兵势派甚大，你我赶快走吧！”立刻跳下水去，浮水逃走。刚走了不远，遇到王宠、于通，问道：“你二人哪里去？”周治说：“我看大事不好，走为上策。”王宠也说有理，四个人浮水奔清水滩上岸，于通到家收拾行李，逃命去了。

水龙神马玉山一瞧，人越杀越少，闹海龙马显已被毛如虎拿住，又见石铸把马德拿住。水龙神马玉山真急了，一摆手中跨虎双铜，扑奔石铸。纪逢春、武杰、孔寿、赵勇、李珮、李环、围住混江龙马海、探江龙马江。

马玉龙拖着宝剑，掠阵观敌。马金花一眼瞧见马玉龙比

冯元志长得尤为俊美，自己颇有爱慕之心，一摆铁棍，闪在马玉龙背后。马玉龙一看，来了个丑姑娘，用宝剑一指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还不退去。”马金花说：“我是清水滩大寨主之女，我此来不是同你动手，要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说着话，伸手就要来拉。马玉龙气往上冲说：“好贱婢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贱婢真是无耻。”马金花一瞧说：“呦！你这小白脸，我好心好意待你，你怎么这样大脾气？我拉你上船，同你商量，我今年二十二岁了，大约也还长得不丑，我二人郎才女貌，倒也不错。”马玉龙一听此言，拉出宝剑，照丑丫头就是一剑。马金花闪身用棍相迎，两个照面被马玉龙一剑结果了性命，将死尸赐在河内。

再说石铸不是水龙神马玉山的对手。看看要败。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闪开，待我捉这匹夫。”马玉山一看儿子被捉，竹城烧了，贼党跑了不少，他是真急了，便要一死相拼。他摆铜过来，十数个照面，被马玉龙将他的跨虎铜一剑削断。马玉山住圈外要跑，被石铸一腿踢倒，按住捆上，搁在官兵船上。

独角龙马铠同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同在一只船上，一看事情不好，被捉的被捉，逃走的逃走，清风滩已是冰清瓦解，就剩马江、马海在动手，也看着要败，莫如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回头马玉龙带官兵一围，想走也难了。马铠想罢，吩咐水手开船，扑奔西北卧龙湖，似离弦之箭而去。石铸见飞云等逃走，说：“追他。”跳上一只船，同胜官保、武杰、纪逢春、孔寿、赵勇六个人带六个水手，如流星赶月般追了下去。这里众人又把马江、马海围住。

石铸等六人赶出十里之遥，眼前有个湖口，有一条水由那里流出来，便将船迎着波浪走。水手说：“众位老爷！这船是不能再走了，过了这湖口，那边就是卧龙湖的地界了。”说着话，石铸见那边来了一只船，把飞云等接了进去。石铸站在船头，大叫道：“里面的人听真了，他们乃是贼寇，我们是办差的官员，如要他们放走，我回头去调了官兵来拿你，不然就把我们接进去。”果然出来一只小船，六个人刚跳上船去，胜官保说：“不好！”话未说完，这只船往下一翻，把六个人翻在水内，都有性命之忧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五回 卧龙湖差官中计 清水滩一律清平

话说石铸六人上了这船，一进湖口，船一翻就把六个人掀下水去。石铸艺高人胆大，只说不要紧，焉想一下去就由不得自己了。往上要钻，只听当啷哗啦一响，下面就有拦江网的钩子，把衣服连肉钩住，不动尚好，若要一动，疼痛难挨。石铸也不敢动，有人拉上网去，把六个人俱皆捆上。

石铸睁眼一瞧，这湖内越往西，水越宽；南首一座大山头，东首也是山头，是穿山的一道湖口；北边是山坡，靠北岸有五百只战船。眼前站立二人，带着五百个水鬼喽兵，上首这人有二十五六岁，身高七尺，头大项小，头戴分水鱼皮帽，面皮微紫，两道粗眉，一双阔目，高颧骨，四字口，怀抱纯钢蛾眉刺；下首这人也是这样打扮，怀抱着一对钩镰刀。

书中交代：这卧龙湖的山上有一位寨主，姓余名化龙，人称闹海蛟，原是庆阳府连环寨的二寨主，只因兄弟不和，自己一怒出了连环寨，带着家眷，占了这卧龙湖兴隆寨。他自己的结发妻子已故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跟他练的一身好功夫，人称白蝴蝶余金凤。余化龙今在此山，又收了两个义子，系原先占山的大王，也姓余，一个叫铜头龟余强，一个叫铁背龟余猛。山上有七八百喽兵。他与水龙神马玉山都是结义兄弟。

今天马铠带飞云等前来投奔，到了湖口，一打呼哨，这

是绿林中的暗令。余强、余猛把守湖口，便放出船来，将他们接了进去。余强问马铠从哪里来？马铠说：“被仇人追了下来！这几位不是外人。”便给余强引见了，说：“兄长设法把那追来的人拿住才好，我到里面给伯父请安去。”余强即派手下人带他们进山。

余化龙此时正在大厅，看众兵丁操练刀枪拳脚。飞云、清风一看：这位老寨主年在花甲以外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紫玉，二道英雄眉，一双虎目，鼻如悬胆，四字方海口，一部花白髯，飘洒胸前，身穿青洋绉长衫，足下白底快靴，两旁有五六个童子。马铠过去见礼，余化龙问：“贤侄从何处来？”马铠放声大哭，说：“伯父须救小侄男，现时我等已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只因我父亲得罪了彭大人，派官兵来将清水滩瓦解冰消，使我一家骨肉分离。我被官兵追赶，逃奔而来，伯父要不管，我只得束手被擒了。”余化龙说：“你父亲性情偏执，本有些任意妄为，终于惹出家败人亡之祸。不要怕，若有人追来，我给你报仇。”吩咐喽兵，将他们带到后面逍遥阁上歇息吃酒。飞云等也都上前见过。

八个喽兵带着他们来到后面逍遥阁。不多时，摆开桌椅，将酒菜端上来。众人落座，马铠说：“我空为大丈夫，可叹家败人亡，上不能顾父母，下不能顾妻子，我随你们同做了避罪之囚。”飞云说：“兄弟不要发愁，英雄报仇，十年不晚。”众人正吃酒，忽听外面一阵大乱，飞云便叫喽兵前去探问。

原来，余化龙叫喽兵把马铠刚带至后面，就有喽兵进来禀报说：“少寨主拿住了六个人。”余化龙吩咐手下人押了进来。不多时，两人搭一人，搭到分赃聚义厅前。两班喽兵站

立，余化龙问道：“你六人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石铸说：“老贼要问大爷姓名么？大爷姓石名铸，绰号人称碧眼金蝉，当年盗过九点桃花玉马，改邪归正之后，跟随钦差彭大人奉旨西下查办，差遣委用。你们这伙贼人好大胆量，竟敢把贼人放走，将差官老爷捆上。要知事务，快将差官老爷放开，不然我们后队一到，把你们全都拿住。”余化龙哈哈大笑说：“你家寨主服软不服硬，你们如苦苦哀求，我也许把你们放开，要说这话，就不成了。来呀！将他六人搭入空房去，少时我将他们开膛摘心。”喽兵一听，将六个人搭在后面那空屋之中。这时，前面又一阵大乱，余化龙叫便人前去探问。

原来是余强、余猛正守湖口，见由清水滩来了一只船上面立定一个人，头戴包耳护顶麒麟盔，身穿麒麟铠，抱着宝剑。来者正是马玉龙，他在清水滩与贼人开仗，又将马江、马海拿住，共拿住父子四个，剑斩了马金花。所有那些喽兵，杀死的不少，淹死的不少，也有浮水逃走的，生捉一百多人，归降二百多名。马玉龙进了竹城，得了战船五百余只，就见山寨火起。原来是马玉山之妻金氏，知道他父子被擒，想着也不能活了，点起一把火烧了山寨，一家投火而死。马玉龙大获全胜，一查点自己的人数，却不见石铸、胜官保、武杰、纪逢春、孔寿、赵勇六人。乱军之际，也没见他几人往哪里去。内中有兵丁看见的说：“马老爷，那几位是追马铠、和尚、老道五个贼人，往西北追下去了。”马玉龙问：“往西通到何处？”喽兵说：“往西十数里是卧龙湖兴隆寨，有一位寨主，叫闹海蛟余化龙，他与这清水滩有来往。卧龙湖湖口有一只船往里接人，一打呼哨就会出来，那水的浪头往外流，外面船进不

出，非要他的船放出来，上了他的船，他有绳子拉进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要赶快追去，恐他六个人受害。”

徐大人押着马家父子，带了大队回归大营。马玉龙便坐着一只飞虎舟，带了十二个水手，来到这湖口。一捏嘴，呼哨一响，余强、余猛瞧见，果然放出船来。马玉龙叫自己的船在此等候，水手答应。马玉龙上了卧龙湖的船。余强、余猛一想：活该又拿住一个，只要一上船来，必定被擒。马玉龙一上船就留神，恐贼人起不良之心。不想船底下有四五个水鬼，将船一翻，就把马玉龙掀下水去。余强、余猛叫人拉网。马玉龙掉进网内，只觉得有钩子挂住麒麟铠，便用宝剑一挥，将此网削了几个窟窿，一挺身，就钻出来说：“好小辈！你胆敢用这样诡计。”摆宝剑直扑余强。余强用蛾眉刺分心就刺，马玉龙用宝剑一磕，将蛾眉刺削为两段。余强说声“不好！”刚要跑，马玉龙一剑已到，幸亏余强手眼快，一闪身，只被马玉龙将左肩头削下一条肉来。余猛一瞧哥哥带伤，摆钩镰刀要给哥哥报仇，照马玉龙分心就刺。马玉龙一闪身，用宝剑往下一削，又将钩镰刀削为两段。一反手，宝剑直奔脖项，余猛虽及时藏头缩项，却将发辫削去。两个人拨头就跑，吓得众水鬼喽兵，一个个齐声呐喊！马玉龙快要追到山口，见余强顺山坡往山寨逃去。他仍在后面追赶，刚到寨门，听见里面锣声大震，就知道群贼聚众。马玉龙手执宝剑，闯进龙潭虎穴，要与余化龙大战一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六回 余金凤智斗忠义侠 马玉龙招亲卧龙湖

话说马玉龙举宝剑闯进大寨一瞧，余化龙已聚了有三四百喽兵。一见马玉龙进来，余化龙将双钩怀中一抱，便问：“来者你是何人？”玉龙说：“我乃龙山马玉龙也，你们这一伙山贼，竟敢将彭大人的办差官拿住！”余化龙说：“不差，是我把你们的办差官拿住。你若赢得了我这对虎头钩，我将他们放出来，你若赢不了我这虎头钩，连你也休想逃走。”说着话，两人就在大厅前各摆兵刃，动起手来。马玉龙的宝剑上下翻飞，打算要把虎头钩削断，余化龙手中甚快，不能伤着，两个人各施所能，战有两刻之久。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听人说：“姑娘来了。”马玉龙偷眼一看，只见后面来了一个姑娘，长得花容月貌，头上蓝帕罩头，身穿银红色汗衫，葱绿绉绸中衣，足下窄窄金莲，红缎花鞋，腰系雪青汗巾，手拿宝剑，长得朱唇皓齿，玉面桃腮，真有倾国倾城之貌。她是闹海蛟余化龙之女，名叫余金凤，文武全才，水旱两路精通。今天听说前厅有人正与父亲动手，自己甚不放心，拿着双剑赶奔前来，叫父亲走开，要来拿他。马玉龙心想：“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她是一个女流，就是胜了她也不体面。”赶快往旁边一闪说：“那一个女子快快闪开，我乃堂堂英雄，烈烈豪杰，岂肯跟你这三绺梳头，两

截穿衣的女子交手？”余金凤一听，气的蛾眉直皱，杏眼圆睁，拿宝剑照定马玉龙就砍，马玉龙将宝剑急架相迎。闹海蛟余化龙在北台阶一站，观看一男一女交手。这姑娘的一双宝剑，好似双龙搅海，马玉龙的一口单宝剑，犹如怪蟒钻窝。马玉龙想用宝剑将姑娘的双剑削断，便可以赢她，无奈这姑娘的宝剑封避躲闪真快。正在不分胜败之际，忽见余金凤往旁边一闪，马玉龙一进步，那姑娘一抖手，使出红莲套索法，将马玉龙套上，其形仿佛盘香，上面有铁钩钩住，余金凤用力一揪，竟把马玉龙揪倒，众人过来就要拿绳子捆他。余化龙说：“别拿绳子捆，这个人的功夫不俗，他必会卸骨法，到后面拿匹绸子来把他缠上。”马玉龙一听，这一招真损，自己闭目不语，心想：“一生未曾遇过敌手，今天来到这兴隆寨，竟被人拿住，把一世英名化为流水。”众人把他捆好，搁在大厅前东配房中。

余化龙叫他女儿回后面去，这才来到大厅，把余强、余猛叫上来，上了些止痛的刀疮药，说：“你两个跟那姓马的动手，他身上必有硬功夫吧！”余强说：“一照面我二人就败了，大概他身上必有硬功夫。”余化龙说：“他使的这口剑，名为湛卢，乃春秋时欧冶子所造，能削铜铁、剁纯钢、水斩蛟龙，陆断犀象，杀人不见血。他身上那硬功夫，拿他的宝剑可以杀他。”余强说：“爷爷何不就将他杀死，斩草除根，倘要放他逃走，后来萌芽复生，是卧龙湖心腹之患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我有我的心腹事，非你所知，你到西院把那姓石的放开，就说我请他。”

余强、余猛来到西配院空房之内，把石铸身上的绳扣解

开，说：“朋友！你可别走，我们老寨主请你有话说。”石铸说：“我岂是那样的人物，要将众人都放开，我还许走。”余强带着他来到大厅，余化龙降阶相迎，让石铸上座，叫手下倒过茶来。石铸说：“老寨主，我乃阶下囚犯，既被你拿住不杀，为何又以客礼相待，不知所因何故？”余化龙说：“我有一事相求，望足下分心。方才我拿住一马玉龙，乃龙山公道大王，人称忠义侠。我久仰此人大名，乃当世英雄，我虽把他拿住，并无加害之心。我意欲把女儿配给他，结一门骨肉至亲，烦劳足下为媒。如成全此事，我帮你将飞云、青风和二鬼拿住，如今马铠也在我这里，他既入了我这卧龙湖，不亚进了龙潭虎穴，就是肋生两翅，谅他也飞不出去。只要马玉龙一答应，我立即将他五人拿住。”石铸说：“既是老寨主这番厚意，就算成了。我去我去，我这个兄弟，我能做得他十分主。

余化龙叫喽兵带石铸到配房一瞧，只见马玉龙被人家拿绸子缠在身上。石铸说：“马贤弟！今天你这是初次受困。”马玉龙一见石铸，只臊着满脸通红，说：“石大哥！小弟活不得了，一死而已。”石铸说：“兄弟，我为你的事而来，方才如何被她擒住？”马玉龙将动手之事说了一遍。石铸说：“不要紧，你这筋斗没栽到外人手里。刚才老寨主请我为媒，他只此一女，要与你结亲。你如应允了，他还帮同把飞云、清风和二鬼拿住；你若不依从，我们大家都不能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这事并非我不愿意，无奈自幼已定下关氏，尚未过门，你能跟他明说吗？”石铸说：“这件事总要说明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石铸出了配房，来大厅见了余化龙。石铸说：

“刚才所说这件事，马贤弟倒没有不愿意的，无奈他父母已给他定下了关家之女，如今尚未过门。”余化龙说：“那倒不要紧，过门之时以姊妹相称，还有什么事要说吗？”石铸说：“这就好办了。我可以去跟他商议。”石铸又返回来一说。马玉龙说：“既是他这样从权，我也未必不可，凡事自有天定，不能由人。”石铸这才又回到厅房，将话说明。

余化龙赶忙带人过来，把马玉龙解开，挽扶起来。马玉龙拜了老泰山，余化龙便跟他要定礼。马玉龙说：“我出来追贼，身边未带什么物件，择日再送定礼吧。”余化龙说：“好。”便叫余强、余猛赶快去西院把那五位放了出来。余强去了不多时，将武杰、纪逢春、孔寿、赵勇、胜官保五人带至大厅，将众人兵刃交还。引见已毕，彼此见礼，余化龙便吩咐摆酒。喽兵答应，来到厨房说：“快备酒筵，今天寨主爷大喜的日子，必然有赏。”厨子立刻预备酒席。

少时，喽兵将桌椅排开，酒菜上齐。马玉龙、石铸上座，东首是孔寿、赵勇、纪逢春、武杰、胜官胜五人，西首是余化龙相陪吃酒。石铸问：“老寨主跟水龙神马玉山是怎么认识的？”余化龙说：“马玉山之妻金氏，是连环寨四十八寨总寨主金清之胞妹，我与金清是总角之交，故此马玉山时常到连环寨来。我们是口盟的结义兄弟，平常我就知道他的脾气偏颇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我时常良言相劝，他并不听信。后来他在清水滩的所做所为，甚是可恶，我已跟他断绝往来。他屡次派人请我，我都未去清水滩。今天那马铠同飞云逃到我这里，苦苦哀求我救他。我知道飞云在京都盗过手串，是奉旨严拿的要犯，焦家二鬼是逃军，清风道人是行刺的人，这

都情同叛逆，我焉能保护他们？我只可将他等拿获，交与大人，这也是他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石铸说：“事不宜迟，且等等吃酒，我们先把这几个贼人拿住再吃酒吧！”余化龙说：“他们现在后面花园内，好似笼中之鸟，釜内之鱼。”说着话，众人各抄兵刃，要去捉拿飞云等众贼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七回 飞云暗探机密事 玉龙私访遇贼人

话说余化龙带着众人，意欲捉拿飞云等，众人会合在一起，一齐扑奔后面，来到逍遥阁之下。余化龙说：“你们分四面扎住，一齐上去，把他们惊走了，反为不美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上楼，你们都在楼下，分为四面。”众人说好，马玉龙同余化龙上楼来，只见桌椅酒席还排着，贼人却一个不见了。余化龙不禁一愣，不知道这几人哪里去了？马玉龙也看得真真切切，现在人都没了。

书中交代：这五个贼人中，就是飞云诡计多端，为人精明强干。他虽然在逍遥阁上吃酒，听到外面一阵大乱，就说：“你们众位喝着，我到前面去哨探哨探。”来到前面一瞧，见已把石铸等六个人捆上了，心中甚是喜悦，回到后面向马铠说：“这位老寨主真待你不薄，他已将追你我的几个人拿住了。”马铠说：“那是自然，我们是老世交，要靠不住，我也不来投奔这里了！”飞云说：“虽已拿住这六个人，他可没杀，捆上搁在了西院。若真有交情，他既捉住了，就该把你我请过去，看着一杀，那才是真的。只怕还有变，我们不可大意。”清风说：“这话有理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”

正说着，又听前面一阵大乱，飞云出来一看，是马玉龙进了山寨。他暗中看着余化龙跟马玉龙动手，正不分胜负，又

见余金凤出来。飞云把脖子一伸，两眼一眯缝，心中说：“真是深巷卖好酒，兴隆寨竟有这样美貌的佳人，今天我飞云要不走，晚上去找她追欢取乐，凭我的小模样也算过得去。”这飞云本是采花淫贼，见了姑娘媳妇，他就要想。今天一见余金凤长得花容月貌，真是十分人才，及至飞云见到余金凤把马玉龙拿住，只吓得他一吐舌头：“这个手艺，我可不敢了！我要去采花，惹翻了了她，也这样揍我，不用打草稿。”他瞧着把马玉龙捆上，余化龙在讲宝剑时，他听的甚是入味。后来听说请石铸去提亲，飞云就冷了半截，说：“我和尚再没有这样的便宜事了，我们想法赶快逃走，别等死了。”回去向马铠一说缘由，问马铠有什么主意？马铠说：“有主意，我们奔庆阳府找我娘舅去，他是连环寨四十八寨的总寨主，叫金钱水豹金清，二寨主叫滋毛水虎金亮，两人统辖四十八寨，俱归他调遣。咱们去到他处，约请水旱两路英雄去劫杀彭大人，可以给你我报仇，事不宜迟，赶紧走，如喽兵问起，你我须如此如此。”众贼人点头答应，跳出后墙，到了河边。喽兵问说：“你们几位上哪里去？”马铠说：“我们奉旨寨主爷谕，有机密大事，快放船过来。”喽兵将船靠岸，他等便扑奔西南去了。

及至余化龙带着众人来到逍遥阁，一看贼人已踪迹不见。余化龙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我失神了！谅他走得不远，赶快追！”众人跳出后墙，顺山坡来到前面河岸，见隐隐三里之远，有一只小船，料是飞云等人。余化龙就问：“谁叫你们把他等渡走？”喽兵头目过来禀道：“他几位说，是老寨主叫他们去办机密大事，我们都知道他等跟老寨主有交情，却也不敢违犯，由一个小头目和四个水手，送他们上青松岭，这时已追不上

了!”马玉龙说：“总是贼人命不该绝，自有定数。”余化龙说：“你我大家回去吧。”

众人回到大寨，来到分赃厅，从新落座吃酒。余化龙问道：“众位都保举什么官了？”石铸说：“我从嵩阴县跟大人当差，立了几件功劳，大人赦了我的军罪。前番大人奏折入京，也将马贤弟赦罪，收回本旗。我二人都得了六品军功，现在有官无职，听大人差遣委用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我将来办一件大事，总要天下扬名，立下功给我姑老爷，能官居一品，那就遂心愿了！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。”大众吃完了酒，天色已晚，不能回去，都住在大厅之内。

次日早饭后，余化龙叫余强、余猛把众人送出卧龙湖。有马玉龙的一只船过来迎接，众人跳上自己的飞虎船，向余强、余猛二人告辞。马玉龙的船来至东岸，众人回到大营，将清永滩贼人之口供讯明，撤回潼关，兵回本汛，把黄马褂、大花翎交还大人。大人吩咐把水龙神马玉山带上来，一问口供，马玉山颇有不怕死之色，目无王法，口出不逊。大人说：“我理应重办你这窝藏贼党，拒捕官兵之罪，均拟斩立决。”冯元志上来给大人磕头，说：“民子被差官所约，打探清水滩，若非马德，民子同毛如虎已死在清水滩了。求大人格外施恩，给马氏门中留后，公侯万代，禄位高升。”大人说：“你起来吧，这样的贼人理应斩草除根，念你给他求情，本阁从轻办理。马玉山窝藏贼首，理应凌迟处死，今姑且从轻，改为斩立决，就地正法，人头号令。马显乃叛贼之子，屡次拒捕官兵，实属

目无王法，本应枭首^①示众，本阁因冯元志求情，将马显、马德、马江、马海充军新疆不回，所有拿获之一干贼党，递解回原籍，交地方官严加查办，不准逗留在此！”

俟将潼关众贼之案办定，大人专折入都，鼎力保举所有清水滩之立功人员。石铸、马玉龙、赵友义居功之首，余者按次序造具履历清册，呈送兵部。大人在潼关歇息，等候旨意。

过了数日，有礼部右侍郎田文忠，奉圣旨按驿站加紧前来潼关，先遣报马来到公馆。彭大人见了报单，不知钦差天使来此何干，聚集众官等候迎接圣旨。次日辰刻，有探马到，彭大人即带领所属文武迎接圣旨。接进公馆，圣旨一悬，大人按见君礼，行了三跪九叩。钦差田文忠把圣旨展开，宣读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吏部尚书彭朋勤劳卓著，办事精明，屡次剿灭巨寇，安抚黎元^②，实有先贤之风。朕赏赐银龙佩一块，赐免死金钱一个，钦此钦遵！所有保举人员，有宫门抄单。马玉龙以守备用，赏加四品衔；徐胜、刘芳、武杰、纪逢春、苏永禄各赏加一级。石铸、胜官保、赵友义、冯元志、段文龙、赵文升、刘得勇、刘得猛剿贼有功，均钦赐把总，跟彭朋差遣委用；苏立福立功后，被贼杀死，照军营阵亡例，恤其子，应得世袭云骑尉，暂以千总用，归彭朋手下效力。又旨：飞云盗

① 枭（xiāo，音肖）首——把人头砍下来

② 黎元——百姓

去珍珠手串，屡次搅扰地方，着^①彭朋即行拿解^②，钦此。

众人随大人谢恩。田文忠说：“现在大内失去九头狮子印，在乾清门寄柬留词，今将原诗抄来，请大人一看，主上限一月缉拿。”大人这一听，就是一愣。田文忠大人将诗句拿出来，彭大人一看，只吓的魂不附体，不想又出了一件惊天动地之事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 着——派

② 拿解——捉拿

第一八八回 清风暗用迷魂酒 英雄识破巧机关

话说彭大人接过诗句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办，乃是仇人跟我作对，恩忌我在圣上驾前，有忠诚信实之名，这回就怕我的命没有了！众差官见彭大人接过这张纸柬，面色改变，也情知不好。这诗句原来写的是：

白刘石姓论英雄，夜入京都紫禁城；
禁地盗去狮子印，拿问彭朋便知情。

彭大人呆了半天，这才吩咐款待钦堂，细说大内的缘故。田文忠说：“只因上月二十三日太后老佛爷万寿，王公大臣在里面庆贺。宫内有戏，出入的人未免杂乱，夜晚就把九头狮子印失去。天光一亮，乾清门递上字柬，万岁爷就知道贼人跟大人有仇，先着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，至今并无音信。只因见了大人奏折，保举人员不少，知大人爱收英雄，故此给你一个月限办理此案。”大人点头，这才摆上酒肴，款待钦差。次日，田文忠告辞，回京交旨，彭大人送出公馆门外。

大人回来，把众差官叫来说：“现在圣上失去九头狮子印，贼人留下诗句，明明把我告下来了。圣旨限我一月，要将贼人拿住。我也不知是哪路贼人这样胆大，我给你们十天期限捉贼，我必定要着实保举。”众人答应下来，各有各的知己之人，改扮行装，离了公馆。

内中单表马玉龙同石大爷、胜官保三人，出了潼关北门，走有七八里之遥，石铸说：“马贤弟！你看这件事情够多腻，竟有白、刘、石三人在京师内地，盗去九头狮子印，把大人告下来！你知道这白、刘、石三人是哪路人物？”马玉龙道：“小弟虽在绿林，这两年不甚交接同道之人，实不知这三人是哪路英雄。石兄最爱交接绿林之人，谅必知道。”石铸说：“我实在想不起这三姓中的人物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今晚回去，到店中问问我师兄，他可知道这些事？天下有名的绿林，他无不认识。”石铸说：“有理，看我姐夫他可知晓此人。”玉龙说：“这很好。”

二人正说之际，见眼前有一片黑树林。三人进了树林，只见里边一座古庙，坐北朝南。抬头一看，山门上有一匾，泥金字写着“敕建玄真观”，山门紧闭，东阁门也关着。里边是三层大殿，还有配房。此庙已年深日久，有不少坍塌之处。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，且到庙中歇息，庵观寺院，乃是过路茶园，我们进去，勿论是老道和尚，他必预备。”石铸说：“那是自然，我也渴了！”胜官保说：“我也渴了，我们先进去吃杯茶吧。如今到哪里去访北京丢失的东西？我们在此地查访，倘贼人在北京，我们不是白劳神么？”马玉龙道：“这话也是，大人既派我们出来，不得不如是。”三个人这才打门，里面把门一开，是个十五六岁的道童，头绾丫髻^①，身穿蓝布单道袍，青护领，白袜青鞋，手拿一把拂尘。一见众人，连忙合掌当胸，打一稽首，口称：“无量佛，三位施主老爷从何处来？”马

① 丫髻——道士作的头发形。

玉龙说：“由潼关到此访友。”

小道童让三人进了庙，在东鹤轩落座。道童转身进里边去，工夫不大，托出三碗茶来，问道：“三位施主贵姓？府上何处？”石铸问他：“你这庙中有几个老道？你可有师父？”小童儿一一禀说：“我有师父，师父好练武，没事就在庙中练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十八般兵刃，样样拿得起来。我们两个人，有四顷水旱稻田，山上有四块果木园子。”马玉龙一听，知是富足之庙，吃了两杯茶说：“道童，把你师父请出来，我们见见。”童儿说：“你们来的不巧，我师父今天带着我师弟下山访友去了，这庙留我看着。”石铸说：“是了。”玉龙坐够多时，说：“石兄，依我之见，我们不必往别处去了，在此歇息之后，就回公馆吧！”石铸说：“也好。”胜官保一语不发，只听他二人的吩咐。此时天已不早，已交未末申初。马玉龙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我们慢慢回去吧！”小道童说：“你们三位施主是哪里人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们是北京的。”小道童说：“昨天来了三位，住在我们庙中，也是由北京来的。我打听半天，说北京很热闹。他们一位姓白、一位姓刘、一位姓石。”马玉龙一听这三个姓，说：“三位在此住了几天？”道童说：“就是昨天一天，他们很开通，给了二十两香资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知道这三人是哪里的人？”道童说：“他们是庆阳府的人，昨天他们住在这里，说京中热闹非常，我听得恨不能飞去，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一处不到一处迷，其实也是一样。”心中暗想：“这话有根，莫非这人真往这里来了？这可活该，无意中访出点消息来了。明天我们顺着大路寻访，也许能找着贼人。”他想再跟道童盘问盘问，便说：“我们少待

片刻再走。”道童说：“何妨多歇息一会，晚上庙里粗斋现成。”石铸说：“也好。”

道童转身出去。胜官保说：“石大爷！你瞧巧不巧，误碰误撞，会访着贼人的踪迹，真会这么来了，这也是贼人该当遭报。”说着话，道童端进酒菜来让三位吃。石铸、马玉龙二人坐下斟酒，马玉龙看酒发浑，不禁一愣。心想：这道童说话很老实，也许这酒是剩在坛子底下的，便说：“道童，你叫什么？”道童说：“叫永清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吃这一杯酒吧！”小道童一听，脸一红，眼珠一转，马玉龙就看出破绽来了，说：“你吃。”道童说：“不会吃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不吃不成。”道童回头往外就跑，马玉龙赶上揪住，他如何动得了。马玉龙捏住他的嘴，把酒灌下去，只见小道童一咧嘴，扑通栽倒在地。石铸说：“贤弟！此事多亏你细心，不然我们都入牢笼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兄长，咱们快到后面瞧瞧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石铸拿了杆棒，三人出了农鹤轩，往后走了一重院落，由大殿往东一拐，就看见四扇屏门，当中开了两扇，进了屏门一看，是北房三间，东首屋中隐隐射出灯光，只听屋内正有人说话：“马大哥，我们要遇见别人，还好动手，惟有马玉龙，他真是英雄。”马玉龙一听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，还有独角龙马铠，五人同一个老道士，正在屋中提说此事。石铸大嚷一声说：“好贼崽子，你们的诡计焉能瞒得了石大爷，待我今天捉拿你等去见大人请功。”三人把门一堵，飞云等想要逃走，却比登天还难！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八九回 余化龙泄机佟家坞 众差官卧底邪教中

话说马玉龙、石铸、胜官保三人来至后面的屋中，正值飞云、清风等同一老道说话。石铸一看这老道，原来就是由葵花观逃走的恶法师马道元。

他自葵花观逃走，来到这里，将本庙的老道害死，就在这庙中存身。飞云等人由卧龙湖逃走，清风就要奔庆阳府。飞云说：“暂且莫忙，就在附近的地方歇两天，等彭大人动身后，我们再走，如碰着他，遇见办差官员，岂不被获遭擒。”清风说：“好，我们奔玄真观，听说马道元在那里。”众贼这才来到玄真观，与马道元同在一处。头天晚上，来了三个贼人，在这庙里投宿，乃同凤凰山一百单八鸟之内的贼人，约飞云众人上佟家坞，飞云众人不去。这三个人走后，飞云想要回京都。清风说：“不好，京都人烟稠密，我等身皆背重案，依我之见，还是奔庆阳府找我师父去，即使有人去找我师父，也不怕他。”飞云说：“别忙，住两天再说。”

今天马玉龙等人进来，小童进去一说，飞云出来探明，向众人说：“可了不得，来的这三个人，都是你我的对头。”马道元说：“不要紧，回头留他们吃酒。”便告诉小童，要话中引话，别叫他们走了，留下他们吃酒。小童故此出来说闲话，留下众人吃斋，这才把迷魂酒端出来，没灌成人家，马玉龙

倒把他灌了。

石铸等三人来到后面，听见是对头冤家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。石铸在外面一嚷，马道元由里面蹿出来，摆刀扑奔石铸。马玉龙赶过来就是一剑，马道元闪身来奔马玉龙，三五个照面，就被马玉龙一剑把刀削断。马道元往圈外跳去，被胜官保一龙头杆棒打倒，石铸过去按住捆上。马道元只是瞑目受死，一语不发。马玉龙再往屋内一瞧，飞云等都已不见，由后窗户逃走了。

马玉龙再上房一瞧，踪迹不见。这才说：“我们将马道元带走吧！那几个贼人跑了，山路崎岖，也不必追了。”石铸说：“既然瞧见了，总要去追，昨天圣上还降谕旨，捉拿飞云，今天要把他拿住，也是一件惊天动地之功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无奈贼人已跑远了，不见踪迹，你我不是枉用心机吗？”再一找，连道童也跑了。石铸只得把马道元背起，三个人离了玄真观，径回潼关。

天光大亮，来到公馆，正遇大人派徐胜做监斩官，押解水龙神马玉山出斩。石铸进去面禀：“现在拿住马道元，他前在葵花观陷害差官，今又窝藏飞云等人。”大人说：“自我头次下河南，他在圆通观就身背命案数条，早应身受国法，带他上来！”大人看了一看，也不讯问，吩咐随马玉山一同就地正法。左右将马道元绑上，押解市口，老道破口大骂。杀完了贼人，大众回来了。大人问道：“你们出去查访九头狮子印，可有下落？”众人回说：“并无踪迹，实不知被哪路贼人盗去。”

大人派众差官一连查访多天，并无下落。大人心想，再查访不着，递上复奏折子，就要起身。

这天，只见有人进来禀报说：“外面有一位余化龙，来找马玉龙马大爷。”马玉龙一听岳父来了，赶快出来迎接。来到外面，见余化龙骑着花驴，一概新鲜，过去行礼说：“岳父从哪里来的？”叫听差的人把驴接过来，拉在马厩喂上。把余化龙让进公馆，众人过来见礼，还有不曾见过的，都给引见了。马玉龙说：“岳父来此有公干么？”余化龙说：“有一机密大事，我特来禀见钦差大人。姑老爷，这件事我给你办好，虽不能保你封侯封王，也能官居极品，名扬天下。我得面见大人再说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有甚大事，可以对我先说说。”余化龙说：“这是万年不遇的巧机会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老人家在此少待，我去禀见大人。”

马玉龙直奔上房，给大人请安，说：“现有我岳父余化龙来求见大人，说有机密大事。”大人说：“请进来吧。”马玉龙来到配房，说：“钦差大人有请了。”余化龙说：“这几天，你们大家都急了吧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急什么？”余化龙说：“皇上丢了九头狮子印，你们不着急吗？”马玉龙说：“现在我们寻找十几天了，并无下落，既是你老人家知道更好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我一时半时也说不完，见了钦差大人再说吧。”马玉龙在前头带路，余化龙跟随着来到上房。大人正在椅子上坐定，余化龙过去行礼，大人吩咐看座。彭福搬来凳子，摆在一旁。他是一个民子，大人给的这脸面不小。

余化龙告了座，说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草民来此非为别故，因有一件大事，要在大人台前告禀。”大人说：“余义士有什么事，只管请讲，不必这样吞吐。”余化龙说：“在潼关西北，离此有一百八十里路，山内有一佟家坞，那里住着一家财主，

姓佟，人称佟百万，家有千顷之地，买卖无数，他家山内还开有金矿，由此得了无数的富贵。我与这佟家坞的庄主是结义兄弟，佟百万倒是本分人，由举人报捐皇上家银钱，皇上赏给金陵建昌道，在外做官。他有四个儿子，叫金柱、玉柱、锁柱、宝柱，在佟家坞方圆二百里地之内，都是他一家的买卖房屋，还修了二十里的城池，均归他佟家所造。他有一个师父，叫人和教主、化地无形的白练祖，在四川峨眉山上练气，这个老道上知天文，下知地道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他立了一个教，名为天地会八卦教，在家中设立了招贤馆。白练祖又从江西信州萃聚峰请来他的两个师兄：大师兄叫天文教主张宏富，二师兄叫地理教主袁智干，在佟家坞立了三教堂，收了五百徒弟，分散到普天之下，给他劝教。内中有东西南北的都会总，分掌四面。前者给我写信，也请我入教，因知道我跟他父亲结义，封我一字并肩王，佟金柱他自立为开天中正王。民子想：我要一入伙，就算反叛，因此就没有回信。他自起义造反，又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去，佟百万一见，又气又怕，就病倒了。他病得十分沉重，就在江南买了七八块坟地，又告诉他妻子买七八口棺木，一死之后，在各坟地各埋一口，恐怕他儿子造反被刨坟，果然未及一月就死了。他妻子尹氏，还有一女叫佟金凤，由南边回来，由我卧龙湖经过，给我带了许多土产，并说佟金凤已死在半路，甚是烦闷，要约我入伙，把我女儿余金凤继他为女儿。他等定于七月十五日挑选兵马大元帅，我想约我们姑老爷设法定计，捉拿这一伙反贼，一则为国家除害，二则为众位立功，岂不两全其美，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大人一听此言，说：“那九头狮子印，莫非落在佟家坞么？”余化龙说：“大人要问，内中还有一段隐情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〇回 马玉龙改名诈降 谢自成奉令查店

话说余化龙听大人问起九头狮子印的事情，便说：“只因那佟家坞要选一位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原来在招贤馆有佟金柱知己的几个贼人，内中有一个姓杨名堃^①，人称白猴，此人偷盗甚能，就在佟金柱跟前说下大话，要到京都盗取九头狮子印。他带了两个贼人前去，一个叫抄水燕子石铎，一个叫燕翅子刘华。这三个贼人到了北京城，有二十余日，竟将九头狮子印盗出来，打算挂兵马大元帅时就用此印。我听见这个消息，打算明天先同我女儿，随佟百万之妻尹氏去佟家坞。我一去就是一字并肩王，让我们姑老爷同公馆的办差官先去几位，若能抢得这个兵权到手，就好破贼。”大人一听，说：“此事如果是真的，本阁必要专折奏明圣上，保举老义士做官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民子并不愿意出世为官，我得的功，给我姑老爷，只求大人提拔栽培。”大人说：“老义士，你先请吧，我一定派人到佟家坞卧底。”

余化龙回身来到配房，说：“姑老爷，你们去时，如不换衣服，不得进佟家坞的边界。”马玉龙就问：“天地会八卦教是什么打扮呢？”余化龙说：“天地会中的打扮，也不从古，也

^① 堃（kūn，音昆）——同“坤”，多用于人名。

不从今，里面的武将，都是头戴三角白绫巾，有的勒金抹额，有的勒银抹额，身穿白缎箭袖袍，都是青缎靴，扎白花，各以白鹅翎为记。他们说话不离本，出手先见三反塔、二纽扣，背后系金钱。他们教中人，全是这样打扮，你们要去，须要更改姓名，扮着天地会的式样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，你老人家请吧，五天之内我们必到。”余化龙告辞，大家送出公馆以外。

马玉龙回来问道：“上佟家坞卧底，谁人跟我同去？”花枪太保刘得猛、黄面金刚孔寿，白面秀士赵勇三个人说：“算着我们。”花刀太保刘得勇、纪逢春说：“算着我们。”武杰说：“算着我。”连石铸、胜官保等八个人都愿去。回明了大人，每人赏给二十两银子置办服色。傻小子纪逢春拿了二十两银子就问：“我置办什么服色？”马玉龙说：“天地会以白为主，靴子要扎白花，腰缠白绫。”

纪逢春一听，转身向外走去，一出公馆，就碰见出殡的，过去把丧家拦住说：“咳！你等慢走，把你这身衣服卖给我，连你这帽子和手里拿的棒都卖给我。”丧家说：“你家谁人死了？”纪逢春说：“你胡说，老爷当要的，这是差事，我给你二十两银子，你愿卖不愿卖？”丧家一想：“已经到坟地了，这孝衣只值一两银子，为什么不卖，得着二十两银子，也好还亏空。”便说：“我卖给你。”说着话，把孝衣孝帽脱下来，连幡递给纪逢春。纪逢春把二十两银子给了丧家，随即穿上孝衣，带上孝帽，拿幡进了公馆，一直来到上房。大人正在看书，纪逢春说：“大人你瞧瞧，好不好？”大人一见，气往上冲，公馆衙门本来最忌穿白，便叫当差的把他赶了出去。纪逢春来

到差官房，众人一瞧，全不悦了。武杰说：“混账东西，谁死了？你还不磕头。”纪逢春说：“你们叫我穿白的，现在又来说我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这不对，你把幡撕了吧！”纪逢春瞧人家贴白太阳膏，他便把幡撕成白布饼，贴在天灵盖上，又把孝袍撕了，另换衣服，系了一条白带。

次日众人骑马，纪逢春仍骑玉圣庵得来的那匹白驴，大众起身出了公馆，顺大路直奔佟家坞。头一天住在半路，第二天正午就来到佟家坞边界。众人进了山口一瞧，另换一番天地，所有住户的门口，也有画白八卦的，也有画黑八卦的，也有画白圈的，不知道是些什么暗记？马玉龙都留神记在心中。

日色西斜之时，来到佟家坞城里，住在东关客店。这店坐北朝南，内中房子不少，字号“天成客栈”。众人下了马，小伙计过来说：“你们诸位都是来下场的吗？几位就住上房吧。”众人进了屋中，石铸说：“这武场可全是佟家坞的人，还是有外来的人？”小伙计说：“哪里人都有，可都是我们教中人。上一个月，从华县、延津县、山东白莲池、苏州太湖、直隶北京来的不少，个个等着得这元帅呢！今天你们几位来巧了，我们这一百多间房子，原先都已住满，这上房先住着红毛太岁郭明、白面狼吕寿、乌云豹张鼎、病二郎吕福。他们在这店住了一个月，佟家坞的王爷今天刚请了去，打了公馆，上房这才空出来，你们几位就住了吧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很好，你去倒壶茶来。”小伙计转身出去，工夫不大，端上茶来说：“你们几位会总贵姓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姓马名士杰，你问我名姓做什么？”小伙计说：“晚上我们得上店簿，上巡捕所去回

禀，那巡捕所的两位会总，专查各店的住客，怕有不是我们的教中人，来打探机密事。会总爷要查问是哪路的人，必有哪路会总爷的信，不然也挂不上号，也不能进场。”马玉龙心想：“我们没有信，也不知道岳父他老人家来了没有？”自己正在思想，店家拿出花名册，头一名就写了马士杰。胜官保改名关保。一问纪逢春，傻小子说：“我叫纪闾儿。”石铸说：“我叫石柱儿。”众人都按名字写下去。”

店家走后，马玉龙要了一桌酒，九个人同桌吃酒。又告诉伙计：“你下去吧，叫你再来。”石铸一看这席，鸡鸭鱼肉，干鲜果品俱备，甚是不错，说：“马贤弟！你我这样的人物，总是走南闯北，竟不知此处有这样的反叛！”马玉龙说：“店中悄言，这里全是他们的人，诸事都要小心才是。”石铸说：“这个自然，我也知道有此一说。”众人推杯换盏，吃到月上花梢，店中人便来回伺候。

天有初更之时，忽听得外面马蹄奔腾，人声呐喊。石铸等人听见就是一愣，都出了上房，往外一看，只见店门大开，由外面进来有五十名八卦教的兵丁，各执刀枪棍棒。为首的两个人，一高一矮，高的头戴三角白绫巾，勒着金抹额，二龙斗宝，插着白鹅翎，身穿白缎子箭袖袍，上绣黑牡丹花，腰系丝绦，足下青缎靴子，扎着白花，手执铁棍；下首矮下身子的那个，也是这样打扮，五短身材，紫脸膛，手使一对虬龙棍，带来了五十名兵丁，直奔上房而来，把马玉龙等人吓了一跳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一回 赛霸王力胜五杰 马玉龙单臂举鼎

话说从店外进来了两位会总，直奔上房说：“店主，上房坐定的是些什么人，可上好了店簿？”那店家说：“并无外人，都是会中人，是来夺都会总的，头一名马士杰。”那两位会总一听，说：“原来马会总住在这店，一字并肩王吩咐我二人，在各店中查店之时，要留神打听。这马士杰乃是老王爷的徒弟，今既住在这里，我去见见。”说罢，来至上房，说：“马大爷！今天才到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不错，今天才到，会总贵姓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”那会总说：“在下姓谢名自成，绰号人称金头太岁，那是我拜弟矮金刚公孙虎。我二人是巡捕所的都会总，昨日一字并肩王交派说，这几天你们几位必到，都是他老人家的徒弟，还说如来之时，叫我二人查店遇见了，先给他老人家送个信。今天可巧在这里就遇见了。店家，马会总无论吃了多少钱，不准要钱，开一笔帐到我那里去取吧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使不得，我给了就完啦。”谢自成说：“这些小事，我已给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也不必再让，你我后会有期就是。”谢自成告诉店家要加意伺候，说：“这是并肩王的徒弟，来到这里，我们的王爷必定重用。”说罢，带着手下人去了。这店中伙计和掌柜的，时常便来问茶问水，很透殷勤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日是七月十四日，一早余化龙就叫家人给

马玉龙送来一个包袱，内装改换行装的衣服。马玉龙打开一瞧，是一顶三角白绫巾、一件白缎子绣花团龙袍、一件箭袖袍、一双青缎靴子上面扎着斗翅峰。接着，又派人送过来一桌酒席，担来一坛美酒，还说：“老王爷少时就来。”马玉龙众人这才排开酒席，同坐吃酒。工夫不大，听后面一片声喧，纪逢春出去一瞧，有五十名步队扛着刀，五十名马队，当中一匹坐骑之上，正是闹海蛟余化龙，带着十数个跟人，来到店门首。

众人迎接出来，马玉龙带着大家行礼。余化龙带着亲随人等进了店中上房，马玉龙又过去行礼。余化龙说：“我正盼想你们多时，今日来的正好，明日是你们夺印的日期，先给你们挂上号，明天去演武厅伺候进场，今天我带你们先去看看。”余化龙见屋中没有外人，就说：“明天你们能夺了这个元帅，一来九头狮子印可以到手，二来有了兵权，也好办了，现在贼人势派甚大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明天看事做事，见机而作。”

余化龙说了几句闲话，这才带着众人出了店门，先到号房挂上号，然后直奔十字街，带领众人看了佟金柱的王府。在十字街的西面，坐北向南，东面是王府，西面是预备下的元帅府，街南是演武厅，南边一片是教军场，周围有五里之遥，按次序分金木水火土五方。马玉龙等看明，这才回店。

余化龙回归王府，又派了十多个人来伺候马玉龙。店中掌柜的和伙计，都知道他们是一字并肩王的徒弟，没人敢惹。马玉龙在店中没事，同众人闲谈了一天，倒很自在。晚上，店中给抢状元的老爷预备进场吃的饭，打状元灯笼。马玉龙同众人在店中吃了酒宴，天有三鼓，外面人声呐喊，街市上一

阵大乱。马玉龙同众人骑上马，各带兵刃，来至演武厅挂了号。

在正东站着—瞧：北边是九间九龙厅，当中坐定佟金柱，头前有十二个童儿，打着金锁提炉，二十四位镇殿会总都是肋上佩刀，有五百亲兵护卫。东面摆着座位，是一字并肩王余化龙；西面是他的三个兄弟佟金柱、佟锁柱、佟宝柱。下面两旁站着铜子狮子袁龙、铁头狮子袁虎、金头太岁谢自成、矮金刚公孙虎，这四个人各执兵刃。佟金柱身后四扇屏风，做出两条金龙，二龙戏珠。今天两旁夺印之人不少，有佟金柱的手下大将抄水燕子石铎，奏明佟金柱说：“要来夺印之人，须先练弓刀石，然后上马动手，讲究马战、步战、水战，若能连胜五将，准其挂帅，余者量材取用。”

那佟金柱升座演武厅，拿过花名册一看：头一个是赛霸王胜昆，山东人，乃是武举，上京会试时因失仪被赶出了南天门，自己没脸回家，就在北海子大红门放响马，打劫来往客商。后来遇见八路都会总妖道吴恩，看他是一个英雄，约他到佟家坞来，派他为散值会总。佟金柱对他甚为喜爱，以优礼相待，想在造反时派他为帅，又怕众人不服，故此想出立这武场，考取英雄。倘再有比胜昆能为武艺高强的，就派别人；若没有时，就派他为帅。故此各路的天地会、八卦教中人，都得了信，定于七月十五日，在佟家坞来夺取帅印。

今日天下各路八卦教的会总，全都在此了。佟金柱看头一位就是胜昆，叫上来说：“你如在前三场完时连敌五将，立胜五杰，便准你挂印为帅。”胜昆他本是武举人出身，要先拿前三场，把人赢了。他想：天下绿林不会弓箭的多，故此出这主意难人，不会弓箭的不能上来，前三场就交代不了。

今天胜昆下了彩山殿，要过头号弓，拉了几膀搁下，又把大刀拿过来，耍了前后背面花，把刀耍完了，再练头等石。大众齐声喝彩。把石头练完，他站在当中一抱拳说：“天下众会总人等听真，在下姓胜名昆，绰号人称赛霸王。今王爷千岁要挑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如有交代完前三场的人，下来跟我比武。”这时，只听得西方庚辛金白旗下一声喊嚷：“待我来。”只见出来一骑金睛闪电白龙驹，鞍鞞鲜明。那人跳下马来，身高八尺，细腰窄背，勒着金抹额，二龙斗宝，当中一朵红绒桃，身穿纷绫缎箭袖袍，足下白缎靴，面皮微白，海下虎须，正在壮年；在“马得胜钩”上，挂着一条五钩神飞枪。他来到彩山殿之下，先参见了开天中正王，报名说：“臣张鼎，绰号人称乌云豹，乃河间府商家林人氏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你下去，若能连胜五将，准你挂印为帅。”张鼎说：“遵旨。”转身下来，拉了三膀头号弓，耍了大刀，拿了石头。

张鼎原来是武秀才出身，只因在家不务正业，好吃喝赌嫖，身入邪教。今天把刀、弓、石练完，过去说：“胜兄，你我马战、步战？”胜昆说：“你我步战比拳，不必比兵器。”二人擦拳比试，三五个照面，张鼎就不是对手了，只打得力乏筋疲，败了下去。

马玉龙这边的众人，只有四个人是武秀才出身，即花刀太保刘得猛、花枪太保刘得男和孔寿、赵勇能练刀弓石、马步箭。刘得猛、刘得勇过去看看头号弓，拉了两膀，前三场未能交完，四个人碰了钉子下来。胜昆哈哈大笑说：“真正有能为的再上来，若无真正能为，不必上来现眼！”话犹未了，就听东北一声呐喊，出来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，要在演武厅比武夺魁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二回 胜官保误言泄机 余化龙夜探帅府

话说胜昆正在教军场发威，藐视天下英雄，只听得东北一声喊嚷，出来一人，正是打虎太保纪逢春。大众睁眼一看，见此人身高七尺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腰系白带，现换一双青袜，扎着白花，人家是两贴太阳膏，他却在天灵盖上贴一块白饼，面皮微黑。他来到彩山殿说：“王爷在上，我叫纪闾儿，给王爷叩头。”佟金柱一瞧这个模样还要当元帅，就说：“纪闾儿，你也敢到彩山殿夺取帅印？有什么能为，真像马猴精，你是哪里人？谁带你入教的？是哪路会总拿文书把你调来？”他这几句话，便问得纪逢春张口结舌。

旁边余化龙一看，甚是着急，要是傻小子说错，泄露机关，岂不坏了大事。他连忙说：“王爷，这纪闾儿是我卧龙湖喂马的喽兵头目，此人武艺颇佳，刀枪棍棒，拳脚纯熟，是跟我徒弟马士杰来的。王爷挑选英雄，不可以貌取人，何不叫他下去交代三场，如武艺高强亦可重用。”又说：“王爷！自古因以貌取人而失事者常有。当年王莽开科取士，夺取五虎状元，中了岑彭的才貌，不中马武的奇才，因嫌马武貌丑，就赶出了南天门。焉知马武系文武全才，一怒便在望月楼题下反诗一首，写的是：

自幼生来心性卤，脚踹壮士如泥土。

论文备读五车书，曾受十年寒窗苦。
王莽开科取贤人，不辞千里来比武。
老贼白眼慢贤人，因我貌陋当面辱。
此处无地可容身，怒拿长剑寻汉主。

直至刘秀走国，狐蹄冈姚期、马武双救驾，保了光武中兴，在受禅台诛苏刚莽。这皆是王莽一念之差，那时要是点中了马武的状元，焉能如此？这也是天理循环。再说唐僖宗皇帝开科取士，黄巢也因貌丑不中，被赶出南天门。那黄巢一怒，反出长安，起兵夺取了西京，杀人八百万，只杀得唐僖宗避兵四川。后来程敬思搬兵沙陀国，请了晋王，二十七镇诸侯聚会河中府。黄巢未灭朱温反，五龙二虎擒彦章。这皆因僖宗一念之差，惹出这样大祸。今日王家共举大事，再不可以貌取人。”佟金柱说：“王叔千岁所说有理，纪闾儿，你就趁此下去，如能过了前三场，再与胜昆比武就是了。”

纪逢春答应，把头号弓拿了过来。他本来没拉过弓，今日把弓套在脖子上，用手一拉，连拉几下，说：“来吧，你们哪个敢过来，照我这样练一回。”放下了弓，又把大刀拿过来，顶在头上转了几下，就像狗熊要扁担那样，然后又把刀换在背上，耍了几下放下。他这才去拿石头，使了平生之力，好不容易把那石头拿了起来，自己放下去说：“黑大汉，来来来，你我二人比试武艺。”胜昆一瞧这纪逢春相貌虽然丑陋，力气倒也不小，忙说：“纪闾儿，你可会拳脚？”纪逢春顺口答言说：“会拳脚。”二人走了有五六个照面，纪逢春一失神，被胜昆一脚踢了一个筋斗。纪逢春只臊的面红耳赤，自己回了东房。胜昆更加洋洋得意，说：“众位听真，有本领的再来，

没有本领者，不必来此处人前现眼。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东边有人说：“对面小辈休要夸口，我也来也！你们可知道玉面哪吒马士杰的厉害？”原来马玉龙不愿出来，虽然是来此卧底，又恐怕有人认识。石铸见纪逢春一输，说：“马贤弟，我们干什么来了？”说着话，石铸就嚷，把玉龙往外一推。马玉龙听石铸已嚷出自己的姓名，便不能不出来了。马玉龙先到彩山殿见了佟金柱，行礼已毕，佟金柱一看马玉龙头戴三角白绫巾，身穿白缎箭袖袍，绣蓝团龙，腰系五彩丝带，足下青靴，面皮微白，透出粉红，如桃花一般，目似朗星，眉如漆刷，鼻梁高耸，唇似丹霞。佟金柱一瞧，就喜爱这一英杰，说：“马士杰你下去，如能将前三场交完，再与胜昆比武，力胜五将，可得都会总之爵位。”

马玉龙回身下来说：“胜会总，你方才拉的是哪一张弓？”胜昆说：“是头一张弓。”马玉龙说：“那边的那一张弓呢？”胜昆说：“那是出号弓，名为小黄龙，比头号弓大三四力，没人拉得开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拿过这张弓，一连拉了十几膀。胜昆一瞧就是一愣，知道这马玉龙的能为甚大。又见马玉龙拿起大刀，不费事就耍了两趟。两把头号石拿过来，说：“你们是拿石头，还是举石头。”胜昆说：“是拿石头，举不起来。”马玉龙把那头号石一连举了几次。佟金柱一瞧，站起来喝彩，向两旁众会总说：“该孤家成其大业，竟有这样的能人。”

马玉龙练完了刀弓石，就与胜昆比拳。胜昆如何是马玉龙的对手，三五个照面，就被马玉龙踢倒了。胜昆站起来说：“我拳脚输给你不算，若有兵刃，你我比试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可以。”胜昆过去拿了一口鬼头刀，早有胜官保给马玉龙送过来

湛卢宝剑，两个人就在当场动手。要论胜昆的能为，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，他自以为压倒天下英雄，自生人以来，未遇过敌手，今天头一次栽在马玉龙的手下，就想用兵刃来赢对手。他一摆手中鬼头刀，当场就刹，马玉龙微一闪身，留心看他的行门过步，就知道他是行家，两人走了五六个照面，马玉龙只在他身后随着，足有两刻工夫，胜昆就是找不着人，如同大人戏耍婴儿一样，大家齐声喝彩。佟金柱也看的目定神移，站起身来连声称好。马玉龙一换架式，在他眼前一晃，胜昆往前一砍，马玉龙又到了后面。他瞧着全是马玉龙，走了又有半刻之久，那胜昆仍不认输。马玉龙把宝剑门路一分，施展出七星八步追魂连环剑，把胜昆的刀削为两段。胜昆往圈外一跳，说：“马士杰，我并没有输你，是我的刀输给了你，这不算，我要有宝刀，你的宝剑也削不坏，我们马战吧。”

说着话，有人就给他拉过一匹乌獬豸，抬过一根浑铁点钢枪。马玉龙说：“不行，我没有马。”他来到彩山殿说：“回禀王驾，我没有战马，不能跟他比武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来人，把新得的那匹赤炭火龙驹拉来！”手下人答应，到马号将那马备上金鞍，拉到彩山殿来。佟金柱问马士杰：“你有长柄刀么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没有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你使什么兵器？”马玉龙说：“十八般兵器不拘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我有一条赤金画杆盘龙戟，就是沉重，你可能用？”马玉龙问有多么重？佟金柱说：“八十斤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叫两人抬来！”马玉龙接了过来，还觉轻些。这才下了彩山殿，跨上坐骑，施展出六合枪，大英雄要震吓群贼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三回 杨莖疑心访玉龙 神童数语露机关

话说马玉龙上了赤炭火龙驹，来到当场。胜昆早已托枪上马，恨不能一枪挑了马玉龙。即至离身切近，胜昆说：“马士杰！你即便今天不夺这印，也是一字并肩王的徒弟，必是大会总的爵位，何必跟我苦苦作对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不然，今天你我是人前比试，当场不让，举手不必留情。”胜昆一听此言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马士杰！你太不自爱，今天我跟你分个强存弱死。”说着话，抖枪分心就刺。马玉龙用戟一崩，照胜昆刺来。胜昆把枪往回一撤，怀中抱月，使尽平生之力，往外一推，已被画戟的左肋下削了一条肉，鲜肉迸流。胜昆由马上跳下来说：“我们不必马战了，殿前有一铁鼎，谁能举起算谁赢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可以。”胜昆过去端起来，在殿前来回走了三趟放下。马玉龙说：“这何足为奇，春秋时的伍子胥，在临潼会上单手举鼎，吓退十八路反王。今天你这是端鼎，自古有举鼎的英雄，没有端鼎的豪杰，待我前来举鼎。”说着话，过去单手将鼎举起，在彩山殿前走了三趟放下。众人齐声喝彩。有诗曰：

英雄神力鬼神惊，举鼎千斤显奇能。

至今千古留话柄，犹忆英雄神力名。

佟金柱回头向余化龙说：“王叔老千岁，你看总是我的造化不

小，天生这样英雄，保我共成大业。”余化龙说：“这乃是王家的洪福，我看他二人必有大用，不必叫他二人再比了，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是，把他二人宣上来，我都要重用。”这才叫谢自成传旨，叫马士杰、胜昆上殿。佟金柱说：“马士杰为都会总，胜昆为副都会总，乌云豹张鼎为前军会总，病二郎吕福为后军会总，铜头狮子袁龙为左军会总，铁头狮子袁虎为右军会总，金头太岁谢自成、矮金刚公孙虎为中军会总，金眼魔王安天寿为管粮会总，红毛太岁吕寿为前部先锋。所有今日在场中的二百余人，都封为散值会总，纪淹儿为散值副会总。”大家谢了恩，开天中正王佟金柱吩咐摆酒，众人按次序落座。手下摆上酒来，大众开怀畅饮，直至席散，早有人将伺候都会总的轿子抬来，接马玉龙前往帅府。

马玉龙一上桥，前面五十名飞虎队扛刀，对子马开路，旗锣伞扇，令旗令箭，到了帅府门首，放了三声大炮，才进仪门下轿。马玉龙升堂，有站堂的中军会总，立刻送上花名册来，大小三百余位，都来伺候禀见。马玉龙点了名，告诉他们明日看操。众人下去。马玉龙来到后面一看，早有浓妆艳抹，十七八岁的二十名美女，都是奉了佟金柱之命，在此伺候都会总爷，此外还有二十名歌童，二十名舞女。马玉龙一看，说：“我不要你们伺候，都下去吧！”那些人各自回去。

马玉龙这帅府院中，是北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五间，院中有二十几盆花，当中有个大鱼缸，内中养了许多的金鱼。马玉龙派石铸等七人在外面安歇，夜晚留神巡查，不可大意。石铸、纪逢春答应，各自去了。马玉龙爱惜胜官保，在公馆之时，已认作义子。今日叫胜官保暂充小童，就算是他的亲随

之人。众人走后，天有初鼓之时，马玉龙叫胜官保把屋中卧具收拾一下，然后好安歇。官保到屋中，见是两张床，各人一份。马玉龙吃了茶，到了屋中。胜官保说：“干父，谁知道你老人家是龙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呢？只知道你叫马士杰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胜官保，你从今以后，说话要留神！贼党甚多，倘或有人看出我们的破绽来，那时你我都有性命之忧。”胜官保说：“天有初鼓之时，谁还敢到帅府打探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不可大意。”

想不到此时外面真有一个贼人在哨探。胜官保这一说，乱子大了！原来白天在教军场夺会总时，内有三个贼人起了疑心，就是抄水燕子石铎、燕翅子刘华、白猴杨堃。见马玉龙得了都会总的印，他三人心中不服，说：“胜昆是多年旧人，马士杰刚来两天，王爷大为不公，我看他们是官府派来卧底的奸细。”白猴杨堃说：“我听说钦差大人现在收了能人，是龙山公道大王马玉龙，正在潼关住扎。也怪我们闹得声势太大，传在彭大人耳朵中，派人前来卧底，也未可知。今天我到帅府去打听打听，看这个马士杰到底是何如人？他要真是会中人，那是王爷该成大业，你我造化不小，打他这一挂帅，准保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刘华说：“杨大哥，今晚上你就去探探。”

三个人说好了，到天交初鼓，杨堃将包袱打开，换上夜行衣，勒上抄包，背插一口单刀，装上百宝囊返魂香，自己收拾好了，拧身蹑上房去。这招贤馆离帅府相隔只有两层房，他来到马玉龙的上房，使出珍珠倒卷帘式，头朝下，隔着后窗户，听屋中说话。正听见胜官保说：“谁知道你老人家是龙

山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，只知道叫马玉杰，明日得了招讨元帅印，这就能有生杀之权。”白猴杨堃一听此言，心中吓了一跳，暗说：“不好，我们三人使了心机，才将九头狮子印弄到手，要不是我来探听，怎知他们是诈降？我今既来，到前面用熏香把他们治住，我要拿他的宝剑杀他。”想罢，听见屋内二人已睡，便来到前院，先把自己鼻孔堵上，然后把熏香盒子取出来。他这盒子有活心螺丝，一捏盒口儿，冲定窗孔就往里一冒烟。约有一刻工夫，大约里面烟已满了，二人也醒不了啦！杨堃拔出背上的刀，先把门一开，把熏香盒子放在肚兜中，进了上房，从墙上把马玉龙那口湛卢剑摘下来，要杀马玉龙等二人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四回 施熏香制服侠义 设妙计杀害贼人

话说白猴杨堃拿熏香盒把马玉龙熏过去，拨开门进到屋中，先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，心内说：“这是我们王爷的造化，要凭一个对一个，我真不是对手，现用熏香将他们治住，结果他等的性命，就除去心腹之患。”把手中宝剑举起来，照定马玉龙脖颈方要往下剁，忽然背后嗖的一声，飞来了一只镖，正打在白猴杨堃的右膀。他觉得一疼，把宝剑松了手，回头一瞧，那人就到了，一腿将他踢倒捆上。杨堃一瞧，却是余化龙，便说：“好，你们都是奸细，你勾串彭大人的差官前来卧底，我一嚷，把你们碎尸万段。”余化龙一听，赶紧把杨堃的口堵上。

书中交代：余化龙因何而来？只因为他回到卧龙湖兴隆寨，把山寨之事交与他两个儿子铜头龟余强和铁背角余猛，老英雄同着佟百万之妻尹氏，就带着余金凤下了山。原来尹氏生有一女，名叫佟金凤，长得跟余金凤一般不差。先前佟金凤死在半路，尹氏便将余金凤改名为佟金凤，嘱咐家人不准泄漏，以免佟金柱兄弟四人发烦。余化龙同着尹氏来到佟家坞，佟金柱一听母亲带着妹妹回来，赶紧迎接到家。因知余化龙曾跟他父亲结义，就封为一字并肩王，另造一处王府。尹氏到了家，见他儿子要造反，一着急，三四日就一病身亡。佟

金柱将他母亲安葬，自认着余金凤是他亲妹妹，所有家中照料之事，均交余化龙承管。

余化龙因马玉龙白天得了都会总，就知道教中人有些不服，只怕夜晚有人去行刺，又怕马玉龙等人说话不留神，泄露了机密，就想去嘱咐众人一下。刚来到帅府中的东房上，就见杨堃正用熏香往屋中放。余化龙一愣，就知道马玉龙他们说漏嘴了，幸亏我来，不然这几个人就没有命了。正想着，见杨堃拨门进去，就由房上跳下来，掏出一只镖打去。老英雄真快，跟进去就将杨堃踢倒捆上。杨堃要嚷，余化龙把他的口给堵上了。老英雄一想：“这个乱子不小，杨堃是佟金柱的心腹人，封为开国将军大会总之职，虽然把他拿住，杀又杀不得，放又放不得，我且先把他们救过来再说。”余化龙来到金鱼缸前，取了凉水，先把马玉龙的牙关撬开，灌下一碗去，又把胜官保的牙关撬开灌下一碗。少时，两个人打了两个喷嚏，苏醒过来。

马玉龙一睁眼见是余化龙，自己正和衣而卧，赶紧起来说：“你老人家这个时候尚未安歇？”余化龙说：“我因不放心，来瞧瞧你们，我要不来，这个乱子就大了！”便用手一指，让他瞧瞧。马玉龙一看，原来地下绑着白猴杨堃，自己只觉着一阵头晕，连忙问道：“杨堃来此何干？这是怎么一段缘故？”余化龙说：“我来的时候，见他用熏香把你们熏过去，正要拿你的宝剑刺杀你。想必是你们说什么话，露出本来面目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胜官保！你看见了，你误说几句，必是让他听见了，要不是他老人家来，你我性命就没有啦！”胜官保说：“再不敢多说了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无论有人没有，你们说话不可

露出本来面目。这佟家坞什么能人都有，倘若叫人知道，不但前功尽弃，自己也性命难保！”马玉龙说：“这个杨堃如何处置，你老人家有主意没有？我想要把他杀了，佟家坞城内又无处遗尸。第二节，短了一个人，必要查问。要是把他放了，他回去一说，你我都是奸细，叫佟金柱知道，你我的性命不要紧，国家大事就难办了！”

余化龙翻二目愣了半天，还是老英雄足智多谋，精明强干，说道：“你不要愁，我自有主意处置他，管保无声无色，没有口舌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众人无论在哪里说话，都要留神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不劳你老人家嘱咐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索。”余化龙说：“我也不必多嘱咐，总之诸事要谨言慎行，我将这杨堃带走就是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老人家带他上哪儿去？千万不可放他。”余化龙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一辈子不会做这种荒唐事，姑老爷你只管放心。”说着话，把杨堃扛了起来，他早想好主意，我也不杀他，却要叫他死了。

余化龙把杨堃放在外面，来到他女儿院中。余金凤早已安歇，老英雄走到窗户以外，叫女儿起来，有机密之事商议。余金凤一听，赶忙起来，掌灯开门。老英雄进了里间屋中，余金凤说：“爹爹，什么扑通一声，搁在外间屋中？”余化龙说：“拿住一个白猴杨堃，皆因姑老爷奉钦差大人之命，带着差官前来卧底，今天得了这里的都会总大元帅，我怕他说话不严密，去给他送信，正赶上杨堃去探消息，拿熏香熏了马玉龙、胜官保，正要行刺，被我把他拿住，有心杀了他，又怕弄出大祸，可是要放也放不得。这件事，女儿你是聪明人，你可杀他。”余金凤一翻眼睛，说：“是了，你老人家先走吧！”

余化龙回身出去，余金凤把杨堃提到屋中说：“杨堃，你愿死愿活？”杨堃说：“愿死怎样，愿活怎样？”余金凤说：“你愿死，把你杀了；你愿活把你放了，只不准对佟金柱提说今晚之事。”杨堃一想，说道：“这可是活该，我口里应他，只要丫头放开我，我就去见开天中正王，一五一十说一遍，连你妹妹都是奸细，把他们都刷了！”

书中交代：余金凤这是为什么呢？因想着已捆了他半天，有绳子印，且把他放开再杀，谅他也跑不了，故此先拿好言语把他按住，然后给他个冷不防。杨堃说：“你只要把我放开，明天我一概不提。”余金凤过去把他解开，白猴杨堃站起来往外就走，原来被捆了半天，浑身都麻了，刚往外一迈步，余金凤拉出宝剑，一剑就把贼人杀死。她把剑鞘压在枕头底下，把宝剑扔在一旁，这才厉声喊嚷快来人。外头婆子、丫环、伺候人等听公主一嚷，赶忙起来，点上灯笼火把。

佟金柱此时尚未安歇，听后面一乱，他最疼他妹妹，赶紧叫人去打探。手下人回去禀报说：“公主院中闹贼，已被公主拿住。”佟金柱一听，气往上冲，说道：“好贼，竟敢来闹我家？待我去瞧瞧是哪路贼人？”便带着谢自成、袁龙、袁虎、公孙虎、左丧门孙玉、小吊客周通、急先锋萧可龙、金眼魔王安天寿、抄水燕子石铎、燕翅子刘华等大小三十几家会总，挎刀佩剑，前呼后拥地前向后院。余化龙和马玉龙听见王府掌号，必有机密大事，也来伺候。

佟金柱坐着轿子，四人抬着，前头四对“气死风”，灯笼火把，直奔后面。来到东跨院，丫环、婆子全出来迎接，会总都在院中站着。佟金柱兄弟四个，进了上房，拿灯光一照，

却是白猴杨莖死在地上，姑娘穿着小衣裳，宝剑在地上，剑鞘在枕头底下。佟金柱问道：“妹妹！这是怎么一段事情？”佟金凤说：“哥哥，你还问呢？这小子该当剐了，半夜三更，我正似睡不睡，他拨门进来，往床上伸手就摸，我一嚷，他往外就跑，我一剑把他扎死了，幸亏我跟爹爹练过把式，不然可了不得啦！”佟金柱一听，气往上冲：“好杨莖，我待你不薄，竟敢如此放肆！”说罢，吩咐众人把他乱刀分尸。众人刚要动手，内中有一人喊嚷起来：“且慢，尚有不白之冤。”要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五回 请教主卜算决疑事 许婚姻收买英雄心

话说佟金柱吩咐把杨堃乱刀分尸，众人正要动手，内中有人喊嚷：“且慢动手。”佟金柱说：“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谁还拦着。”抬头一看，却是抄水燕子石铎。佟金柱说：“你为何拦阻？”石铎道：“杨堃死的冤屈！”佟金柱一听，气往上冲说：“他还冤？昏夜进入公主院中，是为穿窬之盗也。”石铎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三人白天看马士杰能为出众，夺了都会总之爵位，我们怀疑他是现在保了彭大人的龙山公道大王马玉龙。我们虽未见面，但久闻其名，此人也使宝剑。因此散了酒宴之后，我们商议，叫杨堃到帅府哨探。他换上夜行衣走的，我们大家等着，不见他回来，正不放心，听王爷传号，我们因此前来。他明明是上都会总府里打听机密事，怎么会死在这里？”佟金柱说：“你好糊涂，他做背人之事，焉能告诉别人？”石铎说：“不能，我同他患难之交，他素来并无此种恶行，我敢在王爷台前妥实保他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你太糊涂，你就能保他，他已经死了！再说，他既是好人，何故要上这屋里来？”旁边刘华过来说：“王爷！都会总马士杰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，我有个主意可以知道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你有甚主意？”那刘华说：“现在后面有三位天地会八卦教的教主，他老人家能掐会算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把

他老人家请来一问便知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有理。”即派亲军护卫，站殿会总谢自成和公孙虎到三教堂去请人和教主白练祖，就说孤家在此立等。两个人转身下去，径往三教堂去了。

这三位教主中，天文教主张洪雷管初一、十五讲经说法，劝诲众会总，所有教中条规，问一答十，道德深远；地理教主主管的纸马纸刀枪，天天拿符咒去催，到一百天能上阵打仗；人和教主能掐会算，到处劝教，所有教中人都是他劝的，他收了两个徒弟，一个是八路都会总赛诸葛吴代光，一个是劝善会总蔡文曾，都有经天纬地之才，神出鬼没之机。今天白练祖一听王家请他，吩咐打轿，四人抬着，头前四个童儿打着气死风灯，四个童儿打着金锁提灯，来到前面余金凤住的院子。众人迎接都教主进了屋中。

马玉龙一瞧这个老道，就是一愣。方才石铎、刘华所说的话，马玉龙已听得明明白白。只见这老道身高八尺，手中拿着拂尘，面皮微白，在当中一坐，真似太白李金星，带禄活神仙。佟金柱在一旁躬身施礼说：“教主爷在上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要在教主跟前领教。”老道说：“无量佛，童儿拿过卦盒来，我山人一算，便知吉凶祸福。”童儿把桌子抬过来，老道站起来，眼往上翻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他拿出一个卦盒来，内有十二文金钱，名为太乙金钱数，心诚则灵。老道把卦盒摇了三下，哗啦往外一倒。此时马玉龙同石铸等人暗中担心，要是老道真算出我们是诈降，就先拔剑把他杀死，然后倒反佟家坞。石铸等正目瞪口呆，只见白练祖拿过封盒一倒说：“无量佛，大胆！”马玉龙往后倒退一步，手按剑把瞧着老道。那老道说：“善哉善哉！白猴杨堃起心不良，想到公主房中采花

作乐，死之不屈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是了，你们大家可曾听见教主爷说的，他死之不屈。教主爷，昨天来了个马士杰，得了教会总，教主爷占占他是真降假降？”白练祖拿过封盒又摇了摇，说道：“善哉善哉！马士杰乃上方白虎星君，一转应保王家千岁开基定鼎，王家不要疑心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是，我也不敢疑心，无奈众人议论纷纷，众口难调。”说完了话，白练祖坐轿回去了。佟金柱吩咐众会总：“你们各回本处安歇去吧。”

佟金柱带着三个兄弟和几个会总，来到书房之内。佟金柱说：“三位兄弟，我想买服马士杰的人心，你们可有什么主意？”佟玉柱说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可将我妹妹给他，招为附马，骨肉至亲，他还能变心么？”佟金柱说：“贤弟此见甚和我意，我想的也是这个主意，正要跟你们商量，回头可叫叔父余化龙作媒。这是他的徒弟，谅他不会推辞。再叫你嫂子劝劝妹妹，爹爹在日，脾气养得娇些，有些任性，叫她嫂子跟她说明白了，马士杰相貌出众，武艺高强，真是再找不着。”大家说此事明天就办，便各自安歇了。

次日，余化龙正在自己屋中盘算，一想昨日之事好险，贼人三教堂的老道能掐会算，总是大清朝洪福齐天，不该事败，才没有算得出来。他正在思想，有手下人进来回禀说：“王家千岁请你老人家，有要紧的机密大事相商。”余化龙赶紧换上衣，随着来到书房见佟金柱。见两旁只有几个小童，屋中并无外人，余化龙说：“王家千岁呼唤我有何事故？”佟金柱说：“叔父请坐，小侄今有一段心腹之事，要同你老人家商议。”余化龙说：“贤弟有话请讲，你我如同至亲骨肉一般，何必这样客套？”佟金柱说：“我看中了叔父的令徒马士杰，打算把

公主给他，故请叔父前来商议。”余化龙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可商议的，只要你喜爱他就行。”佟金柱一听这话，就打发人去把马会总请来。

工夫不大，马玉龙来到书房，见了佟金柱，一旁落座。余化龙说：“徒弟！今天王爷把你约来，非为别故，是叫我做媒，把公主许配于你，这也是天作之合，你可不必推辞。”马玉龙一听说：“既是师父分派，徒弟焉敢违背？”余化龙说：“好，这是王爷指婚，过来谢恩。”马玉龙无奈，过去给佟金柱行礼谢亲，大众也给他道喜。此事就算余化龙为媒。佟金柱拿书一瞧，择定了初二的日子，心中甚为欢悦，便摆上酒菜来大家痛饮。吃完把残席撤去，又说了些闲话，才各自安歇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日佟金柱跟马玉龙商议，说现在兵精粮足，要成大事，唾手可得。马玉龙说：“甚好，大家慢慢商议。”

到了初二大早，收拾出一所空房，悬灯结彩。马玉龙一看，甚为喜悦，换上新做的衣裳，与众人俱都见礼。新人余金凤跟马玉龙拜了天地，共入洞房。余金凤偷眼一看，马玉龙真乃俊品人物，心中也甚为喜悦。马玉龙一看余金凤，果然是绝世美人，见屋中没人，就说：“娘子，我有一事跟你商量，现在你我虽是夫妻，但我有一种童子身上的硬功夫，善避刀枪，不能破身。如今你是开脸的姑娘，我是个童身的新郎，暂为夫妻之名，却不作夫妻之事。”余金凤臊的面红耳赤，半晌才说道：“事有定数，不由人算，任凭丈夫的尊便，请放宽心。”说着话，各自安息。马玉龙很赞美余金凤姑娘的烈性，次日起来，刚漱完口，就听王府外一阵大乱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六回 挑先锋二次选豪杰 报父仇舍命刺反叛

话说马玉龙正在屋中漱口，听外面一阵大乱，进来一个童子说：“奉命来请都会总，早间王驾千岁点名，按花名册放赏，说还少一个前部先锋官，要请都会总到演武厅选拔人才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，你先去吧。”这才换上衣服，外面早有听差的伺候着，便骑马来到了王府，下马进去参见佟金柱，与众人彼此见礼落座。

佟金柱说：“妹丈，你来了甚好，我们要挑选一个精明能干、武艺超群的英雄，故在此演武厅前比武，夺取前部先锋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王家千岁所见甚是，带兵出阵，必须要有前部先锋，以便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攻打头阵，探报军情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妹丈言之有理。”即吩咐手下人等摆酒。童儿答应，连忙传知膳房，预备酒宴。工夫不大，桌椅摆开，酒席齐备。

王家兄弟四人相陪，马玉龙推杯换盏，喝了几杯，问道：“王家千岁打算以什么武艺来拔取呢？”佟金柱说：“先练刀弓石，交代前三场，如能连敌五将，力胜五杰，得取前部先锋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王家千岁所说之言，甚不容易。大概咱们天地会八卦教里面，绿林中人甚多，虽然武艺高强，却没练过刀弓石，要先练刀弓石交代前三场，再比武艺，就挑不出多少人来。依我之见，就讲陆战、步战、水战、如能连胜五将，便

可以考取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妹丈说的有理，明天就在校军场演武厅考取。现大概各路英雄，各处会总，俱已回来，尽可以挑选人才。”大众商议好了，吃完酒饭，将残席撤去，马玉龙即告辞回归帅府。

他立刻叫听差的人到各店送信，就说王家千岁有旨，明日凡是天地会八卦教的各路英雄，先来挂号，后到校军场演武厅考取前部先锋。亲随人等答应出去，到各处送信去了。马玉龙在帅府又同石铸等人诉说此事，用过晚饭，各自安歇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日马玉龙刚才起来，有人进来禀报说：“王家千岁有请都会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，少时就到。”换上衣服，早有亲随人等伺候，将马备好。马玉龙带着亲随人等出了帅府，到了王府门首下马，来至里面见了佟金柱，众人落座。佟金柱又吩咐摆酒，大家吃完，这才吩咐带马，外面早有五百亲军护卫，二十四家会总伺候。佟金柱同马玉龙出了王府，各自上马，头前有小童提着金边炉，檀香扑鼻，耀武扬威。王府对过就是操练军马的地方，甚是宽大，有一处栅栏上面挂一横匾，写的是“练军中营”。周围有院墙，方圆足有十数里。佟金柱带着队伍进了栅栏，往东一拐，路北有九间大厅，是营官看操的所在。来至近处，众人下马，里面有听差人等迎接王驾和都会总。佟金柱兄弟四个在前，余化龙、马玉龙跟随在后，进了大厅。佟金柱坐在当中，余化龙在上首，马玉龙在下首相陪落座。二十四家会总在头前立候，众削刀手在两旁排班保护。石铸、胜官保等人站在大厅西边，见四面瞧瞧热闹之人不少。

佟金柱说：“妹丈，今早为何来的甚迟？”马玉龙说：“王

家有所不知，只因夜寐不眠，心中忧虑，故此早间睡沉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妹丈所思何事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我想军国大事，如一旦兴兵，就只可前进，总要挑选出精明强干的先锋，安营扎寨，凡事都要见机而作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好，今天妹丈就来挑选前部先锋，有能为者即可委派。”便吩咐把花名册拿过来，递给马玉龙。展开一看，头一名就是红毛太岁吕寿，即吩咐把吕寿叫上来。

原来，吕寿在前本想夺取都会总的，只因前三场不能交代，故此在这时充当小会总。今天听说考取前部先锋，他早就前来等候，听上面一叫，赶快上来参见佟金柱和都会总。马玉龙吩咐：若能连敌五将，力胜五杰，谁得先锋之官。吕寿回身来至当场，把秃脑袋一晃，说：“天下英雄听真，在下姓吕名寿，人称红毛太岁的就是。”只见他身高七尺，头发不多，黄中透红。头戴三角白绫巾，身穿白绫箭袖袍，腰系白绫带，足穿白花青靴，双贴白太阳膏，手提单刀，来至当场，一声喊嚷：“若有真正能为的，下来跟我比试。”话犹未了，就听东边一声喊嚷：“待我来。”吕寿一瞧此人，年有二十余岁，面皮微黄，粗眉大眼，来至厅前报名。此人姓赵名泰，人称去中虎，手使一条花枪。报完名姓下来，一举手说：“吕会总请。”抖枪照吕寿分心就刺，吕寿往旁边一闪，摆刀急架相还，五六个照面，吕寿一刀竟将云中虎赵泰结果了性命。吕寿闪在一旁，晃着脑袋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刀枪没眼睛，有不怕死的下来，与我比试高低。”

这时，只听正面一声喊嚷：“前部先锋让给我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，手拉一条其形似长虫的杆棒，

来的正是小神重胜官保。他跳在当场说：“我叫关保，你来跟我比试。”吕寿一看是一个小孩，并不放在心上，抡刀过来劈头就砍。胜官保一闪，抖动龙头棒，就把吕寿摔了个筋斗。吕寿翻身爬起来，哇呀呀地乱叫，说：“你使的叫什么兵刃？”胜官保说：“我使的这个叫扒拉硬。”吕寿说：“什么叫扒拉硬？”胜官保说：“你不碰不硬，一碰就硬。”吕寿气往上冲，摆刀又剁。胜官保闪身，连把吕寿摔了几个筋斗，只摔得吕寿头晕，爬起来就跑。

这时，那旁又是一声喊嚷，声音洪亮，说：“小孩！待我来夺先锋。”胜官保抬头一看，也是一个小孩，有十二三岁，梳着冲天立的小辫子。这位小英雄来至演武厅，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要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七回 问情由义侠救孝子 刺反叛舍死射贼人

话说胜官保把吕寿摔了几个筋斗，吕寿下去，就听正南一声喊嚷说：“既许小孩夺取先锋印，待我来！”众人一看，也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，长的好看，头梳冲天的小辫，身穿蓝绸褂裤，足下抓地虎靴子，面皮微白，浓眉大眼睛。来至切近，胜官保说：“你这小孩也要跟我比试比试。”那小孩说：“是比拳还是比兵刃？”胜官保说：“随你。”那小孩说：“咱们比拳。”胜官保说：“可以。”两个小孩一比拳脚，各分门路，走有几个照面。胜官保越比越爱，心说：“这个小孩子，身眼步法，一招一式，必受过高人传授，若非是我，敌不住他。”两人又走了几个照面，胜官保说：“咱们等等动手，我且问你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这小孩说：“我姓李名芳，是金头太岁谢自成的书童，我们比拳不算，我要比比暗器。”胜官保说：“也可以。”

二人来至演武厅说：“我二人要比暗器，不知会总爷怎样吩咐？”佟金柱说：“在西边立一高竿，上面悬挂金钱，打着算赢，打不着算输，不拘是何等暗器。”胜官保说：“我打镖吧。”小孩说：“可以。”胜官保就在当场掏出一只镖来，一抖手就是一下，只听当啷一响，正打中金钱，大众齐声喝彩。一连三下，皆中金钱，众人无不称赞。李芳过来说：“你打这个

不算为奇，我这里有种暗器，叫紧背低头锥，还有三枝袖箭，我要打中金钱眼，叫他落住，第二枝袖箭要把头一枝顶开，这名叫为凤凰争窝，第三枝要把金钱绒绳射断，我过去还要把金钱接住，名为金钱不落地。”胜官保一听，暗自摇头，说：“这功夫我练不了，你可别说了不算。”李芳说：“我若练不了就算输。”

佟金柱等人听了，都有点不相信，会打暗器的甚多，都不能这样，这小孩说话口气太大，未必能练。小孩说：“你们瞧着我这头一枝，叫凤凰寻窝，不偏不正，叫袖箭落在金钱眼中，使力大了就过去，小了不到。”小孩说完话，大众听了，连佟金柱的两眼都直了，看着金钱目不转睛。小孩见众人眼睛都看金钱，一抖手，一枝袖箭直奔佟金柱的咽喉而来。佟金柱一闪身，袖箭正钉在大厅正当中。那是四扇屏门，上有金龙两条，呈二龙戏水状，匾上写的是“聚英堂”。佟金柱把袖箭躲开，站起身来哇呀呀直嚷说：“好大胆的玩童，竟敢刺杀孤家！众会总，给我把他乱刀分尸。”这些会总正要拿刀过去，马玉龙一想：这个小孩必有不白之冤，十二三岁好大胆量，我不救他，可惜就要死在乱刀之下？

书中交代：这个小孩因何要刺佟金柱呢？原来李芳住家在离佟家坞八里的李家集，他父亲名叫李禄。佟金柱未造反之先，李禄给佟家赶车。佟金柱时常出去打猎，路过李家集，看见李禄之妻在门前买线。佟金柱问手下人：“这是谁家的妇人？”手下人说：“这是赶车的李禄之妻刘氏。”佟金柱回家，就把李禄叫过来说：“李禄，你家住在李家集呀？”李禄说：“不错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你家有些什么人？”李禄说：“家有结发

之妻。”佟金柱说：“我给你一百两银子，你再娶一个。我听说你的妻子貌美，你把她送来给我为妾。”李禄一想，这件事如何使得，便说：“庄主爷家中娇妻美妾十几个，有银钱什么样子卖不到，何必跟小人争夺？这件事，小人不敢从命。”佟金柱一听，气往上冲说：“你这厮太不要脸，我好心跟你商议，你竟敢推委，快把他给我捆起来。”有二十多个恶怒过来，把李禄捆起，吊在下面一阵乱打。李禄连疼带气，当夜三更天就死了。佟金柱吩咐把他埋在乱葬冈，立刻叫人到李家集把李禄之妻抢来。旁有一人叫得福的说：“不便去抢，人多聚众，事就大了。若小人前去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她接来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你果能有此妙计，我就赏你五十两银子。”得福说：“是了。”

次日，他雇了一乘轿子，来到李家集。李禄之妻刘氏，晚间心神不定，听见有人叫门，连忙出来问是谁？得福说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在佟家坞佟庄主爷那里。现在我李大哥得了一种大病，请先生一瞧，先生说要叫他亲近之人给他煎药，你快去看看。”刘氏一听丈夫病的厉害，忙换衣服，托街坊照应门户，出来上了轿子，同着得福来到佟家坞。佟金柱一瞧抬来了，甚为喜悦。刘氏下了轿一瞧，房子甚为整齐，廊子底下坐着一人，紫微微的脸膛，粗眉大眼，此时夏令景况，他身穿凉绸褂裤，手托着一根银水烟袋说：“你是刘氏？你的男人李禄，已被我打死了。自那日我看见你有几分颜色，想把你接来服侍我，省得跟他受罪，让你在这里呼奴使婢，身享荣华。”刘氏一听把他丈夫打死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，说：“好恶贼！你把我丈夫打死，我要跟你打一场官司。”

回身往外就走。佟金柱吩咐把她揪回来，吊起就打。一个女人家怎能受得住，自己一想：“我已怀孕，我若死了，连报仇的都没有，只好依从他。”就说：“要我依从须等我产了孩儿。”佟金柱说：“那可以。”便把她交给周氏看管着。

过了一个月，刘氏分娩，养下一个男孩。这周氏也是李家集的人氏，刘氏说：“周妈妈，你要行好，给李氏门中留后。”周氏说：“可以。”刘氏说：“久后我儿子大了，请你把我夫妻被屈含冤之事对他说明。所有我家中的房子家什，都给你老人家，只求把我儿子抚养大了。”周氏说：“就是。”来在上房，向佟金柱说，要家去两三天回来，周氏就把小孩带了出去。过了两天，刘氏才说：“分娩下来，小孩已死掉扔了。”佟金柱也不理论。后来刘氏悬梁自尽，佟金柱只得把她埋葬。

周氏以开店度日，把这小孩养到八岁，长得甚是伶俐。这天来了个和尚，一看这小孩，就问周氏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周氏说：“他的话长呢！”就把小孩之事细说了一遍。和尚说：“即然如此，叫他跟我去，我收他做徒弟，三年后把他送回，可以给他父母报仇。这里给你二十两银子，并非买他，给你吃杯茶。”周氏就问和尚的宝刹在哪里？和尚说：“我在庆阳府山里的镇涛龙王庙，我叫赛达摩正修。”周氏说：“好！大师父既然爱他，我也不能拦阻。可有一件，三年后你可要送他回来，我见见他，你再带走。”正修说：“是了。”就把小孩带在庙中，教他水旱两路的功夫，使一双镔铁棍杖，会打紧背低头锥袖箭。能为练好，正修又把他父母的冤屈之事告诉了他，说：“你若有心报仇，我把你送回李家集。”李芳回来，周妈妈叫他跟会总谢自成当书童，他心心念念要刺杀佟金柱，

老不得下手。今天因挑取先锋，准小孩下场，他才以此暗器为名，打算要把佟金柱一袖箭射死。未想到佟金柱闪身躲开，吩咐群贼将他乱刀分尸。可怜这样的孝子，就要死在群贼之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八回 讲古迹哄信佟金柱 收义子巧入三教堂

话说佟金柱吩咐要把李芳乱刀分尸，马玉龙一看，就知道他有不自白之冤，得设法救他，便说：“你们且慢，刀下留人。”佟金柱大为不悦，说：“妹丈！他刺杀孤家，你还给他讲情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不然，王家千岁有所不知，他乃小小玩童，前来行刺，必有人主使，若把他乱刀分尸，岂不便宜那主使之人。可把他交给我细细审问，追出主谋之人，斩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”佟金柱一听，说：“言之有理，还是我粗心了，妹丈精明强干，强我百倍。”这才吩咐且慢动手，将他交与了都会总。又问：“这是谁的小童？”有人说乃是谢自成的书童。便吩咐把谢自成捆了，传令佟家坞四门紧闭，不准放人出入，如有差遣，须有我令箭为凭，将此事办理清楚，才许出入。

吩咐已毕，马玉龙便将李芳带到都会总府来细细审问。听差人等跟随马玉龙下了演武厅，回到了会总府。马玉龙吩咐闲人散去，派石铸把守前门，再不准放闲杂人等出入。又派孔寿、赵勇在房上巡查，怕有奸细探听。纪逢春、武国兴、刘得猛、刘得勇四人，带着李芳来到里面，放在马玉龙的面前。马玉龙说：“那个小孩，你不必害怕，你为何行刺，从头到尾对我说来，我定宽恩设法救你。”小孩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不必问了，我只闭目等死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可恨，可恨！”马玉

龙说：“你恨什么？”小孩说：“我恨不能把佟金柱碎尸万段，你们或杀或刷，快快叫我一死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好糊涂，你认识不认识我？”李芳说：“认识你又怎么样？你等不过是一群反叛！”胜官保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姓胜名叫官保，现改名关保。那位是马大人，系奉彭大人之委派前来卧底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来剿灭反叛的。因为看你必有清白之冤，想要救你，你可别糊涂。”

李芳一听，瞧了瞧马玉龙这些人，又仔细瞧了瞧胜官保说：“我实在不知道，敢情我遇见贵人了。唉！也不管你救得我救不得我，跟你说说吧。我姓李名芳，父亲叫李禄，当年给佟金柱赶车。佟金柱因见我母亲貌美，就将我父亲害死，将我母亲抢去。那时我还没生养呢，我母亲用巧言说，要等分娩以后再从他。后来生下我来，叫周妈妈带了出去，我母亲就悬梁自尽了，这都是周妈妈告诉我的。我八岁跟龙王庙赛达摩正修学徒，练的长拳短打，刀枪杆棒，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。现在我当小童，来到佟家坞并不为钱，就为刺杀佟金柱。他每逢出来，总有数十个人跟着，刀枪如林，不能近身。今天因挑取先锋，我以打暗器为名，要刺杀佟金柱，替父母报仇，不想未能伤他，这也是天数！既是大人前来卧底，若能搭救小子，真乃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。如不能搭救，我就一死，也甘心瞑目，决不埋怨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这孩子倒是赤胆忠心，我如救了你，你就在这里服侍我，不必服侍谢自成了。”李芳说：“大人如救了我，我情愿认大人为义父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，我就收你为义子吧！”

说罢，叫人把李芳带着，我带他同见王爷去。胜官保说：

“你老人家不可这样，即要救他，见王爷怎么说呢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这非你可知。”这个时候，石铸等人也都进来，知道这小孩是为父母报仇，马玉龙正要救他。石铸说：“他眼睁睁的刺杀佟金柱，怎么救他？”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，你没读过书么？”石铸说：“我虽读过书，这样事一时懵懂，我实在想不出主意来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此乃小事。”石铸说：“既然贤弟有了高妙主意，何妨对我说说。”马玉龙就在石铸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几句。石铸拍掌大笑，说：“贤弟真是聪明，才高智广，比愚兄强胜百倍。”马玉龙又在李芳耳边说，你须如此如彼。这才带着从人，押着李芳来到王府禀见佟金柱。

佟金柱正同他三个兄弟议论行刺之事，该当如何办法。佟金柱说：“问出主谋之人，便可剪草除根，总是都会总的智略，比你我高强。当时只将小孩一杀，仍难免后患。若非自家亲戚，他也不肯这般用心。”正说着，有人禀报：“都会总已审明刺客，前来回报。”佟金柱吩咐请进来。马玉龙来到里面，参见了佟金柱，旁边落座。佟金柱说：“妹丈可问实刺客是何人主使？急速拿获，剪草除根，方出我胸中之恨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王家千岁，这个小孩有一段隐情，我且说一段故事，叫做耕牛救主遭鞭打，哑妇击杯反受辱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何为耕牛救主遭鞭打？哑妇击杯反受辱？我不懂，妹丈且细细说与我听。”

马玉龙说：这两个故事都是真的。当年有个牧牛童儿在山上放牛，困睡在树荫之下。这牛正在山坡吃草，来了一只狼要吃牧牛童儿。这牛虽是畜性，其性最灵，见狼要伤他主人，就过去跟狼相拼。这牛全仗两个角，把狼打败了。牛见狼已经走远，即过来用角撞那牧牛童儿。这牧牛童儿醒来一

看，并没有什么，勃然大怒，拿鞭就把牛打了二三十下说，好个畜生，你无故扰我睡觉！打过仍然又睡。”佟金柱一闻此言，说：“这牛好心好意救他，那牧童反打他，可恨！可恨！”马玉龙说：“牧童睡着，又来了两只狼，那牛连踢带咬，把狼打跑，怕狼再来，过去又一撞牧童。他醒来一看，又没有什么，说你这畜生着实找打，我要睡觉，你却不让我睡。拿鞭子把牛打得直叫。牛跑开后，牧童一想，往常这牛并没有撞过我，今天必然有故。他便躺着装睡，一瞧那两只狼又来了。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两只狼商议好了，一只跟牛打，一只吃牧童。牧童一见，起来拿牛鞭把狼打跑了。这才知道先把牛打屈了，从此以后厚待耕牛。这哑妇击杯反受辱之事，说的是明朝万历年间，有一周昌，娶的妻子是个哑巴，后来他又买个妾，名叫碧桃，其性最淫。周昌在外贸易，数月不回，她何能守得住，竟与邻少通奸，往来甚密，如胶似漆。后来听说周昌要回来，她舍不得这少年，二人一商量，那少年说：“现有一包毒药，如周昌回来，你给他接风，将药下在酒内，把他毒死，我们做个长久夫妻！他们知道哑巴又聋，也不避她。后来周昌回来，碧桃殷勤侍奉，就把药酒拿出来。哑巴见周昌刚要喝，过来就抢。周昌说：“你这蠢才！”揪过来痛打，打过仍然要喝，哑巴又抢了过来。一连三次，周昌心想必有缘故，这才把酒倒在地下，只见一片火光。他把碧桃捆上，送在官衙一问，才知她私通邻人，设法谋害亲夫。后来将碧桃按律问罪，周昌从此也重待哑巴。

佟金柱说：“妹丈为何说这个呢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这就是李芳的故事，王家把他带上来问问为何行刺，就知道了。”佟金

柱咐咐带李芳。李芳来到面前，佟金柱一问，李芳如此如彼一说，佟金柱竟哈哈大笑起来。不知芳方说的是何妙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九回 拜教主细访妖异事 见纸豆方知邪术精

话说佟金柱吩咐带上李芳来。左右一声答应，把李芳带了上来，跪在下面。佟金柱说：“李芳，你为什么拿袖箭刺杀孤家？”李芳说：“我是一片忠心，竟惹出一场大祸。当时我在校场拿袖箭正要去打金钱，只看见王驾背后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长虫，要抓千岁。我想这必是妖精，故此一箭打去，却不知这东西哪里去了？我是救驾，不想千岁爷倒说我是刺客，要把我乱刀分尸。我死不要紧，只怕冤屈了好人。”佟金柱一想：“这话有理，教主爷时常说我是真龙，这必是我瞧他出了神，真龙出窍，小孩眼里瞧见，恐怕龙来抓我，故用袖箭把龙打跑，倒是一番好意。这真是耕牛救主遭打，全是一片忠心。谅他一个小孩子，又跟孤有什么深仇呢？”想罢，便吩咐说：“来人，把李芳松绑，封他为散值会总。再去把谢自成放开，这与他无干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把这李芳叫来伺候我吧，我倒爱这孩子的忠心赤胆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就叫他伺候妹丈。”

李芳上来给大家磕头，往旁边一站。马玉龙坐着一想：“我来卧底虽得了权，听说还有三教堂。今日趁着没事，我何不叫他带我去拜拜三位教主，且看看他是何如人也，什么邪教？”想罢，说：“王家千岁，我蒙厚恩，得了都会总之职，统辖教中之人，但于何时起兵，先取哪座城池？我要拜见教主，

请教主指我一条明路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很好！既然如此，我同妹丈就去拜访三位教主。”先叫童儿到后面去送信，然后便同马玉龙坐轿直奔后面。

到了后面一瞧，这院子是八袋袋。”由里面出来两个道童，头绾双髻，各拿一把云帚，都是齿白唇红，说有请王驾会总。马玉龙同佟金柱进这院子一瞧，当中有条路，两旁栽的海棠，阳面结海棠，阴面结苹果，此时七月天气，海棠苹果正结满枝头，青红可爱。一直来到二道重门，门外东房三间，有四十个人在此值宿听差，若有事，只须一打点，里面就有人出来，无事则不准出三教堂。佟金柱、马玉龙二人由童儿引路，走过影壁，一瞧是北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院子里栽松种竹，大殿上有一块匾，写的是“三教堂”。两旁柱子上有一副对子，写的是：

遵光天之造化，渡后世之愚蒙。

马玉龙来到三教堂阶下，往里一瞧，里面金壁辉煌，大有可观，廊檐下挂着八只攒竹灯，里面靠北墙有一座悬龕^①，都是硬木雕刻的。帘幔帐龕下，一溜三个莲花台座，前有三张八仙桌，桌上摆着三堂鲜果供。头前有六个道童，打着金锁提灯，捧着宝剑、葫芦等物。当中莲台上坐着一个老道，头戴鹅黄缎子莲花道帽，身穿鹅黄缎子道袍，绣的金线八卦，内衬蓝绸褂裤，足下云履。赤红的脸膛，一部白髯约有一尺多长，洒满胸前。这位就是天文教主张洪雷，乃是江西信州龙虎山铁冠道人张天师一族。东边一个老道，头戴九梁道冠，身

① 龕（kān，音刑）——供奉神佛的小阁子。

穿宝蓝道袍，黑面皮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双环眼皂白分明，准头端正，海下一部黑须，这位就是地理教主袁智千。西面坐着人和教主化地无形白练祖，身穿粉绫道袍，面皮微白，浓眉大眼。这三位教主，都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

马玉龙上前给教主叩头。张洪雷一见有人叩头，即合掌当胸，口念无量佛，说：“你起来，山人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你我倒有一段仙缘，我收你做个徒弟吧！”马玉龙立即跪倒叩头，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愚昧无知，要求师父指教。”张洪雷说：“咱们这教中也没有什么出奇的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带你去瞧瞧。”说着话，老道下了宝座，带马玉龙、佟金柱来到里面，只见北窗下有一张花梨条案，上面有五个大斗，斗上用红绸盖着，有符押着，在正中供着一张八卦太极图。张洪雷一指说：“徒弟你看，这就是教中的法宝，能敌朝廷百万之兵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这是什么宝贝？”张洪雷说：“这是你二师父袁智千练的豆人纸马，每天咱们要念两个时辰教中的黑经，子午时叫童男童女吹阴阳之正气。”接着又带马玉龙来到西屋，见有四只箱子，两个大柜，上有封皮。张洪雷说：“这都是豆人纸马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这个怎么用呢？”张洪雷说：“这得借星斗之光，练一百天，我学的是奇门八卦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狮父栽培，弟子可以练一练吗？”张洪雷说：“可以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到八月就起兵，恐怕豆人纸马接不上。”白练祖说：“我看十一月甲子是个好日子，要起兵就在那天。”佟金柱、马玉龙俱皆答应。

吃了两杯茶，二人告退下来。走在路上，马玉龙问道：“王家千岁，这三位教主，平素就安歇在这教堂里么？”佟金

柱说：“不是，他们在东跨院另有一个所在。”二人来到外面，上了轿子，各回自己府第。

马玉龙来到帅府，石铸问他上哪里去了？马玉龙说：“我救了李芳，又同佟金柱到三教堂去拜望三位教主。”石铸说：“好！我正在焦愁，知道天地会八卦教有三位教主。贤弟既到里面去，必要探知他们是怎样一段局式？”马玉龙就把刚才张洪雷所说之言，和他所见的豆人纸马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石铸说：“好贤弟！你打算出个什么主意呢？”马玉龙说：“这里的情由，十分之中，我才明白了二三成。再等探听明白，你我另行商议。”石铸说：“也好，你我细细访查，看他的总花名册上，八卦教会共有多少人，还有为首的是谁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你我大家留心就是。”这天，兄弟几个在帅府吃了半天闷酒，各自安睡。胜官保、李芳伺候马玉龙，就算小童儿，马玉龙认他二人作为义子。

次日早饭以后，马玉龙正同众家英雄谈论闲话，外面有人往里飞禀，说：“王家千岁请都会总急速前去，有机密大事。”马玉龙赶快带着众家英雄，出了帅府，上马来到了王府。马玉龙进了九龙厅，见佟金柱兄弟四人正同余化龙议论军情。马玉龙参见已毕，落座说：“不知千岁有何事议论？”佟金柱说：“我风闻有个奉旨钦差彭大人，现住潼关，要调兵剿灭佟家坞，故请妹丈来商议。”正说着话，有人往里飞报说：“王驾千岁，大事不好，现有金眼雕邱成带人来打佟家坞，各防守汛地的会总已抵挡不住。”佟金柱一闻此言，吓得一阵发愣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〇回

金眼雕头探佟家坞 马玉龙率众见师兄

话说佟金柱听手下人禀报说，金眼雕邱成带人来打佟家坞，连忙说：“妹丈，你带各路会总前去迎敌。”又派铜头狮子袁龙、铁头狮子袁虎、小吊客周通、金眼魔王安天寿、急先锋萧可龙、金头太岁谢自成、矮金刚公孙虎八路会总，并三十六位小会总，点齐三千会兵，浩浩荡荡出了佟家坞东门。只听得十字街喊杀连天，人声呐喊，山摇地动。马玉龙带着众人，往前直奔。

书中交代：金眼雕怎么会到这里？只因为白猴杨堃、燕翅子刘华、抄水燕子石铎三人到京都盗九头狮子印，此案就背在内大班的班头身上了。康熙年间的内大班头，一位叫汤文龙，一位叫何瑞生。汤文龙是康熙老佛爷御口亲封的，叫汤夸子，当年黄三太在沙滩劫饷杠，汤文龙追至良乡县，黄三太知道他是办案的，打了他一镖，他将镖接住，也不敢再追。后来黄三太救驾，找九龙玉环，倒跟了他交了朋友。他生平所学的武艺，不教徒弟，就传授了他儿子汤英。何瑞生有一子叫何玉，也是跟他父亲学的能为，十八般兵刃件件皆精。他哥俩都进了内大班，承袭父亲的差事。现今失去九头狮子印，万岁爷震怒，交派都察院和顺天府文武衙门一体访拿。汤英、何玉回明上司说：“这贼心不在京，求办一套海捕

文书，我二人出去访拿贼人，请回九头狮子印，倒是一件大功。”上司给他办了一件海捕公文，赏了四十两盘费。小哥俩正是艺高人胆大，初出犊儿不怕虎，藐视天下英雄。

这两个人由京都起身，日行夜住，要直奔潼关访查。因料想这贼人盗去九头狮子印，寄柬告彭大人，必是跟彭大人有仇。现今彭大人在潼关，此贼必在附近，到那里可以寻踪访迹，将九头狮子印请回。两个人在路上不敢耽延，这一日到了潼头，打听彭大人还未走。他二人住在天成客店，碰见了金眼雕和伍氏三雄，正带着邱明月在上房住着。二人又赶忙过去给邱大爷行礼。邱成一看，愣了半天才想起来说：“原来是二位贤臣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不要行礼。”汤英、何玉也认得伍氏三雄。他们在京中开黄酒馆子，跟汤文龙、何瑞生是穿房入户的交情，见了汤英，何玉二人，焉能不加照应，就让到屋中问道：“二位贤侄从何处至此？”他们就把丢了九头狮子印的事说了一遍。又说道：“现在父亲把差事一交，让我二人接了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我明天带你二人到佟家坞去找九头狮子印，找回来便罢，如找不回来，再作道理。”商议好了，又说：“今天咱们暂住一天，明日起身。”汤英、何玉说：“好。”

一夜无话。次日大早，邱成叫伍氏三雄和邱明月看店，他带着汤英、何玉直奔佟家坞。金眼雕贴上两张白太阳膏，小辫子扎上红头绳，说道：“你二人见我这打扮了。”又由兜内掏出四个太阳膏来，递与汤英、何玉说：“你二人也照我一样打扮，到那里见了他们的人，说话不离本，出手先见三反搭、二纽扣，背后系金钱，你们只看我的眼色行事，不可多说多道。”二人点头，跟着金眼雕就进了佟家坞。

众人一看金眼雕这个打扮就愣了！原来在小辫上扎红头绳，这是教中老祖宗的打扮，大众全皆纳闷，不知哪路来的，不敢错待。金眼雕来到佟家坞东门，进了一个饭店。众人一看又是一愣，这个八卦教的是八十多岁还了童，扎着红头绳，这个辈数大了。金眼雕一进来就说：“本字辛苦了。”跑堂的过来说：“大爷你来了？”金眼雕说：“来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本字辛苦？”汤英正要说话，何玉拉了他一把，他才不言，同金眼雕坐下。邱成说：“你们吃什么？”汤英说：“摆上金波玉液，我也吃不下去，我心里有事。”邱成说：“既如此，待我来吃。伙计过来，你们这里卖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包办酒席，应时小吃都现成的，老爷子你吩咐吧。”邱成说：“你把九寸盘子的白肉拿十盘。”伙计一听，这个老头是半疯，五个人也吃不了。工夫不大，先摆上五盘，后又上五盘，酱油醋碟摆好，又叫了几壶酒。邱成把十盘肉吃完，把汤英、何玉都给震住了。瞧他吃的人说：“这个老头必不是人，一定是教主显圣，教诲咱们。”他们怎知道邱成这个功夫，再有十盘，他也能吃的下去，因用水火交济，随吃随化。这连汤英、何玉也没见过。

吃喝完毕，汤英伸手只掏出百十来钱，银子都丢了。汤英说：“好贼崽子，偷到咱爷们这里来了。”只气得眼睛直翻，呆呆发愣。邱成说：“不要紧。”汤英说：“不是别的，咱们是干甚么的？办案会叫贼给偷了。”这句话不要紧，却漏底了。内中就有几个过来答话说：“你们二位是在哪里恭喜？”汤英说：“我们在京都充当内大班，奉旨出来拿盗印之贼。”邱成于使眼色已拦不住了。

汤英话犹未了，就听人呐喊：“拿呀！他们不是教中人哪！”

是奸细呀！”唵唧唧一棒锣响，有东门散值会总胡忠，带了二十几个人正查街，听说有奸细，便带人来到了饭店。众人说：“会总爷，他三个人是京都来办案的班头。”邱成哈哈一笑说：“老太爷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姓邱名成，人称金眼雕，住大同府元豹山，奉钦差大人之谕，带着三千官兵，二十名战将，前来剿灭反叛。”说着话，赶过去就奔胡忠。胡忠手中拿着一口刀，想邱成是个老头子，并未放在心上，用刀一晃，撤回来分心就刺。邱成伸手把刀抓住，一腿就把胡忠的腿踢断了，伸手把那贼人抓了起来，脑袋冲下，只吓得这伙贼人回头往外就跑。忽听那旁一声喊嚷：“尔等快快闪开了，待我来捉拿奸细。”原来是马士杰带领众会总前来捉拿汤英、何玉，要与金眼雕决一胜负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一回 说情由放走二班头 断魂山巧遇独行侠

话说金眼雕把散直会总胡忠力劈两半，就听东门内锣鼓齐鸣，人声呐喊，先出来一对白旗，上首是天地会门旗，下首是八卦教门旗，背后写的是：“改山河扶保真主，灭大清另正乾坤”。当中一杆帅字旗，是白缎子青蜈蚣走穗，火焰掐边，坠脚铜铃被风一摆，哗啦啦乱响，前面是一个“马”字，后面是“三军司命”。马玉龙骑着赤灰火龙驹，头戴三角白绫巾，身穿白缎子箭袖袍，足下白缎子靴，手擎画杆方天戟，衬着他的白脸膛，真好似当年吕奉先一样。跟他来的八位会总，各人手擎兵刃。来到东门外面，就听说把散直会总给劈了。头一个铜头狮子袁龙要立头功，摆刀过去，铁头狮子袁虎帮着哥哥，二人就把汤英围上。汤英手执铁尺，力敌二贼，并无半点惧色，在当中蹿纵跳越，那铁尺上下翻飞，按着单鞭的门路，拨挡着两口刀。这边有左丧门孙玉、小吊客周通把何玉围住说：“哪里来的小辈？敢来送死！”汤英、何玉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们这群贼崽子，也认不得你家班头，我乃京都慎经司内的大班头，奉旨来拿盗印之贼。”孙玉、周通刀法纯熟，以多为胜，就把他二人围住了。

谢自成一看见金眼雕，乃是一个年迈的老头，一摆棍就扑奔过去，想要取胜，焉想到一过去就被金眼雕将棍夺去了，一

腿把他踢倒。谢自成爬起来，只吓得魂魄皆冒，看了一眼金眼雕就跑。矮金刚公孙虎持手中虬龙棍扑奔过来，想要替谢自成报仇，跳过来照着老雕就是一棒。金眼雕一伸手就把棒接住，夺将过去。公孙虎又一棒打去，金眼雕用这条棒一崩，公孙虎哇呀呀直嚷，竟将虎口崩裂。金眼雕说：“贼崽子！你瞧这个。”双手一撇，意将铁棒撇断了，吓得公孙虎屁滚尿流，扔棒拨头就跑。金眼雕并不追赶，又过来扑奔这伙贼党，抓住了谁，便拿人打人，直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大家四散奔逃，齐嚷厉害。

正在这般景况，铜头狮子袁龙、铁头狮子袁虎已把那汤英拿住，左丧门孙玉、小吊客周通也把何玉拿住。金眼雕一瞧就急了，心想：“我带着两个晚辈来打佟家坞，叫他二人遭害，如何使得，我也对不起汤文龙、何瑞生！今天我这老命不要了，跟他们分个强存弱死。”金眼雕过去乱打，并无一人能够敌挡。

马玉龙一看，便从马上跳下来扑奔金眼雕。老英雄一看，就明白是师弟前来卧底。走了几个照面，金眼雕装败就跑，马玉龙紧紧随后追去，两个人脚程都快，展眼就到了无人之处。马玉龙说：“师兄！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回去，这两个人我能救得了。”金眼雕说：“这两人就是京都汤文龙、何瑞生之子，我既带了来，叫他们被害，我也对不起他们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师兄！你老人家只管放心，都有我呢，必定叫他二人不吃亏。还有一句话，你见了大人，叫大人派人扮个假马玉龙来打佟家坞，此时这贼人多有怀疑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是了，我回去禀明大人，打你的旗号来打佟家坞，以去贼人之疑。你在此得了

事，我也放心了。诸事可要小心谨慎，大人是派我来打听打听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师兄！你请回去，事情交给我办，决错不了。”金眼雕这才告辞。

马玉龙回到本队，一瞧众会总已把汤英、何玉绑上，正在等都会总回来。众人见马玉龙回来，齐说：“都会总！现在在我等把这两个人拿住，该当怎样发落？”马玉龙说：“你等押着跟我见王爷去。”众人说：“是。”便押着两人，跟随马玉龙进了佟家坞东门。

来至十字街王府门前，马玉龙下了马，早有人回禀进去。反王佟金柱吩咐有请，马玉龙带着众人进去，参见了佟金柱落座。马玉龙说：“王驾千岁！现在东门外拿住两个奸细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妹丈将他审问明白，结果了性命就是，何必问我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！”吩咐左右把这两个人带到帅府里去，众人就把汤英、河玉带往帅府。

马玉龙告辞回去，升了座，吩咐众会总在外面伺候，把亲随石铸等几个人叫上来，再把汤英、何玉带上。这两人破口大骂。马玉龙说：“你二人不要骂了。你二人是哪人？把来此的缘由，说来我听听。”汤英说：“我二人乃京都人氏。在御前内大班当差，奉旨来找九头狮子印。小大爷叫汤英，他叫何玉，既被你拿住，我二人只求速死。”

马玉龙吩咐把他二人绑上，带上五百兵及石铸等人，大家来到佟家坞西门，问道：“杀人在什么地方？”兵丁回答说：“在断魂山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既如是，把他二人绑到断魂山，削首号令。”即带五百官兵和手下的亲随人等，来到断魂山口，凡是天地会的兵丁，一个不叫进去，都在山口站立。

马玉龙带着石铸、胜官保、孔寿、赵勇、刘得勇、刘得猛、纪逢春、武国兴八个人，押着汤英、何玉，进了山口，一直往西。走之不远，就在北山根预备一个马扎坐下，石铸八个人坐在两旁，汤英、何玉在跟前站着。马玉龙说：“你二人认识我不认识？”汤英、何玉说：“你是反叛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二人是不知道，我并不是反叛，我是朝廷的职官，奉饮差彭大人谕前来卧底，方才同你们来的金眼雕邱成，是我师兄，他叫我救你二人。”汤英、何玉说：“我等实不知道你老人家尊姓大名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姓马名玉龙，原在龙山，绰号忠义侠，人称公道大王。我带着龙山的兵勇，自备粮草，来保饮差彭大人西下查办。现在知道这里出了反叛的邪教，我等前来卧底。”汤英说：“久闻你老人家大名，你老人家得救我二人了！”马玉龙说：“我师兄嘱咐，叫我救你二人，但是要秘密，我好前去回话。”石铸说：“马贤弟！我倒有个主意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既有妙计，何妨说来？”石铸过来说：“这条妙计，须得我亲身去把天地会八卦教的人拿两个来，把他二人杀了，就说是汤英、何玉，把死尸扔在山涧喂狼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这条妙计倒好，恐怕不密。”石铸说：“就怕他二人走之不密，得派个妥当人来送他们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就是想不出派谁好，要派你等，倘会中人碰见，也多有不便；倘若把他二人截回来，那时你我的大事就要泄漏了。”

正说着话，就见由石铸身后蹿出一人。纪逢春一看说：“石铸！你爸爸来了。”只见这人碧眼紫面，身高八尺，穿一件青洋绉裤褂，手拿一口红毛折铁宝刀，说：“好一个忠义侠马玉龙，你们这一班人都是彭大人的奸细。你们吃着喝着，反

吃里扒外。今天所说的话，都被会总爷一一听见，你等你想逃走一个。”马玉龙一听，吓得魂鬼皆冒。要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二回

邓飞雄访友走天涯 黄花铺救人打恶棍

话说马玉龙在断魂山要救汤英、何玉，他以为在这山里头，有兵堵住山口，外人进不来，眼前都是自己人，便说了几句泄机的话，露出本来面目。焉想到山石之后有人偷听，拿红毛宝刀跳将出来。这一段书，乃是双侠聚会。

此人家住山西太原府双义庄，姓邓名飞雄，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赛判官。他本是绿林中之义侠，自幼投明师，访好友，把一份家业全都练了艺业，交了朋友。后来得遇名师虬髯老僧教练武艺，功夫学成，临走给他一口宝刀。这口刀乃是孩儿铁所打，能切玉断金，削铁如泥。他爱独自游行天下，专在绿林偷富济贫，杀赃官，除恶霸，到处做侠义英雄的本色之事。

这一年来到黄花铺，在会友楼上吃酒，骑着的一条驴就拴在下头。刚一上楼，跑堂的就一愣，只见他绿眼珠一转，一部虬髯长得真像神判钟馗。他找了张桌子坐下，跑堂的过来说：“大爷，你楼下吃吧！”邓飞雄问：“为什么叫我楼下吃，莫非我不给钱？”跑堂的说：“不是，今天这楼上头，是我们本地的净街太岁黄勇包下请客，不叫卖外人。”邓飞雄说：“他可是先来定的座，给了多少钱？”跑堂的说：“不是，他吃饭向来不给钱。这条街上的饭铺，他都不给钱。”邓飞雄说：

“那他必是你们东家。”伙计说：“他也不是东家，不是掌柜的。这楼上没外人，我告诉你吧，他是我们本地的恶霸，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家里养着好几十个打手，本地没人敢惹。你是外乡人，走在这里吃点什么，回头要撞上就不得了！”邓飞雄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只当他定座吃饭给钱，如招主顾，原来他是恶霸。我自做人以来，没见过这种人，今天你这一说，我倒不下去了。我等他来给我怎么个不得了。我要见见这个恶霸，给你们本地除害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你是外乡人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这里都是他的人，你老要受他的算计。今天楼上没人，要是有人，我真不敢说这个，叫他的余党听见，必要把我们这楼给拆了。我们这一方，都没人敢惹他。”邓飞雄乃是行侠仗义之人，听了他这话，半信半疑，自己倒要瞧瞧这个恶霸是真是假？要真是如此，他自有道理。

邓飞雄要了两壶酒、两碟菜，跑堂的见他不走，长的凶狠，便也不敢深拦。邓飞雄正自斟自饮，忽听楼下一阵大乱，侧耳一听，有人说：“掌柜的！”我们太岁爷打发我来，问问定的菜全不全，你们要是耽误了，太岁爷说要放火烧你们的房。”下边的伙计和掌柜的齐说：“不敢耽误，都预备全了，太岁爷哪时爱来，哪时来。”说着话，就听得楼梯一响，上来一个人。邓飞雄一看，这人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面皮微青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三角眼，蒜头鼻子，薄片嘴。来到楼上，把眼一翻说：“堂倌，嘱咐你楼上不卖座，你怎么又卖了？”跑堂的说：“这位太爷来的时节，我们说楼上不卖坐，他说要在此等人，不愿下去，不卖不行。”这小子乃是黄勇的管家，叫坐地炮黄福，来到邓飞雄面前说：“呔！你这小子是哪里来的，

不知道我们太爷把楼包了么？你竟敢占这楼，趁早连胳膊带腿给滚下去吧！”邓飞雄一闻此言，气往上冲，过去就是一个嘴巴，这小子跌了个一溜滚，正滚在楼门，顺着楼梯滚下去了。他站起来就跑，一边说：“别让他走了，我给太岁爷送信去，你要走了，不是好朋友。”跑堂的说：“太爷！你这乱子可惹大了，他是净街太岁的管家，倚仗他主人的势力，时常在外欺压人。他这一回去，回头必来，光打手就有四五十。”千里独行侠邓飞雄哈哈一笑说：“这无名的小辈，叫他把他主人叫来，只管约人去，我等着他。”跑堂的也不敢往下多说。

工夫不大，就听楼梯一响，由下面一声喊，上来一人。只见他身高八尺，扫帚眉，大环眼，身穿着一身凉绸的裤褂，足登一双花鞋，带的五六个人，内中就有刚才摔下去的那小子黄福。他见了主人，并没敢提刚才叫人打楼上摔下去。那黄勇坐了一张桌子，瞧了邓飞雄一眼，也没言语。跑堂的一瞧，赶紧过去说：“大太爷来了，给菜。”说着话，把干鲜果品摆了一桌子。就听黄勇说：“福儿、禄儿，你二人去把刘成给我叫来。”这两个家人答应下去，不大的工夫，这两人就揪着刘成上了楼。

这刘成有六十多岁，穿月白裤褂，白袜青鞋，是个做买卖的老实人打扮，来到楼上，只吓得战战兢兢地跪下来，说：“庄主爷别着急，我这里给你老人家办着钱呢！”净街太岁黄勇说：“你也不用还我了，你好大胆子，我打发管家去要钱，你不但给，反出恶言，今天我把你叫来，你是打算多时给呢？”刘成说：“小人买卖实在不好，不然早当奉还庄主爷了，决不敢拖欠这些日子。”就听黄勇说：“你把女儿折给我，我

想买个使唤丫头，咱们两罢甘休。”刘成说：“小人的女儿已有了婆家，我不能自己作主；我女儿要没有婆家，庄主爷的吩咐，决不敢违背。”黄勇一闻些言，气往上冲说：“老匹夫！你真正是不要脸。”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一听，站起来把刘成一拉，说：“老丈！你过来。”黄勇瞧了邓飞雄一眼，也不言语。邓飞雄说：“老丈你坐下，你该他多少钱，还过没有？说实话，不准撒谎。”刘成说：“小人原是成衣铺的手艺人，原先我们是三口过日子，我妻蔡氏故去，有个女儿给了人家，尚未迎娶。去年我妻子一死，小人一病，一文钱没有，是太爷的管家说太岁放钱，小人就借了十吊钱，到家一数，每吊却短二百，坐地是八扣，十吊给八吊，每日还要三吊利钱，过三天就取一个月利钱。从去年五月至今，整整一年，净利钱我给了三十六吊，这还要扣我的女儿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我要救了你，你得搬家。你要不搬家，我走了，他还是欺负你。”刘成说：“这房子是我租的，我也没有什么，我带着女儿投亲去，结的亲在临安城，我就去那里投奔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周济你十两银子，给你作盘费。”刘成说：“那我就走。”邓飞雄过来对黄勇说：“朋友！老丈该多少钱？我给了，叫他下楼吧。”黄勇说：“行。”

把刘成送下楼去，邓飞雄又回来喝酒，也不理他。黄勇等了有一个时辰，才说：“朋友？你既替他还帐，把银子拿过来。”邓飞雄说：“你这恶霸欺压良善，勒索乡人，你是太岁，我就在太岁头上动土。”说着话，拉出了宝刀，这位英雄要大闹会友楼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三回 英雄奋勇斗群贼 恶霸安心施诡计

话说净街太岁黄勇见这人手拿红毛宝刀，过来就要动手，急忙举起他坐的椅子，照邓飞雄砍去。邓飞雄一闪身躲开，吓得跑堂的往楼下就跑。邓飞雄赶过去与净街太岁黄勇动手，三五个照面，黄勇就被邓飞雄摔了个筋斗。净街太岁起来说：“好，你别走！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。”说着往下就跑。邓飞雄哈哈大笑：“你只管去，大太爷等你三天。”黄勇说：“好！”带着一群贼恶奴下楼，竟自去了。

旁边跑堂的说：“大太爷！你老人家听我良言相劝，快下楼拉驴走友吧！怕的是回头你老人家受他的暗算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邓飞雄说：“你不要管，你的话倒是一片良言，我在这里非得等出个样儿来。不然，我走了，岂不被贼人耻笑我胆小？”说着话，要了洗脸水，擦了擦脸，仍然坐下吃酒，并无半点惧色。

吃了两三壶酒的工夫，就听外面一阵大乱。跑堂的说：“可了不得！打架的招人来了！”邓飞雄由楼窗往下一看，只见由正北来了六七十人，各拿刀枪剑戟，斧钺钩叉，十八般兵刃俱全。黄勇在后面督队，有几个家人头前引路，来到楼前说：“哪里来的这么个野种？敢到黄花铺太岁头上动土，把他揪下来，打死也无非臭块地。”在下面破口大骂。邓飞雄气

往上冲，用绢帕把头包好，拿起红毛宝刀，往外看了一眼，由楼窗蹿出外面。他两脚落地，金鸡独立的架式，把宝刀怀中一抱，这只手一撕蒜瓣胡子，说：“哪一个前来打架？看热闹的靠后，我的宝刀无眼。”那边见邓飞雄只是一个，贼人便想以多为胜，往上一拥就是十几人，枪刀并举，剑戟齐发。邓飞雄将宝刀一阵乱削，贼人兵刃就嚓嚓嚓一阵乱响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枪也断了，刀也伤了，木棍也成两截了。

这些人中，有黄勇家里的一个教师，姓孟名士德，绰号人称花叉将，一摆手中叉，扑奔邓飞雄而来，口中喊着：“尔等众人闪开，待我前来拿他！”抖叉分心就刺。邓飞雄一撤身，躲过叉头，用宝刀照叉脖就是一刀，把贼人的叉头削断，一翻腕子，直奔孟士德的脖颈。孟士德说声不好，赶紧使出缩颈藏身式一躲，已被邓飞雄将脑皮削去一块，只吓得他拨头就跑。这伙贼人一看邓飞雄来的凶猛，无人敢上前来。净街太岁黄勇一看不好，带着众人竟自逃跑了。大众齐声喝彩，都说素常恶霸欺压良善，咱们没人敢惹，今天来了敢惹他的了。

黄勇同众人败走，邓飞雄仍回会友楼，因溅了一身血迹，叫跑堂的打洗脸水来洗了。他把包袱打开，换上一件干净衣裳，开了酒饭帐，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有店么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里倒有店，掌柜的胆小，不敢留你老人家住，你下楼去找店把，我们这地方的店不少呢。”邓飞雄说：“也好。”叫他把驴备好，搭上褥套，自己拉驴出了会友楼。

一直往南，见路西有一座大店，邓飞雄说：“你们可有干净房？”小伙计说：“你来的不巧，我们这店都住满了，你到南边那店找去吧。”邓飞雄一连找了六七个店，都是这样的话，

心中甚是焦躁。直走到紧南头一瞧，路东有座大店，字号是“聚成店”。邓飞雄说：“可有上房？”小伙计说：“有上房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既有上房，把我这褥套搬下去，将驴刷饮遛喂好，明天多给酒钱。”小伙计说：“是了。”便把褥套搬到上房南里间屋中。

邓飞雄进来一看，倒很洁净，顺窗门有张八仙桌，一边一把太师椅，东边是炕，墙上挂着几张字画。伙计打了洗脸水，倒了茶问道：“大爷贵姓？”邓飞雄说：“我姓邓。”伙计说：“吃什么？”邓飞雄说：“我刚吃过了，吃一碗茶歇息吧。”伙计说：“太爷，你没到我们这里来过，我们这里出一种好酒，名为透瓶香。”邓飞雄说：“少时再喝，你先去吧，叫你再来。”小伙计转身出去。邓飞雄自己坐在屋中，思想方才之事，可气可乐，暗说：“总是我好多事，不然，焉有这一场气闹？”

自己歇了半天，无一解闷，便把伙计叫来，要了一桌好菜，预备几瓶好酒。伙计转身下去，不多一时，将杯盘摆上。邓飞雄将酒斟出一瞧，酒无异色，又不发浑，并无什么缘故，自己这才放心吃酒。吃过几瓶酒，天有起更，叫伙计撤去残桌，躺在炕上昏昏睡去。

焉想到邓飞雄竟中了黄勇的诡计。皆因白天黄勇被邓飞雄杀败之后，他告诉黄福：“你给各店去送信，有绿眼珠、一部虬髯、拉着黑驴姓邓的，哪个店也不准让他住，谁要留他，明天我要告他，跟他一场官司。各店一得信，谁也不敢惹他这净街太岁！”

南头这店正是黄家开的。邓飞雄到别家店里，都说住满了，没有房，找到这店才有了房。邓飞雄想着，要有房，不拘哪个店。黄勇故意叫他别处住不得，住在这黄家店，他好

报仇。邓飞雄喝醉了睡着，有人就去给黄勇送信。

黄勇本是绿林中坐地分赃的贼头，今天有几个贼人住在他这里，大家给他出主意说：“姓邓的若住这店里，等他睡着了，拿返魂香把他熏过去，再把他绑到会友楼门口，容他醒过来，兄长痛打他一顿，叫众人瞧瞧，把面子找回来，这个仇就算报了。”黄勇说：“甚好。”店中伙计来送信说，邓飞雄已经睡着了，他这才叫了一个朋友，姓毛名顺，外号人称神偷照不宵的，拿着鸡鸣五鼓返魂香来了。他自己闻上解药，由窗户把熏香匣子送了进去，工夫不大，把邓飞雄熏过去了，进去就把他捆上。一想这人必会卸骨法，又拿绒绳把他缠上。回去一禀报，净街太岁黄勇说：“众兄弟！暂且在店里看他一夜，明日早饭后在会友楼门口，找找今天这场。”众人答应，来到店中看起邓飞雄来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日早晨，邓飞雄苏醒过来，才知道被人家捆上，便破口大骂，众人也不理他。黄勇同众人吃完了早饭，把邓飞雄捆着，来到了会友楼门口。众人一看，大家叹道：“这位英雄昨天把黄勇打败，今天怎么会叫他拿住？”邓飞雄虽然受绑，口还能说：“黄勇，你不是英雄，一刀一枪把我拿住，我姓邓的就算栽了。你这是猫偷狗盗之辈，虽然被你拿住，我这心中不服。”黄勇吩咐：“给我打！”有人答应，就拿出绳棍来，是绳子拧成的，用水泡了，只伤肉不伤骨，把邓飞雄打的浑身是伤。

正在这番景况，自正南来了一骑马，带着四五个人。众人往两旁一闪，马上这人说：“慢打！待我来搭救邓飞雄。”来的这位，乃是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。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四回 郑华雄慷慨求友 恶匪棍见色起心

话说黄勇正打邓飞雄，由正南来了一匹马，一人骑着，带着五六个从人，来到此处下了马。瞧热闹的众人说：“这位要管，可以救得这被害的人，就怕他不管。”

书中交代：来者这位是郑华雄，绰号人称赛灵官，就在这黄花铺住家，是个武举出身，家大业大，很有钱，专爱结交天下英雄。今天他见会友楼门口围着一大圈人，叫家人一打听，众人就把昨天如何打架，今天那人被黄勇拿住拷打的事细说一遍。郑华雄立刻来到跟前，下马一看，这人已打的够八成死。此时黄勇也是骑虎之势，越打邓飞雄越骂，他没法下台，不能不打。郑华雄来到跟前说：“黄兄！这人乃是外乡人，因何得罪兄长？请看在小弟面上。”黄勇说：“我本应把他打死，既是老弟台你来了，看在你面上，我把他放了。他要打官司，我跟他打官司。”那郑华雄说：“既是我出来管，焉能叫你们去打官司”来，把他的东西都交给我吧。”黄勇说：“是。”叫人把他的褥套包袱，连刀同驴拉来，这才把邓飞雄放开。过了半天，邓飞雄才醒了过来，他心中明白，说：“黄勇！只要我有三分气，我必要报今日之仇。”郑华雄说：“兄长！你我萍水相逢，今天初遇，先跟我到家养伤，有什么话，好了我再让你们见面。”邓飞雄说：“尊驾贵姓？你是何人？”

郑华雄通了姓名，说：“兄长先到我家，把伤痕养好，有什么事再说。”邓飞雄说：“这可以。”这时有人搭着邓爷，跟着郑爷，来至临近，就在南头路东大门，把邓爷搭到书房。所有邓飞雄的东西，也都放在书房，又请了一位医家来给他上了些止痛的药，好在没伤筋骨，内服清火散淤活血之剂，自然一天就比一天好起来。

约半个月工夫，邓爷已复旧如初。黄勇也常打发人来，想要托郑爷给引见，以为无冤无仇，打算要交个朋友。送来的好多礼物，邓爷一概不收，全都驳了回去。邓爷好了，就同郑华雄拜了结义兄弟，郑华雄待他如同胞兄弟一般，所有家中的事情，都不避邓爷。郑华雄上无父母，家有结发之妻，还有一个胞妹，叫瑞兰姑娘，知三从，晓四德，念过书，尚未许配人家，郑华雄对这胞妹甚为疼爱。

邓爷在此住有半年。这天，哥俩正在书房内谈讲喝酒。郑华雄说：“兄长，我有一件事跟你商议，我在淮阳的一项租子，有三年未能取来。屡次派家人前去催取，那地方的佃户却甚是刁滑，非我亲身去不能办理此事，无奈家中不能离身，兄长你可给我想个主意。”邓飞雄说：“这有何难，你把租帐交给了我，我给你去走一趟。”郑爷说：“好！既然如此，我把租帐查好，兄长择日起身。”邓飞雄自己收拾好了，也不带跟人，就骑着驴起身走了。

这且不表。单说这天黄花铺大庙唱对台戏，郑华雄带着他妹妹瑞兰姑娘，到庙中烧了香，来在街市上看会，却被净街太岁黄勇看见。瑞兰姑娘本来长得够十成人才，举止端庄，温柔典雅。黄勇看见，回到家中，便时时刻刻挂念，得了一

宗单相思病，他净想人家，人家不想他。病了有十几天，这天他的朋友毛顺来了，黄勇说：“兄弟，你来了好，这两天我正想同个知己的朋友开开心。”毛顺说：“兄长有什么忧思的事情，对小弟说说，小弟或可以替你分忧，给你出个主意。”黄勇说：“只因那天这庙上有会，我同众朋友去看会，偶见瑞兰长得十分美丽，使我一见神魂飘荡，把我的魂灵勾去了。我回来茶思饭想，时时挂念，自打那一天，我总是闷闷不乐。”毛顺一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兄长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此乃小事，何必这样忧虑？小弟给你画策，管保美人到手。”黄勇说：“贤弟既有高明的计策，何妨说说。”毛顺说：“明天先打发人去跟郑华雄求亲，他如应允，迎娶过门，跟他总算是亲戚。他如不应允，小弟有一个一狠二毒三绝计，管保他家破人亡，兄长也美人到手。”黄勇说：“兄弟你说说这计。”毛顺说：“这件事得耗费你点银子，就可以办好了。”黄勇说：“只要美人到手，银两却是小事。”毛顺说：“此地属唐县所管，这县衙门有二位师爷，不是跟兄长相好么？你老人家到衙门内见见师爷去，这计叫买盗扳赃，若有江洋大盗的案子，你花钱买通，叫他牵拉郑华雄，说他窝贼分赃，衙门上下花了钱，签票一出来，把他拿去，那时你再遣人到狱里去跟他提亲。他如应允，官司叫他完了；他如不应允，便将他置于死地，带着打手，到他家把他妹妹抢了来。”黄勇说：“此计甚好，我明天就去，县里有一位曹师爷，号叫子高，跟我相好，只要他给我把这件事办好了，我谢他一千两银子。”毛顺说：“那倒可以，快些为妙。”

次日，黄勇带着几个人来到县衙门口，叫人进去把曹师

爷请到衙门旁一个酒馆的雅座。曹子高一见黄勇就说：“黄大哥！久违得很，这一向我们衙门里甚忙，不然我要瞧老兄台去，今天来此何干呢？”黄勇说：“我有一件要紧的事，求兄台分心。我有个仇人叫郑华雄，兄长衙门收了盗贼的重案，我花钱将他卖通，把郑花雄扳出来，衙门上下都托兄长打点。”曹子高说：“这件事我给你去办，上下须得银子三千。”那黄勇说：“兄长吩咐，我不敢违命。这件事，兄台就代我办办吧！你我通手办事，非止一日，我现有一千两银铺的对帖，下月今日取银，求兄长收下。”曹子高说：“你在这里等着别走，我给你办好了，你别喜欢；办不好，你也别恼。”黄勇说：“全仗兄台鼎力，小弟也不便深说。”

曹子高回到衙门，立刻把听差人叫来，问此时狱里收的都是些什么差事？听差的说：“贼情盗案人命不少，你一看单子就知道了。”曹子高这才把里面管狱的二爷孙喜请到他屋中说：“有一朋友叫黄勇，要卖盗扳赃。他有个仇人郑华雄，要将他扳上，你把这件事办理好了，我谢你一百两银子。”孙喜说：“你听我的信吧。”

孙喜去至狱中，有两个盗犯名叫卞龙、卞虎，乃是明火执仗，刀伤事主的案子。孙喜一见卞龙、卞虎就说：“你二人这个案子也不甚重大，我倒想着救你，家中有什么人？”卞龙、卞虎说：“家有老母妻子。”孙喜说：“要想救你，你须扳出一个为首的来，才好设法。”卞龙说：“本是我二人，教谁为首？”孙喜一天查狱两次，都是这话。到第三次查狱，卞龙这才说：“孙二爷！你救我二人，想个什么主意？”孙喜说：“你过堂时可将黄花铺的郑华雄拉出来，说他为首，我准保你二人得出

虎穴龙潭。”卞龙说：“是。”到了晚上过堂，就把郑华雄扳拉出来。知县立刻发下签票，派官人拿郑华雄到案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五回 定巧计曹先生受赃 嘱贼人恶家奴弄权

话说知县派王成、李永两个班头，和七八个散役，急到黄花铺锁拿郑华雄。孙喜出来告诉黄勇。黄勇说：“暂且不必传他，先到我家，听我的信。”班头随即同黄勇来到家中。毛顺说：“大哥办了么？”黄勇说：“办好了，先打发人去提亲，他如应允，咱们花两个钱，叫官人回去，不必传他；他如不应允，再传他。”毛顺说：“我去。”

他径奔南街，来到郑华雄的家门首打门。家人出来问他找谁？毛顺说：“你进去回禀，说我来拜望郑大爷。”家人往里一通报，郑华雄将他迎到书房，家人献上茶来。郑华雄说：“毛兄久违，今日怎么闲在？”毛顺说：“今天我一来拜望兄长，二来受朋友之托，有一件好事。”郑华雄说：“什么事情？请讲。”毛顺说：“闻兄长有一令妹，尚未许配人家，因黄勇他断了弦，老不能得其人，未能续娶，听说令妹德容言工俱全，叫我来做一媒人，你两家倒是门当户对，未知兄长尊意如何？”郑华雄一听此言，心中大为不悦，说：“兄长此言差矣！一来黄勇的妻子并未死了，二来他年有四十，小妹才二十，年岁也不相当，门户也不相当，我实不敢高攀，兄长请勿复言。”毛顺一见话不投机，便说：“郑大哥！我是一片好心，你既不愿意，必有你后悔之日，那时你再愿意，可就晚了！”郑华雄

口里不言，心中不悦，暗说：“我家是书香门第，缙绅人家，黄勇乃是窝藏贼人的匪棍，我焉能与他结亲？”就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后悔的，毛兄喝茶吧！”毛顺说：“我就此告辞。”郑华雄送到门口，心中气愤，自己回到上房，与妻子王氏坐在一处谈说：“娘子！方才有一件可气之事，黄勇打发一个姓毛的来，他跟我有一面之识，因为邓大哥挨打，见过他一次。他来给咱们妹妹提亲，你想咱们焉能与贼子结亲？”王氏说：“大爷不必生气。反正不结，也就完了。”

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人打门。家人进来说：“大爷！有本县的班头带着几个伙计，来请大爷过堂。”郑华雄立刻出来一瞧，认得是王成、李永，他二人常在衙门管些闲事。郑华雄说：“你二人来此何干？”王成抖铁链就把郑华雄锁上。郑华雄说：“你二人好大胆量，我乃皇上家有功名之人，胆敢锁我？”王成说：“我们老爷有票，来此锁拿，你做的事，你还不知么？待到衙门你就知道了。”叫郑华雄上了车，众差人围随着来到衙门。往上一回禀，老爷吩咐伺候升堂，把郑华雄带了进去。郑华雄口称：“老父台！举人郑华雄叩头。”知县说：“你好大胆，倚仗你是举人，在家中窝藏江洋大盗，刀伤事主，把已往所干之事，给我招来。”郑华雄说：“举人奉公守法，并未做这样不法之事。”老爷一听，叫差人用刑。郑华雄说：“我在家中窝藏江洋大盗，何为凭据？”知县说：“你只当你是举人，我不能办你，我革去你的武举再重办你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说本县是无凭无据的吗？来人，把卞龙、卞虎带上来。”左右一声答应，拿牌到狱中，把卞龙、卞虎提出来。工夫不大，卞龙、卞虎上了堂，说：“郑大哥！你在家中作乐，

我们哥俩打了官司，你不管了。这段事情，可下不去了！我们两个人是受刑不过，才拉出你来，若是受得了，也不能拉你。”郑华雄说：“老父台！武举是本分人，不认识他两个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东西混账，你既说不认识，人多得很，他们怎么不拉别人？你分明是无赖，不动刑，你也不认。”吩咐左右快打。这一堂，郑华雄五刑都受到了，并无口供，知县把他钉镣入监。

郑华雄到狱中过了两天，黄勇遣人又来说亲，说：“你要允了，黄勇说你这官司他给你办，如不应允，黄勇一概不管。”郑华雄把媒人骂了出去。媒人回去一禀报，黄勇说：“今天晚上带人抢他的妹妹。”告诉毛顺聚集绿林几个毛贼，凑了十几个打手，先给郑华雄家送去两匹彩缎、两锭黄金、一副金首饰，假说郑华雄应允，今日晚间就要迎娶，先把东西送去。王氏娘子一听就知道不是真事，对送礼的人说：“我家老爷打着官司，就是办事，也不能如此之急，其中必有情节，你把东西拿回去吧。”这送礼的人，叫把东西扔下就走了。

王氏把人叫过来，给县衙郑华雄送信，再来到后面对姑娘郑瑞兰一说。瑞兰姑娘自幼念过书，知晓三从四德，心里聪明伶俐，听得嫂子一说，心中很难受，如万把钢刀刺心，说：“嫂嫂！请放宽心，贼人不来便罢，贼人要来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天有日落之时，家人到县衙送信回来说：“大奶奶！小人到县里给大爷送信，官人不容见面。”王氏说：“那也无可如何，明天雇一乘轿子，回娘家见我兄长，大家商议办理。”正说着话，天有掌灯时，外面鼓乐声喧，黄勇骑着马，带着二三十个贼党，把大门打开，各执明晃晃刀枪，跟着两个婆子，到后面

把姑娘拉上轿子，大家搭着走了。王氏放声大哭，众人也不敢出来拦阻。

黄勇喜不自胜，花轿来到自家院子，两个婆子要挽郑瑞兰下轿。轿子落平，婆子一掀轿帘，吓得大声急喊，说：“庄主爷可了不得了！”黄勇说：“什么事？”婆子说：“新人自己拿剪子扎死了。”黄勇一听，吓得目瞪口呆，说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神偷照不宵说：“大哥，这算什么？”黄勇说：“人命关天！再说我抢了来，要跟我成了亲，也好办了，这要一报官，明明是抢掠民间少妇长女，因奸不允，逼死人命，我这场官司打不了。”毛顺说：“有主意，准与你无干。”黄勇说：“贤弟有什么妙计？”毛顺说：“既然人已死，仍旧把轿子给抬回郑华雄家中，给他扔下，咱们一走。”黄勇说：“甚好，贤弟你就带着人给他送回去吧！”

毛顺带人将瑞兰仍然搭到郑华雄家中，由轿内把死尸搭下来。王氏还在通哭，家人禀报说给搭回来了。王氏出来一看，妹妹已死，嗓子插着一把剪子，立刻遣家人赴县喊告。

次日，王氏回到娘家见她两个哥哥，一个是文举，一个是廩生，他们立刻约窗友及本处绅士，同递公禀，去保郑华雄，说他本是缙绅人家，并不做为非之事，卞龙、卞虎诬赖好人，求老父台细细详查。知县见本处四十余名举监生员都来保郑华雄，不能不准，便将郑华雄当堂开放，再用刑具拷问卞龙、卞虎，这两个人也就不敢深扳郑华雄。

这场官司虽然完了，郑华雄又告黄勇抢夺妇女，逼死他妹妹。黄勇有银钱买通上下，并不承认，由县至府道省城，官司打了三年，未见输赢，郑华雄家中却已花得一无所有。他

只等大哥收租回来，却三年也没回信。这天大雪，正在屋中发愁，就听外面喊叫：“郑华雄！”正是：

雪中送炭真人少，锦上添花世间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六回 义兄仁心酬知己 英雄杀人报友仇

话说郑华雄过的一贫如洗，冬寒天冷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四壁一空。因为给妹妹报仇，跟黄勇打了这几年官司，家中花的干干净净，始终也没有把黄勇治倒。这一天坐在屋中，正与娘子发愁，就听外面喊叫！郑华雄隔窗一看，说：“娘子！你我不必发愁了，恩兄来了。”王氏一瞧，果然是邓飞雄，拉着那匹黑驴，比从前更发福了。头戴大红皮风帽，身穿监绫绸狐皮袄，腰系蓝绸搭背，外罩青宁绸猢猻皮马褂，气宇雄壮，来到了门口。郑华雄一想哥哥上淮南地面去取租子回来，这就有了钱了，连忙出来说：“兄长一路风霜，想煞小弟也！家门不幸，遭此大祸，只等兄台回来，给我出这口怨气。”说着话，过去想要拉手，就见邓飞雄一扒拉，竟将郑华雄摔在雪地，说：“郑华雄！你在淮南哪来的租子？叫我去帮你讹人，到那里打了二年多的官司，若非是我姓邓的，别人就回不来了！本来打算我这回来的盘费钱，都跟你耍，跟你还有什么交情！看你这样穷了，便宜你，我走了。”王氏在屋中一听，把眼都气直了，说道：“当初若不是我们，你邓飞雄就叫净街太岁黄勇打死了，如今你却丧尽天良。”外头那些左右的街坊一瞧，全都有气，暗骂邓飞雄，哪知道当初救他，如今却丧尽天良！就见邓飞雄竟自拉着驴去了。

书中交代：邓飞雄乃是侠义英雄，焉能做出这天良丧尽之事？这内中自有一段隐情。只因邓飞雄到了淮南地面催取租项，那佃户最刁，不容易取，三年多没给，郑华雄又没去，就打算不给了。邓飞雄来到淮南，结交本地之人，访查了半年，哪个佃户刁恶，哪个佃户老实，都访查真了，然后在本地衙门把刁恶的告下几个来。一年多的官司，把刁恶的俱皆制服，那老实的就不敢滋事了。三年多才把此事一一办完，所有拖欠的租子，每年应收一千五六百两，除了花费，共收有七千两，叫老实的佃户护送回来。

这一日到了黄花铺村口德成店，叫佃户在店中看守，邓飞雄拉驴径奔郑华雄住宅来。来到门口，一瞧就愣了，门上贴着户部张寓，由黄花铺后街移此。来到房门一打听，原来郑华雄已把房子卖了，连连打了三年官司，过的一贫如洗，搬在后待场院房里去了。邓爷心内烦闷，不知道兄弟因何三年的工夫，一败涂地，自恨没一个靠近的人打听打听才好。自己拉驴正往前走，就听那边有人叫：“恩公往哪里去？”邓飞雄回头一瞧，却是那会友楼遇到的刘成。邓飞雄一见就惊问道：“刘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住呢？”刘成说：“我倒是搬了家，昨天我偷着来的。大爷！你这边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他把邓飞雄让到一个小酒馆里，说：“邓大爷！你何时来的？”邓飞雄说：“我刚到。”刘成说：“我常到郑宅打听，方知你老人家是代郑爷到淮南取租子去了。你走之后，黄勇看见郑瑞兰姑娘美貌，便托人去提亲。郑华雄不允，黄勇就花钱买盗扳赃，把郑大爷拉上，钉镣入狱。然后他带人在晚间把姑娘抢了去。姑娘在轿子内用剪子自己扎死了，黄勇又把姑娘尸首抬了回来，扔

在郑宅。后来有举监生员递了公禀，才把郑大爷保出来。郑大爷又告黄勇抢夺妇女，逼死人命，黄勇买通上下，并不承认，由县至府道省城，官司打了有三年多，不见输赢，郑大爷却把家业都花尽了。”把已往之事都说了一遍，邓飞雄说：“是了，我这里有几两银子，给你吧！”刘成说：“小人不敢领，现在我在亲戚家住着，有钱花用，本应给你老人家买点东西来孝敬才是，我还敢要你老人家的银子？”邓飞雄说：“不要紧。”给了刘成几两银子，站起身回到屋中，把小伙计叫来，说：“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净街太岁黄勇在哪里住？”伙计说：“就在东村口路北，门口有两棵槐树，别家都是土房，就他家住的是瓦房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明天给我雇辆车，我要用一天一夜。”伙计说：“我把赶车的刘三叫来。”

次日早晨，天下大雪，邓飞雄这才拉驴去找郑华雄，一见面，就说些无情理之话，气得郑华雄、王氏默默无言。邓飞雄要走时又说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划地绝交。”郑华雄说：“好！你真丧尽天良，若不是我，当初黄勇已把你打死。”邓飞雄说完话，竟自走了。回到店中，他把众佃户叫过来说：“我有一封信给你们看看，明天有一位姓郑的来取这租银。”众佃户看明，邓飞雄这才把信封好，又与了一封信揣在怀中，叫了一桌酒席，请众佃户作乐。到了上灯的时候，赶车的刘三已把车套来。这刘三最好喝酒，有个外号叫醉鬼，来到店中说：“邓太爷！坐车到哪里去呢？”邓飞雄说：“此地有个郑武举，他家坟地在哪里？他有一个妹妹，自己用剪子扎死了，埋在哪里，你可知道？”刘三回说：“我知道。”邓飞雄说：“你就拉我到坟地上去。”这才叫店中伙计算了店帐，给了酒帐钱，又给了众佃户回去的盘川钱，说：

“你在店中等候。”邓飞雄把驴拴在车后，买了些祭礼纸镲，带着自己随行的东西上了车，一直来到郑坟地上。

此时天已到了初鼓之后，邓飞雄说：“我还短点祭礼，刘三你看着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转身径奔黄花铺，来到郑华雄住的所在，跳进篱笆墙，由窗户洞把两封信送进去，站在窗格以外说：“郑贤弟，愚兄白日所说之言，乃是一条计策，因怕连累了贤弟，叫街坊邻右知道你我已割袍断义。今天我要去杀死黄勇满门家眷，给你妹妹报仇，你我从此分手。信内写得明白，你明天到店中去取租银七千两，你夫妻好好度日。”里面郑华雄正在气愤之际，听外面是拜兄邓飞雄说话，又由窗格递进了两封书信。郑华雄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，淮南租项均办理清楚，现在西村口德成店寄存，明天叫郑华雄去取。下面写着：“今晚间去杀黄勇满门家眷，给妹妹报仇，恐怕连累贤弟。”郑华雄一看，这才明白，赶紧叫拜兄时，院中已踪迹全无。

邓飞雄送下书信，这才直奔东后街黄勇的住宅，飞身蹿上房去，跳在院中，逢人便杀，由前院杀起，一直杀到后面。西跨院北房西里间屋中，里面传出去猜拳行令之声，邓飞雄进到屋中一瞧，是顺前檐的木床，挂着狐狸皮幔帐，靠北墙有八仙桌一张，上有一盏把儿灯，屋中摆设俱丛，床上有一张炕桌，摆着各样果子。黄勇向西而坐，穿着小衣裳，月白绸子汗褂，青绸中衣。在他对面，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妇女给他斟酒。独行侠把手中红毛宝刀一顺，说：“黄勇！你还认得某家？今天我特来取你的人心祭灵。”刚一伸手把黄勇揪住，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谁敢在此杀人行凶？待我来。”竟把独行侠堵在屋中。要知道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七回

侠义躲祸归邪教 英雄报国访知音

话说邓飞雄刚要刺杀黄勇，忽由外面进来一人，正是神偷照不宵毛顺。他本是江洋大盗，帮同黄勇胡作非为，夜晚看家护院。今天正在东房坐着，有人跑进来说：“毛大哥！可了不得了！来了一个人，像是钟馗，杀伤了无数的人，连夫人和两个小孩子，七八个姨奶奶，全皆被杀，现在上西房院去了。寨主爷今天花一千五百两银子，买了一个美人，正在跨院喝酒呢！”毛顺一听，连忙来到西跨院，一看邓飞雄正要杀黄勇。他拿着刀在外面一嚷，邓飞雄抛下黄勇，出来直奔毛顺。毛顺用刀劈头就剁，邓飞雄用红毛刀往上一迎，呛啷一声，将贼人的刀削为两段，趁势一刀，便将毛顺结果了性命。进到屋中，黄勇已踪迹不见，美人吓得跪倒，苦苦哀求。邓爷说：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黄勇哪里去了？”美人说：“现在床底下。”邓飞雄一伸手把黄勇拉出来，说：“黄勇，光棍打光棍，今天你为何畏刀避箭？”黄勇说：“大太爷！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，饶我这条命吧！”邓飞雄说：“我一则前来替郑瑞兰报仇，二则来报我当年之仇，我看你这贼眼，着实可恨。”说着话，就把黄勇的眼睛剜出，按住他将衣服撕开，一刀将肚腹剖开，黄勇只疼的怪叫如雷。邓飞雄将人心取出来，用油纸包好，连那妇人共杀了三十余条人命。看看天有三鼓，自

己刚要走，又一想：“大丈夫做事，不可连累了别人。即用人血在墙上题诗一首，写的是：

侠义到处论英名，剪恶安良逞奇能。

黄勇窝聚江洋盗，目无王法任胡行。

恶霸此地无人惹，豪杰一见气不平。

诛贼除去乡民害，留下姓名邓飞雄。

邓飞雄写完了诗句，拿着人心，拧身跳出墙外，直奔郑家坟地，给了醉鬼刘三二两银子车银，打发他回去。来到坟前，将人心摆在当中，烧了纸钱，说：“贤妹阴灵不远，愚兄邓飞雄已将恶霸黄勇杀死，妹妹的冤仇，总算报了！”

邓飞雄拉驴逃出潼关，听说佟家坞聚众招贤，他这才投奔来此，归顺邪教，以便避罪。佟金柱一见邓飞雄是个英雄，派他为火炮会总，手下管二百火枪手，都是年轻力壮之人。邓飞雄虽在佟家坞，乃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心想若有官兵前来，他便倒反佟家坞，捉拿贼人，可以将功赎罪。他挑出十几个年轻力壮的人，收为徒弟，教他们练把式，接着又认为义子。这些人都愿意跟他练把式，后来这二百人拜盟，都成了他的干儿子，随他调动。他告诉这些人说：“你们有了能为艺业，不可久在这邪教之中，被反贼所害。何时有官兵来剿灭佟家坞，咱爷们就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倒反这佟家坞。”这二百人说：“只听你老人家一句话，我等情愿相随。”邓飞雄带着这二百人，就住在佟家坞偏西北的火焰山，那里造出一座土城，东西门内俱有火德真君殿一座，另有火炮会总的住宅，这二百人各有住的所在，也有军校场和演武厅。

今天邓飞雄听说有金眼雕带着人来打佟家坞，他心里就

一动。自那天挑选都会总之时，他一看马士杰的武艺、人品出众，怎么会来投反叛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夜间，邓飞雄到都会总府探了两三次，出没探出个消息来。今天听说拿住了两个班头要杀，就打算要救这两个人。他在断魂山石碣后一藏，听马玉龙说出真情，他就乐了。原来这忠义侠马玉龙也是我辈中人，他一想：“我何不戏耍戏耍他？”这才一拉红毛宝刀，说：“好大胆的马玉龙！你吃着佟家坞，敢情是来卧底？”今天休想逃走，会总爷将你拿住，在王驾前报功。”马玉龙一听，吓得魂飞千里，伸手拉出湛卢宝剑，过去要将此人结果性命，斩草除根。马玉龙赶上来，独行侠拨头跑了，马玉龙随后就追。纪逢春说：“石铸，你爸爸来了。”石铸说：“傻小子，别开玩笑，那是你爷爷。”说着话，众人各摆兵刃，跟马玉龙随后追赶。往正北有一道山岗，当中一股小道，只容一个人走。独行侠在前，马玉龙在后，正在往前跑着，就听前面有一人说：“师弟不要害怕，他跑不了。”马玉龙一瞧，是师兄金眼雕邱成来到了，心中甚为喜悦，料想这贼人跑不了，可以斩草除根。

书中交代：金眼雕在两军阵前，跟马玉龙分手之后，本来要回去，又怕马玉龙救不了汤英、何玉，自己心里觉着对不起汤文龙、何瑞生，莫如我再回去看看。他由正北绕前，正往前走，看见马玉龙追赶独行侠，这才答话。独行侠止住脚步说：“老英雄与马玉龙，你们二位不必截我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尊驾你是何人？”邓飞雄说：“我姓邓名飞雄，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。你们二位带着汤英、何玉，都上我那里去。”金眼雕虽没见过，耳朵里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。”邓飞雄又说：“马

贤弟！你我一见如故，不要客套，同我到营盘去吧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！你到山口，叫那五百兵各归汛地，不必伺候，然后到火炮营盘找我。”马玉龙跟独行侠各通了姓名，给众人引见了，一同径奔火焰山。

来到营盘，进了东门，一直往西路进去，有东西房三间，是听差人的住处。进了重门，大众来到上房，分宾主按次序落座。马玉龙说：“兄台在此有几年？小弟实是眼拙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我在此避罪三年，我比贤弟年长几岁，一看你来了，五官一团正气，就料想不能是归天地会、八卦教的人。现在我管带二百人，火枪火炮都归我管。今天我是访你去，你从此各吐肺腑，不可拘束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我把汤英、何玉带走，你们有妙计遮盖么？”邓飞雄说：“久闻老哥哥大名，今幸得会。你只管带走，我自有妙计遮掩。”金眼雕说：“好兄弟，你多分心吧！我这就走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师兄回去见了钦差，千万要派人改扮马玉龙来打佟家坞。这里众人的贼口难调，说我是奸细，大人派人充我的名姓前来，为的是好去贼人之疑心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是了，这里道路你可熟，由哪边走好？”邓飞雄说：“兄长在这里吃两杯酒，候至天黑，我告诉你道路。”金眼雕说：“也好，我等天黑再走。”邓飞雄说：“你等少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工夫不大，邓飞雄手提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进来，叫石铸、纪逢春、胜官保三人拿到断魂山去。这三人回来后，马玉龙刚要问独行侠是哪里杀的人头，就听一阵大乱，蹄跳马嚎，由外面往里飞报说：“回禀会总爷，现有众会总爷带人扑奔前来，不知所因何故？”马玉龙一听此言，吓得惊魂千里！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八回

练火炮英雄收义子 断魂山双侠见老雕

话说马玉龙正同邓飞雄在一处谈话，问他是从哪里杀的人头？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手下人说：“回禀会总爷，现有铜头狮子袁龙、铁头狮子袁虎，带着二百兵队前来，不知所因何故？”邓飞雄先把金眼雕、汤英、何玉三人隐藏起来，然后吩咐请袁龙、袁虎。不多时，袁龙、袁虎二人从外面进来，一见马玉龙在这里坐着，连忙过去见礼说：“都会总原来在此，我二人奉王爷之命，特意前来请都会总去王府，有紧要机密事商议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等先请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袁龙、袁虎告辞走后，邓飞雄吩咐摆了两桌酒，把金眼雕、汤英、何玉请出来。马玉龙、金眼雕、邓飞雄三人一桌，石铸等大众一桌。邓飞雄说：“马贤弟！如不嫌弃，你我结为金兰之好，可以各吐肺腑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好！既然如此，兄长请上，受我一拜。”二人叙了年齿，马玉龙就问：“兄长，方才杀的那两个人，是哪里的？”邓飞雄说：“在我这火炮营东边有一带仓房，是屯米的地方，有人看着。我时常看见有人以出恭为名，不知做些什么？我今天方一出去，瞧见有两个人由东西奔空仓房去，两人东瞧西望，怕人瞧见的样子。头里这人有十八岁，俊俏人物；另一人长的一脸横肉，甚是凶恶。我在后面跟着，见他二人进了空房，就在窗外一瞧，原

来他二人竟做那伤天害理之事，那少年是个龙阳生，那大汉是看粮房的，二人正在屋中欢乐，我进去一刀结果了性命，将死尸扔在山沟喂狼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也该杀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我在这里三年，原打算官兵来时，带着这二百人倒反佟家坞。今日遇见贤弟，就有帮手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虽然来这里不久，贼人的机密，也知道了不少。”邓飞雄说：“他这三教堂我没进去过，听说有豆人纸马，撒豆成兵，这种邪法不好破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我打算先破他的邪术，那几罐豆子我都瞧见了，已变了颜色，里头透出血筋。我设法把他这邪法破了，不然交兵时是一大患。”邓飞雄说：“贤弟诸事要留心仔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不劳兄长嘱咐，我自然都要细心。”

说了些话，天正黑了。金眼雕说：“我要告辞。”邓飞雄说：“老兄台，出了我这东门就是佟家坞，兄长往南走有十里之遥，往东有路，白日有巡山的，晚上没有。”金眼雕说：“是了，我就此告辞。你我兄弟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金眼雕带着汤英、何玉走了。马玉龙说：“我也告辞。”邓飞雄说：“我不送了，贤弟没事再来，弟兄可以谈心。”马玉龙道：“可以。”外面有人伺候马匹，马玉龙出来一看，见邓飞雄二百名兵一字排班站立，都二十多岁，衣貌整齐。马玉龙说：“我来到这里，你等大家伺候，明日到都会总府，每人赏银四两。”众人道了谢，反正是贼人的银子。

众人随同马玉龙出了火焰山东门，进了佟家坞西门，直奔王府。来到门前，便有人往里通报。马玉龙来到九间大殿一看，佟家四柱正请赛霸王胜昆饮酒。佟金柱说：“我请妹丈非为别故，一来今天得胜，二来有件机密大事，我得告诉妹

丈。现在有潼关总镇石文倬，他也是咱们会中之人，我何时起兵，他必献出潼关。现在又新收了几百个人，还没拿花名册子来。今天他给我打信说，彭钦差大人现在调兵来打佟家坞，本来咱们的声势还小，只怕的是官兵。”马玉龙说：“这不要紧，他不来便罢了，他要来时，跟他们开兵打仗，那有何妨！”佟金柱说：“好，妹丈将兵队操练整齐，如官兵来时，可要记着，石文倬是咱们的人，两军阵前对敌，可以假杀假砍。”马玉龙说：“是了，请不必多嘱，我二人见面，必定假杀一场，决不致伤他性命。”佟金柱吩咐摆酒，直吃到起更之后。

马玉龙回归帅府，石铸等众人问好，石铸说：“先要把贼人的总册子弄到手，才好知道天下哪些是教中贼人，以谁为首？”马玉龙道：“这不容易，还须慢慢访查。今天晚上，我打算先把他的豆人纸马儿破了。”石铸说：“怎么破法？”马玉龙说“可预备一篓豆，跟他那豆一样，待晚上夜静之时，到三教堂把他的豆倒出来，把生豆装进去，然后预备几壶开水，由箱子缝倒进去，再用水把那些纸马湿了，他使的时节就不中用了。”石铸说：“甚好，今天已晚，明天再办，你我安歇吧！石铸出去，怕有奸细窃听，在房上又绕了个弯，看看回来。大众安歇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早晨，石铸买来了一条口袋，装了几斗豆子，把应用的物件俱买备齐。马玉龙说：“等到夜晚，你我大家前去。”石铸众人齐声答应。候至夜晚，马玉龙带着众人，提了几壶开水，纪逢春扛着豆子，众人蹚房越脊，来到了三教堂。纪逢春同众人进去，先把斗里的豆子倒出来，把买的豆子放进去，又把开水倒在箱子之内，将纸马浇湿。众人正在这里收

拾，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老道，口念：“无量佛！善哉！马玉龙你好大胆量，敢做这样事情，你的来意，我早就知道。”马玉龙一看是张洪雷，拉出宝剑，照老道就砍。老道用手一指，马玉龙便目瞪口呆。石铸等齐摆兵刃过去，俱被老道用法术治住。马玉龙等知道机关已破，大概必死在贼人之手。只见老道过来，把玉龙解开说：“马玉龙！今天我要把你等送到前面，你等就有性命之忧。我本是龙虎山的炼师，先前我打算传道，不想后来贼人举意造反，如今我倒成了骑虎之势。你来的时节，山人就已知道，无奈不能扭天而行，我收你做个徒弟吧。哪时破佟家坞，我必助你一臂之力。”马玉龙谢过师爷，跪倒磕头。老道说：“此后机关不可泄漏。”马玉龙点头，老道便把众人全都撤了法术。众人一同仍归帅府。马玉龙说：“众位，方才之事好险！”石铸说：“是。”天色已晚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早晨，就听王府掌号，由外面进来一人说：“回禀都会总，王驾千岁有请，有机密大事商议。”马玉龙这才率众人来到王府。佟金柱迎接到大厅，说：“妹丈来的甚好，方才有人来报说，彭钦差派宁夏镇总兵、粉面金刚徐胜，带同马玉龙来打佟家坞。方才又有咱们会中的潼关石文倬来报，钦差彭朋要带兵跟我决一死战。他如来时，我打算叫妹丈抵挡一阵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王驾请放宽心，官兵如来，定杀他片甲不回。”正说着，有探子来报：“现有潼关总兵石文倬、宁夏总镇徐胜，带同马玉龙率领官兵五千来打佟家坞，现离东门四五里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王驾不必担心，待我亲去抵挡。”旁有胜昆说：“勿劳都会总出马，待某稍效微劳。”点齐三千教匪，杀出了佟家坞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〇九回 双侠结义吐真情 定计夜破纸人马

话说马玉龙同佟金柱正提说军情大事，外面探子来报，说有官兵来打佟家坞。马玉龙说：“王驾不必着急，待某前去。”旁边胜昆说：“不劳都会总前去，待某前去。”这才同众会总带领三千教匪，出了佟家坞东门。来到一片空旷之地，瞧见对面旗帜号带飘扬，官兵把队伍列开，左边五百马队，是潼关总镇石文倬带兵；右边五百马队，打着龙山马玉龙的旗号。

书中交代：这马玉龙乃是刘芳改扮。当中的二千步队，由粉面金刚徐胜督队，他骑着一匹坐骑，两旁的战将有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、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、小火祖赵友义。公馆其他的众差官俱在两边。这边胜昆问：“哪位会总当先临阵？”红毛太岁吕寿一声喊嚷说：“胜会总，待我前去。”一摆手中的单刀，来到两军阵前。徐胜说：“哪位将军前去将贼匪拿来，算是头功。”旁边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说：“大人在上，某虽不才，愿将贼人拿获。”说着话，一摆三股烈焰托天叉，来至两军阵前，用叉一指说：“教匪，你等好大胆量！天兵到此，还不赶快率众归降，我求饮差大人开恩，饶你等不死。”吕寿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摆刀照定赵文升就砍过来，说：“鼠辈休要胡说，等会总爷结果你的性命。”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，赵文升伸手取出飞叉，照定贼人一抖手，正叉在哽

嗓咽喉，吕寿当时身死。只听贼队中一声喊嚷：“好鼠辈，胆敢伤我好友，待我捉拿于你。”由对面跑出一人，赵文升闪目一看，这人头戴三角白绫巾，身穿白缎箭袖袍，手中擎着一口单刀，面皮微白，两道细眉，一双三角眼，鹰鼻子，吊角口。来者乃是白脸狼贾忠，是天地会、八卦教的散值会总，跟吕寿乃是拜兄弟。他见吕寿死在两军阵前，气往上冲，照定赵文升抡刀就刺。赵文升往旁边一闪，用叉往上相迎。两个人走了七八个照面，赵文升一叉正中贼人前胸，贼人翻身栽倒，登时身死。

这时贼队中的乌云豹张鼎，又提枪出队，径奔阵前。段文龙见兄长连胜两阵，足显英雄，便一摆斩虎刀上前说：“兄长闪开，待我来。”段文龙来到当场，将赵文升换了回去。乌云豹张鼎一瞧，气往上冲，拧手中枪照段文龙分心就刺，段文龙用刀往上一磕，将枪磕开，搂头就砍，贼人用枪往上一迎，三五个照面，又被段文龙施展飞刀，结果了性命。病二郎吕福心想：“我们同伴四人，如今死了三个，剩我一人也无味，莫如跟他相拼了，给他三人报仇。”想罢，蹿出队外，并不答话，一摆木棍照段文龙搂头就打。段文龙往旁边一闪身，躲开木棍，抡刀照定贼人砍来，贼人用木棍一磕，两个人走了七八个照面，段文龙掏出飞刀，又将病二郎吕福砍倒在地。赛霸王胜昆见连伤四将，官兵甚是勇猛，自己一想：“打了败仗回去，有何面目见佟金柱？”这才把令旗一晃，大队往上一齐拥来，打算兵将齐杀。这边徐胜督队往上冲去，两边齐声呐喊，大杀一队，各有所伤。天色已晚，各自鸣金收兵。

胜昆回到王府说：“官兵甚是勇猛，我兵不能取胜。”马

玉龙正与佟金柱喝酒，便说：“众家会总不必害怕，明天我去捉拿他等。”正说着话，有探子来报说：“回禀王驾千岁，现有八路都会总赛诸葛吴代光，带领飞云、清风、焦家二鬼和独角龙马铠，已到了孽龙沟靠山观，明天就来佟家坞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妹丈，好了！吴代光一来，就不怕了！他会一手阴阳八卦幡，百发百中，在两军阵前，取上将之首级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”马玉龙听了心中一动，赶紧问：“这位会总上哪里去了？他所带的什么人？”佟金柱说：“他是咱们教中的八路都会总，除了三位教主，就属他大，因往各处劝教，天下凡是咱们会中之人，他都认识。他出去招募海岛的英雄，山林的盗寇，由今年春天走的，如今才回来。他约请的是我两个朋友，一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的徒弟飞云和尚，能打十二只毒药镖，武艺高强；一个是清风道于常业，跟我是口盟，手使滚珠宝刀，有金钟罩护身；还有一独角龙马铠，是清水滩水龙神马玉山之子，跟我也是故旧之交，再有剑峰山的焦家二鬼，这几个人可称五虎英雄，活该咱们共成大事。”马玉龙一听这话，就知道机关要破，自己打算明天带队出去，倒反佟家坞。想罢，说：“王驾千岁请放宽心，明天官兵讨战，我率本部人马前去迎敌。”佟金柱说：“甚好，妹丈如打胜仗，咱们择日兴兵，共取大业。”说着话，摆酒同饮，给胜昆压惊。席散便各归府第。

马玉龙来到帅府，把石铸等人叫了过来，往外看看无人，便说：“石大哥！现有飞云、清风、焦家二鬼前来，咱们在此立脚不住了。告诉胜官保、李芳收拾行囊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可进则进，可退则退。”众人点头。马玉龙吩咐已毕，大家安

歇睡觉。

次日早晨，马玉龙在帅府传令，将众会匪调齐，调五千马步军队出战。马玉龙仍骑佟金柱的赤炭火龙驹，手拿赤金盘龙剑。众人各上坐骑，督队出了佟家坞东门。来到战场，把队伍列开，只见官兵当中由徐胜带队，石文倬在左边，刘芳假扮马玉龙在右边，两旁的办差官还有苏永禄、苏奎、周玉祥、胜奎、陈山、冯元志、赵友义、段文龙、赵文升等一千英雄，老老少少，均在徐胜马前马后。马玉龙看罢说：“哪位会总出阵，斩将夺旗。”抄水燕子石铎拉刀闯出队伍，来到阵前说：“哪个来与你家会总爷比并三合？”粉面金刚说：“哪位前去拿贼？”小丙灵冯元志一声喊嚷：“待我去。”来到阵前，举单刀扑奔石铎。石铎想自己能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很不把冯元志放在心上。及至二人一交手，他一看冯元志刀法纯熟，武艺高强，这才大吃一惊，如其败了回去，又恐被人耻笑。两个人走了七八个照面，被冯元志一镖打在肩头，石铎败回本队。刘华出来，未上几合，也被镖打伤败回。一连胜了贼人六阵，只杀得天地会众战将无人出头。马玉龙催马来近前，石文倬一瞧，赶紧鸣金把冯元志调回。冯元志说：“大人为何鸣金？我正杀得高兴。”石文倬说：“我看将军连胜六阵，恐力尽精乏，待本镇亲往拿他。”便催马来近前说：“会总，你我假战三合，到火焰山无人之处，我有话说。”马玉龙跟他战了三五年照面，石文倬往西败走，马玉龙随后就追。来到无人之处，石文倬由怀中掏出一本花名册，说：“都会总！这是这在潼关招募的兵册，我虽吃朝廷的俸禄，暗中却给咱们会中办事，何时都会总进兵，我先献出潼关。”马玉龙说：

“你认得我不认得？”石文倬说：“你是都会总。”马玉龙抖手一戟，将石文倬打倒，就地按住，用丝绦捆了，搁在火龙驹上。马玉龙拨马回到阵前，一声喊嚷：“众家兄弟跟我归队。”众贼人吓得跟进佟家坞，报知佟金柱说：“驸马反了。”佟金柱气往上冲，吩咐调齐大队，待我御驾亲征，捉拿驸马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一〇回 徐总镇二打佟家坞 刘德太改扮马玉龙

话说马玉龙把石文倬捆住，搁在马上，回到两军阵前，把马一勒说：“众家兄弟跟我回营，我已拿住里应外合的反叛。”话犹未了，石铸等众人便催马直奔官兵队中。这时由佟家坞又来了两骑马，头前是闹海蛟余化龙带着女儿余金凤，拿着九头狮子印，他在佟金柱前只说是来此观阵，暗中却是倒反佟家坞。父女一见马玉龙等人归了官军，也就催马过来。马玉龙说：“岳父！你老人家先带你女儿回潼关去，保护大人要紧。”余化龙这才拿着九头狮子印，带着余金凤催马去了。这里贼队大乱，有人跑进佟家坞前去禀报。

佟金柱正同袁龙、袁虎、谢自成、公孙虎及手下亲随会总谈话，有人往里飞报，说：“回禀王驾千岁！现有驸马马士杰拿了石文倬，倒反佟家坞，是他手下的人都走了。”佟金柱心里一愣。少时又有人来禀报说：“一字并肩王余化龙，也带着公主归顺了官军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好，真是女生外向，怎么妹妹也反了！”他焉知其中隐情。谢自成说：“王驾千岁还在睡梦里，这一伙人都是余化龙引来的。”佟金柱说：“好，给我备马，待我去捉拿这群小辈！”就在这光景，有人进来禀报说：“八路都会总禀见。”佟金柱吩咐有请。吴代光带着五个贼人来至银安殿，参见了佟金柱。众贼人也有不认识他的，睁

眼一看，只见这老道身長七尺，面如冠玉，头戴青缎九梁道冠，身穿紫缎道袍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。大众起身让座。吴代光合掌当胸，口念无量佛，说：“王驾千岁！贫道游方半载，聘请了几位英雄，来此扶助王驾。我在孽龙沟听人传言，王驾千岁得了一位擎天白玉柱。”佟金柱说：“会总不要提了，是我收了个马士杰，不想连我妹妹都给他拐去了！今天他在两军阵前，擒了石文倬，倒反佟家坞，我正要去亲自去拿这小辈，你等前来，赶紧跟我到两军阵前捉拿这马士杰。”吴代光说：“也好。”这才给佟金柱引见了众贼。

佟金柱点齐三千教匪，吩咐带马抬枪，率众离了王府，一直奔东门外。两军阵前，佟金柱见马士杰率领来降的众人，已把石文倬拿获，在马上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说：“谁人出去给我把马士杰拿来？”话犹未了，吴代光说：“王驾千岁在上，待山人前去把他拿来。”老道出了本队，来到两军阵前，点名叫马士杰快快出来。马玉龙一见，气往上冲，说：“妖道！你是何人？待我拿你。”这时由队中闪出一人说：“大人且慢，让我前去拿他。”马玉龙一看，乃是潼关守备李玉标，手中拿着一条花枪，催马直至阵前。老道一瞧，出来的这人是五品顶戴，年有三旬以外。李玉标来到近前，催马拧枪，照老道分心就刺，妖道闪身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李玉标通了姓名，只见老道伸手取出阴阳八卦幡，说：“孽障，你这是前来送死。”说着话，一抖阴阳八卦幡，一股黑烟直扑李玉标胸前，立时栽倒身死。马玉龙气往上冲，刚要催马，听旁边一声喊嚷，说：“大人不必着急，待我捉拿妖道。”马玉龙一看这人的样子，身高八尺，三品顶戴，手中擎着一口大刀，乃是本营的参将郝

云鹏。他来到两军阵前大骂。”妖道休要逞强，竟敢把我朋友李玉标打死，待我前来报仇。”抡刀就砍，老道并不答言，一抖阴阳八卦幡，郝云鹏焉能逃走，翻身栽倒战场，当时殒命。

妖道吴代光连胜了官军八阵，粉面金刚一瞧事情不好，赶紧吩咐鸣金撤队。他同着马玉龙来到营里，先审问了石文倬一遍，叫差官把他解送潼关，交钦差大人办理。徐胜说：“马贤弟！妖道这个阴阳八卦幡，可实在厉害。”马玉龙说：“徐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妖道还不要紧，另有两个老道，他二人上云南、四川调兵去了。要是他两个在此，更了不得了！两个妖道俱有法宝，一个有混元一气瓶，一个有神火五云幡。那里头的豆人纸马，我已给他破了。明天开仗，要瞧事做事。今天若有能人夜入佟家坞，盗他的阴阳八卦幡，刺杀吴代光就好了。”众人一听这话，有一人说：“大人不必忧虑，某虽不才，今晚愿进佟家坞，盗回阴阳八卦幡，刺杀妖道。”马玉龙等回头一瞧这说话这人，正是小丙灵冯元志。马玉龙说：“冯贤弟！你要去佟家坞，头一节道路不熟，二节贼人的防守甚严。”冯元志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今天必要前去。”小火祖赵友义说：“大哥！我给你巡风料哨。”说着话，二人回身下去，吃了晚饭，收拾好了，来到外面一瞧，天还不到初更。这才进中军帐，辞别了徐胜、刘芳、马玉龙。

冯元志在前，赵友义在后，二人出了大营，直奔佟家坞。远远见佟家坞城头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号炮齐鸣。到了东门一看，打算要由城上进去，势比登天还难。赵友义说：“大哥，咱们由城上是不能进去的了。”冯元志说：“你我在大人跟前夸下海口，焉有这么回去之理？”赵友义说：“大哥！咱们由

城上进不去，你跟我来。”二人来到这东门以南，见城下有出水的水闸，有铁算^①子可以挤进去。二人瞧了一瞧，这才由铁算子钻了进去，幸喜里面没什么水。原来这佟家坞里边的水，都归这里流出护城河，里面甚不干净。好容易蹿上岸去，听到已交二鼓，二人蹿上房去，直奔佟金柱王府。走到一处院子，见灯烛辉煌，是北房五间，院中有四个大气死风灯，上房屋中坐的正是吴代光、飞云、清风、焦家二鬼和马铠等人。赵友义一拉冯元志，心里说：“他们来了。”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找没找着，倒碰上了。两个人在房上一趴，就听妖道说：“诸位贤弟，山人一步来迟，叫马玉龙他等逃走了。我要早来两天，俱将他等拿住。”清风说：“道兄！你不要小看马玉龙，他实在厉害，如见面时可要小心，我屡次受他所欺。”吴代光哈哈大笑说：“贤弟，依此言差矣！岂不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他既是英雄，今天在阵后为何不出来！天不早了，你等到西配房安歇，我到上房安歇。”众贼散去，吴代光来至西里间云床上坐，众道童把上房关好，在东里间伺候。此时天有三更，冯元志在房上等候多时，料想老道睡熟，这才叫赵友义巡风，拉刀跳在院子，将上房门拨开，要刺杀老道吴代光，偷取阴阳八卦幡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 算 (bì, 音币)。